

新式標點

女
僊
外
史

192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293B



女仙外史序

沈松泉

在中國許多舊小說中，除了三數部最著名的如水滸紅樓夢之類外，我選來選去，只有這部被人所忽視的女仙外史却是一部傑作。

女仙外史是清初人呂文兆爲着明成祖奪去建文皇帝的御座而做的。呂文兆秉傳先聖遺訓，所以對於建文永樂——只是叔姪的私事，也不惜費精耗神的做出這部洋洋百萬言的大文字來，照近代的眼光看來，我們自然不能苟同。但我始終認定他只是借題發揮，他不但借此排洩他胸中的牢騷，他還隨處顯露他的才學。所以我們看這部書的，不必斤斤於計較永樂和建文誰該得天下，我們當在小地方觀察作者的思想。

書中的呂軍師，不消說是著者所溶化的。我們看八十二至十四回，便可以曉得著者是怎樣大胆的一個人。他敢於非議歷代帝王所改革的刑制，田賦，制藝；他不但非議，他還在這部書裏建造他理想的宮闕。由他諷刺世人的地方看來，我們還可以推測他大約

是個孤高自賞爲世人所擯棄者。在十七世紀的中國，此書的作者，可算是一個最明白社會真相而且是最維新的人了。

有人說著者畢生的學問精力，都化在這部女仙外史裏；有人說這部書比三國志演義更好。說這兩句話的人，我認爲都是此書的知音。

去年夏天，我把此書整理一過，揀可刪的刪去，該增的增訂，重加新式標點翻印出版。爲功爲罪，悉聽讀者論之。

十三年一月，案頭水仙盛開時，沈松泉序於滬濱寄廬。

江西南安郡守陳弈祺香泉序言

余友逸田叟呂熊，字文兆，文章經濟，精奧卓拔，當今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

詩經六義，辨明史斷，續廣輿志，發明三唐六義，並詩古文諸稿，幾數百卷，而未知更

有女仙外史。戊子，余補南安守，遇叟於淮南，延之修輯郡乘，舟行閒暇，叟始以外史

見示，請序。余覽畢，不禁喟然歎曰：有是哉！何叟之默契余心也？請得以僭言之：夫

武王伐紂，不期而大會者八百諸侯，所以謂之恭行天討，而孟氏亦曰：聞誅一夫紂。然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則又斥之曰以臣弑君，——卽太公亦謂之義士。而孔子斷之曰：

求仁而得仁者，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若使夷齊之諫爲是，則周公之師，不得爲仁義

；周武之伐紂爲是，則夷齊不得謂之仁，亦不得謂之義。然大聖大賢，旣兩是之而兩許

之，則夷齊自爲古之聖人，而武王亦得謂古之聖君也爾。若夫明紀所載，遜國靖難之事

，更無聖賢執筆而定之，其說有可疑而可駭者焉。夫永樂固英明之主也，然不得比周武

王之聖；而建文亦仁讓之主也，又從無商紂一端之暴，——其爲之臣者，又皆殺身殉國之君子。願使永樂之得天下也以道，則建文自爲亡國之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無道，則燕王不得爲中興之主。從古創業者謂之主，中興者亦稱爲祖，餘皆謂之宗；乃永樂尊爲成祖，是中興也？從來淫暴亡國者，不追崇，不建陵寢；而在建文，則年號而盡削之，是失德之已甚者也？從來忠臣義士，爲亡國之主殉節者，興王之君，亦莫不褒之，而乃并禁錮其子若孫，是以爲叛逆之徒矣！後世之論者，因其成敗，亦莫不依違於其間，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國之君，而永樂爲中興之主；道衍三楊之輩，可以爲佐命元勳，而方景鏞諸公，不得爲成仁取義也與？此余所素鬱於中，不能斷，而亦不敢斷者。故曰叟之外史，有默契余心者。俟修郡乘之後，當爲叟梓行，問諸天下後世。

古稀逸田叟呂熊文兆自叙

燕藩有武略，嫚視天子，顧以一旅之師，南向而爭天下，不三載而竟踰江淮，破神京，犯帝闕，卒踐帝阼，苟非天所命也，惡能若是？然而轉戰中原，所向克捷者，則第三子高煦之力居多。——煦驍勇冠軍，王師老將皆怯之，莫敢撻其鋒；此又天之生此虎兒，以助其得天下也。噫！天道固如此，其如人倫何？方博士孝孺，景僉都清，鉞司馬鉉，暴司寇昭，馬侍御翔，胡大理卿閔，莫不面斥之曰：『燕賊反。』至於麟脰，抉喉，剝皮，剔骨，——慘死者衆矣，死者益衆，而斥其爲反賊者更益衆：正氣溢乎玄穹，丹心貫於白日，扶植千古之綱常而弗墜者，諸大臣殺身成之。迨宣宗嗣位，高煦與兵作亂，蓋循厥父之遺軌也。當日高皇帝以燕藩英明類己，出塞功多，欲立之，格於廷臣之議而止；而燕王亦以高煦英勇，爲靖難元勳，欲立之，武臣皆慙息，沮於文臣之議。——同一轍也。燕藩誓師曰：『訓兵以清君側。』所指者：齊泰，黃子澄。而高煦兵興，亦以除君側之奸爲名，所指者蹇義，夏原吉。——又一轍也。燕王糾合諸王，同時作難；高煦亦連結趙王燧：亦同一轍也。煦爲燕藩之庶孽，宣宗是其嫡姪；燕藩爲高皇之庶

子，建文帝是其嫡姪：——叔姪私親，君臣大義，又如是其一轍也。自古及今，反亂之臣之事，未有若彼父子之絲毫無爽者！第史官於高煦，則大書曰：『漢王高煦反。』書反，誠然已。而於燕王則曰：『受天之命。』夫燕王既爲天子矣，爲其臣者諱之，亦所宜然，乃并諸大忠臣，探舌血而書「燕賊反」之三字，而俱泯滅之，何哉？武王，聖人也，夷齊斥之曰：『以臣弑君。』煌煌然，至今猶載史冊。是則聖人之所不得泯滅者，而毅然敢泯滅之！彼，史官也，果何心哉？然此三字，如日月星辰之麗乎天，恐其終不泯也！遂并帝之年號而盡削之，帝之遜國以後事蹟而盡滅之，——高皇崩於三十一年，乃稱至三十五年，下接永樂元年，若謂並無此建文一帝者。吁！不亦異乎？谷應泰先生云：顧使一龍不出，衆蛇皆擯。信然。夫建文帝君臨四載，仁風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於數百年之後，讀其書，考其事，不禁酸心髮指，故爲之作外史，大書帝之行在，并建文年號，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謂之曰萬世之公論也，可，一人之私論也亦無不可。

女仙外史目錄

第一回

西王母瑤池開宴

天狼星月殿求婚

第二回

蒲臺縣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

第三回

鮑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賽兒誕月悟前因

第四回

斐道人隱語醒公子

林公子假帖賺賽兒

第五回

唐賽兒守制辭婚

林公子棄家就婦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債

嫖柳妓三夜了夙緣

第七回

掃新壠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

太清道主賜丹藥二丸

第九回

賑飢荒廉官請獎

謀伉儷貪守遭闖

第十回

董家廟真素娥認妹

賓善門假端女降妖

第十一回

小猴變虎邪道侵真

兩絲化龍靈雨濟旱

第十二回

柳煙兒捨身賺鹿怪

唐月君爲國掃蝗災

第十三回

邀女主嵩陽懸異域

改男裝洛邑訪奇才

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遊戲

諸神女萬里逢迎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興師

耿炳文拒諫敗績

第十六回

王師百萬堅子全亡

義士三千鐵公大捷

第十七回

黑風吹折盛帥旂

紫雲護救燕王命

第十八回

陳都督占讖附燕王

王羽士感夢迎聖駕

第十九回

女元帥起義勤王

衆義士齊心殺賊

第二十回

太陰主尊贊創業

御陽子建策開基

第二十一回

燕王殺千百忠宦

教坊發幾多烈女

第二十二回

鐵兵都焦魂能誅衛士

景文曲朽皮猶擲燕王

第二十三回

鮑道老賣花入教坊

曼陀尼懸珠照幽獄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帥延攬英雄

諸少年比試武藝

第二十五回

真番女賺賊高指揮

高監軍計襲萊州府

第二十六回

全瀆風義匿司公子

假燕君活擒茹太守

第二十七回

黑氣蔽天夜邀剎魔王

赤虹貫日晝降鬼母尊

第二十八回

衛指揮月明劫寨

呂軍師雪夜屠城

第二十九回

設玉圭唐月君朝正朔

舞鐵鍬女金剛截仙鶴

第三十回

呂軍師獻誠行宮

唐月君燕饗諸將

第三十一回

驪山姥姥徵十八仙詩

剎魔王主講三千鬼話

第三十二回

兩奇兵飛救新行殿

一番騎塵戰舊細君

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義求火力士

聶隱娘智救鐵監軍

第三十四回

安遠侯空出三奇計

呂荀馬大破兩路兵

第三十五回

兩皂旂死生報聖主

二軍師內外奏膚功

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創立濟南都

呂師貞議訪建文帝

第三十七回

帝師創議內外官制

軍師奏設文武科目

第三十八回

兩軍師同心建國

一公子戮力分兵

第三十九回

美貞娘殺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劍俠

第四十回

濟寧州三女殺監河

兗州府四士逐太守

第四十一回

呂司馬謁闕里廟

景僉都拔沂州城

第四十二回

穆敗將禍及二王

蠱謠言謀生一劍

第四十三回

衛指揮海外通書

奎道人宮中演法

第四十四回

十萬倭夷遭殺劫

兩三美女建殊勳

第四十五回

鐵公託夢志切蒼黎

帝師祈霖恩加讎敵

第四十六回

帝旨賜諡殉難臣

天緣配合守貞女

第四十七回

幸蒲臺五廟追尊

登日觀諸臣聯韻

第四十八回

鍊神針八蜡咸誅

剪仙籙萬民全活

第四十九回

鄭亨爭將當先喪律

景隆元帥落後褒封

第五十回

蒲葵扇舉掃虎豹游魂

赤鳥鏡飛驅魍魅幻魄

第五十一回

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兒腰斬李豎子

第五十二回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

收俠客梟取燕朝使

第五十三回

兩句詩分路訪高僧

一首偈三緘貽女主

第五十四回

航海梯山八蠻競貢

談天說地諸子爭鋒

第五十五回

震聲靈遣使議讓位

懾威風報聘許歸藩

第五十六回

張羽士神謁天師府

溫元帥怒劈靈猴使

第五十七回

九魔女羣攝地仙魂

二孤神雙破天師法

第五十八回

待字女感夢識郎君

假鋪卒空文謁開府

第五十九回

預伏英雄堅地內潰

假裝神鬼勅敵宵奔

第六十回

高郵州夫婦再爭雄

廣陵城昆弟初交戰

第六十一回

劍仙師一葉訪貞姑

女飛將片旂驅敵師

第六十二回

姚道衍設舟誘敵

雷一震落水歸神

第六十三回

三義士虎腹藏兵

一將軍龍頭殺賊

第六十四回

方學士片言折七令

錢先生一札服諸官

第六十五回

兩猿臂箭賭一雄州

一虎兒刀劈兩奴賊

第六十六回

譚都督夾睢水立重營

鐵元帥燒浮橋破勅敵

第六十七回

一客誅都閩藩司

片刻取中州大郡

第六十八回

呂軍師占星拔營

谷藩王造讖興戈

第六十九回

三如公子獻雄郡

二松道人縛渠魁

第七十回

遑神通連黛統妖兵

賣風流柳烟服僞主

第七十一回

范飛娘獨戰連珠蕊

劉次雲雙鬪苗龍虎

第七十二回

妖道邪僧五技窮

仙姥神尼七寶勝

第七十三回

奉正朔僞主班師

慕金仙珠娘學道

第七十四回

兩首詩題南陽草廬

一夕話夢諸葛武侯

第七十五回

慕嚴慈月君巡汴郡

謁庭闈司韜哭冥府

第七十六回

唐月君夢錯廣寒宮

老梅婢魂歸孝廉主

第七十七回

燒峴山火攻伏卒

決湘江水灌堅城

第七十八回

呂軍師三敗誘蠻首

荊門州一火燒狼賊

第七十九回

神武廟雙建帝師旂

偃月刀單梟燕帥首

第八十回

吳侍講十年撫孤子

呂師相一疏薦名臣

第八十一回

卜兌卦聖主驚心

訪震宮高人得病

第八十二回

收英才六科列榜

中春闈二弟還家

第八十三回

建文帝勅議君臣典禮

唐月君頒行男女儀制

第八十四回

呂師相奏正刑書

高少保請定賦役

第八十五回

大赦凶荒剝魔貸金

小施道術鬼神移粟

第八十六回

姚少師毒計全憑炮火

雷將軍神威忽顯雲旂

第八十七回

少師謀國訪魔僧

孀姊知君斥逆弟

第八十八回

二十皮鞭了夙緣

一枝禪杖還惡報

第八十九回

白鶴道士銜金棟凌霄

金箔仙人呼紅雲助駕

第九十回

丹青幻客獻仙容

金剛禪魔鬪法寶

第九十一回

剝魔公主略展翠霞裙

火首毗耶永墮紅玉袋

第九十二回

狀元正使現五色花臉

畫士中書變兩角狼頭

第九十三回

申天討飛檄十大罪

命元戎秘授兩奇函

第九十四回

燕庶子三敗走河間

司開府一戰收上谷

第九十五回

劉元帥破堅壁清野

譚敷軍獻沙囊渡河

第九十六回

李夫人暗施毒蠅妖蟆

太陰主小試針鋒劍炁

第九十七回

坎藏水火生紅燄

合土陰陽滅白波

第九十八回

北平城飛玄女片符

榆木川受鬼母一劍

第九十九回

嫦娥白日返瑤臺

師相黃冠歸玉局

第一百回

忠臣義士萬古流芳

烈媛貞姑千秋不朽

女僊外史 卷一

第一回

西王母瑤池開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

女仙，唐賽兒也，說是月殿嫦娥降世。當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賽兒起義勤王，尊奉建文皇帝位號，二十餘年。而今敍他的事，有關於正史，故曰女仙外史。請問安見得賽兒是嫦娥降世？劈頭這句話，似乎太懸虛了。看書者不信，待老夫先說個極有攷據的引子起來：——

宋朝真宗皇帝，因艱於嗣胤，建造昭靈宮祈子，誠格上天，玉帝問仙真列宿：『誰肯下界，爲大宋太平天子？』兩班中絕無應者；止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曰：『笑者未免有情。』遂命大仙降世。誕生之後，號哭不止，御醫無方可療。忽宮門有一道人，自言能治太子啼哭；真宗召令看視，道人撫摩太子之頂曰：『莫叫！莫叫！要叫，何似當年莫』

笑？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休哭，休哭！』太子就不啼哭。——是爲仁宗皇帝。此道人乃是長庚星。說的文曲，是文彥博，武曲，是狄青，皆輔佐仁宗致治之將相。

要知成仙成佛者，總屬無情，赤脚大仙一笑，便是情緣，少不得要下界去的。然而此情，又種種不同，或因乎喜，或因乎忿，或因乎恩愛仇怨，各隨其所因，便要做出許多事來。試看古來英雄豪傑，忠臣烈士，如伍員之興吳覆楚，子房之爲韓報仇，關神武之討賊伐曹，張睢陽之起兵拒寇，郭汾陽之再造唐室，岳少保之誓迎二帝，文丞相之建義勤王，沒而爲神聖者，史冊所載，不可枚舉。卽就建文遜國之後，諸臣殉難，有僉都御史景清，假爲曲從，衣藏利刃，欲刺永樂，欽天監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而景公適著緋衣，豈非明驗？東坡先生云：『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故申呂自獻降，傅說爲箕尾。』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女子，亦有同然：如柴紹之妻，統娘子軍而起義；朱序之母，築夫人城而拒敵；李毅之女，自領甯州印，而大破荅夷；至若高涼之洗夫人爲媼星；遼之蕭太后是婺宿，唐之則大皇帝是大羅天仙，亦皆傳記所載。夫

豈誕妄者哉？

按道書云：天上有一位萬劫不壞的金仙，聖號稱做王母，居於瑤池——池在東天之西偏，亦名曰西池；王母亦名曰西母。天上各有境界：東天是道祖三清，及羣仙所居；西天是如來佛祖，及諸菩薩阿羅漢所止；北天是玄武大帝，暨衆神將治焉；昊天上帝之宮闕，則在中央，而統轄南天；——南天雖有南極老人與南斗星官，要皆在上帝統轄之內。上帝好生，故居中而治南，有長養萬物之義；玄帝統雷霆神將，以肅殺爲主，故居於北；佛教寂滅無生，故以西方爲極樂；道家以一炁長生爲主，是以占於東方，取氣始生之義。王母所居珠樓貝闕，在瑤池之畔；此池非下界之水，乃是融成玉之精髓，溶溶漾漾，竟如酒漿一般。那瑤池之北，有三座大殿，中間一座名碧桃殿，東名青鸞，西名石麟，三殿皆因物名。其碧桃樹在西池之南，高八十尋有咫，——俗所云蟠桃萬年一結子者，——正對中間大殿，玲瓏盤鬱，勢若虬龍；不但下界所無，卽佛家之婆羅，廣寒之丹桂，與夫三島之珠林瓊樹，亦迥乎不同。這是何故？只爲他有瑤水浸潤，故其枝葉

花葩，皆滯玉之精華，在仙樹爲獨冠；所結盤桃，食一枚壽與天齊，若是三枚，能超萬劫。西母於桃熟之日開宴，止請佛菩薩道路天尊與上帝及諸大仙真，其餘一切仙官仙吏，海島洞府散仙，斗牛宮二十八宿，總不得與；是以歲星東方朔每至竊食。今此一度，碧桃繁盛，倍於從前，凡散仙列宿，亦多邀請，爲萬劫以來第一盛會。其時佛祖仙真，次第咸集；唯上帝後至；遙見鑾駕雍容；御的是綠瓊輦，張的是紫雲蓋；星幢前導，羽葆後擁；衆仙皆俯伏遠迎。上帝先與如來諸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運告終，民生應罹兵劫三迴，已命婁金宿下界，勘平禍亂；今又命天狼星下界。計民生應遭殺戮者五百餘萬，朕檢閱冊籍，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者，悉與特宥。』如來合掌云：『善哉，善哉！帝德之好生也！』西王母遂請入座。向南正中，釋迦如來，左是過去諸佛，右是未來諸佛，前是三清道祖，東西向皆諸大菩薩。東間上帝南向，左坐昭位，第一玄武大帝，以下皆諸天尊；右坐穆位，青華帝君第一，以下皆諸大真人。西間南向獨坐，是南海大士，北向兩坐，左爲斗姥天真，右爲九天玄女。東向首座鬼母天尊，西向首坐天孫

織女；餘爲太微左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觀香夫人，月殿嫦娥，魏元君，許飛瓊，段安香，何仙姑，麻姑，樊夫人，王太真，阮靈華，周瓊英，鮑道姑，吳彩鸞，雲英等女仙真。西王母陪席。其蟠桃每人一顆，上帝三清佛祖各兩顆，唯釋迦如來是三，佐以交梨火棗雪藕冰桃，酒則瓊漿玉液，丹則絳雪玄霜。如來手舉蟠桃而說偈曰：

桃有萬年子，人無百歲春。

可憐虛寶筏，若個渡迷津？

然後剖食。迦葉在側垂涎，阿難睨而笑之；如來卽以一桃與迦葉，一桃與阿難。道祖老君亦以一枚與金銀二童子分食。時南極老人跨來之鶴，舒翼旋舞，延頸徐鳴；如中音節；而鹿亦跳躍呦呦，俯首伏地，若乞憐狀。南極笑曰：『你這兩個畜生，也想要吃這樣好東西？』因以指爪各搯一片與之。大士見善財童子在旁注視，亦授以一枚；善財曰：『菩薩！想是年老健忘了。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那時菩薩下個鐘兒，將我兩手合住，再不得開，如何來接桃子？』大士對着衆仙女道：『這個孩子雖是牛種，倒

也聰明；只是他學好之心，却還未定，是以至今箍住他雙手。』衆女仙皆各稱善。大士將一手指善財，兩手分開，接去桃子吃畢，仍舊合攏了。

嫦娥有左右二仙女，一名素英，一名寒簧，是最親近的。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以二小分與二仙女，一大分自嘗。王母見了，便問侍女董雙成謝長珠：『還剩下蟠桃多少？』董仙女就知要與嫦娥，因答云：『往年結得少，倒剩二十餘枚，今年結得多，反剩得十一顆。』王母云：『這丫鬢慳吝！可取一個來！餘十枚，留與你們分吃罷。』董仙女因檢一枚送到，王母隨遞與嫦娥道：『嫦娥！今將遠別，分外中敬一枚。』嫦娥不知所謂，只道是筵席分別的話，欠身謝道：『佛祖道祖止有二顆，小仙何德敢承？』堅辭不受。關戰勝佛大言曰：『誰謂仙家無情？以我看來，比凡人還勝。請看王母剩下蟠桃，獨與嫦娥，若說不是有情，因何不多送我一顆？』如來曰：『王母送與嫦娥，禮也，非情也；猶如下界餞行一般。悟空！你已成佛，何猶是舊日粗鹵？』老君云：『前次蟠桃會，他一人偷食許多，今止一個，豈能遂意？怪不得他要爭了。』關戰勝佛笑曰：『

我這個成佛，猶之乎盜賊做官，今日撞着了對頭。」合座皆笑，王母與飛仙亦各微笑。只有嫦娥又聞如來餞行之言，與王母遠別二字，適相照合，心下十分疑惑，全無笑容。大士曰：『這顆蟠桃，王母是該送的，嫦娥是該受的，不須推辭。』嫦娥只得勉強受了，便稽首大士前曰：『小仙常願皈依如來，因自愛其髮，不肯遽薙，深以爲慚。今願皈依大士，懇求指示未來。』大士曰：『要知未來，先明既往。你自省之！』嫦娥愈不能知其故，復又稽首懇請；大士乃微露其端曰：『嫦娥！不記得奔月時乎？那時王母娘娘以丹藥賜與有窮國君后羿，爾時爲國妃，竊啖其丹，因得飛身入月；獨是后羿情緣未盡，恐將來數到，不能不爲了局。』嫦娥默然半晌曰：『我聞緣從情發，情亦從緣發；若一心不動，情緣兩滅。小仙在月宮清修數千年，情緣亦已掃除，不知從何而發？』大士曰：『緣有二種：好種曰「情」，惡種曰「孽」。情緣如鐵與磁石遇，則必合，不但不能強人之不合，卽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孽緣如鐵之與火石遇，則必有激而合者，孽之謂也。——是則凡人多溺於其內，而仙則能超乎其外者也。嫦娥請記斯言，後當有驗。』

如來曰：『善哉，大士之論姻緣也！』遂合王母合掌謝宴；諸菩薩衆仙真各隨如來謝畢，先送佛祖道祖上帝起行，然後次第稽首而散。唯嫦娥猶向西母依依不舍，再叩未來之事，西母因示之曰：『未來須似現在，慎勿忘却今日之會。』嫦娥再拜祇受；方驂素鸞駕彩雲，引二仙女冉冉歸向廣寒闕下。猛見側首突出一人，徑來搶抱嫦娥，那素鸞是神鳥，知道有人行兇，從斜刺裏側翅飛退，此人却與二仙女搆個滿懷。

嫦娥遠遠望去，認是天狼星，知道他心懷不端，又恐他竟行鹵莽起來，抵敵不住，要用個禮來服他。時二仙女吃了驚，已飛身到素鸞之側；嫦娥授之以意，二仙女乃款款向前，斂素袂啓朱唇道：『太陰宮仙主，拜上星官：適從蟠桃會上，聞星官奉敕爲大明太平天子，尙未稱賀，已抱惶悚，今駕枉臨，又失祇迎，諒星官聖德淵深，不加訶責！倘有明諭，當於翊晨擁帚候駕。天令森嚴，不宜靜夜交接，伏維見諒。』天狼見說到理路，不使用強，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我奉上帝敕旨，今午刻下界，今已遲了四個時辰，豈能延至明日？煩仙女上達嫦娥：我應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少個稱心的皇后，

我今夜就要與嫦娥成親，一齊下界。二位仙娥，也做個東西二宮，豈不快活？何苦在廣寒宮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嫦娥聽見，不覺大怒，罵道：「潑怪物！上帝洪恩，救你下界做天子，乃敢潛入月宮，調謔金仙？有干天律；我即奏明上帝，決斬爾首，懸之闕下。」天狼星又陪笑道：「嫦娥！你當時爲有窮國后，不過諸侯之妃。我今是大大一統天子，請你爲后，也不辱沒了。就同去見上帝，婚姻大禮，有何行不得呢？」嫦娥愈加惱怒，勵聲毒罵。天狼料道善求不來，便推開二仙女，飛步來搶嫦娥，嫦娥心慌，遂棄了素鸞，化道金光，飛入織女宮中。那織女是天帝之孫女，天狼星如何敢去？恐他啓奏金闕，弄出事來，即掣身竟出南天門，守門神將也是知道奉敕的，放他下界，到洪武宮中投胎去了。

織女正在水殿上憑欄靜坐，看這銀河似波非波，似浪非浪，一派晶瑩滢漾，乃是西天素金之氣，流注東南，或隱或現，隨斗星而旋轉，但能沉物，不能浮物的。其時織女方欲回宮，見正東上一道金光，直向水殿飛來；起身看時，那金光斂聚，却是嫦娥，玉

容含着微微的恚意，織女知有緣故，便請坐定，從容而問；嫦娥備述一遍。織女曰：「這廝直恁無禮！若趕到這邊來，我教神將拿住，現其原形，拴在苑樹上與嫦娥消氣。」嫦娥道：「他怎敢到這裏？只怕下界去了。我如今勅他一疏，教他做這大明天子不成。」織女道：「事到其間，若不勅奏，嫦娥倒有不是，這是勢不容已的。但據我看來，爾頂上三炷，動了嗔怒，已雜烟燄，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嫦娥道：「這不是我過犯，怎該謫下？」織女道：「不是謫下，大約有個數在那裏。」嫦娥道：「噫！我若下界，如何能再到月宮？還求天孫爲我主持。」織女道：「我不能使爾不下界。或者下界之後，我煩個女仙真來指示迷途，仍返瑤臺，便亦無妨。」嫦娥悲咽道：「不期西池上佛祖大士王母之言，應在頃刻！」說話之間，素鸞與二仙女皆至。嫦娥隨謝別了織女，回到蟾宮，問侍女輩，「天狼星來，可曾進我宮內？」有好些素女齊聲回答道：「怎不進宮？還來調戲我等！直教玉兔兒將玉杵打出去。不知他可還躲在闕下？」嫦娥道：「直恁無禮！怎饒得過？」隨命素英草奏，片刻成就，嫦娥奏畢，竟詣紫虛闕下，恭候早朝。

。有頃，上帝御殿通明，見嫦娥持表隨班，晉至丹陛，已知其故，令葛仙翁接上表文，略曰：

太陰廣寒府三炁金仙，臣妾唐姮冒死頓首頓首，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竊維天律森嚴，首戒貪淫；仙府清虛，尤期貞靜。臣姮昨隨御駕西池宴歸，不意天狼星從廣寒飛出，竟搶妾身，幸藉素鸞倒退，得脫毒手。寒簧抵住，扣問來由，天狼星大言敕賜人間帝子，要取月裏嫦娥。兇威凜凜，竟要逼赴陽臺；煞氣稜稜，輒欲拐奔塵世。而日於臣姮未歸之先，直入蟾宮，閨闈遭其蹂躪；橫行桂殿，侍女受其狼籍。此等劣惡星官，似難膺享帝福，必至殺害忠良，荼毒黎庶。卽其已奉天書，尙敢故違欽限，藐天法於弁髦，狎仙規如兒戲；喪德敗檢，曠劫希聞。伏望陛下賜遣神將追遠，按律處治，肅仙府之威儀，免人間之劫數。不獨臣姮蒙不朽之恩，下民亦荷無疆之福矣。姮

冒死謹具奏以聞。

帝命嫦娥至前，諭之曰：『汝奏請追還天狼，乃是常人之見，非仙真之語也。天狼之帝福，是他自己所積，非朕之所與；下民劫數，亦是衆生自己造來，非朕所罰。朕乃是順運數以行賞罰，非以賞罰而爲運數也。天狼星卽位之後，還有一大劫數，應汝掌主，并完夙生未了之事。若天狼星之應當受罰，自然在後，今還早着。』遂令傳旨與送生仙女，於明晨送嫦娥下界。嫦娥大驚，含淚奏道：『帝旨敢不欽遵。獨是一涉塵世情緣，便有孽債纏縛，迷亂心神，安能再返清真？臣姮哀懇聖恩，將上界最苦的差罰臣去做，即使歷劫之久，亦所甘心。』俯伏不起。上帝曰：『汝不記大士之言乎？數在，朕不能拗也。但汝有此苦衷，足見清修道力，若向前途，還能不昧靈根，去來自如矣。』時二十四諸天中，閃出鬼子母天尊，啓奏道：『嫦娥此番下界，看來爲天狼星所害，臣心深爲不平，願去維持嫦娥也。』上帝道：『既動此念，便是數中有名人，但時尚未至，不可輕言。』嫦娥到此地位，心已了了，遂前跪奏道：『臣妾謫下，已知數定，但掌

生民劫運，易造殺孽；凡有應行事宜，懇求聖慈明誨，俾臣子得遵奉而行，庶免墮落。』帝乃敕戒曰：『汝去有幾件至正至大的事，是你所應做的：如天倫敗壞，汝須扶植；人心悖亂，汝須勤正；褒顯忠節，誅殛判佞，彰瘅均得其宜，便是有功無過。謹記朕言！』嫦娥叩首謝恩而退。隨向絳河闕下，謁見織女，具述帝旨。織女道：『帝意極好。但將來功行，總在爾的方寸；須牢記着。瑤池會上的女仙真，少不得有個來指導的。』嫦娥就將鬼母天尊願去的話說了，織女道：『非也，他不過暫助神通爾。有一位葛仙卿的夫人鮑道姑，誓願弘深，最肯渡世，他在西池駕下；我當啓奏金母，煩他下界來，始終教育，以成大道，不愁不返瑤臺也。』嫦娥再拜，謝了織女，回到月殿，與素女輩泣別。寒簧素英皆願隨去，送生仙女止住道：『私去不得，要奉敕旨的。』二仙女牽衣痛哭，嫦娥亦不肯捨，乃作書一函，令去求天孫娘娘；又作兩箋，啓達西池王母，南海大士，不過敬謝教誨，并懇求度之意。方隨送生仙女下界投胎。

第二回

蒲臺縣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

山東濟南府蒲臺縣，有個孝廉，姓唐，名夔，字堯舉，是宋仁宗朝知諫院唐公諱介之後。——介爲殿中侍御之日，曾劾宰相文彥博製金絲燈籠，進於宮掖，以謀執政，卽在帝前面詰文彥博；因坐以毀謗大臣，黜爲英州別駕。仁宗又愛公鯁直，恐致道死，命中使護持以往，由是唐介直聲振天下，稱曰真御史。家本江陵，後裔流於濟上。至宋南渡，不肯事於金元；子孫多隱居海濱教授，是以代無顯人。及明太祖開國，夔之父遵晦，受辟爲博士，夔亦得領鄉薦。母陶氏早歿，繼母性暴不慈，輒有動怒，夔必長跪請質，又且每事先意曲承，繼母亦爲之感化，由是親黨皆稱爲真孝子。父病，衣不解帶，四十餘日，夜必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父亡。繼母亦逝，卜葬於太白山之陽廬，於墓側者三年，然後回家。其平素立身有品，不取非義，不欺暗室；與市人交易，說價多少，卽如

數與之，人亦鮮有欺之者。曾拾遺金，徧訪失主不得，後知武定州人，已死於道，乃送還其子。邑之人又咸稱爲眞孝廉。獨是年已四十，尙無子嗣，因此功名心淡，不赴公車。一日，謂其夫人黃氏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我將老，而尙無子，如之奈何？』夫人曰：『相公一生，上不愧天，下不愧人，祖宗有靈，必不至於無後；但恐妾身年紀多了，血氣漸衰，有妨生育之道。幾次勸相公取個偏房，執意不從，如今再遲不得了。』堯舉道：『這是夫人的好處。但我看見一夫一婦，生育繁盛的極多；也有十院名姝的，竟無子息。若必有妾生子，則是貧人無力娶妾的，都該絕後了。况且取來之妾，不知其德性若何，如至以小欺大，你我倒要受他的氣；若仍不能育生，又將何以處之？』夫人云，『相公若如此思前慮後，也是難事。妾聞得東門外有個九天玄女娘娘廟，廟內有送子娘娘，說是極靈顯的；我夫婦可於每月朔日，燒香拜求子嗣，這可使得呢。』堯舉道：『神明是有的，但是女神仙，我不便去，夫人自去罷。我到初一日，自赴上清觀玉帝殿中，焚香叩祝——不要說求子嗣，敬禮上帝，也是該的。再在家廟神主之前，朝

夕禮拜，求祖宗在天之靈，降錫嗣胤。就從明日爲始。」於是堯舉夫婦二人，每於朔前，虔誠齋戒三日，分頭去燒香求子。

光陰荏苒，已及二載，於甲申年五月，黃夫人忽覺飲食嚙酸，兀兀欲吐，像個有孕的光景。堯舉卽請醫生診視，醫生脈理平常，模稜不決，但說脈訣有云，受胎五個月，脈上方能顯出。堯舉家舊有一老婢，名曰老梅，適送茶來，便應聲曰：『若到五個月上，我也看得出，不消煩動先生了。』堯舉道：『蠢東西，毋得胡言！』醫生自覺沒趣，茶畢起身，說送安胎藥來罷。不料懷至十月已足，絕無動靜，黃夫人甚是憂疑。堯舉寬慰道：『天地間過十個月生，也是多的，且靜以待之。』夫人曰：『踰期而生，恐是怪物。』堯舉曰，『帝堯是十四個月生的，難道也是怪物？』老梅接口道：『夫人若到十個月上養公子，一定是皇帝了。』夫人道：『蠢了頭，該討他一世沒漢子。』老梅笑道：『我若有漢子，就要生出明珠來了。——古人說得好，明珠產於老蚌裏。』堯舉道：『夫人平素教他識字，又與他講說些典故，記在心裏，如今也會講文了。』夫人道：

「這纔是鄭玄家的婢子。」

看看到八月中秋，足足懷胎十五個月了。十四日夜間五更時分，黃夫人忽見一婦人，宛似廟內的送生娘娘，抱一孩子來送他。黃夫人雙手接了，問是男是女？娘娘道：「女兒賽過男兒。」陡然覺來，方知是夢，隨述與堯舉，詳察道，這夢兆分明是個女兒了。黃夫人已覺身體有些不安，孝廉先着人去喚了收生的。直到酉刻，腹中作痛，俄而彩雲繞戶，異香滿室，隱隱聞半空中有笙簫鼓樂之聲。已產下盆中而不啼哭。堯舉怪問道：「莫非孩子是死的了？」穩婆道：「有福的姑娘，是不肯哭的。」堯舉始詫夢兆之異，雙手扶起盆來，映着那紙窗上微微的返照日光看時，偏身如玉琢成的一個女孩子。就取送生娘娘夢中之言，乳名叫做賽兒。將預備下的襁褓裹定，安置在牀上，賞發穩婆自去。那鄰里中於賽兒降生時，多見有五彩雲霞數片，自東飛向唐穿屋上，虛微宵靄之間，一派天樂聲音，從風飄蕩；衆皆駭異，都道唐孝廉家生的孩子，必是個大有福氣的。三三兩兩傳播，通邑皆知，於是衆鄰里鬪出公分，牽羊擔酒，齊至孝廉家奉賀。堯舉道

：『不過是個女孩兒，何敢當高鄰厚貺？』爲首的是個老人家，笑嘻嘻道：『孝廉公的令愛，是位仙女，老天因你家積德，特地送下來的。前日彩雲中仙樂聲音，誰不聽見？我老漢活了八十多歲，從不曾見此奇事；將來做一品夫人，是不消說的。』堯舉又着實謙了幾句，衆隣一茶而退。堯舉入內，與夫人說道：『古禮生兒三日作湯餅會，邀請親族；今鄰里中先來稱賀，我心不安，要備酒筵請他們，答其美意，再請諸親族來看看賽兒何如？』夫人道：『是必該做的。』隨遣老僕買了雞肉果品等物，發帖先請鄰里。到明日午後，諸鄰已自約齊，前來赴席。內有一瞽者姓岳，是孝廉的遠鄰，因他常常誇口，說不但算命，且能算天，人呼之爲岳怪；然所斷吉凶晴雨，頗有應驗，遂自號曰半仙。衆人公揖罷，次序坐定，岳怪先開口道：『瞎子今日要看看唐老先生的八字了。』諸鄰齊聲和道：『正要看看你這位半仙，說得是也不是，若算不着，我們公斟冷酒一大碗。』堯舉道：『只是不誠，何敢相煩。』遂把賽兒的生日說了。岳怪口中暗念，指上輪推，忽立起來大聲嚷道：『這個八字，算不出的。當日關老爺是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

戊午時建生，做了千古的大聖賢大豪傑；今令愛是乙酉年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建生，難道也可以做得關老爺的事業麼？命太奇了！待我回家細細推詳來罷。」衆中有嘲笑他的，說：『半仙算不出命，原請坐下，立客難打發哩。』岳怪焦燥，低着頭又再四輪推過，撇着嘴道：『列位有所不知，譬如是個皇后皇妃，或一品夫人之命，那樣格局，就容易算了。今個八字，一派是金，猶之乎關老爺八字，一派是火，五行之氣，要相平的；若全然是火，便要煅鍊天下；全然是金，便要肅殺天下。况太陰星爲命主，又屬金，二十一歲至四十歲，又行金運，看來要掌大兵權的。若說顯貴，比皇后還勝幾分；若要知道何等顯貴，掌何等兵權，不但半仙算不出，就是活神仙也算不出的。』堯舉道：『這等說起來，是個怪命，倒是家門之不幸了。』衆人解說道：『總是遇着個怪先生，就把令愛的貴命，算來也像是怪的了。』岳怪道：『我何曾說個怪命呢？』說話間，酒席擺上，大家暢飲盡醉。臨行，岳怪又向孝廉道：『可惜我瞎子年紀已多了，到令愛貴顯時候，不知能看得見看不見哩。』一人道：『你是半仙，爲何連自己的壽數也不知？』一

人道：『岳先生原做得半個仙人，所以過去一半的年紀知道，未來一半年紀，就不知道的。』衆皆大笑而別。

到次日，衆親戚來，——是堯舉的寡孀母，與同曾祖的哥哥弟弟，并三個姪兒；再有黃夫人之弟與弟婦，并小姨姨夫，一共十來人。黃夫人因有叔婆是長親，勉力起迎。各相見畢，又抱賽兒與衆親看過，人人撫弄一番，不笑不啼，絕無聲息，都疑是個啞疤。堯舉瞧科，便向衆親戚道：『昨日岳怪在酒筵上，說有可駭的話——如此如此，——這是傳不出去的；我如今要說是個啞疤，解解人的疑惑。』衆親都道：『此說極是。』孝廉道：『這要煩我至親播揚開去，方信是真。』齊應聲道：『這個自然。』是晚宴罷各散。

俗語云，朝生三千，暮死八百。就有濟寧州林參政家，也在本月十五日，先於卯刻時候，生下個兒子，因有兩個哥兒在前，排行叫做三公子，取名曰有芳。有芳生而中指有紋，宛然一「羿」字。——人不知爲后羿轉世也。稽之通鑑，羿善射，當帝堯時，十日

並出，羿援弓射之，隕其九鳥。後歷二百四十餘年，逐夏后相而自立爲帝。又列仙傳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愛妃嫦娥，竊而吞之，飛入月中。后羿思念不置，於是廣求美女，充於後宮，荒淫無度，至於廢棄國政，遂爲其臣下寒浞所殺。上帝以其射日，獲罪於天，而且篡弑夏后，又造有淫孽，罰入冥司定罪，永遠不赦。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薩，每到五百年小劫之期，必親向地獄勘問一番，稍可原情者，悉予矜宥，（猶之乎人間朝審，有矜疑減等諸條。）總是超度鬼囚之意。后羿沉淪日久，值菩薩降臨，他就自訴：『平生好道，曾承王母賜藥；雖射九日，乃是帝堯之命；弑夏后相，亦是我命數該做帝王，且我亦爲臣下所殺，也可準折得過；因何不許再轉人世？望菩薩超生則個。』菩薩聽他供詞，在可矜之內，因令冥曹查案；冥曹覆道：『是上帝罰下；因他淫殺之根太重，恐至流毒人世，所以不許轉輪。若論他的因果，尙與愛妃嫦娥，還有半年姻緣未盡；與其寵臣季艾，又有十萬債負未了。須奏明上帝，方可寬他。』菩薩道：『既如此，也是他數台當然。嫦娥近須下界，季艾又轉宦途，可着他投入季艾家中，完此債負；將來與

嫦娥仍爲夫婦，完此姻緣。待我啓知上帝就是了，」所以后羿在鬼道已歷數千年，纔得再生人世；其父林參政，卽六世以前之季艾也。

第三回

鮑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賽兒誕日悟前因

唐孝廉的妻黃氏，產後止五日，卽起身接待親戚，感了風寒，頭疼發熱起來，醫藥無效，日重一日。孝廉一面煩人雇覓奶娘，一面發帖到濱州去請名醫來看，云係產後傷風，邪熱搏結，瘀血凝滯，汗下難施，幸脈有元神，且用兩解調和之藥，看是如何。時賽兒有三四天缺乳了，並不啼哭，亦無聲息，老婢把米飲來喂些，也嚙下去。蒲臺是個小縣分，那裏尋得出奶娘？看了兩個，甚覺膾臙，都不中意。黃夫人之病勢又加，胸隔煩悶，漸漸發喘，濱州醫生，已自辭去。孝廉心中着急，唯有仰祈祖宗保佑。黃夫人之弟婦及弟來問候，生眼一看，知道不濟，勸孝廉預備後事。只見門上老人家進來報道：

『有一個奶娘，說是濟寧州人，流落在這裏的，不論雇價，看去倒也潔淨。』孝廉道：『我心已碎了，煩尊舅出去問問他。』舅子道：『這是極要緊的事，教來進看的好。』老人家隨將奶子引進，孝廉見此姆雖穿一身布服，容止非凡，覺道有些蹊蹺。因幾日心思煩亂，沒個主張，遂叫老梅引至夫人臥榻前，孝廉亦隨後步入。夫人病雖昏沉，心却明白，開眼一看，就點點頭。舅母就將外甥女抱起，遞與乳母，乳媽接在手看看道：『好！』只見賽兒嘻嘻的笑個不已，口內啞啞的却像要說話的光景，孝廉大爲奇異。舅母再去抱時，掉著頭不理；老梅道是認生，把兩手來拍拍，去接時，賽兒看一看，也掉頭去了。黃夫人見了這個光景，便道：『我兒！我沒福氣，做你的母親，這個纔是我兒的真親娘了。』說未畢，淚如雨下；昏暈去了。孝廉急喚醒來，夫人眼淚滾個不住，向着孝廉道：『相公好生看待乳娘。』孝廉氣咽心酸，遂請乳娘抱著賽兒，到西房安歇，留下舅子舅母，在家相伴病人。看看一刻重似一刻，氣逆上來，老梅將夫人抱在懷內，撫摩胸膛，孝廉坐在牀頭。守到半夜，叫聲：『賽兒！做娘的枉生了吾兒了。』又向孝廉道

：『老梅甚好，相公收用了他，再生個兒子，接續香火罷。我去了！』遂瞑目而逝，孝廉放聲大哭。遂移出，放於正廳上，賽兒忽地呱呱的哭。孝廉肝腸欲斷，撫着賽兒說道：『吾兒月尙未滿，就知道母親死了麼？』越哭個不止。乳母道：『莫哭罷，吾兒日後封贈母親罷。』賽兒方住了哭。家人聽見，暗暗稱奇。孝廉分付乳母，少不得有女親戚來弔喪，要看賽兒，推着睡覺罷。乳母說：『待親戚來時，我叫賽兒睡就是了。』——那時忙忙的備辦衣衾棺槨殮殮，延請僧人誦經禮懺，弔喪者概止領帖。整整悲哀了七
七四十九日。

孝廉自從夫人死的那夜，在廳上睡起，後遂移榻在廳側書房，把後面四五間內室，讓於乳母，令老婢在內伏侍。因喪中哀苦，病了幾日，閉門靜坐。想起這個乳母，着實古怪，他來時正值夫人病危，不會細問來歷。遂叫老婢請乳母出來，孝廉讓坐畢，問：『賽兒兩日愛吃乳麼？』乳母說：『想因夫人死了吃得少。』孝廉道：『實不瞞你說，賽兒自生出來，從不會啼哭，并無聲息，自從你來之後，不但會哭會笑，并且有知識，

我想來必有緣故。且尙未知你姓氏籍貫，——看來是個大家舉止，不是做乳母的，爲何特尋到舍下？我心裏委實不能解。如今我兒全仗着你，不妨說與我知道。」乳母說：「天下事皆有自然之數。老身姓鮑，先父做過兗州府太守，在任之時，先父常說濟甯州有個神童，十二歲遊庠，後來必然顯達，就將老身許了他。迨任滿回籍，老身就隨丈夫歸於濟甯。不期先夫才高命舛，屢舉不第，抑鬱憤悶，至於病亡。先夫亡後三日，老身生下個兒子，臨盆就死了。」孝廉道：「這是在幾月間呢？」乳母道：「是本年八月十五酉時。老身無兒無女，葬了丈夫，要去做個尼姑。忽得一夢，見送生娘娘向老身說：「你生的兒子，原該是女身，錯投了男胎，所以我又送到蒲臺縣真孝廉家去了；你這裏死，他那裏生呢。」老身因此到來，問姓真的孝廉，都說沒有。問着一個算命的岳先生，說「是個真正孝廉，不是姓真，是姓唐，他家正要尋個乳母，你造化，這姑娘他日大貴哩。」老身是這個原由來的。」孝廉聽了這些話，欲待信他，恐無是理，欲待不信，賽兒這個情景，却又奇怪，因向乳母道：「如今賽兒也就是你的親兒了，望你撫育長成，先

荆在地下，也是感激的。」乳母道：「不消說得。老身當日隨父親在任，曾請過名師讀書。經史子集，皆諳大義。又延女師教過針指，凡刺繡組紉之事，亦所優爲。待令愛長大，老身當一一教導；日後嫁個佳婿，老身也要隨去，以終餘年。」孝廉大驚，肅然起敬道：「我女兒長大時，自然把你做親娘看待。但還有句話相問，前日你說賽兒日後封贈母親，這句話更爲難解，——從沒有女婿封贈丈母娘的理。」鮑母道：「令愛女兒賽過男兒，是以說着，止他哭的。」孝廉想送生娘娘在亡妻夢中講的話，他也知道，更覺可異，遂立起身，深深四揖道：「賽兒終身，都要仰藉大力，學生自當銜結以報。」鮑母說聲：「不敢，」自向內宅去了。孝廉想着隋文帝初生的事，因檢出通鑑看云：「帝誕生時，紫氣冲庭，手中有文曰玉。隨有一尼來請鞠育，居無幾，尼偶他出，帝母自懷抱中，忽頂上湧出兩角，遍體皆成龍紋，大驚投地。尼心動，亟還曰：『這一驚致令我兒遲做十年天子。』」大抵史傳所載，諒非虛語，這樣奇事，原是有的。乃分付家人，呼乳母爲鮑太太。

光陰倏忽，賽兒將及周期了，孝廉預備酒筵，請女親戚來看看賽兒抓周。至期畢集，老梅婢便向中堂鋪下紅毯，擺列抓周物件。鮑母道：『有劍須放一口。』孝廉隨取祖遺的松紋劍，遠遠放在紅毯上。老梅便去抱了賽兒出來，見了親戚，只是笑。鮑母又在袖內探出一顆玉印，光華奪目，放在劍之左旁，然後將賽兒坐下紅毯。各件不抓，竟爬到前面，右手把劍拖在身邊，再三玩弄，頻以僕指點劍鞘；鮑母就去鞘與他看了一看，孝廉忙接了去。賽兒左手就取玉印，印有紐，紐有紅絲縑，自己竟穿在手臂上了；又翻翻幾本書籍；餘外都不看。——衆親戚都呆了，（鮑母遂抱了賽兒進去）都在那邊三三兩兩猜這奶娘是個妖怪。孝廉雖然聞得，陽爲不知。到晚各散。

未幾，又是黃夫人周年之期了。孝廉在靈前設筵哭祭，賽兒聽見，務要出來，也看着父親哭。孝廉倒含着眼淚，住了聲，恐傷了女兒之意。

賽兒到五歲時，鮑母教他讀女小學，一遍卽能背誦；慧悟穎異，過目輒不忘，四書五經，只兩年讀完。略講大義，聞一知十，又能解古人所未解，發古人所未發。孝廉家

中有的是書，盡送到內室，由他看完。九歲十歲上頭，文章詩賦，無所不妙。一日，要看兵書，鮑母云：『兵書尙未到哩。有武經七書在此，看看罷。』孝廉見說要看兵書，心中疑訝，且試試女兒的志向，連鮑母請到廳前。賽兒方十一歲，穿的東方亮衫子，水墨披風，鵝黃裙，素綾襪，插的是水精簪，與碧玉釵，雲鬢鬢髮，瑩澤照人。平素性格，不喜薰香，不愛綺繡，不戴花朵，不施脂粉。孝廉想：『我兒自是仙子降生。』又見鮑母穿的還是十年以前進來的衣履，絕無塵垢，返覺新鮮，孝廉也猜是個仙姥了。隨問道：『鮑太太用齋，我兒小小年紀，尙該吃些暈。』賽兒道：『孩兒凡事隨著太太。』孝廉道：『就是孝順了。』因取鎮書的一塊方玉，上雕着個蟠桃，遞與賽兒道：『我兒鎮書少不得的，可就賦詩一首。』賽兒隨口吟道：

玉螭千古鎮詩書，好似拘方宋代儒。

曷不化龍行雨去？九天出入聖神俱。

孝廉大驚道：『我兒的詩格高旨遠，就是當今才子，也恐不及。獨是宋儒是傳述聖道的

，不宜譏斥。』賽兒道：『孔子一部論語，只教人以學問，從不言及性天；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自非大賢以上之資，不能幾也。』子思爲孔子之孫，親承家學，故中庸一書，說到性天上頭，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可與天地參。則知聖人之道，粗者夫婦與知，精者天地同德，故曰至誠爲能化，又曰至誠如神。聖人神明變化，豈拘拘焉繩趨尺步者乎？善學孔子者，唯有孟氏七篇，所述不越乎仁義孝弟，此入聖之大路也。其性善一語，不過爲中下人說法，他自己得力處，在於盡性知天。孔子五十學易，孟子終身未常言易，誠以易者，乃天道幽遠之極致，上智亦所難明。宋儒未達天道，強爲傳註，如參禪者尙隔一塵，徒生後學者之障蔽。又講到性理，非影響模糊，卽刻畫穿鑿，不能透澈源頭，祇覺到處觸礙。若夫日用平常，聖人隨時而應，要之各當於理；何用設立多少迂板規矩，令人印定心眼，因疑達權者爲踰閑，通變者爲失守。此真墮入窠臼中耳！孩兒讀書，此要悟聖賢本旨，不比經生眼孔，只向章句鑽研，作依樣葫蘆之解，是以與宋儒不合。幸父親勿訝之。』孝廉呆了，不能出一語。賽兒卽向父親說聲進去，同鮑

母緩步進去了。孝廉思想：『我兒年小，未必有此大奇見解，定是鮑母教導的。女孩兒須做不得傳述道統的人，本分上還該做些女紅纔是！』——過了幾時，孝廉又請賽兒出來問：『孩兒向來可曾習些女紅？』答道：『孩兒既名為賽兒，不是個習女紅的女子了。』孝廉向着鮑母問道：『可要習些？』鮑母道：『要從其性，不用強之。』孝廉又問：『孩兒！古來列女，所取的是那幾個？』賽兒道：『智如辛憲英，孝如曹娥，貞如木蘭，節如曹令女，才如蘇若蘭，烈如孟姜，皆可謂出類拔萃者。』孝廉又問：『夫婦和美而有婦德者是誰？』曰：『曹大家第一。』孝廉喜極，遂指庭前所種斑竹，不拘詩詞，令吟一首。——意蓋以湘妃爲女德之至也。賽兒立成一小令云。

情脉脉，淚雙雙，

二女同心洒碧篁。

不向九疑從舜帝，湘川獨自作王君。

孝廉又呆了。因問：『宋朝皇后，如高曹向孟何如？』賽兒答道：『守規矩之婦人，』

『宋儒之所謂賢后也。』孝廉急了，意欲要把呂后武后問問，又不便出諸口。時已新月出於西天，又令再吟一詩，賽兒信口應聲云：

露洗空天新月鉤，瑤臺素女弄清秋，

似將寶劍鋒銜屈，一片霜華肅九州。

孝廉以月乃后妃之象，新月初生，有幼稚之義，以此命題，再卜女兒將來之識；不意詩中殺氣凜然，絕無閨閣之致。因微微的假問道：『我兒的詩詞，都有草莽英雄口氣，却像曹操李密那樣人做的，敢是舊詩麼？』鮑母代答道：『姑娘是女中丈夫，故此做來的詩詞，都覺得冠冕闊大。』說畢，引着賽兒進內去了。

孝廉每自躊躇，因想着岳怪的話，漸有靈驗，可惜已死，無由再把女兒八字，煩他細推一番。只見老家人進來稟道：『姚相公來到。』就是孝廉的襟丈。請進坐定，把鮑母與賽兒的奇異事，詳細述過。姚秀才看了詩詞道：『女子以四德爲主，詩詞不宜拈弄。——何況口氣是個不安靜的？襟丈惟有擇個佳婿嫁去。自古道：女生外向，就不要費』

心思了。」孝廉道：「見教極是。并要煩襟丈到寒舍大家說，恐怕我兒執拗。」

時賽兒已是十三歲，誕日將近。孝廉大開筵宴，與女兒做生日。請賽兒的姨夫，姨母，母舅，舅母，從伯，伯母，與叔，叔母，最親近的幾位姨娘，——又帶個女兒來，乳名妙姑，少賽兒一歲。男西女東，各分一席坐定，都與賽兒把盞，算個賀生日的意。賽兒一一答敬畢，先是姚襟丈開口道：「賽甥女博學達禮，見識廣大，古來聖女賢媛中，願學的是那一個？」賽兒道：「列女中無孔子，甥女徒有孟氏願學之心。」姚襟丈向着孝廉道：「甥女算得古來第一第二個女子，要擇個佳婿，自然難得，襟丈當以此爲急務了。」衆親齊聲道：「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極是要緊的。」孝廉道：「我尙未問過孩兒太太哩。」賽兒道：「孩兒是不嫁丈夫的！奉侍父親天年之後，要出家學道，豈肯嫁與人爲婦耶？」老婢在旁，忽大聲道：「不但姑娘不嫁，我也是決不嫁人的。」孝廉的堂兄道：「此婢年紀大了，老弟該早早配人，如何遲到今日？」孝廉道：「幾次要配人，奈他決不依從。」堂兄道：「先王之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我弟是個家主，怎

願由得婢女主張？若如此說來，怪不得姪女也有此奇話了。——都是你的家教不明。」姚襟丈又接口道：「易經開章兩卦，就是乾坤，其震離巽兌爲男女，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一神一陽之謂道；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甥女，以後再莫要說不嫁的話！」賽兒道：「混沌開闢，陰陽分判，氣化流行，發育萬物，未聞陰嫁於陽，月嫁乎日也。」舅舅道：「以我言之，甥女的事，全在鮑太太主張。」鮑太太道：「三綱五倫，聖人之道，豈有女子不嫁之理？姑娘說出家學道，就是仙家，也有夫婦配合。——這都在老身上下，不用煩絮的。」衆親說：「太太就是聖賢一輩的人，自後只須太太主持就是了。」宴畢，衆親俱要別去。賽兒向着父親道：「孩兒誕辰，想着母親，不勝悲感，有詩一首，兼以請教伯伯，舅舅，姨夫。」遂寫於浣花箋送閱，詩云：

一 謫瑤臺十六年，兒家回首自生憐。

母亡難伴黃泉路，父在同居離恨天。

此夕彩雲猶未散，千秋皓月爲誰圓？

香閨盡入巫山夢，有個偏爲處女傳。

姚姨夫道：『詩在晚唐之上。獨是結句不典，——自古未有爲處女而傳者。』鮑母說：『處女傳者，惟有成仙；這個如何能得？明日寫個庚帖，送與衆親，各留心訪個快婿，待老身以道理開勸姑娘，沒有個不從的。』衆親道：『全仗太太。』各與鮑母施禮而別。賽兒便送伯叔母女親等出去。妙姑不肯回家，要與姊姊作伴；賽兒喜極，稟知父親留下，攜了妙姑手，隨着鮑母，同進內室。

時將二更，家中各自睡了。賽兒道：『今夜碧天如水，玉露流波，金風颺彩，月光皎潔，可愛人也！正是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我當與妙妹賞月，請太太同向中庭一坐。』於是列珍果，煮香茗，談至夜分，忽見正東上彩雲升起，冉冉的舒佈中天，似滯迴波折一般。旋作圓紋，周圍合將攏來，把一輪皓月，端端的捧在中間，殊葩繚繞，異彩蕩漾，真正如五花錦繡，錯雜成章。——俗所謂月華也。賽兒凝眸看了

處，兒但寬心，不須煩惱。」賽兒再拜謝了，隨問：「太太是何聖母仙真？」鮑母道：「兒且勿問，往後有自然明白的日子。凡事只依着我行便了。」說話之間，將及天明，各自安息。

辰刻時候，孝廉進來，向鮑太太道：「今日要將賽兒庚帖，送與衆親，令他們大家留心，尋個佳婿，完我爲父的事。」鮑母道：「極是。一人之見聞有限，千里姻緣似線牽哩。」孝廉大喜而出。

第四回

裴道人隱語醒公子

林公子假帖賺賽兒

唐孝廉將賽兒庚帖寫出去後，遠近皆知是位女才子。那些富貴子弟，全不照自己形相，是滿面的酒肉，不量量自己材料，是滿肚皮的草包；央親倩友，做幾首歪詩，幾篇爛文字，訂作窗稿，尋個的當媒妁，送到唐宅，——一時絡繹不斷。賽兒大怒，都扯

得粉碎，分付門上：『自後不許收接。』鮑母道：『有個回法：但說不論門楣，不觀相貌，不考詩文，只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然後煩媒來說。』——以此求親的皆敗興而返。

忽一日，老家人來稟孝廉道：『有個廣東人，說是鮑太太的兄弟，在外要見。』孝廉教請報與鮑母，自己就迎出來。見此人生得清奇秀拔，脩脩然有凌霞之氣。邀進中堂，施禮坐定，孝廉道：『請教台字？』其人答道：『賤名航，字虛舟。家姊在府，極承優待，特來造謝。』孝廉道：『小女承令姊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大家又敘些相慕相敬的話。老婢報：『鮑太太出來了。』孝廉遂避席，教家人忙忙備飯。

鮑姑見是仙客裴航，已知來由，認了姊弟，附耳說了幾句，竟自別去。老家人挽留不及，令子小三兒尾其後，看寓在何處。

孝廉從外進來，正埋怨老家人，小三兒喘吁吁的跑來道：『奇事！奇事！適纔緊隨着鮑爺出東關，到曠野無人之處，忽地駕海雲飛向海上去了。』孝廉心中明白，也是仙

流，囑令家人不許傳出。進至內室，啓問鮑太太道：『正在備飯，爲何令弟別去之速？』鮑母謝道：『他有正事，少不得日後還來。』

過了月餘，老家人傳道：『舅爺同個做媒的來了。』孝廉出迎時，見舅子與姓俞的舊相識，已進中門，延入座下，舅子道：『俞親翁特來與甥女說親，是濟寧州林參政的三公子，與甥女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建生。現在在他母姨夫柏青菴家內，先請教了妹丈，好來進拜。』俞媒道：『參政林公是濟寧州第一便家，今已應陞布政，將次進京候補。其三公子十二歲遊庠，說是濟寧府一個神童，文章詩賦，不假思索，動動筆就有的；而且音律技藝，無樣不精。這樣才子，正好配的淑女。是以特命晚生夾着舅爺，先來通命。』隨打恭至地道：『謹候鈞旨。』孝廉道：『別樣不打緊，倒是同時同日却難查考，尙容緩商。』俞媒又連連打恭道：『這個更真。三公子因八字奇異，誓要訪求年月日時相同的，然後配親；若訪問不得，甘心一世不娶。曾向着晚生道：『若八字是真，才貌是不論的。』老先生高明，豈不曉得柏青菴是個端方的名秀才？他令甥若不是真八字，豈

肯與聞其事？」孝廉見他說得有理，遂進內述於鮑母。鮑母道：「許他罷了。」孝廉道：「我要請他會面，然後允他何如？」鮑母道：「這也是老成見識。」孝廉出來，向俞媒道：「小女擇配甚難，親翁所素知；今老夫要親見一面，就可定了。」俞媒說：「這容易的，待晚生就去傳示台命。」——別不多時，俞媒復來，說：「柏青菴卽於明日率公子逕來叩謁面求了。」

孝廉遂備了酒席，請了衆親，候至巳刻方到。孝廉迎進，衆親咸皆注目林三公子，生得何如。但見面如傅粉，脣若點脂，飄飄然骨肌瘦弱；炫服鮮衣，金冠朱履，軒軒乎容止輕揚；——果然是個佳公子。

孝廉遜進，與各親一一施禮。柏青菴首坐，林公子側席，各敘了幾句斗山松蘿的套話。香茗再進，青菴卽便起辭。孝廉款留云：「正要請教林年兄佳詠。」青菴就坐下，命公子立起請題。孝廉想一想道：「卽以中秋圓月爲題，何如？」姚襟丈道：「都是此夜誕生，極妙的了。」林公子思索有半個時辰，寫於箋紙呈上。詩云：

嫦娥應愛晚粧新，挂出天邊月一輪，
好似玉臺來下聘，彩雲相送少年人。

孝廉看了，遞與青菴，暨衆親戚，都看了，莫不贊揚。

青菴打一恭道：『不敢，斗膽要求閨秀賜和一章，就是合璧聯珠，勝似千金百兩。』
孝廉卽命垂簾，放下桌案筆硯，請姑娘出來。老婢傳說：『姑娘問，出來怎麼？』
衆親都說：『要求佳詠一章。』老婢又傳道：『女子自有婦道，吟詠非其本質。』
姚姨夫一想：當時我有這句話，莫非怪我？遂立起道：『待我去請甥女。』——瞬息間，
隱見簾內婀娜然到來，老婢道：『姑娘說不爲禮了。快把詩稿傳來，不耐煩久坐哩。』
舅舅就把原稿遞進，仍出就位，詩已和到，賽兒已自進去，青菴也驚呆了。公子寫的蠅頭小楷，賽兒是連行帶草，有銅錢大的字。青菴朗吟道：

八月嫦娥降世新，此心猶是抱冰輪。

漫云玉杵裴航聘，那識瑤臺第一人？

衆親都道：『真是棋逢敵手，天作之合了。』青菴道：『舍甥向來敏捷，今日這詩頗遲，就算輸了，改日再請唱和罷。』正要揖別，酒席已擺上來，青菴再三謙謝，只得就席。飲過數杯，然後告辭，與孝廉打一恭道：『小弟專候台命，覆知敵襟丈，以便擇吉納采。』孝廉唯一。

送客完了，到內室問道：『吾兒，看這公子是真是假？』賽兒道：『那有眼睛去看他！』鮑母道：『教他下聘就是了。若聘禮輕是不成的。』孝廉大喜。

次早，俞媒同着兩個女媒到來。女媒進內，鮑母說：『親是允的，若使聘禮苟簡，立刻返璧，姑娘亦終身不字了。』女媒道：『這個自然。』吃了杯茶，卽出來，同了俞媒，回到柏家。

原來女媒中有個青菴家的僕婦在內，也是個慣媒，教他來看看容貌的。那僕婦誇獎唐家姑娘，就是月裏嫦娥，海上觀音，也沒有這樣標緻。林公子聽了，幾乎發狂起來。遂跪求姨夫了寫封懇切的書，當晚起身，逕回濟寧去了。

濟甯與蒲台相隔者三四百里，林公子小小年紀，如何知道有個才女，與他八字相同的呢？其中却有自然而然引導之人。原來這林公子從小就不愛惜身體，所以把身子弄壞了。——他的父母還以為他讀書用心過度，就延請名醫替他症治。奈他仍不愛惜身體，所以雖服紅鉛，紫河車，人參等補藥，也不見好。這一年遇到一個姓裴的道士，才虧他把來醫好了。那道士臨走的時候，取素紙一幅，寫上四句隱語，飄然而去。是：

要問瑤臺，須向蒲臺。

聘下玉臺，就上秦臺。

十六個字。公子全然不解其意。祇因參政見他症治有驗，將溫嶠玉台下聘，秦女築台吹簫故事，講解一遍，方知此內藏着姻緣，在蒲台地方。又有極湊巧的機關，林參政的夫人，與柏青菴之妻。為同胞姊妹，常常有人來往。傳說賽兒以八字擇配的緣故，公子想着：「自己的八字，只差得個時辰，可以騙得人的。」就手舞足蹈，恨不得插翅飛到蒲台，所以參政也許令兒子前去。就是柏青菴，也認作八字相同的。在酒席上又把道人玉

台下聘的話，寫在詩內，剛剛湊個合筭，林公子就道是天作之合了。

回家之日，意氣揚揚，先自矜誇了多少的話；方取出青菴的書，與唱和的詩，遞上父親。參政看了，說：『這段姻緣，却也甚奇；待我補了藩司之後，與他議親，更爲好看。』公子跳將起來道：『柏姨父已約定在歲內行聘，第一句就變了口，是不吉利的。』參政道：『婚姻大事，我不在家，誰可主張？』老夫人道：『難道我就主張不得？備上聘禮，原就打發孩兒自己同去。柏姨夫是個有名的正經人，有何料理不來呢？』參政道：『夫人之言甚是。待我再寫封書，徑託青菴。』只是聘物也須酌定個數目。』夫人道：『相公如今是藩司，關着自己體面，不可因唐家是個孝廉，減省起來。』他家也是名臣之後哩。』參政道：『總比娶的兩房媳婦，再加厚些就是了。』於是以三千金付與夫人。（徑擇日起身進京去了。）公子向着母親說：『這些須銀兩，照着大嫂二嫂子那樣的，也就娶回來了。柏姨夫說：『須得萬金纔好。』送了過去，仍然歸到我家，何苦做出恁般酸小的臭態，被人笑話。』夫人就加了三千，并私蓄的緞幣珠翠簪珥金寶

之類，又值二千餘金，公子才喜喜懽懽，多帶着幾個家人，星夜來到蒲臺。

青菴隨央媒送帖，按着六禮而行。擇於十二月十五日行聘，來春二月十五日成親。選個寅時，不露衆人眼目，將聘物送過唐門。是：白金二千四百，黃金二百四十，鑲錫錦綺，緞紵紗羅之類，又值二千餘金，折的牲果茶餅銀三百兩。

孝廉見聘禮成個局面，因想：『女兒素好書卷，又沒有兒子，這些經籍古玩，留着無用。』因檢出監本十三經三十套，大板資治通鑑一部，漢玉鎮書蟠螭一對，通天犀如意一枝，又硯山端板，柴窰水盂，玉花尊，玉柄麈尾，棗板滴化關帖，名人書畫之類，盡作回聘禮物。——公子只讀幾篇時文，不知古書，全然不在他心上。到這時恐這古董丈人，又要請酒做詩，露出醜來不好看相，就預先雇了車兒，將這些東西，捆載停當。然後同了柏青菴，到門拜謝。

第五回

唐賽兒守制辭婚

林公子棄家就婦

唐孝廉見林公子自來行聘，性情是個儻的，但恐學問未必沉潛，詩雖做得合式，不知文章一道如何，還要試他一試，發帖去請，早已車如流水馬如龍，行過青山第幾重矣。——柏家又回得好，說：『公子爲着求姻，荒了文課，亟亟回家讀書去了。』孝廉反生懽喜。

因婚期甚邇，請鮑母相商，製備妝奩。賽兒道：『第一件正經大事，要尋塊地安葬母親；那些妝奩的事，有亦不見得好，沒亦不見得不好，不用費心的。』孝廉道：『我已安排下了：你祖父坟上，尙有餘地。』賽兒道：『不是主穴，如何葬得？』孝廉道：『縱葬不得，我豈肯將林家銀子買地的？吾兒！你性固至孝，但厚葬不如薄葬，孔子已經說過。』因向鮑母說：『鮑太太開導孩兒：那葬事是我的責任。』鮑母說：『這個自然。目前妝奩皆是容易的，只有一件來路遠，先要整備。』孝廉問是何物？鮑母道：『要兩個媵嫁的丫鬢，必得蘇揚人才，十八九歲的方好，卽小寡婦亦不妨。此地丫頭蠢拙，是所不着的。』孝廉道：『吾兒的舅舅，常到京都生理，只在幾日起身，可以托他。』

『遂令人請到舅爺，把話說了，又付銀一千兩：『只要人才，不論身價。』舅子別了自去。』

只見姚襟丈家差人來接妙姑，妙姑見姐姐已定下親，只得辭歸，賽兒也不好強留。大家依依，執手悲咽不能語，各以袖掩面而別。

賽兒問鮑母道：『倘或妙妹也有了親事，幾時再得相聚？』鮑母道：『他是爲你下界的，塵世內並無他的丈夫，不必慮得。』賽兒嘆氣道：『我反不如他了！』中心愧悔怨恨，日夜愀然不安。鮑母道：『莫心焦！氣數到來，另有局面，那時自然會合。』

一夕月下，賽兒與鮑母同坐中庭，問道：『前日太太的兄弟，孩兒幾次問過，太太不說，這是爲何？難道不肯指示孩兒麼？』鮑母道：『此是天機，但如今不得不與你說了。此人乃是洞府仙真，姓裴，名航，也是爲你下界的。』賽兒道：『是雲英妹子的仙郎了，怎麼爲我下來？』鮑母道：『兒在上界，曾求過織女娘娘，要保着你肉身飛上瑤臺，所以煩他下來，造個幹旋造化的手段，保管你仍舊飛入月宮，爲廣寒殿主也。』賽兒

大悅，倒身下拜，求鮑母教導。忽見老梅過來跪下道：『婢子求太太慈悲，渡我則個。』鮑母道：『你聽得我說甚話來？』老梅道：『婢子在房內窺視，如何聽得？但猜是傳道的光景。』鮑母道：『你氣質太濁，身無仙骨，只是志向可取；若終身不嫁，可成鬼仙。今日先傳你鍊清氣質之法。』老婢磕頭謝了。——從此賽兒與老梅婢每日各自修煉。賽兒是何等靈根，略加指授，早悟到精微地位。

過了兩月，舅舅已買了兩個婢女回來：一個小寡婦，一個處童女。賽兒見顏色都好，暗喜道：『可以做得成替身的了。』

鮑母又向孝廉道：『尚有一件，亦須預爲整頓：可另買一所房屋，只千金也就住得。』孝廉素猜鮑母不是凡人，料必有緣故，遂應道：『房屋倒有，且自相宜。我屋後李家這所產業，原價五百，今要遷到州裏去，一時難售，只要四百五十兩；但用林家的銀子，我不便出名，怎麼好？』賽兒道：『寫上我罷。』孝廉問：『鮑太太使得麼？』鮑母道：『使不得。原是相公出名，只在契內申說明亮，就不妨了。』孝廉道：『太太高見

極是。』卽挽舅子與襟丈到李家，一說便允，刻日立契成交。交銀之後，李姓遷去，拆牆打通，合成一宅，原將來關鎖好了。——一切妝奩什物，孝廉亦略置備，只待完婚。

新年忽過，上元又屆，孝廉到舅子家赴宴。座無外客，大家議論鮑母賽兒奇異之處，多飲了幾杯，夜深回來，路上踉着滑冰，重跌了一交，昏暈於地。跟隨的人，忙扶起來，甚是痛楚。只得借乘轎子，雇人抬回家內。孝廉呻吟不絕。賽兒心慌道：『那得個好醫生？』家人道：『前在州上的醫生，看過老奶奶的，如今在縣裏。』賽兒就令去請來。醫生診了脈說：『是跌挫了腰，風痰上湧，醫得好也是殘疾。如用些定痛祛痰之劑，如石投水，是絕無效果。還宜靜養。』竟自告別。

賽兒叩問鮑母，鮑母道：『令尊大限在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賽兒道：『母親歿時，我尙未彌月，不知不覺，倒也過了。今侍父親膝下，十五年，一旦拋離，如何能過？』跪在鮑母面前哀泣，求救父親。鮑母道：『天數已定，若有可救，何待兒言？今惟料理後事爲上。』——賽兒乘衆親來問病時，遂將銀二百兩，付與母舅。說要辦口楠木壽器冲喜。

二十五日清晨，孝廉與鮑母賽兒說道：『我昨夜夢見半空有人叫我名字，說：「上帝命爾爲濟南府城隍。」』鮑母道：『相公一生清廉貞直，帝命爲神，自然之理。』賽兒跪下道：『孩兒有個主意，要求父親聽從：伯伯家三弟恩哥，氣宇清秀，可立爲嗣。』孝廉道：『我家業無多，立之反爲不美。』賽兒道：『孩兒是個女身，不能延續宗祧，日後何人拜掃墳墓？』鮑母道：『姑娘大有道理。』孝廉方允了。片刻之間，早已請到三黨衆親。孝廉向堂兄道：『是我女兒主意，要承繼三姪恩哥爲嗣，故此請來商議。』堂兄說：『這是要我弟心上定的。』賽兒接口道：『伯伯尙未明白：這原是我勸爹爹立嗣，所以表明孩兒之意，日後決沒有爭端的。凡父親所有家產器皿，悉歸恩弟，賽兒是厘毫不要的，但請放心。』姚姨夫道：『這就不必再議，取紙筆來寫就是了。』於是伯伯寫了出繼文書，姚姨夫代孝廉寫了付產券約。母舅看了，說：『喪中有費，也須預定。』賽兒道：『喪葬諸費，總應是我獨任，不必再議。』那伯伯見賽兒如此闊大，只得勉強道：『如今已辦的不必說；後有所費，理應在內除出。』賽兒道：『再不必說』

遠，請三弟過來，相依幾日，就好交割產業。」衆親戚咸服賽兒度量。——至明日，伯親送恩哥到來，拜了嗣父，令奶子跟隨住下，定名爲念祖。

賽兒把林家送來綢緞，揀好的爲父製造送終之物，分付家人，不許在相公處說。

二十八日，孝廉對賽兒說：『你是個女子，衣不解帶，伏侍我半月，心甚不安。今日要當永訣了！孩兒是個女英豪，凡事不須我吩咐，只是喪事要從儉，不必過於悲哀。我昨夜夢見多少衙役，來接我上任；我於孩兒，只有半日相依了！』說罷，執了賽兒的手，悲咽不已。賽兒恐傷鮑父親，含淚寬慰。鮑母道：『相公宜於午刻沐浴身體，另換新鮮衣冠，——姑娘皆已整備停當了。』孝廉道：『我此身覺有千鈞之重，如何能勾洗澡？』賽兒道：『放着孩兒，難道不與爹爹洗澡麼？』孝廉道：『吾兒孝心，可謂至極。但是個女孩兒，爲父的豈可赤身裸體，累你伏侍？』賽兒道：『生身父母，說那里話！』卽命擺好澡盆，滿貯香湯，同老婢進房，掩上房門，扶下床來，遍身洗淨，更換了衣服冠履。孝廉背倚重褥而坐，命呼恩哥進房，吩咐道：『吾兒須用心讀書，若能顯耀

祖宗，也不枉承繼你一場。」又請鮑母致謝道：「我女兒受太太鞠育之恩，過於山海，孩兒！你須報答。」賽兒道：「兒終身仰賴太太，何以報答？」孝廉道：「我來生報罷。」隨令賽兒收淨水漱口，乃問鮑母道：「孩兒將來怎麼樣的？我今將去世，太太不妨略示一語，我到黃泉，與老妻說說，也可安心。」鮑母沉吟道：「看來是位女主。」孝廉道：「林公子呢？」鮑母道：「這個不知。」……

忽老梅婢走進說：「大爺舅爺來。」遂一齊進內，孝廉道：「我命在頃刻矣！」因略述所夢。堂兄與舅子齊聲道：「這是一生正直之報；就是臨危，這樣清楚，也是沒有。」將近黃昏，孝廉道：「賽兒！你祖父，祖母，與母親，都在這里。」賽兒遂向上稱呼，各拜四拜；伯伯命恩哥亦拜。孝廉又道：「來接的衙役都到了。」賽兒執着父親的手，嗚咽道：「爹爹！今日一別，何時再得重逢？」孝廉忍淚答道：「縱使百年，也有一別。」向着鮑母說：「太太！莫教孩兒過傷。」又遍謝了衆人，含笑而逝。賽兒拊心踴地，放聲大哭。老婢道：「喪葬大事，都是姑娘料理，若哭壞身子，如何了得？」

鮑母道：『此乃忠言。孩兒！你哭的時候儘多，如今且住了罷。』衆親亦勸，方纔止淚。鮑母道：『孩兒！你是天下人都要瞻仰的，臨此大故，總不必避人罷。』賽兒道：『兒意亦然，怎的避起人來。』衆親都不敢則聲。（賽兒臨凡，是帶着嗔性來的，故此平日每每作色，雙眸一噴，如電光閃爍，令人驚魂褻魄，真個是女英雄的氣象，較之廉蔣威嚴，亦無以異。）

部署喪中諸務，已畢，賽兒向着衆親道：『兒父是個有名的孝廉，我要開喪三日，訃狀喪帖上，女兒的名字，也少不得。』鮑母道：『孩兒尙無名字，取個姪字罷。』衆親都說是。姚姨夫道：『甥女帖兒，惟有林家去不得，餘外也罷了。』於是訃狀喪帖，皆另列一行「不孝孤哀女唐姪泣血稽顙拜。」就擇了日子開喪。賽兒親自料理，悉合儀制，派下執事人員，井井有條，各辦各事，略無匆忙。

有本縣尹姓周，名尙文，是個清正的官，特來祭奠，陪賓者孔孝廉與姚秀才。縣尹奠畢，更衣揖遜坐定，向姚秀才道：『唐老先生是山左大儒，老成云亡，典型尤足景仰

。聞得閨秀又是個才女，真曹大家，能讀父書的了。『姚秀才道：『可惜甥女錯生女身耳。』只見賽兒率同恩哥鋪下白氈，出幕拜謝，驚得縣尹趨避不及，只得答禮。隨打轎起身而去。

門上又傳帖進來，說是柏相公同着林姑爺來上祭，這些親戚們，都出見。青菴說了幾句悲傷的話。奠祭完了，隨即趨出；這裏自備酒席送去。

公子是來親迎的，知丈人死了，心甚鬱悶；要另定了吉期，然後回去。等到唐家喪事已畢，七七已過，遂求姨夫喚了俞媒并女媒，回到唐宅去說。賽兒大怒道：『你們做媒的，不知理路，難道柏青菴是個秀才，也這樣不通麼？我父親肉尚未冷，豈爲女兒的就嫁丈夫，何異禽獸？林公子沒有父母的麼？』俞媒聽得着了急，遂與女媒急忙出去，到青庵家，一本直說。青菴道：『倒是我錯了。近日喪帖上有他的名字，我心甚疑，由此觀之，是個立大節，不狗小閨的奇女子了。甥兒且待滿服後再說罷。』俞媒道：『聞得孝廉死的時候，空中有人稱他姑娘爲太陰娘娘，是以親戚都分外敬重哩。』公子聽

見這些話，料道自己畢竟大貴，越發歡喜，即辭了青菴回去。

走到半路，遇着家人來報：『老爺已卒於京中，大相公二相公都要去奔喪，因此星夜來請三相公回家。』公子吃這一驚，非同小可。兼程趕回，兩兄已自往京，母親又病在床上。三公子就將：『丈人已死，婚期要待服滿；孩兒如今也要迎接靈柩去。』老夫人道：『恐我亦不能活了，兒在家看着罷。我聞媳婦甚賢，不得見汝完聚！』淚流不已。

過有月餘，參政靈柩歸來，老夫人病久，勉強扶起，哭了一場。不幾日也去世了。

這幾個紈袴公子，又策又酸，如何能料理得來，一聽家人主張，應輕者反重，應多者偏少。開喪之日，事事亂攬；七終之後，即便卜葬；安葬之後，即欲分家，請了三黨親長公議。次公子先開口道：『我兄弟原是同胞，俱無彼此，但覺性情各別，料不能同居一宅，反致日後生疑。我與哥哥娶親，費銀不過千兩，三兄弟就費至八千餘金，不知娶甚皇后到家？將來成親，若少費決非三弟之意，多費又不值得；大家分析開了，不致

掣肘，豈非美事？」大公子道：「家私三分拆開，原是易事。獨是三弟面上，多費了數千金，這個據理要扣出來的，煩親長公言。」三公子憤然立起身來，向着衆親道：「兩位哥哥說話，甚是有理。我的親事，一切雜費，都算在裏面，也只得七千五百銀子，比哥哥原多費四五千金。我如今田產房屋器皿，一切不要，只是三個當舖，拈分一個。存下庫內現銀，三股均分；外有二童兩婢，向來隨我，應是我的。我也不在濟寧住，竟到蒲臺去就親，每歲春秋，同媳婦回到坟上拜掃便是。此說公道否？」大公子道：「房屋什物，比不得現銀，此等話難上分書。」族中老成的，隨開口道：「三姪說話，倒也出自本懷。但分書各別，難保後世無言，終非永遠之計，大姪之言亦是。」三公子道：「有個寫法：分書原是一般樣寫，外另立一券，說我要遷住蒲臺，不能管理產業，憑族長公議，多分現銀若干，把我聯姻多費銀子進去就是。」衆親都道：「這個沒得說，就此寫定罷。」大兄二兄一想，房屋各項，約值萬餘金，不消說是便宜的，恐兄弟日後翻悔，要親筆起個稿，然後謄正，把稿藏家廟內，爲日後憑據。

分拆定了，三公子就令所分的當舖止了當，收起現銀，連分的已有十萬，竟到蒲臺柏姨夫家住下。明日就差所愛的兩個丫鬢，一個小童，令：『到唐宅去說：「公子要親來見姑娘一面，有金銀珠寶交付，還要買所房屋，住在蒲臺。」你二人且就在姑娘處伏侍，小廝來回我的話。』

他們便一同坐了車兒，逕到唐宅，磕了姑娘的頭，備述公子的命。賽兒隨問丫鬢的名字：一個紅香，一個翠鳳，小童喚巧兒。賽兒道：『你兩個是公子向來寵用的了？』兩婢含羞無語。隨喚自己所買兩婢出來，指與他道：『這也是爲公子買的。你們去說：銀兩是小事，要交卽交，不交就能。相見於禮有礙，是行不得的。若說買房，我早爲公子要遷到此，已經買下，家伙俱備，只要另開門戶，徑來安住。你二人原去伏侍公子。若公子有事回濟寧，到我這邊看管。我係未曾過門的媳婦，不能來奔舅姑的喪，實出無奈；給公子說：日後到坟上拜祭罷。并爲我致謝柏相公，及老奶奶。』隨打發二婢同巧兒回去。

公子見三人同來，便問丫鬢：『怎不住在姑娘身邊？』二婢把賽兒之言，從頭至尾說了，又『：誇姑娘的容貌是世上沒有的，偏偏這樣嬌媚，不知怎的又有些凜凜害怕。』青庵道：『你媳婦的話，真正是賢女子，你可一一從他。』公子就把一切銀兩物件，都裝運到唐宅上來。賽兒坐在屏後，叫丫鬢出去，與公子叩頭，把金銀珠寶，逐件點明，教公子登記明白，盡行收入。公子即擇日移住在賽兒新買宅內，把舊日打通的牆砌斷，另在一巷內出入。

公子住有數月，又往濟甯收拾當舖去了。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債

嫖柳妓三夜了夙緣

有一大同府妓者，姓柳，名烟，字非烟，是樂戶之女兒，生得體態輕盈，姿容妖冶，舉止之間，百媚橫生。從幼學過曲本，知書識字，而且性情儇巧，應對敏給。（十三

歲上，梳攏過了。——一時名振西陲。獨是所接的嫖客，却無公子王孫，都是些經營商賈，儉俗不堪，致枉負了個傾國佳人，埋沒在邊關冷落之處。因想要到蘇揚地方，做個名妓，那樂戶與鴇母止靠得這個女兒，就依了他的算計，徑從燕京一路下來。到了濟甯地方，鴇母忽然害病，只得在西關外借間房子住着。

林公子回家收當，聞知有新來的名妓，就叫小廝跟隨了，踱到非烟寓所來。時非烟無意接客，每日有闖寡門者，多托病拒却。——諺云：鴇母愛鈔，說了林布政公子，這樣一個大主兒，連忙報與女兒。柳烟亦不免勢利，裝個病的光景，懶淡梳妝，迎將出來。兩人四目一視，皆已動心。公子隨即取銀三百兩，當作定情的禮，送與鴇母。

公子住了兩宵，說不盡的恩愛。那天，柳烟道：『妾風塵賤質，倘蒙公子垂眷，情願做個婢妾，服侍終身。』公子道：『愛卿若真有此意，（我的夫人最賢，但因制中，尚未成親，）你且守着。』濟甯已無我家，今往蒲台去完了姻，然後來娶你。我斷不負言的。』柳烟就要公子立誓。大家把生年月日，寫將出來，各吃一驚，——原來柳烟也是

同庚八月十五日辰時。公子道：『夫人是酉時，比我卯時還遠些。你這個辰時，倒是最親的，天生是我小夫人；日後姊妹相稱，自然無疑。』柳烟亦自心喜，隨攜手在燈下交拜了四拜。到次日，公子別了柳烟，收了當舖，又有數萬金，回到蒲台。

未幾，兩家喪服皆滿，公子央及姨夫，要擇吉成親。青菴道：『我意亦然，以完先尊付託之重。』隨擇於二月十六日合卷，教原媒送帖至唐宅，鮑太太應允了。公子仍行迎親之禮。

鼓樂燈火，彩旗花轎，接歸公子宅上。時諸親畢集，僮相請出新人，賽兒並不用綉袱兜頭，粧束得整整齊齊，婷婷嬈嬈，緩步到堂上。（公子見了，目眩心驚，不覺的骨皆酥軟。）僮相替拜了天地，然後交拜。公子跪拜，賽兒端立，回了四福；衆皆掩口而笑。素常，公子性極劣驕，到此變得純粹了。母舅道：『請鮑太太出來。』賽兒道：『太太明日行禮。』於是衆親知賽兒古怪，各見個小禮散去。

擁入闌房，交飲合巹。此時公子，如入天台，遇着仙女，那里等得時刻，忙叫侍兒

們退去。賽兒喝道：『不許！』侍兒輩又站住了。因向着公子微笑道：『寬飲一杯，有話說。』遂問：『舅姑如何一時見背？伯伯姆姆，如何相待，以致分析？』公子見問得懇切，不免細訴情由。賽兒又自述未彌月時，母親去世，多虧鮑母鞠育教訓，——絮絮叨叨，說個不住。公子不敢不答。至鷄聲三唱，公子道：『今夜錯過好時辰了！』賽兒道：『夫妻之道，不過如此而已。』遂同公子到鮑母房內見禮畢，公子告個罪，自回房酣臥去了。直至午間纔醒，即令侍女請夫人。

賽兒自點燈後方來，即命看酒。公子道：『我酒尙未醒，不能再飲。請夫人睡罷。』賽兒道：『聞得睡勾一日，豈有再睡之理？』自己斟酒來勸，公子怎敢不飲。飲罷，回敬賽兒。互相酬酢，已有更餘。賽兒道：『聞得公子大棋甚高，請教一局，妾輸了就睡，公子輸了飲酒，一子一杯。』公子想，『我棋是高的，到不得輸。』遂與賽兒決道：『夫人不要賴，又不肯睡覺。』賽兒道：『夫婦之間，豈可相賴？』誰知公子心慌意急，連敗二局，輸了二十五杯，勉強飲下，量已不勝，倒在榻上，鼾鼾睡去。賽兒命侍

女將床上綿被護着，吩咐各去安歇，自己同老婢就在房內照舊運動。

公子醒時，天已明了，見賽兒正中端坐，老婢低坐旁邊，公子道：『你們好似坐功。我也會坐的呢。』賽兒遂乘機勸道：『公子若知道坐功，何故放着神仙不做，要做墮落的事，豈不可惜了本來！』公子道：『我曾遇着神仙，不要做他，只日夜得美人快活，就死也甘心。』賽兒歎口氣，叫『取水與公子盥沐！今日三朝，該到父母靈前去拜。』拜過，賽兒又哭了一回，到鮑母房中去了。——公子覺道酒暈，仍去安臥。

到晚賽兒又命擺上酒來，公子着急道：『小生今晚恁憑夫人處置個死，只是不飲酒。』賽兒道：『不飲罷了，何消認真？我知公子佳音，唱一曲與我聽，我吹簫來合何如？』公子暗喜：有只曲兒，可以調情。遂斟一盞，手奉賽兒說：『夫人聽者！』——唱的是西廂上「軟玉温香抱滿懷」一套淫曲，要動賽兒之心。唱完，賽兒贊好，又要再唱，公子只得又唱牡丹亭「尋夢」一套。餘音纔歇，公子突然跪在賽兒面前，雙手持定了金蓮，只管在膝上磕頭；侍兒個個暗笑，也有避去的。公子道：『你們不替我求求夫

人，倒笑我哩。」於是侍婢齊齊跪下。鮑太太又差老婢來說：『請姑娘安睡罷。』賽兒無奈，只得同公子共睡。

天未黎明，賽兒已自起來，心下一想：『縱然白璧無瑕，其奈紅鉛已墮，有妨道行！』不禁悲酸。就走到鮑母房內，哀哭不已。鮑母道：『孽帳是易清的；堅持道念，忍過去罷。』

賽兒心上想念與公子做夫妻一場，不可使之墮落，惟有時時點醒他學道。公子厭聞其語，因想起柳烟兒來。也是機緣有湊，正值中秋佳節，步出門首，見個小廝在那里探頭探腦。公子看時，認得是柳烟兒家裏小二。那小廝一見公子，就扒在地下磕頭，說：『姐姐已遷到這里北門外，叫我來請公子。』公子道：『今日是我與夫人的壽誕，過了就來。』小二道：『姐姐思想得苦，不要失信。』小二去了，公子自忖道，『我這裏纔念他，他却已到蒲台了，真個有志氣。我如今娶他，是穩不過的。』

是夜家宴，賽兒與公子齊眉舉案，互相把杯稱壽。宴畢之後，又與公子同坐庭中，

清談玩月。公子道：『消受這個清福，也是神仙。』賽兒又乘機道：『公子何不同我修道，學他蘭宕夫婦，一齊化鶴昇天，豈不長享此福？』公子笑道：『神仙就是這般冷靜，——夫人太沒興，我還要尋個高興的來奉陪奉陪哩。』夫人道：『十二金釵，總由着你。若有了個得意的，我與公子俱居夫婦之名，豈做個閨門朋友何如？』公子笑道：『且有了再相商。』

清晨，公子與賽兒說：『要出城去會個朋友，今晚未必歸家。』也不叫人跟隨，獨自尋到柳妓寓所。柳烟一見公子，如從天降，喜到極處，返無片語。公子爲柳烟所迷，一連住了三夜。——公子是個天生好色的，如今達到了這個情場老手的柳烟，不覺的奮不顧生，貪圖肉慾。到了第三夜，公子竟脫陽死了。柳烟一時心慌，不及解救，遂令公子做了個壯丹花下的死人。時天色將明，柳烟沒法，只得梳妝了，對龜子搗母說：『我同小二到唐宅上自首去，你略停一會，報知地方。』

賽兒正因公子三日不歸，心上猜疑不定，忽門上傳稟：『有個女人要見夫人，說報

公子信的。』即教傳進。賽兒一見是個妖物，知道公子有些凶兆了，遂問：『你是何人？報何信息？』柳烟道：『婢子原是妓女，在濟寧接客，與公子往來四載。近日寄信來喚，婢子所以到此。』就把公子脫陽而死的勾當，說明了，跪在地下痛哭。賽兒大驚，亟請鮑母，鮑母道：『此數也。』便問柳烟：『汝來意欲何爲？』答道：『願爲一婢，伏侍夫人，爲公子守節。一切喪葬，小婢力能備辦；只求饒死，便是大恩。』鮑母道：『雖然，也須官斷。』賽兒遂叫把柳烟鎖了，備轎去看丈夫。不片刻到了，林公子直挺挺的死在床上，一條繡被蓋着。當下賽兒把公子抱在懷中，放聲大哭。就有多少鄰里，湧將進來，說：『縣裏太爺來驗屍了。』賽兒依舊放下，端坐在椅上。周尹令進來，見賽兒自己在內，飭令衆人不許進房。把屍抬在庭中相驗，實是走陽死的。叫禮房請夫人回宅，把柳烟兒一家都鎖去了，只有老虔婆早已躲脫。

縣尹回衙，問了供詞，先把柳烟連樛兩樛。柳烟狡獪，帶着樛哀告縣主：情愿喪葬公子，到夫人家爲婢服役。蒙老太太已許過，饒他死了，只求老爺開恩。縣尹也知律無

抵命之條，且看唐家作何進狀。把一千人犯，寄在監內。柳烟身邊有二十多兩碎銀，卽以二兩送與禁卒，令去尋鴛鴦，——時正爲地方獲住，交與禁卒來了。柳烟便將情願爲婢守節情由，與鴛鴦說知，令去央個慣會刀筆的，寫一呈詞，投送縣裏，再寫情啓五六紙，到林唐兩家親戚門首，跪門投遞；并教導了問答的話。老鴛鴦去了。

賽兒到家，寫家屬抱告，爲戲殺夫命事一詞，又領屍棺殮事一詞進縣。批准出來，隨將公子身屍擡回家裏，備棺殮殮。隨請有名僧道，做七七四十九日薦亡法事，日夕擗踊哀哭。——丫環輩皆勉強乾哭，惟春蕊有些眼淚。因向老婢道：『人家夫妻，重在色欲的，必輕于情義，正如以勢利交合的朋友，到得勢利盡了，便同陌路。春蕊平日不甚愛淫，還像個哭的。你看那幾個，心中還有公子否！』老婢道：『此輩不足責。獨是夫人也哭得太苦了！如今正好學仙哩。』賽兒道：『咳！公子曾做我的丈夫，日夜勸他學道，執性不依，一旦慘亡於妓女之手，落個貪淫浪子之名，怎不痛傷也！你不嫁人，就是神仙；我還未了孽障哩。』

門上報道：『姚相公，舅爺到了。』賽兒見了，問：『縣裏幾時審明定案？』姚姨夫道：『就在後日。那娼婦寫了情啓，各家投送，願投身爲婢，隨甥女守節。在縣裏，也遞了這個呈詞了。』舅舅接口道：『不知是誰教導他的？』賽兒道：『我此時就砍了他腦蓋，尙以爲遲，他還想活着麼？如此穢物，而云爲公子守節，豈不玷辱了參政家風？我後日親自赴案去質他。』鮑太太道：『孩兒，你聽我言！守節固不好有，以婊子而償公子之命，亦不好聽。不如收他爲婢，死生在你手裏，終日鞭箠，亦可快意；強似在衙門三推六問，一兩年尙不結局。——儘有把他人拖累死了，凶犯尙未定案的。』說猶未完，門上報：『縣裏公差到來。』賽兒向南立着，卽令傳進。公差口述縣主命道：『公子一案，律無可抵。若要問個大辟，必須經由各衙門駁勘，再三覆檢，究竟難以成招；縣主亦痛恨這個婊子，只是法無可加。解到上台，就是他活路了。因此差來請問夫人。』賽兒道：『多謝縣父母指教，俟與長親酌量來候審。』公差去後，賽兒不得已，向姨父舅舅道：『且把這草驢收着，每日虐使鞭殺他罷。煩姨父約了柏青庵，同上堂去，』

求縣尹發落。』姚秀才隨到青庵家，備述縣主之意。青庵道：『縣中口碑，都說舍甥自作之孽，倒是這樣收拾也罷了。』

到臨審時，衆親約齊，上堂遞了息詞，并請將柳妓差押送去，立了爲婢文書，再求印信，庶無後悔。縣尹允了。遂將鮑子訂回原籍，又將柳烟薄責二十。

縣尹發落已畢，命兩個公差，將柳妓押送唐宅交割，賽兒賞發來差去訖。

柳烟拜了夫人太太，就到公子靈前，跪倒痛哭，搥頭磕腦，幾不欲生。從此每日在靈前哭個半夜，竟成骨立。

終七之後，賽兒請衆親要尋吉地安葬父母丈夫。母舅道：『好地甚難。近日武定州有個富家買地之後，卽涉訟事，道是陰地不吉，遂欲棄之，且係兩坵相聯的，在太白山之西。事倒湊巧，但不知用得著否？』賽兒卽命備車，同鮑太太去看。鮑母道：『地有龍脉，皆可安葬。』遂煩母舅同做中的，前去與地主成了交易，定于十一月中旬安葬。葬禮十分周備，縣尹各衙，都來拜奠，并送執事人役。賽兒主意在城外五里安歇，

先出父母兩柩，自爲孝女，率恩哥在靈柩之前，匍匐執杖，泣血大慟，再復進城發公子之柩，率領四鬟一妓，在靈柩之後，步行而哭。滿城之人，莫不贊歎，（有稱賽兒爲三絕：一容貌，二賢德，三才能。）賽兒次日黎明，乘輿而行，直到新阡，先葬父母，次葬公子，又到祖坟祭拜。過三朝方回到家。

第七回

掃新壠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柳烟兒到唐宅，猶如鐵落紅爐，他本意求生，難道反來受死麼？只因聞得公子的夫人，曾顯許多靈異之兆，只這公子之死，還是沒福，夫人必是大貴的。自恃聰明伶俐，可以隨機應變，夫人若是守節，他也能守；夫人若有貴顯，他也還望提挈；若是差不多的，還可弄之股掌之上。——原有個主意，敢於挺身而來，不是單爲着怕抵命的緣故。及見賽兒智略非常，慷慨大量，已是十分驚服。思量要得夫人的心，沒處下手，只是鎮

日不離左右，小心伏侍。到晚使哭公子，窺夫人之喜愠。忽聞春蕊傳喚，柳烟疾忙趨向夫人跟前，雙膝跪下。夫人道：『公子從那年上嫖起？有多少次數？怎麼把公子弄死了？可將原委供來。』柳烟道：『公子第一次來，是在濟甯州，八月十五，正值婢子的生日。公子道：「我與你同年同月同日，我是卯時。」問小婢是辰時，所以蒙公子錯愛。』賽兒一想，原來公子易了時辰來求親的。又問道：『這有三年之久了？』柳烟道：『是有三年。不過只前在濟甯同住三夜。公子原說要娶小婢爲妾，原是有約到蒲台的。婢子勸公子回來，稟過夫人，娶回家內，永侍枕席。不期公子脫陽而死，小婢子萬死難贖。』夫人道：『這有幾分實話。』柳烟見夫人說是實，探手在胸前錦函內取出一串珊瑚數珠獻上道：『這就是胡僧留贈婢子的。』夫人詰問：『胡僧贈你重物，必有緣故。』柳烟道：『他說我：：』又住了口。夫人道：『你不實說，就是奸狡。』柳烟道：『這是胡僧的胡說，婢子向來不信。今夫人垂問，只得老着臉說罷。』他說婢子是雙鳳目，日後必然大貴，還要作與他的道術，故此留爲紀念的。』夫人道：『這等你不該獻出』

來了。』柳烟道：『不獻此珠，是有二心了，還說甚麼伏侍夫人，爲公子守節呢？』夫人道：『如此，權且收下，我自的道理。』就起身到鮑母房中，具述柳烟的話。鮑母道：『少不得他有貴處。』賽兒道：『貴不貴在我。』鮑母道：『自然在你。機緣到日，纔得明白。』——賽兒至此之後，就沒有處置柳烟之心，柳兒又更加勤慎伏侍，竟得了夫人之心。

到了新寒食節，賽兒欲去掃墓，吩咐柳兒與春蕊翠雲，并老梅婢同去，餘者留看家下。鮑母道：『我今晚也要到一處去。待汝拜過坟墓，在中途相會。』賽兒道：『太太坐車，還是坐轎？』鮑母道：『我只用脚，黑夜可走。』賽兒已悟其意。——比到黃昏，初月方升，鮑母道：『我也去也！』賽兒隨到中庭，只見鮑母把脚在地下一蹋，彩雲從地而起，忽升半空。慌得諸婢跪拜道：『噫！原來是活佛！』仰看時，冉冉向東去了。賽兒遂於次日去祭祖宗父母，并公子之墓，痛哭一番，各婢亦皆助哀。焚化金銀紙鈞已畢，賽兒道：『山色甚佳，我們閑步閑步。』只見岩坡下有一人來，似秀才模樣，

兩個鼠子眼睛，光溜溜的左看右看，霍地裏走到賽兒面前，深深一揖。柳烟見有些詫異，就來擋在賽兒前頭，大聲道：『汝是何人，敢來攔路！』那人裝着文腔，嘻嘻的道：『小生姓計，是蒲台學內有名的秀士，先父做過巡城察院，誰不知道我是計都星？』柳烟道：『既是秀才，就該達禮。你向誰作揖呢？』那人道：『有句話上達夫人：小生舊歲斷絃，要娶位絕色佳人爲正室，若非夫人，如何配得？原要煩冰人來說，今日天作之合，中途幸遇，定是姻緣有分了，故此斗胆，不嫌自媒。倘或不允，小生就死也不放夫人走路。』夫人大怒道：『瘋孽畜！敢是尋死麼？』柳烟道：『快走快走，遲就叫人打個死。』那人捲衣攘臂，正要來搶賽兒，忽半空中大喝道：『假秀畜，不得無禮！』那人頃刻自己脫得精光，背剪在樹上，却是沒繩索的。原來是鮑母按落雲頭，將手指着岩凹裏，虛畫幾畫。遠遠的見五六個人，骨碌碌滾下山坡，也有磕着石頭折了手足，破了頭腦的，都在山溝裏掙命，衆婢見了大駭。賽兒喝令老梅柳兒，快折取粗壯樹條，鞭殺這狗賊奴，教他做大痛無聲的鬼。兩人替換着盡力痛鞭，春蕊等又將小石塊兒夾頭夾腦

的亂打，打得滿臉鮮血淋漓，遍身鞭得似赤練蛇一般；始猶哀告饒命，落後打得聲音都噤住了。鮑母道：『且寄下他的狗命。』隨向賽兒道：『何不坐轎，遭此無賴？』賽兒道：『恐坐轎走得快了，迎不着太太。』鮑母道：『總是他叫了計都星，就該有這厄難。兇星惡宿的名目，可是假得的？』計都星又哀聲叫道：『我今後再不敢叫這名字了。』鮑母纔放了他，倒在地上，動不得一動兒。

看書者要知天上有四個大兇星：叫做炁，字，羅，計：開關以來，與日月爲難的。這姓計的原是舊家子弟，只因貪嫖好賭，產業敗盡。特有青衿護身，帶於設局訛詐，蒲臺無人不怕他，所以贈個美號，叫做計都星。他打聽了賽兒上坟日期，竟約着好幾個無賴，要來搶去。起初見轎夫不遠，且說些文話，再遲些兒，那山岩裏藏着的惡徒，都來下手了。真的計都星與日月爲仇，係是邪去犯正，所以假的也要應，——這個意思。諺云：無假不成真，這句話是不錯的。

當下鮑母攜了賽兒的手說：『我來迎汝，是要到個所在，丫鬚們去不得。打發他們

先回家罷！」老婢道：「婢子求太太帶去走走。」鮑母用手一指道：「你看山溝裏的人，已起來把計都星擡去了。」衆婢回頭時，鮑母使個隱身法，倏然不見。老婢道：「奇怪，怎麼這樣走得快？」翠雲道：「想是夫人被這老狐精拐去了。」老婢道：「胡說！夫人是彌月內太太撫養到如今的。我算他引夫人去會什麼神仙，故此背着我。我等下賤凡人，怎能同走？快趕路罷！」家人時與車轎都在前邊，急問：「夫人呢？」老婢答道：「同太太到個所在，明日纔回來哩。」家人等就廝趕着大夥兒去了。

且說鮑母引着賽兒用起縮地法來，頃刻到一座峭壁之下，壁中有四個朱字是「無門洞天。」鮑母問道：「可要進這洞去？」賽兒道：「只爲無門可入，我偏要進去，方顯道心堅確。若一畏縮，不但進不去，也就退不去了。」鮑母道：「汝志向如此，那怕他無門呢。」遂將左手大指在壁中間直劃下去，那峭壁刮喇喇就指痕處分開，剛剛把四個字截爲兩半。鮑母引進賽兒，那峭壁依舊合攏上來。洞內兩邊，都是石壁，中間一道是天生成的冰紋白石街，有丈餘寬闊。街之左右，翠鬱青葱，皆盤槐絲柳，剔牙松環，珞

柏湘妃竹之類，清音蕭洒，風氣動人。又有垂蘿百尺，掛於峯頭；薜荔千重，繞於岩足。再進是座石門，上有「曼尼道院」四字。院週栽奇花珍卉，其色如五雲燦爛，其香如百和芬烈。賽兒指一種翠藍色的一本數幹，其葉如牡丹者，問此何花？鮑母曰：『翠芙蓉。石曼卿所居芙蓉城，有五色，此其一也。』又指一樹高有數丈，花色淺墨帶赤，圓如磬口者，鮑母曰：『玄珠花。許飛瓊所居蕊珠宮有五種，此其一也。』又指一種木本叢幹，花簇重樓，猩紅奪目，大如甌者，曰：『此京口鶴林寺杜鵑花。卽志書所載殷七七，於重陽日用符水咒開，夜間見一紅綃女子，移花而去，樹隨枯死者是也。』又指一樹，大可十圍，發幹直上，花皆千葉，色淡紅，鬚絳紅者，曰：『此卽揚州瓊花。宋元間屢移禁苑，卽漸枯萎；歸於觀中，則復樂茂。後於至元十三年，移於此地，廣陵遂絕。』二種亦仙花也。偶落人間，爲凡人播遷流翫，所以徙於無門洞，全其天也。——餘皆不及細問。

已到一座大石橋邊。橋下粼粼碧石，水多從石罅穿走，琮琤琤琤，音韻清冽。中有

一物，似魚非魚，似蛇非蛇，四爪有如蠍虎；其鱗甲又似人間盆內所蓄朱魚，有八九種顏色；大者尺許，小者二三寸。賽兒驚問：此何魚？鮑母曰：『龍有九種；此九種之餘支也。能變化升騰，興雲致雨。惟峨嵋山頂石池內有之，但無此各種好顏色。』過橋，石坡之上，草有紅心者，有玉蕊者，有如綬帶五色者，不可名指。賽兒問：『仙草至秋凋否？』鮑母道：『仙家花草，一開五百年，則老而謝去。一邊謝，一邊開；謝則隨風而化，不墮於地。——所以謂之長春也。』

又進一層碧石門，上有一座大殿，庭左右四株大梧桐，其高參天，有鳳凰和鳴其上。庭之中有池一方，可鑑毛髮，內有奇奇怪怪的水族。正要看玩，殿門鏗然而開，一翦毛頭陀，（雪白圓面，齒黑唇朱；眼帶凶威，眉橫殺氣；身披絳紅衲袍，外罩杏黃袈裟。）隨着兩個女道童出來。那頭陀大笑，疾趨下塔，迎接進殿。賽兒倒身下拜，——各施禮畢。頭陀指着鮑姑，向賽兒道：『這個老媒婆，引着你來，與我做夫妻哩。』賽兒知是耍笑，『唐姪凡間陋姿，敢承先師見愛？』頭陀道：『祇恐你要與林公子守節哩。』

『賽兒道：『多虧我太太道力點化，唐姮雖沾染半年，而夙孽已完，塵心已淨，正好皈依法座。』頭陀道：『那個話還有些假，你在坟上何等痛哭呢？』賽兒笑應道：『正是落在其中，未免有情。』頭陀大笑。』

鮑母道：『你不知他修的是麼道，有個孽龍丈夫，被許旌陽鎖在井內，直等鐵樹開花，纔放出來，好不難過麼？』頭陀道：『我且問你：昨日到家，與葛洪說什麼？』鮑母道：『胡說！我去回了織女娘娘法旨，又到玄女娘娘處請示講天書的明日。我在洞口門口過，怎不進去？』頭陀道：『也不知訴了多少相思哩！』兩仙師戲謔一番，胡盧一笑。

賽兒正凝視殿上匾額，是「獨闢玄庭」四字，向頭陀請教。鮑母道：『這個怪物，叫做曼陀尼，是羅刹女的小妹。說個獨闢，自謂不皈玄，不皈佛，獨出二教之意。』曼陀尼道：『強似你們學仙的跟着人脚步走路。』賽兒方知來歷，心中暗想，『爲何太太引我入於魔道？』

時女童已擺上果品來，是蒲州朱柿，閩中鮮荔，遼東秋梨，松江銀桃，雖是世上有的，却非同時之果，亦不能聚在一處。又擺列上龍肝鳳髓，象肺熊掌，諸般珍品。鮑母道：『我們吃素，不像你們魔道，嗜嗜葷腥。』曼尼道：『我皈依大士受戒之後，也吃的是素；只因舊日那些魔朋友，常來攪擾，必要用葷，又不能拒絕他，故此備着的。就我甥女剝魔聖主，也常到此，少不得這些東西吃哩。』隨叫：『擺素上來！』是天花菜，松菌，榆耳，甘露子之屬，無甚奇異；獨有落後兩盤，味極清美。賽兒問是何物？鮑母道：『這是道玉蕊芽，那是瓊花蒂。』又送上四碟糕，其味甚醇，其香甚醞；問是何物？鮑母道：『此八仙糕也。其方出自鍾離仙師，秘不可傳。』賽兒用過些須，即覺神清氣爽，無異醍醐。轉眼看庭中日影方斜，因忖道：『我到峭壁時，已是日沒時候，差不多坐有五六個時辰，為何天氣倒早了？』正在躊躇，頭陀邀賽兒到洞後遊玩，真個珍禽異獸，無所不有。又到曼尼房內，設有五色石榻，其細如玉；掛着鮫綃帷，其輕如煙；鋪着止魚鱗簟，其冷如冰。賽兒問：『無衾褥，怎樣睡覺？』鮑母道：『神仙不睡覺

。縱使酣臥片刻，連石榻都溫暖了，所以不設衾褥。」仍到正殿時，已列酒餚矣。曼尼指着殿梁上說：『可將這個取來交付，然後飲酒。』鮑母道：『吾兒聽者！這是天書七卷，寶劍一匣，是南海大士賜與你的，命曼師謹守於此，兒速拜受！』曼尼伸出母陞羅臂，在梁上取下，捧在手中，向南正立。賽兒五體投地，八拜接受，供於上面香案中間，方同坐舉杯。鮑母與賽兒道：『此酒是花房中天然釀出，名曰花露英。』賽兒道：『昔日看南岳嫁女記載，有花房釀，賜飲一禿士的，是否？』鮑母曰：『然也。』賽兒看那果餚，橄欖有鷄子大的，櫻桃金柑都有杯子大的，有一大盤四個鮮桃，自度索山來的；又有一大盤細碎紫色的，叫做瑣瑣蒲萄，自西域來的。各品略嘗了些。

殿上四角有四顆明珠，漸漸放出光來。鮑母道：『天已晚了，作速回去罷。恐他們見神見鬼的胡猜哩。』曼尼道：『還是縮地，還是駕雲？』鮑母道：『我兒尙是塵軀，如何能駕？』曼尼道：『要我等道法何用？』於是教賽兒捧着劍書，兩人各掖一臂，喝聲『起。』一朵彩雲，冉冉升空，向西而行。從來凡夫重於泰山，賽兒幼服仙乳，又加

修煉，肌骨已有仙氣，所以翼之凌空，不費些力。片時，到家中了，恰是點燈時候。衆丫鬢來接着，見又添了個古怪頭陀，大以爲異。柳烟問夫人：『如何一住七日？家中都放心不下。』賽兒道：『原來七日了！我覺只得半日。怪道洞門外是返照，洞中却是停午時候。』曼師道：『可將天書劍匣，供在廳梁上。』賽兒親手安置，頂禮畢，當夜安息，無語。

次日五更，賽兒就到鮑曼二師房裏，拜請教習天書。曼師道：『早哩！教天書的，另有人哩。』鮑師道：『兒還不曾細看天書劍匣：都是一塊整玉，並無可開之處，要請玄女娘娘下降，方纔開得。』二師遂同着賽兒，到大廳上，仰面細看，全無合縫之處，正不知何從放入，方知天下奇書，不是掌教的，就是列位仙真，也不得輕易看見。於是賽兒向上又拜。曼尼道：『我們今日就定個座位：汝乃掌劫娘娘，自應居中，我們各左右坐，不要等他稱孤道寡，然後遜讓，就覺勢利了。』賽兒決意不肯道：『那有弟子坐在師之右，孩兒坐在母親上邊之理？』鮑母道：『我原是奉着西王母玉旨，曼師奉着南海

法旨，來輔翼的，並非爲主之人，汝掌規數，自應南面稱尊，若不該坐，則天書寶劍，也不該授你了。』於是賽兒不得已居中，曼師左，鮑師右，各南向坐定。

只聽得門上報道：『姚相公家妙姑娘到了。』鮑師道：『正好機會哩！』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

太清道祖賜丹藥三丸

原來妙姑自回家之後，父母卽爲擇配，已經說允，妙姑不從，當夜自經。救得醒時，就剪斷雲鬢，毀碎玉容，日夜啼哭。其母勸他說：『賽甥女不嫁，今已有了丈夫。你何苦自悞終身？』妙姑說得好：『他該人的債負，我却欠欠人的。』未幾，林公子死了，妙姑拍手笑道：『如何？完了債就去了。我今好與賽姊姊同心學道。』父母不肯放他時，又要尋死覓活。姚秀才無法可施，只當不會生這女兒，又省好些嫁資，也不管他了。

妙姑徑拜辭過父母，來到賽兒家下，一見便說：『我如今永遠伏侍姐姐了。』倒身

下拜，將前後情由，細訴一番。賽兒大喜，遂引妙姑拜了鮑曼二師；又將梁上的天書寶劍指與他看，一一說了。鮑師道：『目下玄女娘娘駕臨，講授天書，你隨姊姊做個侍從，得聞微妙玄機，却不是好？』妙姑大喜。

賽兒問二師道：『這裏塵市蝸居，豈敢邀玄女娘娘聖駕？』鮑姑道：『我已定有主意：此處離海不遠，那龍王是曼老尼的公公，煩他這個舊媳婦去借座宮殿，移向海邊，隱在沉澀之中，便與塵世隔絕。』曼尼道：『老媒牙又風了！你給龍女做媒，曾送個佳婿與他，若一間屋兒也借不動，虧你還見人哩！』鮑師道：『你省得甚麼！夫妻吃了合卺以後，就看得那媒人冰冷了，所以叫做冰人呢！』賽兒道：『若然，太平廣記艷異編廣輿記上載師太太的事蹟，都是真的麼？』鮑姑道：『那一句兒不真。只是凡人所見者小，如鼠在穴中，蛙居井底，苟未聞見，便爲怪疑。古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以仙家觀之，人生百歲，無異蜉蝣之朝生暮死，所見所聞，能有多少事哉！』曼尼見翠雲等心下猜疑，因指着衆丫環道：『卽現在說的，要向龍王處借宮殿，就在那邊腹誹，焉

得後世之人相信呢？』又指着老梅婢道：『他是信不過的，還要拉着他也同去呢。』老梅大喜，問是怎樣去？曼尼道：『待我先擒他兩條龍來，便可騎下海去。』卽令老梅婢取根竹竿木梢過來，曼尼先將竹竿在手一揉，吹口氣，變作條小青龍；又把木竿一捋，變做白龍。——但見鱗甲燦然，雙睛突兀，五爪攫拿，蜿蜒欲動。衆婢嚇得遠遠躲開。老梅熟視一回，皺着雙眉道：『這樣龍是軒轅黃帝騎的，我只好學他臣子，攀着龍髯號哭罷了，那里有福氣騎他呢？』賽兒妙姑等皆大笑。

於是曼尼自騎青龍，鮑母跨了白龍，天矯騰空，乘着月色，徑入東海，翻波跳浪而行。有巡海夜叉向前問道：『何方神聖？好去報知龍王。』鮑姑道：『一奉南海觀音法旨：一奉瑤池西王法旨，要見龍君，快叫出來迎接。』夜叉飛遞報入龍宮，只見老龍率領龍子龍孫出來，——那二假龍一見真龍，就現了本相。龍君認得二師，因微笑道：『原來是假的！』曼尼發躁道：『難道我們法旨也是假的？你這懶龍，好欺人哩！』龍君見曼尼發話，滿臉堆笑，請到水府正殿，命排香案。曼尼道：『不是上帝勅旨，怎麼有

得詔書？你老龍也忒昏聩了！」龍君遂請二位仙師，口宣法旨。鮑姑道：「你是東海龍王，豈不聞得蒲臺縣有個太陰娘娘降世，是奉上帝勅命，斬除劫數的女主，他也是他管轄下的。目今南海大士，命曼師賜與天書七卷，瑤池西王請九天玄女娘娘下界，親來講授。因城市屋宇不淨，所以特來借座龍宮，暫移到海邊上，不過百日圓滿之後，仍然歸到水府。若要房錢，照例奉送何如？」龍君連聲不敢道：「二仙師枉過，敢不唯命。只今連夜移去便了。」鮑師道：「還要去請玄女娘娘法旨，要定降駕日期，當在三日前來通知於汝。」龍君敬諾了。二師就要起身，龍君再四款留，止飲鬱金釀一盞。龍君隨取出辟暑珠一顆，辟塵犀一枝，煩二仙師轉送太陰娘娘，聊表微敬。又送二仙師通天犀珊瑚樹各一，曼師道：「呸，這樣東西，也虧你送人！」止取了獻與賽兒的犀珠而別。龍君送出水府；曼尼道：「我假龍不見了，快把兩條真的給我們騎去！」龍君道：「假的由得人駕馭，真的一出水府，便有雲雨相從，未免驚天動地，小龍獲罪匪淺。」曼尼道：「難道騎了龍來，步行回去不成？」龍君道：「仍舊變了就是。」曼尼道：「我不值

得假你的醜。』遂將一竹一木，變了兩匹海馬，各跨了出海而去。

賽兒妙姑正在盼望，見東南上一陣神風，有片雲飛到，柳烟等環跪而接。鮑曼二師，按下雲頭，賽兒道：『爲何龍入於海，却變了馬？』曼尼道：『這是他產的龍駒。』老婢認以爲真，看了看說：『好生得異樣！求二菩薩賞給一匹，好騎着學學駕雲。』曼尼道：『這馬正要騰雲，把這匹菊花青的給你罷。』老婢喜極，立刻跨上，曼尼喝聲：『起！』霍爾升上屋簷，那馬腰一聳，頭一掉，幾乎把老婢掀將下來，大叫道：『要跌了！若到半空攢下，這身子就摔做七八段了！活菩薩，教我下來罷，再不敢了。』衆皆笑倒。曼尼喝聲：『下！』那馬卽下於地，仍復本質。老婢啐了一口道：『原來就是這根竹竿，嘔！你好欺負哩！』

二師進房中，將辟暑珠辟塵珠遞與賽兒道：『是龍君餽的土儀。』賽兒道：『豈有借了他的宮殿，反受他的禮物？』鮑姑道：『你不知今日龍君的苦：被這老尼發作，唯有鞠躬聽命。你道忤逆媳婦，做公公的怕不怕？』賽兒道：『真個曼師與老龍有瓜葛麼？』

？』曼尼道：『聽這媒婆的嘴！當時老龍曾央人來，爲伊子孽龍求親。我姐姐說：「這是畜類，怎麼敢來胡講？」要鬧他的龍宮。我殿角明珠，還是他送來陪禮的。他敢不怕麼？』鮑姑笑着，向曼尼道：『你借龍宮，是虧你的大力。目今還要請尊神聖來會會，你可請得動也不？』曼師道：『我知道要請的是利魔聖主，這休看得易了！他部下有八百魔王，八十萬魔兵，行從儀仗，驚天振地。況且沒有宮殿安頓他，珍羞供奉他，那些魔奴魔婢，動不動要嚼人心肝。他真見了他又害怕，他見了仙真又噴厭；除非是鬼母天尊下界之後，有個相得的好去請哩。』賽兒道：『爲何獨與鬼母天尊相好？』鮑姑道：『利魔是他的甥女，鬼母是他的姑娘，做了個擲色的腰裏細。就是曼尼道兒不出色些，連請也不敢去請的。』曼尼笑道：『你與葛洪擲的是腰裏粗的。』衆丫鬢不禁大笑起來，賽兒喝住了，請於二師道：『我卑禮厚幣去請何如？』曼尼道：『他比天還富：龍宮海藏，珍奇寶玩，何物蔑有，賞賜部屬，動以千萬。比不得釋道清虛，儒家酸齋。那送禮的話，再不要提起。』鮑母道：『既如此，我到九天去來。你把那地煞變化，先在這

裏做個開蒙的教師，演習起來，然後好拜從明師。』賽兒大喜，隨令掃除三間密室，煩請曼師教導；并令妙姑柳烟老梅婢三人，各就樞器淺深，學習法術，以便行動跟隨。

不則一日，鮑姑回來說：『九天法旨，在四月初九日降駕。我已到水府令龍王移殿在海西涯上，當在今夜送汝與妙姑前去，志心皈命，候天旨下降。不知妙姑可能駕雲否？』曼師道：『妙姑麼？青龍也騎得，白龍也騎得，海馬也都騎得哩。』鮑姑冷冷的說道：『還是騎個驢兒的穩。』曼師道：『呸！我却不會變。』鮑師拍手笑道：『你又不是板橋三娘子，變起來纔成個驢兒，光頭兒本是禿驢，現現成成的，請他們騎了去，好歹聽得着講天書呢。』曼師一時不能答對，發躁道：『你敢顛倒聽得着天書哩！』賽兒便請問道：『二師的話，是不同去的麼？』鮑姑道：『玉匣天書，是道祖的祕法，非大士不能取，非玄女不能開，非上帝玉旨不能傳授。妙兒尙未能解，倒不妨同去。我與老曼非所與聞，所以說着來耍。』賽兒方知大羅仙也從未聞得此天書的。

于是同妙姑別過曼師，捧了天書寶劍，隨着鮑師引導，徑到海邊宮殿。見四周圍總

是雲霞，原在半空的。其殿正中挂一顆火珠，殿四角懸四色明珠，上設沉香七寶床，伽南五玉案，几案上有三尺珊瑚二株，自焚香寶鼎；一座水精匣，內盛的是鷓斑香，紫瓊盤中插的是螭膏燭，懸一頂鮫魚織成無縫的蟠龍紫綃帳；地下鋪的是菹葉紫簾，方方正正，周匝四隅；又有兩把梨花樹根，天然的交椅。鮑姑道：『老龍着實有竅。』遂辭了賽兒自去。

賽兒與妙姑每到半夜，虔心向北叩首。寅時又拜；日裏供給，悉係龍君餽送。初九日子時，賽兒與妙姑皆端跪向南，伏地叩首，遙見五雲萬道，從海上飛來，隱隱仙樂鏗鏘，鑾儀前導，甚至霓旌翠蓋，絳節朱幡，迴旋星月之間，不知其數。俄而兩行肅然列開，玄女娘娘乘紫鳳皇，衆仙女或乘朱雀，或踏紅鳧，或御黃鶴，或跨素鷄；前兩個一執龍鬚拂，一捧瑤光劍；後兩個各執一柄九采鸞羽扇，冉冉下於空中。賽兒只稱唐姮，歡迎聖駕。玄女娘娘降至殿前，諭令：『月君平身，仙吏等且散。』遂向南正坐，賽兒妙姑朝上九叩首畢，玄女傳旨，賜月君側坐，賽兒奏道：『唐姮理合跪聽。』玄女娘娘

令仙女扶月君坐下，妙姑侍立於側。玄女見天書與劍在几案中間，便將混成玉匣，輕輕一分，取出天書七卷，放於案上，問月君道：『汝亦曾聞天書的本原否？』賽兒跪答道：『臣昔在廣寒，尚不能知，何況又轉凡世？求聖恩賜示。』玄女道：『起來！以後立聽就是了。道家有天書三笈，卽如佛家三乘之義，是道祖靈寶天尊所造，上帝請來，藏之彌羅寶閣。朕數應掌教，所以奉敕賜授。自開闢以來，惟軒轅黃帝傳得下笈，以平蚩尤；姜子牙僅得半傳，遂著陰符；黃石公諸葛青田諸人所得，不過十之二三，皆已足爲帝王之師矣。下笈天書，是六丁六甲，奇門遁術，布陣行軍之祕法；中笈天書，是天罡地煞，騰挪挪化，一百八種奇奧之術。真人得之，可以上天下地，駕霧騰雲，超生脫死，爲入聖之階梯；邪人得之，用以惑世亂國，終于天譴。』卽將上笈天書，逐卷指示道：『第一卷是追日逐月，換斗移星，遣召雷霆神將之法。第二卷是倒海移山，驅林鞭石，役使地祇之法。第三卷蕩魔誅怪，伏虎降龍。第四卷蹈江海，穿金石，赴鼎鑊，迎鋒刃。第五卷縮天地於壺中，收山河於針杪。第六卷掌上山川，空中樓閣。第七卷變化世

聞有情有形之物。——上笈玄妙，可以消滅五行，超脫萬劫；惟斗姥西王有此神通，餘仙真皆未聞未見者。汝掌此殺劫，祇應賜爾下笈天書。因南海大士特啓上帝，所以得賜上笈，不可不覺。」賽兒隨復跪啓道：「唐姮何人，敢承大士垂慈，天尊降諭，惟有曠劫頂禮。」

玄女娘娘道：「有要示，汝可靜聽！大凡劫運，雖係民生應罹刀兵之慘，然視其可矜者刀下留人，亦符天地好生之德。攻城略地，必須兵對兵，將對將，用智用謀則可，不可擅用道術；或彼處有作法之人，方許破之；再或艱難險阻，權宜用之；舍是則不可。若依此天書作用，何難翻轉乾坤？汝宜凜遵受記。」賽兒又叩謝訖。玄女娘娘命至案頭示諭道：「月君！朕與汝天書，大義如一卷內日月如何追逐。蓋日月之行，皆由一炁運動，道家修養真無，與天合德，天之一炁，卽爲我有，便可使日月倒行，星辰易位。魯陽戰酣，揮戈叱日，日返三舍，彼之勇氣且能之，何況上真之炁耶？至遣召神將，中笈內亦有之，都用靈符真言，是奉道祖律令，尙有假借。此則全在運用我神，神光一注

，默呼召號，不論是何神靈，皆隨心而至。二卷內倒山移海用是神通；移山須遣巨靈，倒海須鞭毒龍。三卷內伏虎降龍；龍虎是金木二炁，所以雲從龍，風從虎，只用真一喝，金木全消，便可降伏。至於魔王，非同小可，必量己之道德可壓，神通能勝，變化尤強，而後能制之，否則必爲魔王所敗者；汝之道行，尙未有逮也。四卷乃仙家無上本領，入於江海而不見水，非中笈之稔秘水訣也；穿金石而無所礙，非五行之謂也；赴鼎鑊而如墮空虛，非冷籠護持之術也；迎鋒刃而缺折，非隱形出神以避之也，——尙須曠劫修煉，亦非汝所能也。五卷縮天地於壺中，入壺自有洞天，而非真縮；收山河於針杪，別見山川，而非真收；——此從至微處而顯至大力者。其六卷掌上山川，是真炁所化而成，落在塵埃，便是真山，如來降伏孫悟空五行山是也。第如來慧力所至，無乎不有；道家尙須運炁而得；由此觀之，佛法尙矣。空中樓閣，是以真炁呼吸，雲霞烟霧結撰，惟仙真可居；凡夫重於泰山，不能登也。中笈內亦有空中結撰樓閣之法，是遣神靈運來，從外而求者，此則凡人可居也。至於七卷變化，有情有形之物，是推擴神通之極

處：真虎可使變爲狗，鵠可使變爲鳳，人亦可化爲畜，——其化無窮也。中笈天書之法，但能變化無情之物，如壺公竹杖化龍，果老酒榼化道童之類是也。我已知曼陀尼授汝中笈諸法，今朕又傳示上笈，——道祖精微，盡爲汝得，將來當作掌教主矣。至習鍊祕訣，次第而來。先從遣神召將起手。」賽兒隨後跪聽，講至五更甫畢。玄女娘娘道：「要得九九八十一志心默運，工夫方得完足。朕當九日一至，爲爾逐篇講授。侍女不得在此！」隨有神將從空將妙姑掣回去了。又賜辟穀丹一丸，百日之內，不食烟火，其功尤倍。賽兒將丹吸下，叩問道：「若召神將，如何發落？」玄女娘娘道：「若中笈天書內用符咒遣召者，必須有令；此則運用神召，隨心而至，隨心而退，焉用發落？」俄聞異香氤氳，迎駕仙官已到。玄女娘娘又囑道：「虔心謹持天書！我當差猛將四員，在外巡防，恐有魔怪來攫取，我亦不能預料，要看汝之福分也。」賽兒俯伏叩送；玄女跨鳳臨霞而去。賽兒祇遵誨諭，至誠練習。——真正夙根靈異，無不批窳導竅。九日之後，玄女娘娘駕到，見第一卷天書異義，皆已精熟無餘，聖心甚喜。又將第二卷兵法傳示。

——自後九日一次駕臨，講必竟夜。到九九數足，賽兒稟道：『原來七卷兵書，都是一貫的妙用。』玄女娘娘道：『誠然！爾之神通，已在大羅諸仙之上，但須立功行以待之耳。朕今再授汝以劍術。』遂將寶劍掣在手中道：『此劍飛馳百里，取人首級；劍俠所用，不足爲奇。』就把劍來如屈竹枝一般，嘩嘩剝剝粉碎，若瓜子，都吞在口內，嚥下丹田，瞑目坐有半日。只見玄女娘娘微微張口一呼，一道青氣，約丈有七八尺，盤旋空中，如蚪龍攫擊之狀。飛舞一回，將氣一吸，翕然歸於掌上，是一青色彈子。付與賽兒道：『此劍也。你嘗吞入丹田，煉他九日，就能出入變化。』又傳以煉之之法。隨將玉匣天書帶回，不留世間。

聖駕返後，賽兒將劍兒吞下，按秘傳之訣，以神火鍛鍊五日，覺在腹中盤出旋繞，或伸或縮。也就張口一呼，見青氣飛向空中，長有七丈餘，不覺大駭；遂茫茫吸入，再加鍛鍊，只覺腹內動之有力，不能容受，只得仍然呼出在空中旋舞片刻，再吸入時，越不能容。賽兒知道必有差錯，乃靜候玄女駕臨。至第九日亥時，聖駕甫臨，賽兒跪迎。

見仙女掌中托一瓊玉璽，色如紫霞，光彩絢目。玄女天尊降諭道：『朕見汝靈根不昧，道念堅切，天書習學已成，特奏上帝，賜汝玉璽一顆，掌此劫數。汝其謝恩！』賽兒喜出意外，卽五體投地，遙向天闕九叩畢，又拜謝了玄女天尊。仙女隨將玉璽交與賽兒，上係麟鈕，下是鳳篆之文，方徑各二寸許。天尊指示道：『是「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霧法主太陰元君」十六字。』賽兒又復叩謝。然後將吐出劍丸，不能再煉緣由，啓奏一遍。玄女娘娘道：『可幸可幸！必要九日火候已足，方可令出；今止五日，僅得火候之半，豈可遽吐？離却神火，便有剛強之氣，虧得此處無風，若一遇風，就嚇不得了。』玄女接來，向空一拋，伸引青氣，不過七八丈許。賽兒道：『如今吐出，就是這樣，爲何後兩日不能再長？』玄女道：『如九日後吐，方可再煉。今已洩炁，如何能長？——萬物皆然也。』因將自己青白二丸，擲於空中，光芒閃爍，約有百丈；就如一條青龍，一條白龍，鬥於雲中，戛擊之時，錚錚有響。霎時飛下，仍然二丸也。賽兒見了如此神通，追悔自己發露太早，懊悔不已。玄女娘娘道：『汝之劍，也可用了。青炁所過，可斬

百人，已是古來稀有。若到成道之後，尚可再煉。」卽令嚙於口內。賽兒又跪奏：「姮淪謫塵寰，身受聖母如此隆恩，未知何日再得瞻謁金容？」歔歔欲泣。天尊愍諭道：「爾須上順帝心，下給民望，完此劫數，早赴天庭，再得相會也。」遂歛然凌空。忽東北上起一道青霞，光華特異，却是青牛老祖駕至。玄女稽首而迎，賽兒俯伏雲端。老子道：「我想姮姮枉自演習天書，內有多少不能行的，我特前來賜他丹藥三丸，助他一助。」玄女道：「此乃月君之大幸也。不得奉陪道祖，將如之何？」老君道：「玄女職掌樞密，比不得貧道閒暇，可以任意逍遙，請儀從速回。」於是仙官導道自返天闕。

老子降於殿中正坐，賽兒九叩已畢，老子道：「你就像個方今名士，老師拜得太多了；大士提拔，玄女教誨，西王保護，織女囑托，鮑姑鞠育，曼尼傳遞，今老道又來賜汝靈丹，不知那個老師之功勞大哩？」賽兒道：「唐姮何修，而乃仰承上真垂注！捫心媿感，萬劫難酬聖德。」老君道：「坐着好講。」賽兒不敢，起侍於側。老君道：「我第一九丹，名曰煉骨，服之三日，遍身骨節能堅能軟，能屈能伸。第二九名曰煉肌，服

之三日，肌膚堅於金石，可蹈鼎鑊，可屈鋒刃，雖火炮石礮，亦不能傷害。第三丸名曰煉神，服之九日，便能百千變化；大而現萬丈法身，天地莫能容；小則斂入於芥子，而莫能睹。——盡此三丸，凡天書內所不能者，皆能行矣。」命道童將丹盒遞與賽兒，就令先服一丸。纔下腹中，覺骨節皆運動起來，隨即叩謝。

那道童見殿東角懸着赤珠一顆，去摘來玩弄。老君道：「小家子！能值幾文，這樣玩看呢？」童子遽投於地道：「煉丹時我不知受了幾千百年的辛苦，偏偏送與女人，看他酸吝異常，也不思謝我一謝。」賽兒急得沒法，便向道童稽首。童子道：「不識羞！這也算個禮麼？」老君笑道：「這個頑童！我的靈丹，雖盡乾坤之珍寶，也換不來；你如今勒索嫦娥，倒不見情了。」賽兒道：「這是童子的天真；他看守丹爐，好不辛苦，實不曾帶有頑的東西來，就是一粒辟暑珠，一枚辟塵犀，送給道童罷。」隨解下遞與童子，方笑嘻嘻道：「我日夕守爐，怕的是熱；又煽起火來，厭的是灰塵；這二物恰好。」就接來藏了。老君又囑嫦娥服丹，須在此間，運行真炁。過半月後回去，隨倒跨着青牛

，一片紫雲，忽生四足，道童在前引導。賽兒跪着頂禮，直待雲沒了影，然後起來，如前端坐，冥心鍊神。

足勾半月，自想已是可歸時候，便飛身於空中，早見四員神將，都來鞠躬聲諾道：『小神等奉玄女娘娘法旨，在此保護天書。今太陰娘娘功行完足，合當告退。』賽兒發放畢，鮑姑曼尼都到了，問：『應何遲了半月？』賽兒謝過二師，說是青牛道祖賜丹藥之故。又將玄女天尊啓奏上帝，勅賜玉璽一顆，并稱呼爲月君，聖恩甚是優渥，一一告訴。曼尼笑道：『稱呼得雅。我與老鮑就學着他罷。』隨召龍君交還了殿宇，與二師御香風飄然回到家下。

第九回

賑饑荒廉官請獎

謀仇儷貪守遭闖

妙姑被神將送回家內，每日習的曼師道術；柳兒亦學了好些。當下接見月君，喜溢

眉梢。妙姑叩問天書長短，月君略說了數語。曼師道：『如今燕王正在北方起兵，快快的招軍買馬，殺他娘去。』鮑師道：『依着你說，不過爲做草寇，還須待時而動，豈可造次。』曼尼笑道：『皇帝也有草寇做起的。』月君道：『二師之言都是。總要處地以待時，這個彈丸城內，是行不得的。現今這些家產財物，僕從侍女，總爲此身之累，先要擺脫的。擺脫了，安頓的安頓了，然後可以圖事。』鮑姑道：『這話是。』因購買了一所半村半郭的屋宇，改造起玄女道院來。

正在興工，却有公差持縣主名帖到門，老僕即便傳稟。月君端坐廳中，喚進面訊。公差見月君貌如仙子，威若天神，只得打個半跪，稟道：『縣主因今秋莊稼先遭亢旱，又遭冰雹，窮民乏食，先自捐俸，再勸紳衿協助救濟災荒。素聞夫人好善，特命下役持柬叩稟。』月君道：『合縣紳士，共助有若干了？』公差道：『只自謙着登記於冊，總算百金，也濟不得事，又無別項錢糧可動，縣主甚是焦心。』月君道：『覆上縣公，不必去勸紳衿。總是合縣災民，我當一人賑濟。每戶應發銀若干，給放鈐印官票，填註銀

數，令飢民竟到我宅上照票領銀；但要論其人口之多寡，加減合宜，寧可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在何日賑起，可預先通知。」公差大駭，說：「這是百姓有幸了。」月君見其衣衫襤褸，賞銀五兩，叩謝而去。回見縣主，備述一遍，周尹大喜。——他初意不過想他多開手些，誰知道竟做周有大賚起來。於是止帶一皂書，一門役，親查城內外關廂，并四鄉村落災黎戶口，登記印冊，隨發式刊一照票，票內年月日上用正印一顆，號數上與冊底，合用鈐印。又發告示，各處張貼。

周尹布置已畢，打轎自赴唐宅，令人傳稟，並送票式看閱。月君見票尾上有「領銀之後，赴縣對稟銷號」數字，隨命柳烟傳說道：「夫人說對稟銷號，貧民所難。令其納稟領銀，俟賑完之日，夫人差人彙繳。」周尹一驚道：「我所不及也！敢不敬遵。」遂起身回縣。

月君令在大門對面空地上搭一座月台，上用青布，做個平頂，四圍尺許遮簷，下皆用青布紮成闌干。十一日清晨，月君登台正座，翠雲等四婢侍立。銀兩櫃：一櫃是每兩

一封，一櫃是五錢一封；各三千封，擡放大門內；妙姑老梅婢，各掌一櫃。門首設了木柵欄，止用家人二名，在柵外逐戶接票；小三兒小巧兒在柵內主傳票遞銀，柳烟兒主收票登簿。分撥甫畢，早見災民扶老挈幼，捱肩擦背而來，——真個鵠面鵠衣，將爲餓殍之輩，——望着臺上林夫人，都合掌念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周尹又恐災民喧擾，自到唐宅相迎，地方差役，四下巡飭。無奈要看台中人的，比災民更多，用力排擠上來，把持票領銀的災民，擁塞住了，可憐老叟婦女，跌倒在地，被踹叫號的不計其數。縣尹着人吆喝，總不瞅睬。月君見這個情景，卽勅神將令縣城隍撥鬼卒三千，將看的人左脚倒拖回去。霎時間人叢中紛紛滾滾，勢如山倒，有仰面跌翻的，有刺斜擗去的，也有橫撲着的，也有磕向前的，又有推着人家門戶掙挫的；飢民始得前進，一個個納上票來。家人朗傳道：『娘娘分付，飢民知悉：銀子務是加一稱重在內，凡小口加三錢的，都是五錢。』飢民歡聲雷動，竟如嵩呼一般。直到將夕，方得發完。

周尹還在一廟前住着，只見幾個衙役，都說奇事奇事。周尹喚問時，稟道：『那些

看賑的人，差不多有二三千人，橫七豎八的，都閃跌在地，再也扒不起，只在那裏掙命。飢民來來去去，又沒有一個跌的。」周尹遂步行一看，見都是遊花子弟，心中早已明白，因大聲喝道：『賑濟是大陰德事，你們這般惡少奴才，要窺探人家宅眷，自然鬼神不容，所以冥冥中誅罰。快些向臺上叩頭悔過，庶可行動。』這周尹是恐這些人將來傳說妖言，所以借神道設教。衆人見縣主分付，隨有一大半都向臺磕頭了。但跪的總得起來了，還將腳腿麻木，尙呆呆的走不得。周尹又喝那不肯叩頭的道：『你們這班狗才，想是要死，還不求叩麼？』方一齊磕下頭去，立得起來。有幾人在喉間吐罵，忽大聲苦叫道：『不敢了，饒我性命罷！』周尹暗暗稱奇。——從此沒一人敢來再看，連正經的走路，都避道遠出了。

旬日之間，賑放已畢，——計發銀五萬九千有奇，——遂把領銀票子繳還縣裏。周尹連賑冊具詳各上司，請加題獎，以勵好善。布政司批府給匾，府又批縣令製匾登銜懸旌。周尹拍案大詫道：『就是朝廷賑濟，也不過動的平常倉穀，原是以民所積的，賑之

於民，比不得上古發國家倉庫救災的。唐家也不是大財主，又是個孤孀。如此憫念羣黎，直是聖賢心腸，不值得旌獎一語，轉輒批下。叫我給匾！這位夫人，是要我給匾，舍此數萬金賑濟麼？咳！我曉得，前此三歲報災，都駁了回來，今若具稟請獎，朝廷必說地方諱災不報，又不捐俸賑給，這個罪有些當不起了。咳！虧你們做官的良心上過得去！賺盡了百姓的錢，刮盡了地土的皮；而今百姓飢荒，坐看餓死而不救。不意與王之世，尙有此等貪賊官吏，真可痛心髮指！』默坐半晌，又道：『既批下來，若不送匾，上司必以我爲侮慢，百姓亦以我爲忽略；若冒昧送去，則林夫人必以貪官給匾爲辱。』遂發名柬，稟請林夫人示教。月君喚來役問明緣由，說：『賑荒銀兩，原是先相公遺下的。本宅現在修建玄女道院，卽日落成，內供先相公神主，既有匾額，不妨懸掛於神主之前。』

差役回覆周尹甫畢，忽本府公差傳鼓請見，道有公事。周尹喚入後堂，府差袖中取出本府名帖，稟道：『請太爺卽刻赴省。』訊問來差，又說不知何事，只得星夜赴府。

到之日，時已黃昏，太守立刻請入後堂小酌，閒叙片時，滿臉堆笑，向周尹道：『本府今將告個終養。有件小事，借重鼎言，是無傷大體的。』周尹打一恭道：『屬吏敢不惟命。』太守道：『家慈瞬將八旬：本府既鮮兄弟，又乏伉儷，奉此慈幃，殊覺孤另。聞得貴屬林孀婦頗稱賢淑，本府意在予告之後，聘爲繼室，這就算不得娶部民爲妻妾了。煩貴縣親執斧柯，以生光輝。』周尹是口訥的，又惹了惱，急得說不出話來，半晌答道：『老大人不算娶部民爲妻妾，知縣却是爲部民做媒妁了，恐於官常有玷，難以遵行。』太守見他答話甚遲，已是不悅，又講甚麼官常有礙，明是諷他，遂欲發作一番，恐除了周尹，無人可以做得，只得含忍着說：『貴縣看得事太難了。彼之前夫，不過虛花公子，今本府現在衣紫腰金，就是爲妾，亦是樂從，何況是正？貴縣把官常兩字來推辭，難道本府就不知道官常？執經而論，朝庭也不該娶臣民之女爲后妃，并選秀女入宮了。古語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事可從權，聖人不廢。貴縣三思之。不是本府央及過賊，以致污累於你。』周尹滿胸懷忿，正色答道：『以卑縣看來，此婦素秉貞烈，即使蘇張說

之，未必再醮。事不能成，恐致播揚開去，反多不美。」太守知其決不肯說，乃作色厲聲道：「只此便見爾之峻拒。自古至今，豈有守節婺婦，坐在露台，任人看玩談笑之理？三十六州縣，生殺予奪，由得本府；看我娶得娶不得，看他能強不能強？此事爲貴縣所激，我這個羅喉星，倒要用做起來了。」周尹一想：他的意思，裏着人搶劫了，料林夫人定有主裁，我且權應承他；打一恭道：「不是卑縣敢於作難，恐効力不周，有辱憲委。」太守道：「允不允在他，說不說在你。姑俟回音，我自有處置。」周尹唯唯而退。回到蒲台署中，氣狠狠的說：「這樣貪淫郡守，上天何不殛之，留他荼毒生民？」連晚膳也不吃，竟自睡了。

夫人包氏，是個女中有智慧的，便問：「相公因何着惱？我們清廉知縣，那怕他貪污知府。」周尹道：「誰怕他？只是有件極可笑的事，不由人不惱。」就把要娶林夫人的話，備說一遍。包夫人道：「這個不難：妾身自有妙用，管令兩家俱不生氣，相公更不必介懷。」周尹道：「夫人裁度，向來勝似下官，試請言之。」夫人道：「賑濟大事

，相公若用東名往謝，似乎虛套，待妾身親往，以見敬他的意。那時相機而言，若是允的，由知府另尋執柯，相公不居其德；若不允，索他一首守志的詩爲証，相公亦不任咎。妾頗有眼力，一見便知分曉。相公以爲何如？」周尹道：「甚妙！」

夫人次早梳妝已畢，帶兩個小丫鬟，着一個快役前導，逕至唐宅，門首傳進，月君迎出，包夫人已步行至中門。月君迎至中堂，鋪下素毡，交拜已畢。包夫人道：「妾身久仰大家，當在弟子之列，今以家相公委妾面謝，得遂素懷。伏乞示我周行，服之無斃。」月君答道：「妾不以女身自居，每脫範圍，自慮爲道學所擯。夫人何辱譽至此？」包夫人道：「妾正以夫人超越尋常，故爾心折。若內則闢儀，乃以拘束中下人材，豈爲我輩而設？古所稱娘子軍，夫人陣，名標青簡，又焉得以婦女視之？」月君道：「古來聖賢垂訓，以女子不出閨門爲婦德者，爲其見不及男子故也。若木蘭女從征十二年，歸家之日，仍然處子，則是女德之貞淫，乘乎天性，有非外境所能搖奪。從來淫亂之女，何會不由中葶耶？宮禁嚴密，傅姆保護，尙且不能被制，而况卑垣淺牖，欲以禁錮其淫

心，不亦疎乎？」包夫人道：「以妾觀之，夫人行誼，是女子中聖賢，作略是男子中豪傑。乃有一種鼠子，尙盟覬覦之心，良可笑也！」月君知說話有因。卽命擺上酒來，請出鮑曼二師。包夫人一見，知是異人，必欲尊以師禮。月君道：「賓主之分，古今之通義，何況貴客耶？」包夫人再三謙讓，只得僭了。又請妙姑出來，相見畢。包夫人不是得已，居於首座。諸婢執壺斟酒；所設果肴，皆非蒲台所有之物，甚覺可口。包夫人又美量，說得投機，開懷暢叙。月君令柳烟相陪夫人侍婢，到廂房飲酒。包夫人抬頭吩咐婢子少飲，見一粗黑婢，昂然立於面前，包夫人笑說道：「此位當是孟光。」老婢道：「孟光孟光，不嫁梁伯鸞。」包夫人吃一驚道：「強將手下無弱兵，夫人是女鄭玄了。」又向老婢說：「我說你德是孟光，不是說醜似孟光，幸勿介意。」老婢又道：「醜便醜，也做得了仙家狗。」月君大笑，向包夫人道：「這老婢立志不嫁，今已三十歲。往日先母曾教他識字，到妾讀書時，他又在旁傾聽，古今典故，略知道些，今日務要在夫人前出個醜。」老婢又道：「不出醜如何勸得夫人酒？」包夫人斟一盃，親自遞與老婢

道：『我倒要敬你一杯。』老婢接來，一飲而盡，將兩大杯送在夫人面前，跪着道：『夫人宜飲雙杯。』包夫人知道他不能嫁人的，故以雙杯相戲，也飲乾了，說：『我成全你的高志，不敬第二杯了。』月君乃起身親斟玉罈，送與夫人道：『適纔鼠子一語，願夫人見示。』包夫人飲畢說道：『本府太守，井底蛙耳，何足爲道！前日請我相公到府，設出多少癩蝦蟆的話，妾夫就當面挺撞了幾句，忿忿而回。他竟想用威勢強劫，妾夫因此要拚着個知縣，與他對壘。竊恐解組在即，所以令妾謁見夫人，一者謝賑濟，二者通個信，好預爲防備。妾夫素性剛直，不要說夫人是個聖女，就是爲着匹婦，也肯丟了這官，完人名節的。』月君微笑道：『不須縣父台着惱，只三日內自有回覆本府的道理。倘或差池，總是妾身承當，斷不至於累及。』包夫人道：『這倒不是妾夫的意思。正爲他怕惡害民，要借此事與他弄個大家做不成官，以救三十六州縣哩。』月君道：『不值得，且靜聽靜聽。』包夫人大喜。——天已晚了，謝過月君及二師，自回縣署。

且說濟南州知府姓羅名景，因他貪婪酷暴，起個美名，叫做羅喉星。做了八年太守

，詐了三十六州縣百姓三十多萬金銀，已經運回大半。伊父尚在，其母先喪，其妻亦已亡，故娶個繼室，——淫妬兇悍，與二妾爭風。數月前與羅景大鬧一場，竟領了二妾回家去了，教他消受繆夫滋味。因此上想要娶的唐月君：一者慕色，二者貪財，卽以萬金爲聘，少不得仍歸於己。又煩惱父母官作伐，不怕子民不依允的。所以在周尹面前，造這一片可欺君子的話來哄他。若執拗不肯，羅景有個毒計，就要打發幾個有本事的家丁，裝做強盜，連人帶財，劫入署內。只待周尹回復後，就要舉動。正值建文二年九月十五日，羅太守公衙排座，堂上堂下，兩行肅清。：：羅景發放公事已畢，正欲退堂，頓有一陣香風，吹入暖閣。半空中大喝：『羅景快接太陰君聖后御駕。』羅景抬頭一看，戒石碑亭上駐着三朵彩雲，彩雲內簇著三座蓮台，居中坐着賽似觀音，東首一尼僧，西首一道姑，四員金甲神將，列在兩邊。衆衙役早都跪下。羅景嚇得心頭突突的跳，只得俯伏道：『不知仙駕降臨，有何開諭下官？』神人喝道：『聖后娘娘，就是蒲台縣唐，你這個貪污知府，敢萌歹心，罪該萬死。』羅景着急，要躲時，兩個膝跪了，似連根的

，跪在地下，莫想動得分毫，（衙役都呆了。）只是叩頭。曼尼道：『快闔了這廝！……』羅景忽地自己剝去衣服，鮮血從褲內浸漬出來，倒在堂簷下了。時衙內都已知道，三四十家丁，各持刀鎗弓箭，殺將出來。忽然有一道青氣，飛向公堂，約長數丈，盤旋亂舞，繞鎗鎗絕，繞刀刀折，角弓箭箭，一齊粉碎。衆人都像釘住脚的，半步又走不得。又聞大聲叫：『衆衙役，爾等聽着！羅景刻剝萬民，罪惡甚大，本應碎屍萬段，因聖后不開殺戒，姑留一命。』月君諭道：『羅景所蓄金銀四箱，悉係濟南百姓膏血。神將等！可速運至上清觀，散給貧黎。』早見蓮台三座，冉冉飛上，至玉皇殿簷前空中，參禮畢，皆西向而坐。那些百姓，初時已填塞府前，就是不給金銀，個個要看看活菩薩，如今見府署內四個箱子，從空搬去，說要借給百姓的，越來得多了。人人都要向前，也有掉了帽的，也有脫了鞋的，碰頭磕腦，連命也不顧，只覺得地方窄狹，無處可容。曼尼見人衆已集，在袖中抓出把米，望空一撒，都變做神兵，打開一箱，皆是小銀鏤兒，神兵各抓一只，揀窮百姓給他。凡得銀者，即令退後，讓未得者向前。正在喧鬧，合鄰

的文武官員，雖然心中畏懼，不得不向上清觀來，但見沿途百姓，歡呼稱頌，說是上天降的佛母，爲我百姓，除了個強盜。拜的跪的，不計其數。恐怕激變，也不敢盡飭。

有一千總稟都司道：『適纔府裏家丁，用鎗鎗折，用刀刀裂，不知是何法術。莫若速到城樓，裝下紅衣火砲，并令數百烏鎗手，截其歸路；近城則放鎗，如或逃去則放砲。』都司道：『甚妙！』遂通知與蒲臬二司，都去安排等候。又殺取豬羊犬血，并尿糞穢物待用。時月君發完一箱銀兩，窮民皆散，已遣神將將三箱運向蒲臺，遂與二師向金殿稽首，仍駕彩雲而回。見城上排列烏鎗炮位，曼師弄陣旋風，刮喇喇倒屋拔樹，瓦舞沙飛，如猛雨般打去，衆軍士莫不頭傷臉破，眼淚并流；手中烏鎗，從空掣去，不遺一桿；十座大砲，盡拋向城外。衆文武官員，在敵樓藏着，見了這樣神通，都面面廝覷，則聲不得。

忽軍廳到來，是奉差到府內追繳印信的，報說：『知府未死，止割去陽物，鬚眉脫落，明日就出告病文書了。但不知是何神怪，有此異術。府裏家丁人等，直到如今，方

能移步，都說爾足竟似生牢在地上的。羅知府亦是方纔抬起來，所以卑廳來遲。」藩司以事出大變，與各官商酌上聞。臬司道：「此事是知府自取。目今失的是他的私財，不是公帑，一經上聞，則是不察貪官，不拏妖賊，文武均有處分。莫若通禁邪教，飭查地方妖賊，并取各州縣印給存案，則責在於彼矣。」各官齊聲稱善，隨令軍廳往攝府印。那羅景出了病文，羞見同僚，黑夜起程自去。

濟南府這番奇事，就有小報打到各州縣。周尹見了大驚，又復大喜，急入署內，說與夫人。夫人大笑道：「這個處法甚幻。前月我親與三位活神仙飲酒，也是難得的。看來他們敬重的爲相公居官的正哩。」周尹就傳工房，匾上止用本縣名銜，卽刻送去。時月君正在道院安設玄女娘娘聖位，已命春蕊紅香翠雲秋濤，皆做了女道士，各給銀三百兩，奉侍香火。忽報周尹自來掛匾，月君堅辭，到門而返。卽令懸在林公子神位之前：是「仁民遺愛」四字。當夜月君就打坐在玄女位下，神遊青齊各處，要尋個創業興基的所在。

第十回

董家莊真素娥認妹

寶善門假端女降妖

月君神遊到青州東郊，遙聞有稱呼素娥娘娘，其聲悽惋清越。尋聲去時，是個妙年女子，向月跪拜，每拜必呼三聲，若思慕之至者。月君大爲詫異，一想：『此女必是素娥轉世。』就欲下去安慰他，恐凡眼不能見，也卽斂神而返。說與鮑豎二師，都道是寒簧無疑。月君道：『他拜時想在望前後，且到來月去罷。』

這是誰氏之女？乃山東河北第一名盜俠，姓董名彥杲之所生也，彥杲力敵萬人，使一枝丈八蛇矛；次弟彥嵩，季弟彥泉，皆精武藝，——人稱三傑。杲之子名翥，嵩之子名騫，各使方天畫戟，端的少年英勇；——因此上人又稱董家五虎。所居地方，卽名董家莊。其部下嚮馬了得的八百餘人，布散在外，誠約甚嚴，從不損害往來的客商；所打劫的都是貪官污吏之贓私，或餽送朝貴之金珠。文武官員，明知而不敢禁緝，這是爲何

緣故？只因他蓄有刺客，輕則使人劫庫，重則連首級取去。地方大小官員，返有暗暗與之往來，希冀他宥而不問，可以保全宦橐；然必竟分半與之，方得平安離任。弟兄三人，所得此種不義之財，一味濟困扶危，賑孤恤寡，江湖上竟有比爲宋公明的。彥杲之女，生於七夕，乳名巧姑。百日以內，只是啼哭；至三四歲，總不能言，動不動哭個不休，——且是生得眉清目秀，極好的相貌。——父母恐他是啞疤。到七歲上，口內說出「素娥」二字，餘外雖爹媽亦不會叫，百般教導，總似不理。九歲上忽又添出兩字，每每說句「素娥娘娘」，舉家不曉其故。十三歲上，見月滿就拜，口口稱呼「素娥娘娘」，因此家中改稱爲駭姑。

正當三月十五，又在庭中哀呼禮拜，傍有一老嫗勸道：『癡孩子！你枉自拜有三年，那月裏素娥，誰來睬你？』又一婦人道：『那月裏空空的，安得有甚麼素娥娘娘？只好拜殺罷了。』只見半空中現身道：『素娥娘娘在此。憐你誠心，特來度你。』那二嫗抬頭一看，見中間素娥，跨着彩鸞，左手一半老道姑，——是鮑姑——右手一年小的，！

「卽妙姑也」都是五色雲華護着。老嫗遂跪下磕頭，口稱：「求素娥娘娘大發慈悲，救我女兒則個。」巧姑反立着呆呆的看。月君遂按下雲頭，董家男男女女，都如飛走來，一齊跪拜。彥杲呼巧兒道：「我兒日夜拜的素娥娘娘，今日感格，仙駕來臨，因何倒不拜呢？」巧姑只不則聲。彥杲又叩首道：「下界凡夫，懇請仙駕到草堂開示兒女，也不枉他少時稱呼聖號，直到如今哩。」月君乃下彩鸞，步入中堂，與鮑師南向，妙姑帶斜坐着。彥杲夫妻，率領巧姑跪下，月君道：「你既慕真誠，爲何見了我，反無一語？」巧姑雙眼注視，總不回答。彥杲道：「怕是想瘋了！求素娥娘娘救他。」月君向鮑母道：「此兒已昧本來，性根中惟有「素娥」二字，必須得雲英仙子的玄霜，方可開豁智慧，煩師太太走一遭。」鮑母說向衆人道：「太陰娘娘要救你女兒，我到瑤池取靈丹去來。」衆皆叩首，遂乘雲而逝。彥杲道：「太陰娘娘乃天上金仙，自不服凡間烟火。」令擺上菓品來，乾的鮮的，約計有十餘盤。董家妯娌三人，各捧一杯茶，齊齊來跪送上，妙姑接了，月君呷一口道：「此武彞佳品。待我取個閩中鮮荔枝，賜給汝等。」董

便道：『閩中離此數千里，况且這時候尙未結，大仙要我們凡夫哩。』彥杲道：『毋待胡言！速來跪着。』董騫道：『給一枚膏膏，我便跪一年。』月君道：『且不要跪，教他小兄弟兩人去栽個子罷。』就把盤內乾荔枝取出核仁來，吹口氣，又將盃武彙茶，用指來虛畫個靈符，教他弟兄左手來接去，庭內栽下核仁，將茶作次澆灌，口內默念太陰娘娘有旨，火速生芽者。兩弟兄欣然依法而行，澆茶方盡，土上已長出芽來。董騫道：『奇倒奇，獨是幾時纔長得大？』說未畢，忽長一尺有餘，衆皆大驚。霎時間枝葉布滿庭除，竟是一株大樹，華葩纔發，子實早結。看枝上時，垂着鮮荔枝，纍纍無數。那小弟兄急了，先去跪着叩頭。月君吩咐盡數摘下。彥杲等各人動手，摘有三大盤，列在几上。月君與妙姑十來枚，董家眷屬，各與三四枚。分散之後，祇剩十一個，月君取一個向空一擲，喝聲『去！』庭中荔枝樹，早已沒了。鮑姑忽然飛到，月君起迎，手捧荔枝。鮑姑將玄霜二粒，遞與月君道：『雲英姊妹致候，但服玄霜，須得上池水，次則武彙茶。』月君道：『現有武彙茶。』就把玄霜一粒調和，呼巧姑令向東方八拜，作三口

咽下，且閉目靜坐一會。鮑姑問荔枝所從來，月君說了緣故。鮑姑曰：『既如此，我也取個鮮龍眼來，以酬主家。』衆人俱各下拜。鮑姑書符五道，步下中庭，命取一大缸水來，先焚一道，投入水內；又燒兩道，拋向空中。只聽得呼呼聲響，從空飛龍眼樹一本，端端正正，插在水缸之內。隨又焚起靈符二道，一邊開花，一邊結子，早已成熟。卽令摘下兩盤，如前分散。看那樹時，漸漸縮小而沒。董家大小，個個稱呼活佛。妙姑一想：『豈可我獨無法？』乃抓一把瓜子在左手，向衆人道：『我也尋個闔中的鮮果來嘗嘗何如？』彥呆弟兄，又皆下拜。妙姑在袖中取出好些橄欖，每人各與一枚，合家都已遍了。噙在口內，覺得逼小而硬，吐出看時，却是一粒瓜子，其在手的，原是橄欖。董篤道：『這位仙姑要我哩。』彥呆跪問月君，爲何變法各異？鮑姑道：『我二人所用的，是神通；他用的是法術，就將指石成金，少不得要現本質。』

只見巧姑趨至月君座下跪着道：『素娥娘娘！我如今纔得見你。』淚隨言下，放聲大哭；月君妙姑，皆爲墮淚。鮑姑道：『你今已尋着舊主，是大喜事，權不須哭了。』

衆人都勸，方纔得住。妙姑遂攙起巧姑，坐於肩下。彥杲等拜問緣由，月君隨口念道：

『我本廣寒月殿主，曾赴蟠桃會上來；

南海大士同講席，西池王母共傳杯。

只爲金塔參惡宿，遂辭玉殿轉凡胎。

而今玄女親傳道，掌握乾坤兵劫災。』

鮑姑宣諭衆人道：『妙姑是素英仙子，巧姑是寒簧仙子，皆是月宮侍女。太陰娘娘下界時，你二人都要相隨，未奉上帝勅旨，是以不能同行。素娥娘娘令你二人去轉求天孫織女，止許素英轉生。寒簧戀主情深，日夕悲哀思慕，把五性全消了，署月殿事飛瓊仙子，憐你真誠，因此一念，託生相近地方，有緣之家。所以特來度汝，幸夙根尚在，還記得素娥娘娘四字。若是凡人再轉，就成個想呆的騃子了。』巧姑心下了了，遂向月君鮑姑妙姑再拜，願爲侍婢。月君道：『爾心如此真切，豈肯當作侍婢？我也認你爲妹，你認妙姑爲姊，——自後仍復名爲素英寒簧罷。』彥杲等跪問道：『敢問太陰娘娘現今仙

府何處？」鮑姑道：「在滄臺縣，上界本姓唐，所以降臨，亦在唐家。」衆人齊聲道：「就是處置濟南府守的活菩薩了！那一處不稱頌聖號？寒門何幸，得瞻菩薩金容！」鮑姑道：「太陰娘娘當爲中原女主。寒竇生在汝家，是有緣法，爾等皆在輔佐之數。」彥杲大喜。又稟請道：「我還有個朋友，也是個大俠，膂力超羣，能使六十斤大刀，叫做賓鴻；他的哥子賓雁，廣好齋僧，人稱爲賓善門，有個女兒，乳名瑞姑，爲妖怪所迷，白日昏沉，到夜甦醒，與妖怪喜喜懽懽，同衾共枕。如今黃瘦不堪了。請過多少僧道，不能驅除。求太陰娘娘大發慈悲，救他一命。就收了賓鴻爲部下，也是個赴湯蹈火的。」月君道：「你去教他弟兄到這邊來，方見誠心。」彥杲即令三弟彥泉飛馳而去。月君隨問彥杲：「爾部下有多少人？」答應道：「了得的有百來的，差不多的也有千餘，賓鴻部下又有四五百。」月君道：「你可分別頭目，登記姓名於冊籍，候臨朝點用。」早見賓鴻賓雁已到，跪在月君面前，口稱大慈大悲太陰娘娘，叩頭不已。月君問了妖怪始末情由，道：「今晚就可除他。」即令賓鴻等飛馬前導，月君乘鸞從空中冉冉而行。

到了賓鴻家裏，看他女兒昏昏的似癩非癩，似醉非醉，合家都來跪拜求救。月君宣諭道：『爾女骨髓已枯，我有玄霜仙丹一粒付汝，可活女兒之命。今且藏匿別處，待我降妖。』月君乃變作瑞姑形相，坐在臥房。纔到黃昏，霎時一陣冷風，從窗外透入一個白面書生，端端正正，站在前面，叫聲：『心肝妹子！爲何今夜不在牀上安臥？』就俯身來摟抱。月君乘勢一把揪住耳朵，按在地下，左腳踏住脖子，口內吐出青丸，盤旋欲下。那妖却也通靈，知是神劍，大聲哀叫道：『我已修鍊八百餘年，求饒我一命，自有報效之處。』現出原形，却是一個馬猴。月君不怕他逃走，就放了他，叫跟入中堂，劍亦飛舞而出，賓鴻等莫不大駭。月君喝問：『馬猴，你這孽畜！淫污閨女，合當斬首。』猴精戰兢兢道：『願伸片言而死：小畜雄雌兩個，在峨嵋山修道，母猴出林遊戲，爲唐朝天使高力士所獲，獻於明皇，貴妃娘娘甚加憐愛，以碧玉環繫其項下。後安祿山反亂，母猴逃匿慈恩，典飯依老僧數年，忽然去了。至代宗時，有個官員孫怡，赴任嶺南，同夫人過峽山寺，適見老僧亦在寺中，遂將手指上玉環一枚奉獻，稽首云：「或思故儒，

今當永逝。一長嘯一聲，騰身林杪，倏爾不見。那猴各處雲游，來尋小畜，竟不能遇，至光未悒鬱而死。今瑞姑乃我猴妻轉世，夙有姻緣，是以來做夫婦，——不然，鬼神亦不容也。』月君見所供的話，史傳及志，都有其事，或是前因，亦未可定。又詰問道：『夫婦當加恩愛，何故迷他至死？』猴精道：『小畜原欲攝其魂魄歸山，永作伴侶；今遇金仙，想已數盡於此。』月君又喝問：『孽畜，爾窟穴在何處？』猴精答道：『在太白山盤槐洞。』月君向要尋個洞府，遂喝道：『爾必有羽黨，姑饒爾命，速爲前導，我要到這洞中去。』那猴精一個筋斗，跳上半空。月君分付賓家，可將來升許，喂我鸞鳥。

——然後駕雲，見猴兒去得遠了，輕輕一縱，趕上猴精，已到洞前。道是走脫了，抬頭看時，月君却在他頂上。猴精便一溜入洞。——原來這洞在石壁半腰，進洞去就落二三丈；洞口一株大盤槐，那曲曲折折，盤盤旋旋的枝幹，正當在洞門口，從來無人可進的。月君運神光，望裏一照，見有許多猴子，磨拳弄掌，像個要拿人的，月君道：『這孽畜到了家門口，大起來了，倒在那裏暗算哩。且顯個神通與他看。』遂到峯頂上，將身

望下一坐，石勢剗然分開，直到洞底，正當拐灣曲折之處。那些猴兒，見洞頂開了個大窟窿，驚得呆了，老猴小猴，三四十，羅列跪下。月君道：『我饒了你這孽畜，倒懷着歹心，這次饒不得了！』猴精抵死強賴道：『小畜正要率領兒孫出洞口來跪接，並無他意。』月君喝道：『你始而急縱筋斗，並不爲我嚮導，是有脫逃之心；既而急溜入洞，安排衆猴，是有坑陷之心；春秋誅心，罪當斬首。』就取腰間鸞帶拋去，但見老猴遍身纏繞了，一刻緊一刻，一刻痛一刻，熬受不起，哀呼菩薩饒命；衆猴皆環列跪求。月君到洞外，折取大柳條數根，叱示馬猴道：『姑不用誅心之律，只就現在脫逃，也該重鞭一百。』十多個猴兒，替換行刑，打得兩腿鮮血淋漓，渾身繩束，直切自骨。猴精痛哭道：『小畜已不得活了！若菩薩肯發慈悲，把我算做文殊的象，普賢的獅子，二郎神的狗，玄帝祖師的龜蛇，收留小畜，皈依座下，悉聽指使，且得正果，此恩萬劫難忘。』月君道：『畜生纔有些真心了。』將手一指，繩帶脫下，猴精遍身骨節酸痛難忍，只得匍匐向前叩首跪着。月君與之摩頂受記，賜名馬靈，分付道：『自後果能志心皈依，只

在洞中修行，不幾時便來超拔汝等。」遂飛出洞門，馬靈率羣猴俯伏叩送。月君一直竟到賓家，見彩鸞尚在啄粟。賓雁家中男女，拜問猴精下落，月君道：「我已鎖在洞內。」賓鴻又跪獻白金一千，以表微敬。月君道：「我豈受謝的？聞得爾能使大刀，可教演徒衆百人，皆精此業，別有用處，這就算你報効了。」賓鴻道：「不難，二百也有。」月君隨御鸞鳥，離離而去。時曼師亦已到在董家莊，就與鮑師素英寒簧出迎，衆皆跪接。月君道：「曼師來得正好，煩請教寒簧法術，并留素英在此爲伴。」又諭董彥杲：「汝可令部下各習爾等武藝，務須兵將一律。」彥杲等領命，月君遂同鮑師回至家中，與老梅婢等略說大概。柳烟兒道：「這樣靈猴，可以放在玄女道院管門。唐詩云：解語考猿開曉戶。」老梅道：「院中也有瑞姑哩。只好白猿長守洞中書。」月君道：「是耶！此洞無人可入，何不把這些金銀軍器，運到洞中，飭令看守？此小城內大不便也。」鮑師曰：「然。」隨令老婢等整頓束縛起來，呼召神將力士，從空搬去。月君與鮑姑都到洞中，命衆猴逐件安放妥當。那洞盡頭處，有個盤大的穴，透下天光，如井一般，人謂之

風穴，却不曉得帶着灣曲，通於洞口，兩頭進風，內極乾燥潔盡。月君又誠諭馬靈幾句，隨與鮑姥從前日座裂的窟穴中飛出洞頂。移坐山巒，壓着此窟，然後回去。

第十一回

小猴變虎邪道侵真

兩絲化龍靈雨濟旱

青州府太守姓王名良，廉吏也，嚴而有惠，士民敬之如神，愛之若父；——後陞杭州臬司，殉難者。是年二月不雨，至於五月，百穀不能播種，每自禱於天曰：『吏之罪也，於民何尤？』其如天不祐善，日旱一日。乃自捐俸銀二百，發告示於四門張掛，募術士禱雨。衆百姓皆謂賢侯捐俸，無以養廉，遂各攢湊銀六百，當堂稟請。王公曰：『事爲地方之事，銀亦地方之銀，願毋費我公。』於是益都令亦捐銀二百。王公遂添註告示後面，不論何人，但能祈得甘霖者，酬以千金，銀現貯庫。東門上就有一美婦人，向前徑揭告示。守門人役笑容問曰：『會祈雨麼？想是何仙姑下降了。』衆百姓走來圍住

襄道：『不是當耍的事。祈雨來賞千金，祈不來問個罪名哩。』那女子說：『列位聽着！我柳非烟奉蒲臺縣太陰金仙唐差來送雨的。』衆人道：『可是濟南府顯神通的麼？』柳烟道：『再有誰呢？』一人就牽個牲口，請柳烟騎了，大家擁到府門前。只見南門百姓喘吁吁的奔來，說有一位祈雨法師來了。衆人看時，却有一個道士，面方而黑，睛大而黃，搖搖擺擺而來。東門百姓道：『雨已有人送到，不勞祈了。』道士說道：『你們這班愚民，該受旱災，把個雷霆雨澤，當做兒戲，豈不可笑！』衆人皆要分說，衙內傳出道：『大老爺坐二堂了，分付把揭榜的請進去。』道士大步向前。柳烟默念真言，將身一縱，已先立在王公面前，將告示繳上道：『蒲臺縣太陰金仙唐，差小侍妾送雨。』王公道：『雨在何處？』柳烟道：『主母說隨到隨有，但恐主事者不肯誠信，所以先遣報聞。』那道士已走向前，打下一恭道：『貧道從崑崙山來，雲遊過此，見天時亢旱，願發慈心，於三日內祈一壇甘雨，以救生靈。』柳烟道：『大老爺聽着！風雲雷雨，在主母掌中；符咒就有，收則便無，不消頃刻；一切建壇供神書符作法，總不必用。』

士大聲道：『此妖言也。行雨須奉上帝勅旨，點數也多少不得。涇河龍王，與李淳風賭賽，多下了，遂致有龍頭從半空砍下。貧道一日書符寫表，一日伏壇上奏，一日龍王受勅行雨；即使洞濱自來，斷不能再速於此。』太守聽他說話，也覺近理，獨是聞得濟南異事，人皆稱蒲臺有個活菩薩，不由不信，乃出大堂問衆百姓道：『祈雨是地方公事，你們輿論，心服何人？可從公說來。』兩行百姓及衙門人等，都齊聲說：『願請蒲臺縣佛母。』王公說：『令東房發個官銜帖，差馬快去請。』柳烟道：『不消公差，待小婢子持帖去，刻下就到。』王公依允，東房將帖交與柳烟，自出衙門作神行法去了。道士又稟王公道：『貧道久聞得蒲臺有個妖狐，化作婦人，遍傳邪教，惑亂庶民：竟敢白日劫了濟南府庫，壞了朝廷命官，搶了營伍軍器。——謀爲不軌，其兆已見。貧道替天行道，稟明大爺，遣召神將擒來，解獻京師，以消國家隱數。太老爺現爲山左方伯，豈不慮及於此？』王公見說出一遍理來，心上一想：『那姓唐的是個妖邪，神將必然擒之；若是神仙，誰敢擒他。』遂令道士：『速召神將來本府看！』那道士心懷不善，初

時見柳烟將身一縱，先入穿堂，猜他是個狐精，早已暗畫靈符，着功曹去召平素最熟的神將畢天君到來，要當太守前斬之。今見柳烟去了，料他所稱主母，是老狐無疑，正要擒賊先擒王，遂右手畫符勅，念動真言，催取速至。只聽得呼呼的一陣風響，畢天君早到。道士躬請現身，天君在雲端略露真形，衆皆錯愕，王公亦站起來。天君道：『有何法旨？』道士厲聲道：『可速斬蒲臺縣姓唐的妖婦首級來報。』王公要請活的，天君已是去了，只得由他；遂賜道士旁坐通道邊。

道士正在得意，指手畫脚，曉諭衆人，忽一朵彩雲，從空而下，有金神喝道：『雷霆法主，太陰君駕到。』王公站起看時，半空中一片三朵雲。雲有中一位素服道裝，勝似嫦娥；右邊就是柳烟，左邊又有一位道姑。柳烟道：『神將速取椅來！』說未畢，早已有了。月君冉冉而下，向北坐定，問：『何方道士，多大本領，敢遣畢天君來拘我侍女？我已送靈斃真人處查勘去了。太守公係廉官，小仙慈心送雨，以救黎民，何以聽此賊道阻撓？』王公道：『道家術數玄微，本府不知深淺，各顯個神通，勝的便請祈雨，

何如？」道士揸袖向前道：「毋得胡言！敢吞刀劍麼？」月君道：「先吞與我看。」道士大叫，「速取刀劍來！」有一書吏稟道：「庫中向貯一古劍，有百年了，傳說是白蓮道人之物，而今夜間放出光來，想該是他比試時候。」王公遂命取來，遞與道士。道士握着劍道：「萬目看着，我不是些小法術的。」遂把劍尖放在口內，一揆一揆的，只管插入喉去，霎時間連劍的把柄都沒有了。衆人喝一聲采道：「也是個真神仙」。月君運動神光一看，原來是隱形法，那劍仍在中手。月君假意說：「怎麼劍盤兒也吞去了？」道士厲聲道：「不吞劍盤，怎算得神通！」月君道：「不信。」命鮑姑着道士喉間有劍盤沒有？道士大張口道：「請看！」鮑姑乘其不備，劈手將劍掣去，遞與月君道：「劍在此。」衆人大譁，說是個哄人的假法兒。月君道：「原來是江湖上弄戲法的！」道士嚷道：「你也照樣吞個我看，吞得來就算你不輸。」月君用出玄女手段來，將劍一拗兩斷，嘩嘩剝剝，屈個粉碎，放在口內，激栗剝喇，嚼得細細的，兩三口都吞下田丹去了。衆人齊聲道：「這才是真正活菩薩。」太守贊一句道：「鳩摩羅什所不及。」道士大

忿，心下想道：『不用法寶，結果他不得。』腰下解了個小合盤葫蘆來，托在掌中道：『你既有神通，可知到葫蘆內是何物？猜着了算我輸。』月君注神一看，是個小猴兒，只應聲道個『是：：』已將葫蘆一傾，跳出個棗大的小猴兒，霍的變成一隻斑斕猛虎，竟向月君撲來。月君把手一指，那虎退了數步。吐出劍氣，在虎身上一拂，鮮血冒起，分爲兩截，虎已死于階畔。那時衆人嚇跑了，重新立住，都說道士妖法，不要睬他。道士大呼道：『我法是西方佛祖授的。列位不要慌，看我此刻就求雨來，然後再與他鬪法。有本事不要逃走。』月君說：『孽道！讓你先祈雨，祈不來然後我祈何如？』太守道：『此言甚公。本府則以祈得雨的謝他。』那道士眼熱的是一千白物，就把個最惡毒的咒龍法施將出來，喃喃吶吶的，呪得東洋內大小龍子龍孫，水族靈怪，個個頭疼身灼，翻波湧浪的，要向那呪的所在行雨。

時曼陀尼正在半空中遙望，恐有什麼神將來助道士的，好預爲攔阻。忽見東海波濤湧湧，像有龍神出來的光景。把雲頭一縱，直到海面，見老龍在那裏說：『是誰行此惡

法，害我們哩？」曼尼喝道：『老龍，你想要行雨麼？』龍君道：『仙師何來？不知什麼人在那裏行呪龍法？如今海水都熱起來，如何安得身呢？』曼尼道：『不妨，我與你解之。』口內吐出一物，如小杏葉，迎風一幌，是柄蒲葵扇，連煽兩扇，諸龍透骨清涼，海水晏然。曼尼與老龍說道：『太陰君與道士鬪法，連勝了他，故此呪你要雨哩。』龍君道：『幸仙師早降臨。若去行雨，上犯天律；若不行雨，合門呪殺。深感活命之恩。』

曼尼就回，變了形相，雜在人衆中，喝道：『那道士祈不來雨了，請這位活菩薩降下甘霖罷。』衆人齊聲一和，急得道士心跳神暴，越念越不靈驗了。鮑姑聽得背後是曼尼聲音，掉轉頭來認時，見一衙役，說是咒龍法。鮑姑想：『好變化！連我都瞞過了。』——那時月君已聞得二師言語。只見太守立起來道：『雲華沒點，焉得有雨？請教女真人罷。』月君想三笈天書並無咒龍法，因啓上太守道：『他念咒龍訣，是最惡的邪術，激怒了龍王，山谷皆崩，城池盡陷，此地都成大壑，所以我把神龍收在掌中。』叫取

碗清水來，月君手內放出赤白絨絲各二寸許，投于水內。道士也走來看，月君大喝：『神將，爲我縛住妖道，不許容他逃走。』空中就有金甲神人，將虎筋纏拴道士于碑亭柱上。太守觀看碗內絨絲，生出兩角二睛，金鱗五爪，舒卷盤攫，躍躍欲飛。月君連碗拋向空中，烏雲黑霧，蔽天而起。鮑曼二師，攝取神廟大鼓，半空插動，驟雨如傾，狂風欲倒。月君坐在丹墀，無半點雨絲着身；把個道士打得如落湯鷄一般。那時百姓亦苦無躲處；月君分付神將：百姓濯了冷雨，恐害傷寒，公衙以內，不必落雨；其外皆屬青州地面，務須盡行沾足。不兩個時辰，早已河平地滿，行潦亦有尺許。衆百姓都說雨穀了，方漸漸止下細點。

月君到台基上，南向坐着，叫柳烟牽過道士來勘問。道士幾次念解縛神咒，愈念愈緊；法術已窮，又羞又忿，嘵嘵強辯道：『你屈劍吞鐵，也是遮眼法，赤絲變龍，也是邪術，哄不得我。』月君道：『誠然。』就口內吐出一丸，落在手中，忽地伸長，却就是這口古劍，遞與柳烟，令將道士腰斬。道士慌了，嚷道：『我不曾與你賭斬，爲何害

我性命？」月君道：「你斬罪有三：我與你並未見面，就召畢天君來斬我，律當反坐，罪一；你用邪術變虎來撲我，比照畜物蠱毒殺人律，罪二；又用咒龍法，要陷害青郡生靈，應照攻陷城池條例，罪三。」道士啞口無言。王公令門子跪請道：「這賊道固死有餘辜；但天地之大，何物不容，求真人姑恕之。」王公又緩言道：「本府非爲邪道求情，譬之如來不滅魔教，亦慈悲也。」月君道：「太守公說，焉得不從，但活罪饒不得。」太守叫皂隸取大板來，痛責三十；道士有熬刑之訣，竟不傷損。月君道：「你係何方孽道，姓甚名誰？從直供來。」一字虛謬，我之神劍無情，照依死虎榜樣。」道士只得實說：「我叫奎真。」——向來他自稱奎真人。今在月君面前，不敢說出人字，竟以二字爲名。「原籍山燕，在高麗學法于胡僧，渡海到此。有眼不識泰山；幸看同道二字。」月君道：「敢說個同道，越不可饒。」道士只得叩頭服罪，太守又爲請解，月君始允，道士抱頭鼠竄而去。月君站起，向太守道：「小仙亦別過了。」太守急命在庫中取千金來，月君笑道：「是何異於許由不受堯讓天下，逃之逆旅，館人謂其竊冠者耶？」太守

道：『係百姓誠敬之心，不得不爲表白耳。』……月師與鮑師等凌雲而去，太守打恭致謝，衆人皆俯伏在地，遙見雲光東逝。

第十二回

柳烟兒舍身賺鹿怪

唐月君爲國掃蝗災

月君又得了一柄古劍，仍依玄女傳授的訣，吞入丹田，用神火煉過九轉，吐出來是道白炁，亦遂通靈變化，略亞於青炁丸，鮑師贊道：『玄女劍丸，亦不過如此。』……忽報有兩名公差到來，傳進官衙名東：一是開封府司胡淪，一是縣尹周尙文。月君令柳烟問明來由，是要請到開封府去降妖的。遂命柳烟回說，但要誠心拜禮太陰元聖天尊，不遠千里亦到；原帖璧還。

在河府南開封東關外，向有一座大光明寺，——元初勅建，以居秘法西僧者。至洪武元年，徐魏公下汴梁，僧衆逃散。隨有一道者佔住，自稱梅花萬壽真人，前殿塑尊壽

星，後殿塑了自己形象，改名萬壽仙院。那真人彌月不食不餓，日食數殮不飽，與人治疫疾，占吉凶，頗有效驗。施與齋米衣履，皆無所受。愚民信之，呼爲梅花仙長。往來郡屬，各州縣數年，攝去了幾家婦女，因此人都學個泄柳閉門不出了。不期有新任刑廳胡淪的女兒，年方及笄，在署內看牡丹花朵，聞半空有鶴鳴聲，抬頭一看，那鶴兒盤旋而下，忽一聲嚮，抓去無蹤。舉家驚哭，訪得也是梅花仙人攝去，因謀之同寅郡丞姚公，——名善，爲人剛方正直，後陞蘇州府知府，起兵勤王殉國者。——謂胡刑廳曰：『我輩居官，德不勝妖，實增內疚。聞蒲台縣有個姓唐的女人，不知是妖是仙，大有奇術，且肯爲人祈晴禱雨，降魔伏虎。何不令人請來，與梅花道者鬪賭法術？兩邊是妖是仙，且觀勝負。勝則令愛可救；如其不勝，再尋良策。』胡刑廳道：『好固好，只恐隔省寫遠，他不肯來。』姚公道：『蒲台縣尹，是敝年家，待弟寫書懇他轉請。』——故此周尹也有名柬送來。——而又復書與姚公，大意說唐夫人是仙子臨凡，神通莫測，以菩薩心而行豪傑事，有感必應等語。於是胡淪夫婦，於每日五更，稱頌聖號頂禮。

月君差功曹探過兩三，然後同鮑曼二師，并帶柳烟兒，各乘五彩明霞，於五月十三日，到開封府。正值刑廳從外回署，衙役稟有彩雲停住公堂之前，刑廳看時，猛聽得有神人厲聲喝道：『太陰聖后娘娘駕臨，官吏們速來迎接！』那時衆吏胥皆俯伏向空頂禮，胡刑廳也就跪下，說：『不知仙駕降臨，有失虔候。』月君按下雲頭，中堂坐定，問：『何妖作祟，千里邀請？』刑廳耳目衆多，因答道：『請仙師駕臨內署。』遂大開宅門，月君緩步而入，設位坐下，刑廳夫人及姬妾婦女，多來禮拜。刑廳與夫人側坐，把梅花真人攝取民間婦人，併自己女兒之事，細細說了，『而今懇請大法力，斬除此怪，以安黎庶。』月君道：『不難，今夕即當驅除之。』

堂上忽傳起鼓來，刑廳急出穿堂，却見姚公青衣小帽立着，吃了一驚。姚公附耳說了幾句，刑廳笑道：『極好。』即令夫人們暫退，放衙役人衆，進來磕頭，姚公雜於其中。月君一手指道：『汝不是下人，品格丹心，凜凜一腔忠義，爲何改裝易服，來相戲呢？』姚公尙自支吾。月君命易了衣冠相見，姚公拜服道：『不識仙駕肯臨敝署否？』

月君道：『可，汝速返署。』那時月君與鮑曼二師所坐之椅，離地三尺，款款行至庭墀，已升有數丈之高，柳烟兒亦站立在空中。

姚公換了公服，正出署迎接，忽抬頭見在雲端下來，即打恭至地。月君與二師降坐中堂，夫人公子們都來禮拜獻茶。鮑師道：『太陰聖后有諭：汝等一門，將來男子死忠，女子死節，名顯千秋。』指其次子道：『此兒不在其數，可逃向正東方，還有烈烈轟轟的日子。』姚公愕愕拜謝。月君道：『謹記我言！從此不復能見矣。』姚公的夫人小姐，都拜留道：『聞得此妖在院時少，先令人去探看如何？』月君道：『妖若不在，焚其廟宇，必然來救，就便擒之。』時胡刑廳已在穿堂伺候，見月君等出來，鞠躬而言道：『恕下官不敢遠送。』即同姚郡丞向上三揖，諸仙師已無蹤影。

到了萬壽仙院，月君四顧院內空空的，但有看殿的蒼頭。便問：『院主何處去了？』

『答道：『雲裏來，霧裏去，誰知道他？』月君道：『這是神仙了，可惜我們不能一見！』蒼頭道：『倒是不見的好。』月君道：『怎麼說呢？』蒼頭聽聲音是別處人氏，遂

告訴道：『我們院主當時人信爲仙師；這十年來，都說他善拐女眷，我原不肯信。一天，有兩個婦女，到殿遊玩，親見他把個少年女子抓着，化道白氣，不知到何方去了。你們幾位女菩薩，是異鄉人，不知他利害；若撞他回來，就大沒造化哩。我說的好話，快些出去罷！』

只聽得一陣風响，梅花仙長已站在院內，見殿上有極美的兩個婦女，他就歡喜的不得，裝了斯文的腔兒，迎將上來。月君大喝道：『孽畜，速現原形！』那道者定睛看時，見一道青炁，劈面飛至，料是神物，遂翻身跳入雲端，掣出腰間的狼牙棒，——那棒不過尺許，擲來時也就有數丈長短。——竟與神劍在空中盤旋跳躍的鬥將起來。那時月君亦已騰身半空中，又吐出白氣，去斬那道人。道人慌了手脚，卽收了狼牙棒，化道白光，望西北而遁去。月君與二師卽縱雲趕至嵩山之東，忽然不見蹤影。月君道：『天已晚了，明日來尋他巢穴了。』遂回到署內。

胡推官正在伺候，見了月君等回來，便問道：『妖怪逃向何方？可曾見我女兒否？』

『曼尼大喝道：『你可曉得孫行者降妖，怎樣千難萬難？你書生家好沒理會！難道妖怪把你女兒沿途拋着了？偌大一座嵩山，如何片刻就找得他的洞穴！』胡推官自知失言，遂諾諾連聲打恭道：『請仙師到小署安歇，以俟明日。』月君道：『署內不便，就在此間住了。』胡推官連忙差人送了晚膳并鋪蓋到來，月君令柳烟用些，即令盡行發回。

是夜月色明朗，同坐院內，月君道：『這妖怪必是個梅花鹿。』二師道：『是也。他塑着南極老人，是他的主子。』月君道：『他的狼牙棒，就是他的角鍊成的，所以我神劍，不會缺折。』正說話間，忽一響，把柳烟兒平空的擊去了。月君三人疾忙飛去，仍見一道白光，追至嵩山而沒，不見有一些妖氣。月君道：『不得回去見人了！』鮑姑道：『溝中失了風哩。』曼尼道：『失風失風，今夜柳烟倒得了風。』月君笑道：『這個且由他了。我們等到天明，分頭去找尋，不怕他逃上天去。』

那妖道抓了柳烟，一直奔入洞內，放在石榻上。柳烟自己想着，落在他手裏，沒法可完節操；我主母是與王圖霸的人，我也要沾點光彩，不若用計降服了他，倒成了功的

時，再作道理。乃故作巧笑之容，說道：『好個洞天，真仙所居之府！』那妖道見他歡喜，便說：『我正要問你：你那同行的這個美人，爲何竟有神通？』柳烟見他已上鉤了，就賺他說道：『你是個仙長，爲何不知他是個狐狸精？我是他拐去伏侍他的。活活的守了寡，好不苦哩！』那妖道一想：『我若得了這個狐狸精，平生志願方足。』隨問柳烟：『他有多少神通？』柳烟道：『他就是兩把劍，不知是誰人傳授的；餘外別無本事。』又問：『那一個道姑，一個尼僧，是什麼東西？』柳烟道：『這是老狐狸，都沒有神通的，只好跟隨使喚。』妖道又問：『劍藏在何處？可以取得麼？』柳烟道：『你既是仙人，可能變化呢？』妖道說：『憑你要變什麼。』柳烟道：『這便不難了。你變了我的形相，只說是逃回去的，那時見機而行，有何取不得？』道士說：『我的福氣到了，遇着你個知心。』柳烟道：『要拿他就卽去，再遲一遲，他要回去呢。』妖道說：『是也。』遂變了柳烟的模樣，問道：『可像麼？』柳烟道：『真像，真像呢。——連我也辨不出真假。』妖道一聽，喜不自勝，要起身就走。柳烟說道：『你且住了！你還不曉

得俺的名字，如何哄得他？他叫我做梅雪，我稱他爲聖夫人，你須切記切記！」那妖道聞說，喜得手舞足蹈：「我今拿這狐狸精來，你就做大，他做小呢。」柳烟道：「如此說來，你快點去了。」妖道起身就走；柳烟要看他出洞門，遂跟行在後。只見那妖道走到石壁跟前，將身一縱，竟自去了。柳烟仰面看時，只有碗來大的一個孔穴，好像是個樹心的裏面；要想逃出，總不得上去，且靜以待之。

那梅花仙長起在雲端之內，遙見月君三人在前山巖畔立着，妖道心中一想：「定是他們來找尋人的。」十分得計，遂向前大呼道：「聖夫人！聖夫人！梅雪在此。」月君聽了，卽運動神光一看，像個柳烟，又聽得他自稱梅雪，心中早已明白。與鮑曼二師對面迎去，仔細看時，面貌宛然，止有鬚髮稍異，走路差些。月君道：「梅雪！你如何脫了來的？」答道：「那仙長睡熟，我就走了。」說未完，曼尼喝聲「着」，金神從空而下，背剪縛住。道者嚷道：「我是梅雪，不會受他玷污，怎的拿我縛起來？」月君大喝道：「你這個梅花孽畜，快現原形。」飛起神劍，只在頭上旋舞。那怪道：「饒我性命

，送還你真梅雪罷。」就地一滾，現了原形，是一隻梅花大白鹿，頂上祇有茸而無角。忽見山神土地都來跪着，說道：「怪物恐怕小神等漏風，被他拘禁在洞，今蒙大法力救了，纔得出來接駕。」月君問：「山神！他洞在何處出入？」答道：「妖怪所佔的洞，是太室少室的尾向，向無門路，祇因這株老松枯了，直穿到底，通于洞府，——是他出入的路。」月君道：「本來洞門呢？」山神道：「係上界封的，不敢擅開。」月君就叫山神引路，押着鹿怪，竟到少室洞口，將封皮輕輕揭了，步進裏面。但見丹爐藥竈，瓊榻瑤几，端的仙靈境界，曲曲折折，到個最幽密的所在。

柳烟在暗中看得見亮處，即趨向前來跪着道：「得見夫人，死甘心矣。」望石壁上頭撞去。月君忙止住道：「痴妮子！拿住妖怪，是汝的妙策；若已受其辱，即死亦算不得名節。切莫短見！」曼師道：「死不值錢。罷休，罷休！」鮑師道：「還有用你處哩。」柳烟只得遵從了。

月君問：「胡推官的女兒在那里？」山神又引至一小洞口，聞內有哭聲，柳烟入去

看時，却有兩個女子，都是半死不活的，逐個扶將出來。月君道：『這是你們夙世的孽，如今得了命哩。』隨與鮑姑各脫外衣一件，畫道靈符，裹了二女，曼師押了鹿怪，作起神風，直吹到萬壽觀內。

那時官員人民，都在院中，忽從天上擲下一個大白鹿來，各吃了一驚。曼尼喝道：『這便是你們崇奉的梅花仙長。』胡推官卽忙躬身，月君早已入殿坐下。鮑姑收了法衣，兩個女兒，做一堆兒倒在階前。胡推官看了一看，走來拜謝。月君道：『那一個女兒，是外方人氏，與汝女患難相識，你同帶回去撫養他罷。』推官領命，叫輿夫抬去。……月君指着鹿怪道：『神仙洞天，遭你污穢，良家婦女，受你荼毒，多少白骨冤魂，沉埋于內，罪惡通天，誅有餘辜。』颯然神劍齊下，分爲四段。那根狼牙棒，曼師收了。觀內觀外，人衆，個個下拜頂禮。月君宣示道：『目今皇上仁慈恭儉，勝似成康，奈北地兵戈騷擾；中原屢見凶荒；楚南又起蝗虫，已入豫州境界，將來禾黍一空，我當大施法力，上爲國家，下爲爾民，掃此蟲災。』就有幾個耆老朗聲答道：『我等小民何福，蒙

菩薩慈悲，搭救一方生命。」

姚公聞知，向藩臬二司道：「目下正慮蝗災，無法可捕，彼乃女流，如此愛國愛民，地方官員，似應前謝。」臬司道：「古稱能禦災捍患者則祀之，况現在于此，可不謝乎？」遂煩姚郡丞先爲通意。曼尼道：「你們官員，有實心爲國爲民的，方許進來，皆須自問于心，毋或取咎。」

有個賈都司，向他們屬下說：「我看這幾個總是妖精。由這班書獃文官去拜；我們武官是一鎗一刀的，那有個拜女人的理。他說什麼爲國爲民，我是不爲的，偏要去看看。」月君早聽見了，喝令神將爲我將這狗都司提起來。衆官看時，見都司離地三四丈，直挺挺的立在空中，兩脚與屋檐相齊。姚公心上明白，乃向前婉懇請宥。曼師道：「叫他倒撞下來，看他還會罵人麼？」衆官在體面上不好看，一齊央求。曼尼道：「像他這幾個狗弁，盡情宰了，方快衆心。」那些武官着了急，跪向前來，俱叩响頭服罪。月君就令神將將都司按罵人律鞭五十下。各官聞空中鞭畢，都司方得下地，痛楚異常，伏在

地上。曼尼道：『這廝竟不叩謝？叫他到天上走走！』於是文武官弁，都簇擁着都司，連連叩首。月君道：『彼乃無知小人耳，姑恕之。』——早有彩雲數片，香風一派，起于坐下，三位活神仙驅蝗虫去也。

第十三回

邀女主嵩陽懸異對

改男妝洛邑訪奇才

蝗虫，天地之所以特生也，——以至微之物，而能制生民之命，壞國家之根本，故曰蝗災。然而天之降災，如水旱刀兵疾疫，亦既繁多，又曷藉此微虫之力哉？噫！此正造化之微權，蓋有所分別界限於其間也。卽以水旱而論，大則連延數十郡，小亦數十州縣，莫不同然。然而赤地千里，一望平湖，善惡同歸於劫，此亦天地之不能賞罰也。若使旱災止於六七分，則低窪之處，尙有薄收；水災不過七八分，則高阜之鄉，亦能稍熟；大約全因地土之坐落，人遂得以僥倖，而非賞罰之平，此又天地之無所用其機巧也。

惟蝗災則不然，轟然而來，雲然而下。其應受災者，反掌之間，田無遺莖，莖無遺穗；其不應受災者，即在左右前後之間，要亦安然如故。更有阡陌相連，一坵兩姓，一田二主者，此已化爲烏有，彼則不擾其一禾半穗。彰善癉惡之意，莫公於蝗虫，亦莫巧於蝗虫；所以造字者「虫」旁加個「皇」字，而蝗虫之首，亦有一「王」字，言如皇王之用刑，必有罪者而後去之。是故從無能捕蝗之人，亦無知捕蝗之法。不是怕這個「王」字，其實沒奈何他。此何以故？蓋因出自化生，而有造物之機關在內也。當亢陽之歲，湖河水涸，沙泥之中，多有魚之遺子。諺云，「水寬養得魚活，」既乏清波以涵泳之，則魚子不復能爲魚，盡變作此物。一魚之子，已不可計算，而况乎以不可計算之魚所遺之子？雖如來所云恆河沙數，亦難比喻。又且此虫雌雄交接，一生百子。詩云：「螽斯羽，誅誅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卽蝗也；文王有九十九子，故詩人取螽斯以爲比。——如此，則使竭盡人力，日殺百千萬億，曾不損九牛之一毛；于是乎冥冥中藉此微虫，以行其災數。吳下相傳，有劉猛將者，曾因驅蝗而爲神，至今祀之。余意或是「成神而驅

蝗，若是凡人，斷無此理。卽如唐太宗憂心蝗災，無法可施，乃取清水一盃，生吞一蝗曰：『甯食朕之心肺，不可食民之禾苗。』人稱爲賢君，而亦何能感格乎？千載而下，晉俗多作祠祭賽，亦謂其能驅蝗，豈非訛傳者耶？而今月君有不可思議之神通，竟欲拗數而行，卽爲逆天之道。汲黯持節矯發倉穀以賑飢民，漢武竟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而况乎皇矣上帝哉！且不知三位金仙，是怎樣驅蝗的法？試聽老夫道來：——

曼師有把扇兒，小如初生之杏葉，常含在口，能卷能舒，可大可小，總是隨心變化，——前日曾搨過海水救了龍王的；原是混沌初分時生的仙草，一莖兩葉，略分大小；大葉有似乎蕉，小葉有似乎葵，曼尼姊妹二人各採一葉，煉成兩扇。他的姊姊羅刹女，是大葉，所以名芭蕉扇；曼尼的小葉，叫做蒲葵扇；——皆是造化靈異之寶。以之搨山山裂，搨江江竭，搨人便化作飛灰，何況蝗虫。鮑師則有一面小火鏡，名曰赤烏，乃是后羿射日時第九個金烏，應弦而墜，未曾受傷，鮑師取來煉成此鏡。鏡內一個金烏能化千萬，憑是何物，琢成蠶粉。若月君已得了上笈天書，不拘何物，信手拈來，便可掃滅

，不消說得的了……

那時蝗虫正值蔽天而來，自西南而漸過東北，下食田禾，其啜啗之聲，有如翻林猛雨。萬姓號哭，悽不可聞。三位金仙直凌青霄，方大施法力，瞥見嵩山之麓，標起一面紅旗，從風招展。上有對聯云：

天地一男子；

江山半婦人。

月君道：『此中定有奇士，煩二師掃盡蝗虫，相會於嵩山之頂，我要訪孔明去來。』遂帶了柳烟，御陣神風，直到那相近山巖之畔。教了柳烟幾句話，在他面上吹口氣，變了個俊僕，月君自己變個年少秀士，用個年家弟唐勳的拜帖，竟投那人家來。柳烟向前敲門，內有小童應道：『可是驅蝗虫的女真人麼？』月君暗暗稱奇。柳烟答道：『我們是蘇州府唐相公，特來拜訪的。』小童進去了，只見一人開門出來，衣冠濟楚，年約三旬，身體修偉，容顏黑潤；一雙鬼眼，燦若刀光；尺二仙髯，飄如燕尾；帶笑而迎道

：『其潘安乎？抑衛玠乎？』月君道：『先生其景略乎？抑道冲乎？』此人覺有驚意，恭入小堂，看了名帖，拜罷就坐。先問月君大表，答道：『小字思安。』遂問先生姓氏，答道：『姓呂，名律，賤字思貞，道號御陽子。』月君見問奇正，御陽道：『奇而不正，不是奇士；正而不奇，不爲正士。能奇者方能正，能正者乃能奇耳。』月君道：『誠善。此乃聖賢之一體一用，可惜世人分爲兩項！』御陽道：『正而至極爲聖，奇而至極卽爲神。仲尼之道，參天地，贊化育，正莫正于此矣，奇莫奇于此矣，不意千載之下，泥于宋儒。要知道致中和一語，乃所謂中庸也，故子思之言，始于匹夫匹婦之所能行，而至于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乃宋儒當作日用平常之理，皆常人所能知能行；夫豈盡天下之人而皆聖人也哉？故謂常人能入聖人之道則可，謂能盡聖人之道則不可。此因宋儒庸見，而非伐毛洗髓之學。先君於洪武初年，曾獻書闕下，指摘宋儒之腐，遂被譴謫；弟痛傷五中，常自慟嘆。若先君之說不行，則孔子之道不著，因而續述先志，著有詩經六義，易經六爻二書。——非敢闢宋儒，聊以闡聖道也。顧念今古如同黑漆，絕無一隙

光明，區區中懷，向誰議論！』月君道：『異哉！今日雅有同心。如來之道，不在戒律；老子之道，不在法術；聖人之道，不在規矩。宋儒守繩墨，落窠臼，無異膠柱鼓瑟。學生亦有三教宗旨一書，異日請正高明。』御陽愕然，又問：『尊兄今將焉往？』月君道：『聞得濟南有個女真人，叨在同姓，欲訪之。』御陽道：『又奇了！』因指着巖間所豎的旂說：『此乃爲他設的。』月君道：『何謂？』御陽道：『此女當爲中原主。弟不便往見，故激之使來。彼若見旂而不來，則亦是一術女而已。』月君問：『何以知爲女主？』御陽道：『曾爲彼卜得坤卦，是以知之。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將來中原作戰場也。』隨問月君道：『尊兄訪之，意欲何爲？』答道：『我也卜得一卦，是乾卦，利見大人。將以平生抱負售之。』御陽道：『不敢請教，願聞一二。』月君道：『天文地理，布陣排兵，奇門遁術，無所不知；制禮作樂，經國安民，移風易俗，無所不知。』隨問御湯：『今燕王起兵二年，將來如何？』御陽道：『朝廷皆曲謹之臣，能夠節者有，能勸亂者無。今上仁慈，臨機不決；燕王英武剛斷，加以道衍爲之謀，主在所必勝。』

『月君道：『如此先生何不出事燕王，立功名於竹帛乎？』御陽道：『尊兄亦何故舍其現在，而欲圖於未然？』——二人抵掌大笑。

月君看見榻上有一冊詩稿，命柳烟取來，揭開一看，多是詠史之作。詠魯仲連一篇曰：

六王皆爲僕，一夫獨不臣。

豈知三寸舌，能却百萬兵！

興亡係天下，甯獨邯鄲城？

秦邦屈高風，因之削帝名。

留得宗周朔，蕭條東海春。

月君曰：『此卽夫子宗周之意，先生蓋借仲連之言，以存周朔於萬世也。』又看一首詠商山四皓曰：

日月尙可揮；山嶽亦易移；

由來妃妾愛，三軍莫奪之。

漢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

一時良與平，束手無半計。

商山采芝流，來與諸皇遊，

始知隱君子，方能定大謀。——

炎鼎遂以安，奇功若無有。

忽乘白雲逝，神龍祇見首。

月君曰：『此薄軒冕無人，而言隱倫中有異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經綸，將必斂入於虛無，亦如神龍之不露其尾乎？』又看詠留侯詩云：

一擊無奏帝，千秋不可蹤。

英雄有道氣；女子似遺容。

滅楚由黃石；酬韓在赤松。

從來王霸略，所貴得真龍。

月君道：『識得真龍，古來能有幾人？如范增之才，荀彧之智，亦皆終身自誤。先生其謂之何？』——這是月君要問他的意，所以發此問端。——御陽應道：『要觀其人之真假，不可以事之邪正定之。如項羽起而伐秦除暴，未嘗不可；然至於殺子嬰，燒咸陽，增該去矣。曹操救獻帝，迎駕而都於鄴，亦未嘗不善；然至於弑伏后，納己女，彧應死矣。應死而不即死，應去而不即去，至於不得已而去者仍去，死者仍死，良由徒認其事之可行，不識其人之不可爲耳。故君子之於出處，當慎其始，苟得其主，雖偏安一統，可以不論，即成敗亦并可以不論也。若留侯之際會，豈易得者哉？』月君拊掌贊道：『卓哉，先生之論！即起范荀二子於地下，亦應俯首歎望。』又看詠武侯一律云：

草廬三顧爲時憂，王業鬼然造益州。

二表已經誅篡賊；兩朝共許接炎劉。

木牛北走祁山動；石陣東開夔水流。

五丈原前心力盡，可憐少帝不知愁！

月君道：『讀此大作，更有請教：如武侯所遇，偏安之主也，而與子房並可日月爭光。若今世，則安得劉先主者其人哉？今者學生冒昧而行，不但不知女真人之真偽，亦并不知將來行事之臧否；先生必有了然於胸中者，幸明以示我。』御陽道：『此女上應太陰，每觀乾象，太陽斂芒，太陰舒焰；其色純粹，其光華超越。將來舉動，必有出類拔萃之奇事，剏立至正至大之宏勳；橫霸中原，名震九有，又非割據偏安之比。叨在同心，敢不剖衷以質。』月君道：『雖然，自古從無託身女主，以售抱負者；後世當謂之何？御陽笑道：『唯其女主，所以爲千古之奇；唯其託身於女主，而功名亦與日月爭光，尤爲千古之獨奇。尊兄如未能信，請留榻在舍，一盟寸心，他日協力匡濟如何？』月君謝道：『尚有一道者同行，亦是異人，今在天妃宮。學生明日與彼同來結義，不可背之。』因長揖而別。

到山僻所在，復了原形。柳烟問：『此狂生何如？』月君道：『救時才也，將來我

當用之。』遂騰身於空中。遙見曼尼從南陽而來，鮑姑從大名而返，——蝗虫掃滅無餘矣。

曼尼道：『蝗虫原有神將押著，說是奉上帝勅令的，要我同去回旨；我要把扇兒搨他一扇，就化清風而逝，——便宜了他。』鮑姑道：『我正驅蝗時，前有神將，問是何仙師，敢與王旨相抗？我道：是奉太陰元神法旨，現掌劫數，生殺由得他哩。他就領了幾個零星蝗虫，向北去了。』月君道：『上帝降災，是劫所當然；我之救災，乃佛心所使然，即使得罪，庸何傷乎？』

那時開封府官員，見蝗虫立時殲滅，與士民公議，將萬壽院改爲三聖殿，塑各位仙師聖像，春秋祭祀，以答靈貺。

月君回至家中，即將自己所置房產，并交與恩哥家掌管；柳烟與老梅婢，亦令住在道院；曼師仍到董家莊教素英寒簧法術；自己同着鮑帥，往來青齊間，要尋個創業興王之地。

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遊戲

諸神女萬甲逢迎

唐月君看到青州亂山之內，有個大谷，形如葫蘆；四周圍皆層巒削壁，祇一徑可入；口外雙峯對峙，其勢倒壓，若欲傾卸者。——人都叫做卸石寨。內藏九仙臺，水簾洞諸勝；寬圓約數十里。心甚愛之。鮑師曰：『此地可以立基。但今者名聲大震，運會尙早，且遨遊於三山五嶽。將來猝然回來，做一鳴驚人的事業何如？』月君曰：『旨哉是言！』遂回了鮑姥，半雲半霧，乘着月色，自青齊而先下淮陰。

漂母聞知，與露筋娘娘前來請見。月君謂漂母曰：『一飯之恩，人所易爲，恨無識英雄之俊眼，與施乞丐等耳。』又指露筋而謂鮑師曰：『當日我在瑤台，曾照見之，剝膚之慘，恬然禁受，古今止有其一。』露筋娘娘答曰：『那時心如寒鐵，竟不知肌膚之糜爛也。』鮑師請曰：『贈之以詩，慰彼俠母貞姬何如？』月君欣然題曰：

人間有羅帳，誰敢覆貞娘？

一夜軀完玉，千秋蛟一香。（贈靈筋娘）

赤帝山河沒，王孫恩怨消。

只留漂母在，終古奠蘭椒。（贈漂母）

二女靈再拜接受，各請到祠內暫息。

隨抵廣陵，鮑姑曰：『此隋帝瓊花觀也，宜有詩以志之。』月君口占云：

紅粉三千翠袖迴，竹西歌吹舊亭台。

君王去後瓊花死，廿四橋邊月自來。

月君又見一座梵刹，規模宏敞，與他寺異，因問鮑姑，對曰：『古隋宮也，今爲禪智寺。地占蜀岡，所以愈見崇高。』卽按落雲頭，竟到法堂，一盞香燈，光熒熒如在碧琉璃界。乃題一律於赤壁上云：

香刹倉涼燈未昏，蜀岡應有杜鵑魂。

梵聲消盡笙歌怨，月色留將粉黛痕。

花鳥至今思帝宅，江山終古識空門。

可憐蕭后偷生去！誰向雷唐奠一尊？

題畢，隨向金山焦山游覽一番，在寶塔上題七言絕句云：

月華西逝浪歸東，夜半雲宵秋漢空。

一片玻璃無底鏡，兩峯削翠在其中。

又遍歷江畔諸山，始至金陵。鮑姑曰：「虎踞龍蟠，王氣微矣。」月君曰：「江氣厚而山氣薄，所以六朝柔弱，——非大一統所都也。」

行次吳門，有上方山太姥與華光二女神來謁。鮑師曰：「汝等已皈南海，何尙血食人間？且縱爾子貪財好色，淫人婦女，頗爲不端。」二神踞踏前對曰：「我子五人，各率神兵，助高皇帝破楚，厥功莫大，故勅諭曰江以東子女玉帛，唯君有之；非敢逞其私欲也。」鮑師曰：「豈無狄梁者其人乎？」揮之使退。遂遊姑胥之西山，見响屧廊空，采香徑沒。月君笑道：「從來帝王之力，不能庇一愛妃，豈獨夫差！」遂返震澤，題詩

于縹緲峯云。

蒼蒼七十二芙蓉，開向空波上下同。

誰見仙姝吹鐵笛，危峯影裏月明中？

月君愛七十二峯之勝，曰：『此天子之大瀛台也。』——淹留數日，方適浙東。

入臨安，過紫陽洞天，笑曰：『此豈仙客所居耶？』渡江到會稽，看禹穴，登梅梁殿，謂鮑師曰：『禹王明德，俎豆若此夫！』至山陰翫蘭亭曲水諸勝，曰：『悠哉，此右軍之遺跡！』——然後之台州，登赤城玉霄天姥諸峯。又渡石梁，俯瞰洞中水聲，瀧瀧如雷霆激裂。飛身直下，見一老僧定在石床上，傍一小桷誦法華經，人至其前，不睹不聞。遂與鮑師攜手而出，口占一絕，以指甲劃于洞口石壁上。——字跡深入寸許，至今宛如新也。詩云：

石如半月跨天台，千仞危溪劍戟開。

無數雷聲喧襍底，一雙人影過橋來。

在天台山諸洞天遊遍，尋不見桃花古洞，月君笑曰：『倘若劉郎再來，則如之何？』言未畢，忽一垂髫小姝，趨而至前曰：『二仙師有請。』乃沿着澗水而行。行到盡處，則水從洞口噴出，小鬟摘一桃葉，投之于水曰：『請二仙師登舟。』鮑師與月君曰：『好相戲！』遂跳入葉之中；小鬟站在葉尖上，呼陣香風，逆流吹上。進得洞內，二女早出花間，含笑相迎矣。——引過小橋，遙見亭台幽邃，別有天地。小鬟進松露飲，與胡麻飯，留再宿始別。——二女吟曰：

浩劫人無到，桃花豈有因？

天邊雲共雨，不染洞中春。

月君信口次韻曰：

漫說桃花片，曾無仙子因；

瑤台偏有客，來看洞中春。

二女撫掌大笑，導月君與鮑姑至一峭壁，高有萬仞，仰見天光，若在井中。二女曰：

從此出去甚便。」遂各分手，飛身而出，却在曹娥江畔。

又有旌節來迎，鮑帥視之，一女神冠履服飾，有似后妃，乃孝女曹娥也。見了二師，卽下拜曰：『奉上帝勅封貞孝少君督察水府，及人間功過。聞太陰君駕臨，特齋心敬迓，欲求聖製碑文一章，光耀幽顯。』月君曰：『蔡邕所題在前，恐難續貂如何？』曹娥固請，月君乃作數韻付之。文曰：

志貫金石，何況潮水？

德動天地，何況人鬼？

孝女曹娥，傷如之何！

海枯嶽碎，寸心不磨。

帝封少君，彰善殫惡。

造化威權，昇爾賞罰。

雲旗翕翕，絳節央央。

惟誠斯格，降福攸康。

曹娥再拜，送至錢塘方別。

月君迤邐來到桐廬，登嚴子陵釣台曰：『千古一高人也！』題二句於壁間：

掉頭豈爲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

遂抵金華，上括蒼，看石門瀑布曰：『青田先生之精靈，其在斯乎？』——至於雁蕩，謂鮑師曰：『自山左至此，此山奇奧秀拔，有七十七峯，森然干霄，而皆隱於岩谷之中，外觀若無所見。謝靈運守於茲土，癖好山水，猶且失之，能不爲山靈稱憾！』又見一峯曰玉甌，頂平而圓，色潤而潔，極可愛，因摩其頂而題五律一章云：

拂衣來雁蕩，霞彩碧空流。

我有孤懷月，高懸萬古秋。

懸崖手再撒，削壁跡雙留。

歌斷思仙曲，因風到十洲。

又歷小大龍湫，見飛流而下，有三千餘尺，曰：『如此奇景，惜在海涯，猶之乎國士生於僻隅耳。』遂渡海至閩之武彝山，山有一帶削壁，橫亘者幾十尋，峻險插天，猿猱莫能扳也。月君折竹枝爲筆，騰身半空，揮四句於壁上。——每字圍方尺餘，若龍跳天門，過此者稱爲仙筆。——詩云：

削石千尋翠萬重，洞門深鎖幾芙蓉。

山靈自是仙家物，不許凡人住一峯。

題畢，請鮑師亦留一首。鮑姑曰：『仙子之詩，作者許飛瓊與樊夫人，今得月君而成鼎立；我於斯道未精，豈可貽笑？』月君曰：『豈有爲師者在弟子面前謙遜的道理。』鮑姑乃書一絕云：

武彝仙宮何處去？峭壁萬丈插空天。

我來策杖明月下，微聞鶴唳出松烟。

月君道：『一氣揮成，天然標格，仙家之老杜也。』——乃遍尋玉華仙掌，天柱七台諸

名勝。俯見九龍灘水，曰：『人乘山川之氣以生，此地當出龍陽君。』鮑師笑曰：『自古有之，于今爲盛。』——遵海一望，曰：『纍纍然若黍米者，其海島諸國與？』鮑姑曰：『海包乎地，中國亦海中一大島也。鄒衍謂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裨海之外，又有大海。是應指大島外之海，謂之裨海；海中之小島，謂之九州耳。若至瀕洞無涯之極處，則已無底，又豈有島乎？』月君曰：『鄒衍之說，勝于管窺者多矣。』——遂御風而飛至厓山，鮑師曰：『宋祚絕于此處！海外僻遠，從無憑吊者，宜詩以悼之。』月君題曰：

厓山猶講學，中國已無家！

子母爲魚鱉，君臣葬海沙。

事由誅岳始；源豈滅遼差？

辛苦文丞相，戎衣五載賒。

又自瓊雷而達嶺南，覽祝融之墟，循尉它之跡。周流五嶺，乃憩羅浮；幽香杳渺，正梅花欲綻之候。鮑師指一株老梅，謂月君曰：『梅花百萬株，皆從此株創始，乃神物

也。』月君視之，其形若老龍，湧地而出；其根如千百蛟螭，互相糾錯；其枝幹多拳曲倒垂，有若攫拿之狀；皮膚斑剝，紋如黝漆，半爲苔蘚所蝕；其柯本脫皮有三尺許，潤潔異常。謂鮑姑曰：『此待我來題詩也。』乃以衣帶蘸硃砂揮一絕云：

露雕紅蕊堪爲佩；風剪青霞好作裳。

何事千年冰雪操，頓教一夕嫁仙郎？

當晚與鮑姑同坐樹下。月君曰：『古來高人逸士，或遊五岳，或泛五湖，嘯月吟風，亦仙流也，何必求海上三山哉？』——只見一絕色女子，帶著個青鬢，微步而來，向月君與鮑姑斂袂再拜曰：『妾意太陰娘娘到此，必爲我表揚清操；何期反加瑕玷耶？』月君問：『子非與師雄相會與？』答曰：『然也。妾乃梅花孕結之精英，妾在則花榮，妾去則花萎，與梅花爲一體；非山怪水怪，憑附于物者比也。偶而步月，邂逅趙郎，同酌花露，合翠羽歌以侑觴，因此子有仙骨之故；在妾有形無質，豈有男女交合之事耶？無奈世人形之篇詠，不惟玷妾，實玷梅花，掬西江之水而不能洗者，千百年於茲！』月

君又問：『子言爲梅花之精英，何以吳中元墓梅亦甚繁而獨無精也？』對曰：『元墓之花，喪其天者也。大抵人以結子之利，故到處種植；略至結子稀疏，或截去老枝，而補接之，甚則并掘其根，另培新者，焉得有英？非若此間千百年無人採折，自然而全其天者也。』鮑姑曰：『此至理也。』月君可另作一首，爲梅花生色，爲之子完名，毋使人致疑于冰雪也。』月君一想，于下兩句改數字云：

鍊出千年冰雪操，不妨月夜會仙郎。

梅花女子大喜，再拜謝曰：『山中花釀，不堪小酌，僞蒙垂鑒，當令攜來。』言未畢，又一青鬢攜酒一尊，朱盒一枚，冉冉而至。——盒中菓四品，荔枝圓榛松子，皆新鮮者。鮑師曰：『非其時何以有此？』曰：『妾于鮮時摘來，剖新篁而貯之節中，可歷年不壞。』月君嘗其酒，香而清冽，問何所釀？曰：『梅花之蕊，和松子釀成。』又問：『二青鬢何處得來？』曰：『此千年翠羽，亦得花之精氣者。』笑談之頃，不覺斜月東升，花影滿衣。坐至將旦，方別了梅花女。

宛延而下，贛關，見章貢二水交流，曰：『此邦女風無節烈。』過滕王閣，曰：『何俗也！』不登而去。之匡廬看五老雙峰諸峯，雲屏玉簾諸瀑布，曰：『山雖佳，不免有和尚氣。』——俄聞笑聲漸近，則大姑小姑姊妹來迎，邀登小姑山之八卦亭。天光若翠，月華如霰，萬里江濤，橫絕南北。大姑吹玉簫，小姑歌以和之，其聲清激，潛蛟躍乎波間，老鶴翔于松杪。歌竟，大姑亦止笛而言曰：『妾家姊妹二山，曰大孤小孤，適與彭郎山鼎峙西江，蠢夫謂妾嫁于彭郎，編造俚曲，唱于澤畔，良爲可恨。請太陰君一詩，喚醒世人。』月君不辭，援筆題詩曰：

大姑神女小姑仙，漫說彭郎舊有緣。

昨夜月中吹玉笛，一聲裂碎石崩巔。

忽聽得對面山頭聲如霹靂，裂爲兩半，漁舟客舸皆驚起。——從此俚歌遂絕。——二神女大喜，送至黃梅而別。

鮑師與月君沿着江山，至于武昌，登黃鶴樓，渡漢口，上晴川閣，曰：『江山大觀

也，宜仙翁取鶴至此乎！」去而尋漢皋，見兩美人浴于晴川，衣履掛于最高松枝，月君令鶴啣去。二女羞恚不能出水，乃相謂曰：「凡夫豈能及此，殆有神人相戲與？」月君應聲曰：「豈曰無之。」二女曰：「妾等裸體，豈能接駕，伏惟太陰君原宥。」月君曰：「倘是鄭交甫，則如之何？」二女曰：「若彼狂童，珮且不能得，况衣履耶？」月君令鶴啣還，二女忽不見。鮑姑曰：「想着了惱，避入水中矣。」月君大笑。

抵湘江，遙見女子數十，金枝翠旂引導而來——則湘中二君娥皇女英也。二神女一在其中，前趨稽首曰：「妾等因湘皇以謝罪。」月君曰：「幸二神無介懷。」湘君邀至水府，覺冷光逼人，清素幽潔，與廣寒無異。開雲母之屏，設玳瑁之宴。月君問：「世傳湘靈鼓瑟，何也？」湘夫人曰：「有侍女瑟瑟，頗善此技，偶向波間調弄，爲錢起夢中聞之耳。」遂命瑟瑟至前，試鼓一曲。月君曰：「清以婉，淡而逸，其素女之流亞乎？」作詞一闋以贈之：

風蕭蕭，雨霏霏，瑟瑟調來今古稀；

塵外仙株神欲動；水中帝女色俱飛。

湘君曰：『予聞太陰君少時，曾詠湘竹，亦是此調。』月君大驚。鮑師曰：『幽明一理，天人一至，吟于蒲台，已聞于湘水矣。』湘君曰：『帝南巡而崩，已百有十歲，予少一歲，予妹少二歲，巡至湘川，自沉于此。乃詩家往往加以艷詞綺語，助其筆墨風流，冥司不肯少貸；予姊妹以肇端于屈平之寄托，所以概置勿論。』月君曰：『風雅狂生，不可一世，我輩猶不加宥，而誰宥之？若責之以義，彼亦將以神仙爲忌才也。』衆神女皆大笑。——隨辭水府而出，湘君等欲送，鮑師固止之。

乃至洞庭湖，見君山如一翠髻，浮于水面。微風不動，皎月初升，恍若水晶世界。

月君吟詩曰：

蛟龍何處且潛靈？應是沈冥醉未醒。

清鏡一規九萬頃，中央湧出佛頭青。

吟甫畢，狂風捲地，駭浪拍天，月君與鮑師隱于雲端，遙見一妙年龍女，引數個垂鬢，

踏浪而來，大叫恩師何在？鮑姑視之，乃當日以仙艾授于王煒，得入龍宮，醫好其女，龍君遂以妻之。——是在粵南之事；今却在洞庭湖中，未知其由。隨應曰：『龍女猶能念及我哉！』龍女曰：『何意數百年未見恩師之面。』同邀入水府，鮑姑曰：『不如君山頂之佳也。』于是同躡山頂。頃刻設席，珍羞充俎。鮑師問：『何以移居于此？』曰：『分藩于洞庭湖，洞庭君即王郎也。』鮑師問：『安在？』曰：『爲尉陽君請去看鸞社湖蚌珠。』月君問：『看之何意？』龍女曰：『此珠飛潛靈異，各水府所未有者。』——移時宴畢，獻月君枷楠天然如意一枝，獻鮑師旃檀天然如意一枝，曰：『物雖細微，出自天上，非人力也。』——早見朱旂丹旆，紫蓋黃鉞，蔽天而來，巡湖神報：洞庭君駕回矣。鮑姑與月君即起告別，龍女挽留不住，跪送于道左。

爰造衡山，南岳夫人迎至朱闕，延入離光殿小宴款待。月君曰：『略去繁文，方是神仙之道。』夫人曰：『荆南蠻俗，大概不能知禮，妾等亦難出乎其類。』因問月君：『奉勅斬除劫數，何事閒游？』鮑師曰：『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閑耳。』各拊掌而笑。又

互相議論神仙道術之分，鮑師曰：『仙屬純陽，神則純陰，——然而世間城隍土地之神也。若五岳之神，或亦陰陽各半耶？』夫人曰：『然。龍亦純陽，而位居乎陰，故水府之神，亦陰陽相半耶？』——月君離席定立露臺，見回雁一峯，正當殿背，笑謂夫人曰：『言別于此峯可乎？』遂齊飛至峯頂，熊湘蠻蜒溪峒之勝，盡在掌中。月君曰：『觀止矣！』別過夫人，竟適而西。覺山川毒氣，瀾瀾漫漫，若火蒸者然。月君曰：『冰中有蠶，雪中有蛆，毒氣中乃能生人耶？』鮑師曰：『蠶生于冰，蛆生于雪，皆爲貴物；若人生于毒氣中，則賤一等。』卽欲去之，看見一石峯，明潔如玉，宛如女子之形：眉彎兩道，髻過一窩；素手半垂，玉指微露；雖畫功亦所不及。視其髮際，有硃砂篆三字曰：石丫頭。月君笑曰：『既係丫頭，曷不嫁人？』石應聲曰：『煩二仙爲我通媒也。』月君大驚曰：『石言于晉，師曠謂石不能言，蓋有憑耳。此殆有憑附者然。』鮑師曰：『否，乃其自然也。我游粵南時，已久知之。』石乃言曰：『既已久知，請贈一詩，不枉駕臨。』鮑師請月君贈之，月君曰：『我于此有未明，無處落想。請師太太贈以片言』

，爲彼光寵。』鮑師卽題石背云。

枉教人喚石丁頭，何不芳年便嫁休？

只爲良媒無處覓，甘心獨立萬千秋。

那石朗聲謝曰：『近有宦官，要將我移去；得此詩，可以止其邪念矣。并請落了款，留個聖迹。』鮑姑就添註「西池仙子鮑某題」。月君再視其容，若含笑者然。

遂取路都勻，而造雲南，曰：『黔爲滇之吭喉，尙少一鎮以撫之。』迨六詔河山，約略歷過，月君謂鮑姑曰：『滇之山，其脈散漫而無靈穴，氣則疎濁而不蔚秀，非產人材處也。』鮑師曰：『萬國水皆順流，唯滇之水則倒行，斯亦奇事，——足徵此邦之易叛。』月君曰：『我正惡此。』因吟一絕云：

此水何爲獨倒行？朝宗無路更無情。

藩王要竊皇王命；人意能遠天道行！

鮑師大笑曰：『此詩可移贈燕王。』卽渡瀘水，至于蜀中，登峨嵋之巔。時方暮春，叢

珠撲面，勁于鐵粒；剛氣翦衣，利若鋒刃。月君曰：『凡人奈何？』鮑師曰：『凡人豈能當此。或三伏時，備重裘而登，然亦不能過宿也。』月君曰：『我視峨嵋之高，約一百二十餘里；更有高于此山者乎？』鮑姑曰：『無之。唯崑崙與姑射又高，乃仙山也。』月君曰：『山之至高者曰嶽，何以峨嵋不稱爲嶽耶？』鮑姑曰：『嶽者五方五帝所居，歷代天子，多有祀典；若峨嵋不但天子不能祀，卽神亦不能居也。譬如高才博學之士，人不能測其涯岸，難以相親，皆掉臂去之耳。』月君大笑。——其山巔之正南，有石如鏡面，大可畝許；其前有大壑，壑之外有石壁，壁之上鑿有「峨嵋洞天」四大字，橫徑皆丈餘；旁注曰「坡仙筆」。鮑姑曰：『當日東坡書此，原有徑路可至壁前。迨後百年，有應龍出于石中，裂成爲壑；——今內有遺龍種。世人妄謂東坡騰空而書，豈鑿石匠工亦能騰空者耶？』月君曰：『有道者與世人言，猶之乎向蠅蝶而說鯢鵬，對蜉蝣而談蛟龍也。』俯視壑內有小龍，錦鱗朱鬣，長止數寸，形如四足蛇，而具五爪，浮泳跳躍，其首宛然龍也。又至一峻坂，斜側不能步，二仙各離坂尺許，踏空而行。行徑三折

，見一石洞，洞中坐一老僧，赤身跣足，遍體皆纏藤蘿。忽聞樹震山鳴，腥風卷至，則兩隻猛虎，徑撲二仙。月君以手指之，虎遂伏而不動。鮑姑曰：『此何僧也？』月君謂鮑姑曰：『我亦不能知。大約已證正果，恐凡人傷其肌骨，故留虎以守之耳。此豈可無詩耶？』月君乃題于洞壁曰：

何日空岩下，跣趺入定真？

藤蘿纏瘦骨；虎豹護枯身。

應入無生路；常爲不滅人。

茫茫堯甲子，天地幾回春！

隨離了峨眉，來向成都，覽永安宮之遺址，與浣花草堂之故跡。渡濯錦江，登劍閣，石穴關口，僅容方軌，設在千尋峭壁之間，一夫守之，萬夫莫能上也。月君因口占五律一首云：

劍閣千夫禦，陰平一旅過；

可憐漢統系，纔得蜀山河！

邈婦心難泯，謫孫淚不磨。

從來佞臣舌，覆國勝矛戈。

出了劍閣，由棧道至秦中，先循邊塞而行。月君請至西極，一登崑崙，鮑姑曰：『此上真休浣處也。』又請遊姑射，鮑姑曰：『神人藐姑，乃男子身；既無正事，何得遠謁？——詩家誤于「姑」字，多用到美人身上去，真夢中語耳。』月君曰：『微師言，我亦道是神女。』又請教：『天缺于西北，則崑崙之外果無天乎？』鮑師曰：『地陷于東南、指海而言也。天缺于西北，謂月光所弗及，非無天也。故山海經言：有燭龍啣珠，以照幽谷。』月君曰：『有人乎？』曰：『但有奇形異狀之禽獸；若并禽獸無之，則燭龍亦可不照。』月君曰：『師乃仙子中之張華也。』遂游二華：月君指玉女峯曰，『此石稱玉女乎？』因題云：

誰與錫嘉名，得向雲霄立？

偶有玉女過，笑云不我識。

鮑姑曰：『此峯擅名已久，何以貶之？』曰：『爲其不及石丫頭也。丫頭肌理縝密，玉女則粗而有筋；丫頭眉目如畫，玉女不過略似人形；丫頭娉婷有致，玉女身材太覺笨重；玉女叩之默然，丫頭則應答如流；——如此，玉女何異于享大名而寡于學問者乎？世人之分美惡以耳，我則以目，焉不貶諸？』離了二華，道終南，相近乾陵，鮑師曰：『則天在此，最能纏人，宜亟行也。』已踰百里。忽見月光慘淡，霧氣飛揚，隱隱有美女十人前導，喝曰：『大周武皇帝駕到，速來迎接。』月君視之，一垂老婦人，並無冠帔，頭挽盤龍髮髻，身披團鳳單衫，紫練花裙，舊綾綉襪，竚立濃霧之內，傳諭曰：『嫦娥爲月殿之主，鮑姑乃瑤池之客，與孤並無統屬，可請至行宮，以賓禮相見。』卽回身先去。十個美人，簇擁着鮑師月君而行。至一古廟，廟內齊齊整整，塑着那十個美人的形容；月君心以爲怪。那時武后降階迎入，先向月君賀了喜，又向鮑姑叙舊。月君曰：『師與后是故交乎？』鮑師曰：『后本大羅天女，所以識面。』武后曰：『朕福運未艾

，奈上帝苛刻，不令轉世，再登皇極，又不許仍歸天女之班，以致沉淪于此。又自巢賊發掘寢宮，冠履珠玉，皆被竊去，幾致不可見客。望太陰主救援則個。」月君曰：「事由上帝，未敢與聞。」武后曰：「不然。朕是個女英雄，爾亦是女英雄；英雄惜英雄，湯火有所不顧，何其懦也？」鮑師道：「且請教授手之法。」武后曰：「朕今爲上帝所棄，意欲歸于魔道，出世橫行一番，以暢生前未了之志；但要太陰主與掌教者一言耳。」月君曰：「余與利魔從未謀面，小仙避魔如仇，豈能爲作緣？」說畢，卽欲起身。武后勃然變色，謂鮑姑曰：「朕淪落千年，今日尋得一個對手。請問嫦娥奉命殺伐中原，因何夤夜到此，倩朕去暗中行事？我今首與上帝，爾等皆係明證。」十美人嘆曰：「我等皆所目擊。」月君忍不住，把袖中手帕一幅，向着十女拋去，盡裹在內，藏于袖中，拉鮑姑曰：「我們去罷！」武后大怒，向空指手畫腳，只見鑊鉞大小的冰雹，無數打將下來。月君又取手帕一方，拋向空中，却好似片大石板，冰雹乒乒乓乓，都打在石板上，一塊也不得下來。武后就脫了裙子，也要來裹月君，鮑姑一手接住道：「請各收了神

通，我有道理。」武后巴不能個解紛，就道：「願聞仙師尊命。」鮑姑道：「且候太陰相會利魔時，我勸他一說如何？」武后曰：「如果未會，太陰主身邊玉璽，卽與一顆，就是用情了。」鮑姑勸月君曰：「今日之會，良非偶然。武后得印，而有遭逢，何莫非太陰主提攜之力；人天路上，豈無再會之日乎？」月君道：「可笑他不好好相商，要同我去見上帝，這不是一個女光棍圖賴人麼？難道我怕他不成？」武后見有允意，斂手再拜曰：「適間唐突，幸勿介懷。」月君也是好勝的，見他屈膝來求，就一手扶住道：「我何惜印文哉？但看不得你把這個死皇帝嚇人耳！」武后笑嘻嘻的，取出一幅舊素綾來，遞與鮑師。鮑師在月君肘上解下玉璽，武后卽將綾兒覆在印文上，手按一按，已是清清楚楚的，「玉虛勸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十六個字。武后隨收入袖中，又懇月君放還美人。月君道：「這十個是何妖婦？說得明白，纔放還你。」武后直說道：「這是杜拾遺的廟，後來坍塌了，人誤爲杜十姨，就塑下十個美人；便有十個姓杜的女人，占住此廟，爲首的杜撰夫人，次是杜韋娘；在此作禍作福，圖些血食，恐怕弄出事來，

投托在朕之駕下。前有兩個書生，知道原委，就要與地方毀他，被朕一陣冰雹，打個半死，狼狽逃去。——所以此祠爲朕行宮也。」月君大笑道：「原來是一班祟鬼，怎麼也說到上帝前作證呢！」隨將袖子一灑，都跟踉蹌蹌的攢倒在地。二師已起向雲端，武后與美人等拜送不迭。

迤邐前行，已次妬婦津，鮑姑說：「這個妬婦，也是古今有一無二的。」忽有小舟唱歌而來，歌曰：

「妾心最愛美人妝，妬婦津頭一棹行。

若是有緣來渡此，風恬浪靜水生香。」

月君道：「這個婦人，能與妬婦相抗，是個奇的了。我們渡他的船罷。」早看他攏向岸邊。上得船去，那婦人用篙一點，放到中流，陡然狂風大作，吹得那船如磨盤兒旋轉，船底翻起向天。兩位金仙顛倒落水，就有無數捉生替死的鬼，搶近身來。月君顯出神通，仰口向上一吹，水皆飛起，簇着二仙，直上雲端。見妬婦將次歸到祠內，口裏還說道

：「且放這個嫦娥，從天河返到廣寒去罷！」月君大喝道：「潑妖婦！我要看看你的妬心。」妖婦回頭，見二仙無恙，即取身邊軍器來迎。——却是他當初燒火的鐵叉，煉成器候的。月君吐出劍炁，先要斬斷他鐵叉，擊格一聲，動也不動，那青炁就纏住在叉上，竟有千鈞之重，舉又舉不起，舞又舞不動，急得妖婦丟了叉，駕風而逃。鮑姑早放出火鏡內千百神鳥來蜂擁着妖婦亂啄，待要鑽入水去，無奈渾身被神鳥啄住，掙扎不開，頃刻爲齏粉。那鐵叉鮑師收了。月君向鮑師道：「男子而妬，則天下有才者皆罹其毒；女子而妬，則天下有色者皆遭其陷。我今先滅妖婦，以儆彼妬才之男子。」便向離位上唾口氣吹去，散作萬道火光，將妖婦廟宇，頃刻化爲赤土。——然後度函關，來至晉中。先游五台山，時僧衆如蟻；月君曰：「有個能成佛者否？」鮑姑曰：「非力不能，勢有不能也。何以故？修佛者至無生而止，不可以世數論；一到轉輪，忘却前因矣，焉得有唐玄奘十世童身者乎？我道家性命兼修，先煉長生，道成則羽化；如其未成，猶不失爲地仙，再加修煉，是個有把握的。——是故佛道難而仙道易也。」……

一路說說談談，已到晉南。有二少女來接，鮑姑視之，亦不知爲何神。月君詢其姓氏，二女曰：『兒家姊妹姓樂，爲繼母凌虐而亡；上帝以貞孝，命爲太行之神，專司此間水旱疾疫。至宋崇甯間，邊西乏餉，兒家以一盂飯，遍食三軍，遂得勅封冲淑冲惠真人，建祠在太行山之西溪。』隨請月君鮑姑往幸其所。見宮殿峻整，背崇巒，俯曲澗，前面與左右皆削壁千仞，逶迤環拱，而澗水噴激于下。——亦勝境也。二神女復請留題，月君贈以詩曰：

烟霞深鎖殿門開，鶴唳寥天下碧苔。

萬木青含一水去；千山黛擁二仙來。

當年貞孝堪爲法；終古精靈且禦災。

直使鬚眉還下拜，香風日夕動崔嵬。

二女再拜稱謝。——月君遂行至一大寺，寺門題曰「古陵樓」。鮑師曰：『其下乃石勒墓也。』月君乃題云：

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墳。

王衣消宿莽；金磬徹空雲。

一開千峯抱；孤城萬戶春。

袖中雙劍氣，談笑掃塵氛。

又至黃園洞，見瀑布冲出口，冒去數丈，其下行人仰視，若張素幔。月君曰：『可惜奇景都爲俗人草草看過！』——不匝月，尋遍太行諸勝，卽從星輅下九坂，已入河南界內。先游洛川，慮妃迎入水宮。龍鱗爲瓦，鮫綃爲幄，玳瑁爲牀，水晶爲簾，牕格悉琢珊瑚，門楣皆飾珠翠，鮮華藻艷，炫心奪目。列青玉之案，設沈香之椅，虬脯鸞管，猩唇麟髓，奇餚珍品，無所不備。小鬢獻酒，月君嘗之曰：『何鮮也！』慮妃曰：『此蝦腦釀成者。』月君曰：『水府繁華，迥勝仙家。』鮑姑曰：『妃帝女也，嘗在湘君之上。乃無知曹植，輒作冶祠，以擬阿甄，獲罪于天矣。』慮妃曰：『我已行儼夏司，索二人魂魄來此，完其志願；亦善處之法也。』卽令小鬢呼令前來。月君見陳王與曹后攜手至階，再拜而

立，窺其情狀，異常篤愛。月君曰：「一念之差，千劫不返，請鮑師開諭之。」說偈曰：

樹有相思花，水有比目魚；

冥冥雙幽魂，交合在清渠。

可憐八斗才，升合已無餘。

咄！速脫情緣縛，隨我凌空虛。

陳玉與甄后聽畢，心皆不釋，相依相偎的去了。月君信口吟曰：

忽見雙魂笑，還思半面啼。

人間爲叔嫂，地下作夫妻。

孽債三生障，情緣萬仞迷。

如來空棒喝，燐火夜淒淒。

月君與鮑師辭別處妃，前往嵩嶽。——尙距百里，見四個美鬢，擗了冠帶，前來叩接，致詞曰：「嵩嶽娘娘，敬遣賤婢子銜命，猥以嫁女，弗獲祇迎；又恐褻瀆，不敢遠

邀聖駕；幸惟諒跡原心，賜之矜宥。齋獻微儀二色，聊申登極之賀；伏冀不加詞斥，塞小君幸甚。』月君聽其詞令和婉，聲音清脆；視其姿色，明媚絕倫。乃問其名字，答曰：『月黛，雲絲，小紅紅，小素素。』月君謂鮑師曰：『使乎使乎！』視其所送之冠，則前後十二珠旒，冲天鳳翅，紫金造成的；其帶則是九龍吐珠，羊脂漢玉，碾就的；帶鉤，是蟠螭二條，互相銜結，四睛四脣，皆朱色，係血浸而成；——約值數萬金。月君固辭不受，四鬢曰：『聖后見棄如此，寡小君何以容足？』鮑姑曰：『詞云賀登極，於禮宜受。』月君方收下。隨摘鶯縑上夜明寶珠四顆，各與一枚，四鬢叩首謝而去。月君曰：『我有未解：何以嵩嶽恭敬若斯也？』鮑師曰：『此易明耳。汝掌中原劫數，嵩嶽正屬統轄，安得不小心盡禮？衡嶽亦聲號所及，所以設宴交懽。至于西嶽，則絕無干涉；猶之乎遠省上司，經臨地方，聽其來去，不出迎送，無奈彼何。』月君笑道：『若然，則鬼神亦不免于勢利也。』

鮑姑見黃河奔湍，比鯨雲還快，遂與月君同立于波濤之上，順流至于汴梁。月君曰

：『去年今日，正在這個地方降鹿怪哩。』看見萬壽仙院，改爲三聖殿，各塑有法身，彷彿二師與月君的相貌，鮑師曰：『無相無無相，纔是真相；如今有相有有相，乃是假相。』兩位金仙拊掌大笑，徑返青齊。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興師

耿炳文拒諫敗績

話說天狼兇宿，卽燕王也。嫦娥在天上，與他結了大仇，轉生到下界，兩家便爲敵國。這裏面就包着兩次劫數。——自始到終，一主一賓，是這部書的大綱目。前回月君回山左，燕王靖難師已下江南；就該接着起義勤王。但燕王怎樣奪了建文天下乃最要緊的關節，必須敍出個原委來，然後兩家的事業，萬緒千頭，方成經緯，合爲一局。請看次第敍出：

當日洪武太祖第四個庶子，錫名曰棣，有智略而且饒勇，以征朔漠有功，封王子燕

，治北平府。（卽金元之故都。）士馬精壯，早蓄不軌之志；因東宮是嫡長子，無可如何，然心常快快，不屑于藩封也。適有江湖行脚僧道衍者，俗姓姚，名廣孝，曾遇新羅國異僧，授之望氣占星行兵佈陣之術。在金陵時，窺見燕王有異相，乃遊于北平，交給宦者狗兒，爲之先容，由此得謁燕王。道衍長跪進言曰：『臣之來也，要製一頂白帽子與王戴，不知殿下許否？』燕王想：『王上加白，是個皇字。』大異其言，遂留入府中，問道衍：『你說這個白帽子，是怎樣製法的？』道衍對曰：『那白帽子臣自有個制度，但不是一人製造得來，還要幾個文武將相，相助成功。』燕王悟其意，就暗暗招納異人，招募勇士，以伺機會。王之愛妃徐氏爲開國魏公徐達之女，輝祖之嫡妹，聞之諫曰：『高皇帝爲根本之計，久立儲君，羣臣向附，四海傾心；縱使良平復生，亦無所用其權謀。前者胡維庸自取滅族，其兆已見。大王貴爲帝子，富有千乘，傳之子孫，儘勾榮顯；幸勿聽此狂僧之語。』燕王已稍稍冷了念頭。道衍又進言曰：『漢高處於草莽，呂公識爲帝王之像；天所興者，誰能廢之？今市上有一相士，姓袁名珙，號柳莊，其風

鍾與呂公相似，願殿下請來一決。」燕王初不之信。過了數日，悄然同了幾個衛士，裝束一樣衣冠，到袁珙對寓肆中飲酒。珙望見，即趨拜王前曰：「殿下何自輕至此？」王佯不省曰：「我們皆衛士，慎勿胡言！」珙微笑不答。翌日，道衍引之晉謁。珙曰：「昨日之衛士，他日之太平天子也。」王問：「當在何時？」珙曰：「即看鬚長過腹。」燕王笑：「年將四旬，鬚髯豈能復長？這是不經之言。」衍又進曰：「如珙一人之言不足信。臣聞軍衛中有一卜者，叫做金忠，人多稱爲活管輅，令他一卜，看是如何？」燕王密召金忠至府，卜得卦兆曰：「二女皆亡，王乃爲皇。」王問怎樣解說，忠曰：「此天機也，至期自應。若要明白這緣故，請大王隨手寫一字來。」燕王以指在茶杯內蘸了水，寫個「馬」字，水點淋淋漓漓，共有六滴。忠曰：「此六馬渡江之兆，當應在大水之年，決無可疑。」燕王忻然得意，就拜道衍爲軍師，珙與忠同參謀議；又常使心腹數人，潛住京師伺探事情。

一日，有密報到來，燕王拆視，是皇太子已薨，禮部議諡曰懿文。燕王拊掌大笑，

請道衍曰：『前者卦兆是二文皆亡，朕當爲皇；今一已亡，此一當是姪十九叔。朕今使刺客刺之何如？』道衍曰：『爲時尙早哩。大王得天下，也要學高皇百戰，豈一刺可成大業乎？』燕王曰：『若然，別有一策。父皇平素愛的是朕，若得左右吹噓，召入京中，立爲儲貳，不強似動干戈麼？』道衍曰：『這個且去圖之。』遣長使葛誠、周鐸，與心腹校士數人，齎金珠入京，囑托徐衛公、輝祖及九卿茹常蹇義等，商議此事。時太祖正以燕王智略類己，意欲立之，羣臣有諫阻者，有聳諛者，紛紛未決。葛誠即將燕王謀爲太子之事，據實以奏。洪武問之，魏公、輝祖曰：『固有之，不可立也。』洪武乃立元孫允炆爲皇太孫。儲位既定，周鐸即遣人將魏國公及葛長史許奏朝廷之事，具報燕王。然後約了葛誠回去復命；燕王佯爲不知，待之如舊。迨太祖歸天，皇太孫綱登大位，改元建文，燕王大喜曰：『何卦兆之神也！原來有此兩個文字。』即帶刺客力士，南下奔喪。將至淮安，接得太祖遺詔，不許諸王臨喪會葬，只得含慍回國。遂與道衍謀欲興兵，衍曰：『此必敗矣。以我數千之衆，怎敵他天下之全力。臣有一計在此。可分遣能言之

士，到諸王處說之。』王曰：『說之意若何？』衍曰：『秦王蜀王晉王，秉性純良，兼好文雅，是說不動的。若齊王周王岷王湘王等，貪財好色，又與太孫不洽，可速遣使去，大意說太祖遺詔，出自奸臣假的。庶民之家，尙許奔喪，豈有貴爲帝子，不許一哭其父者乎？我弟兄將來必盡遭魚肉，須當協力同心，思所以免難之策。如此；則縱橫之勢成，而我得從容其間，朝廷卽欲加兵，決不能先及于我；然後相繼而行，事方可圖也。』燕王曰：『善。』差人分說各王去訖，又謂道衍曰：『朕欲以入賀爲名，親至京師，窺視朝中光景，可使得麼？』衍曰：『這個使得。』

于是燕王奏請入覲，不候旨下，卽兼程而進。帝令谷王穗出郭迎之。燕王送之以燕趙美女，能歌曲的十二名，谷王大悅。及至關，燕王僭行御道，昂然登陸，大違儀制。御史曾鳳詔勸其不敬，帝詔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慮過人，酷似先帝；北平士馬強悍，金元所興；宜乘此時，徙封南昌，以絕禍根。』帝曰：『朕以至誠待之，自無二心。』乃大饗數日，遣之還國。道衍等皆遠接問曰：『大王觀其君臣若何

？』燕王曰：『文臣迂闊、武臣粗疎，皆易取也。』

從此製造軍器，屯積糧草。先後募得丘福譚淵丁勝龐來興勇士四名，與舊衛士張玉朱能，命爲六龍將士，日日操演兵馬；反跡已著，朝廷尙屬不知。

那時有燕山百戶倪諒，又有按察司僉事湯宗，亦奏燕藩有異志。帝隨命工部侍郎張昇爲北平布政司，謝貴爲都指揮使，又命都督宋忠帥兵三萬，屯于開平，協謀備燕。

會諸王皆惑于燕使之言，互相煽動，盡欲倡亂，各地方城守官員，日有密封上聞。帝謀諸兵部尙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泰請先削燕藩；子澄請先削諸王，翦其羽翼，則燕藩勢孤，可坐而致也。帝從澄議，發使執周王橚，岷王榘，齊王榑，代王桂，皆廢爲庶人；湘王柏自焚而死。燕王聞之大駭，因詐稱失心瘋病，狂走于市，奪人酒食，或哭或笑，胡言亂語；甚至偃臥糞壤中，彌日不甦。張昇謝貴佯爲問病以探之，正值酷暑，燕王圍爐搖頭曰：『寒甚寒甚。』昇與貴皆信爲真。葛誠寫「無恙」二字於手心，暗以示之。昇等遂趨出，星夜差人赴闕，具奏燕王瘋病是假，造反是真，陰謀秘計，人所

莫測；恐猝發難制，亟宜削之。帝命齎勅發符，遣使提問燕府官屬，并密勅北平都指揮張儻，令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乘間拿取燕王解京。張信憂疑不能決，其母曰：『汝父曾言燕王當爲天子，汝何不做個燕之功臣哩？』信大悟，坐了一乘四圍掩蔽的女人駟轎，徑造燕府通名。燕王心以爲異，令入內宮。信拜于床前曰：『殿下真病耶？朝廷有密詔在此，臣特來獻上。』王取勅視之，深感張信，遽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卽召道衍同議。適暴風雨，吹檐瓦落地，衍卽賀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王曰：『瓦墜而碎，又當何說？』衍曰：『此瓦碎而無用，是天使蓋造黃屋之兆。』王心甚猶豫，潛留信于府內，獨坐凝思，不覺霍然睡着。適徐妃來到王所，乃戲翦青絲一綹，將王髻逐莖接長，意在開悟燕王，說鬢長過腹是假的。誰知燕王豁然而醒，伸手一捋，其鬢竟是天然生就，直過于腹；徐妃細細看時，全無一絲補接之痕。大詫曰：『異哉！王固爲天子無疑矣。』燕王曰：『卿何以知之？』徐妃就將接剩餘髮，以示燕王，具道所以。王曰：『袁琪之言，豈期如此應耶？』遂召道衍將鬢與看。衍曰：『髮可爲

可爲鬚，王可爲帝，天下事要在人爲耳。」

忽報謝貴張昇已督兵士圍府，奉勅提問官屬，衍鼓掌而言曰：「妙極，妙極！可速按名拿下，召進面交，卽斬二人頭，以祭旂纛。」王從其計，立收官屬，械于殿前，一面伏刀斧手三百于帷壁之中，遣人召張昇謝貴進府交割。二人誤信，與使同入，見燕王坐在殿上，手自劈瓜。昇與貴方向前起居，燕王遽將瓜片劈面擲去，刀斧手大呼奔出，將張昇謝貴戮做泥肉餅；拿葛誠盧振二人，亦皆駢斬。

時宮內外有指揮彭二聞變，亟率部下數人，砍入端禮門；燕將龐來興丁勝舞刀截住彭二。彭二衝關兩將，徑向殿上奔來，衛士亂箭齊發，彭二身無鎧甲，大創而死。道衍卽發大將張玉朱能等，帥兵乘夜攻奪九門。布政司參議郭□按察司副使墨淋，指揮同知李濟陳恭等皆降。——時建文元年秋七月也。

燕王登壇誓師，稱爲洪武三十二年，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名曰「靖難師」。先出兵略定北平地方：附近通州指揮房勝，薊州指揮毛遂，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

亨，皆望風而降，兵勢大震；唯都督余瑱守居庸關不服。道衍曰：「居庸爲北平之項背，余瑱襲我之後，豈能南下？大王宜先取之。」王命內官狗兒，（賜姓名曰朱彥回，）爲大將，徐安鍾祥爲副，進攻居庸。

余瑱開關列陣迎戰，燕將狗兒出馬，余瑱見是個內監，大喝道：「不與你這沒雞巴的猪狗講話，快喚燕王出來！」狗兒大怒，舞爪直取余瑱。瑱挺槍敵住，交手纔數合，被狗兒一爪打中馬腿，那馬負疼向後倒坐，把余瑱掀下塵埃，——幸都指揮使馬宜捨命救回。燕兵乘勢衝殺，大敗而走。連夜走至懷來，正值都督宋忠統兵二萬，來襲燕王，隨與瑱合兵，商議進擊。

狗兒探知，飛報燕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與爭鋒，且固守以待其來。」燕王曰：「公等不知：彼二將甫合；士心不一，我逆而擊之，必然猝驚，驚則易潰。」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將近懷來，兩兵早已相見。宋忠余瑱不料燕兵如此神速，倉皇列成陣勢。王師好個內先鋒官居都揮使孫奉，舞刀直迎陣前，大罵「造反燕賊何

在？』朱能在門旂影裏暗發一箭，正中左耳之根，流血披肩。奉咬碎鋼牙，拔去箭桿，殺入燕陣，找取朱能，所向披靡。不防丘福從側邊飛出，挺矛直刺，奉轉身不及，貫脅而死。左翼驍將副指揮使彭泰，奮怒躍馬挺鎗，大罵『狗頭鼠腦的逆賊！只辦得暗算！敢來比試武藝麼？』燕陣徐安鍾祥二將齊出，雙戰彭泰。不三合，朱能又發一箭，中泰右臂，徐安乘勢揮刀斬于馬下。燕王揚鞭大呼曰：『他陣上只有此兩員驍將，今已斬殺，餘下皆沒用的了！』將士齊和一聲，統兵捲殺過來，王師不戰而走；宋忠余瑱皆被生擒，罵不屈，同時受戮。——燕王遂拔懷來。其開平上谷雲中諸處，莫不率服。

便欲進攻大寧。連接飛報，大寧衛都指揮卜萬，率同部將陳亨劉貞，引騎卒一萬二千，由松亭關進攻遵化，甚急。燕王心怒，商于道衍曰：『不取大寧，則我有後顧之虞；今卜萬牽制我師，進退不能，將如之何？』道衍對曰：『向聞卜萬恃才而驕，其將佐皆外順心逆，可用外間，請進兵以邀之。』燕王遂率諸將星夜趨至沙河，距卜萬寨止二十餘里。三更時候，伏路卒拿得一個奸細，解至營前。道衍亟附王耳授計曰：『只須如

此，萬望可致麾下。」燕王升帳，令釋縛，問：「是卜將軍差來的麼？」應道：「不是，是陳指揮差來納款的。」燕王佯作怒狀，喝令斬之。道衍曰：「且住。卜萬是一員名將，其降恐未必真，或者陳指揮倒是真心。」便問：「汝須直說上來。」對曰：「陳將軍素爲卜將軍所欺壓，近日又與劉將軍不協；前日起兵，原是卜劉兩人的主意，陳將軍原是勉強相從的，所以恭候大王駕到，就遣小的來通意：一者願隨鞭鉞，二者可洩仇憤，實係真心。求大王與軍師裁之。」道衍笑向燕王曰：「何如？我原料卜萬那厮是不可信的。」燕王曰：「雖然，陳指揮空言納款，亦無憑信；若能依我行計，方是真的。」遂令以酒肉管待，并賞白金二錠，付與密札一封，囑之曰：「此是送劉將軍的。」又付一封曰：「這是書的草稿，送與陳將軍看的，看過立即燒却。功成之日，陳將軍裂土封侯，爾亦有官爵的。」

來人拜謝，如飛回去，備述情由。陳亨又看了書稿，心中暗喜。乘着天尙未明，別遣一個心腹不識字的小卒，教了他的說話，將書送到劉貞寨前；隨爲巡卒所獲，送入營

劉貞看封函上寫着「大將軍卜侯密啓」七個細字，貞遂問此書從那裏來的？巡卒稟道：「適有一健卒，潛問卜將軍大寨，聽他是燕山聲口，說有書札投上，便放在我手內，從黑影裏走了。」劉貞拆來看時，內有燕王玉璽，是約卜萬同心舉事，如陳亨劉貞不從，可先斬其首，以徇于衆等語。劉貞大怒曰：「怪道他肯到這裏來尋着人廝殺，原來是要降燕賊！噫！朝廷何負于你？」即遣陳亨營中，以書示之。亨假意大驚曰：「他與將軍素睦，何得忍心至此？」貞曰：「主尙可背，何況同僚？」亨曰：「若然，我二人不殺他，他必殺我二人。」當下商定計策，共詣營門，請大將軍閱兵。卜萬不知是計，欣然出營，遂爲陳亨手刃。劉貞即以燕王書示其部曲，一時解散。陳亨自率其衆降燕，劉貞方悟墮其奸計之中，棄其兵旅，獨自遁去。

燕王大喜，撫道衍之頂曰：「眞和尙家毒計！」遂下令將進取大甯。道衍卽止之曰：「無卜萬卽無大甯；我勞師遠出，倘南兵到來，北平根本慮也。不若左平永定，西取保定，先成犄角之勢；進則可圖，退亦可守；——此爲上策。」燕王曰：「善。」乃

東擊永平，守將陳旭趙彞郭亮，不戰而降。就旋師去攻保定，三旬不能拔。……

却說建文皇帝見邊報如雪片一般，日逐告急，不覺大駭，召諸卿大夫，問：『汝文武中有誰能退燕兵者？』僉都御史練子寧奏曰：『臣保一人可用。』帝問爲誰？對曰：『四川岳池教諭程濟。自陛下踐位之日，卽奏燕王必反，當時未信，囚之于獄；今其言已驗，是有先見之明，何患不能破燕也？』太常寺卿黃子澄奏曰：『臣保一大將，可以破燕。』長興侯耿炳文素有威名，且係國戚，將帥中無踰此者。』帝遂命炳文爲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副；擢程濟爲檢討，任平燕軍師。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指揮潘忠楊松顧成徐凱等，帥師並進，直搗北平；帝皆從之。諸將士臨行，帝誡之曰：『昔蕭釋舉兵入台城，尙云一門之內，自相屠戮，不祥莫大；今爾將士進討燕王，務體此意，慎勿于陣上加刃，使朕有殺叔父名。』炳文等拜遵帝命，調兵三十萬，從臨清而入真定，自當燕軍正面；令徐凱駐于河間，潘忠屯于鄭州，楊松據于雄縣，四路控制，以分其勢。

軍師程濟謂大將軍曰：『燕卒雖少而悍，王帥雖多而怯，且以各處調集，老弱居半，將令未明，士心未協；將軍宜駐守數月，簡選精銳，訓練一番，令知順逆大義，則將士同心，勇氣百倍，燕兵不戰而屈矣。』炳文曰：『何懦也！朝廷命小將北討，不會命小將守城；且以數百倍之衆，示之以不戰、大辱國體。』諸將皆曰：『大將軍之言是也。』又曰：『不得已而必欲戰，宜會集各路人馬，徑由河間，直搗北平，則保定之圍自解，而北平之根本搖矣。』炳文曰：『不然。我數道倍進，則所敵備者多。兵法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燕逆營中縱有管葛，亦無法可施。先生何其執耶？』濟又曰：『師駐數處，若燕兵攻其一，一處失利，則各處士皆恐；孫子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此之謂也。』炳文不聽，下令諸將，明旦向保定進發。

是時燕王已差人探知消息，密諭張玉等曰：『彼恃明日進攻，今夕中秋，必然飲酒享士；我且乘其不備，先破一處，以震軍威，以裂敵胆，可以不戰而屈彼之兵也。』隨令軍士馬摘鈴，士啣枚，乘着月色，飛馳到雄縣。聽譙樓並無鼓聲，亦無一卒守陴，遂

緣城而上。……

主將楊松與麾下皆醉沉酣寢，忽聞喊殺連天，疾忙起來，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徒手搏擊。楊松被擒，王師盡沒。

燕王曰：『一箭須貫雙鷗；我料鄭州路近，潘忠必來救援。』命大將譚淵領百騎伏月樣橋，又命張玉率輕騎迎之。忠等果至，方與張玉接戰，譚淵等伏兵齊發，腹背夾擊，潘忠亦被生擒；兵士半死于鋒刃，半降于燕。——

燕王乘勝鼓噪而行，徑趨真定，遇王師于定州，遙見旂上是先鋒張保。兩家安營已畢，當夜伏兵來報，張將軍要見大王。燕王開營請入曰：『將軍勞苦。』保再拜對曰：『小將之兄張信，已得追隨；大王如無嫌猜，心願執鞭，是以蚤夜潛來，惟鈞命是聽。』

王大喜，問炳文兵法如何？曰：『無能爲也。雖號三十萬，先至者十餘萬，皆未嫻軍旅，無異烏合；以大王之雄風，只須一戰可破。』燕王曰：『明日交鋒——如此如此——公宜佯爲受執，我自有妙策。』保領諾而去。

明日，燕陣上朱能出馬，與張保交戰。不數合，能詐敗而走；保驟馬趕去，看看至近，朱能回馬大喝一聲，舉手中鎗一逼，保卽翻身落馬，被燕軍活捉去了。解到營中，保假意不屈，大叱燕。王曰：『俟拿了耿炳文，一齊斬首。』令囚後營。到二更，營中皆睡，王親來釋縛，握張保之手曰：『事可成，富貴與君共之。』保曰：『天命有在，何患不成？小將願爲內應。』燕王心喜，授之密計，悄然令其回營。

走到天明，迎着耿都督大隊軍馬，將至定州。炳文見張保飛馬而來，厲聲問：『汝何能歸？』保曰：『幸定兵解睡，我掙斷繩索，就竊了他馬匹，逃回來的。』炳文曰：『雖然，汝爲先鋒被擒，何面目見我？押回定州，等候發落！』卽催軍前進，早見燕軍大營，炳文乃列成陣勢，親自出馬，呼燕王打話。燕王曰：『誰耐煩！』令三子高煦：『汝爲我擒之！』

炳文見一小將，飛馬過來，認得是高煦，心上便有怯意。奮力交戰，只覺背軟筋酥。燕陣上見炳文將敗，大將張玉朱能譚淵等統精銳兵掩殺過來；燕王又率丘福狗兒丁勝

等繞出背後，夾攻橫貫。王師陣中將士迎敵者，紛紛落馬。炳文大敗，三軍士卒，皆亂竄逃命。燕王督驅衆將奮進，至滹沱河，王師尚有兩營未動，倒被敗兵衝散，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副將李堅寧忠顧成等皆被擒去。炳文急欲奔入真定，見張保在城上已豎起燕師旂號，大呼耿都督請進來發落。炳文進退無路，心胆俱裂。幸軍師程濟協同吳傑赴救，燕兵方退。炳文不能駐札，收拾敗殘人馬，連夜奔向臨清而去。保定亦降于燕。

第十六回

王師百萬堅子全亡 義士三千鐵公大捷

軍師程濟竭力苦諫，炳文不聽，已經奏聞朝廷。廷臣以爲文武不協，議欲召濟，而羽書報至，則已敗衄。帝怒，令與炳文一同召回。問公卿孰堪代將者？黃子澄曰：『非曹國公李景隆不可。』帝乃命景隆爲大將軍，賜之斧鉞，便宜行事。親率百官，餞于江蘇。統兵五十萬，大小將佐二百餘員，前往德州進發。

先是，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受兵部密札，約同都督耿璘，指揮楊文，率師遶山海關，合力破燕。聞炳文已敗，遂先攻永平。附燕之守將陳旭等，遣人飛章告急。道衍曰：『真保兩郡已定，耿炳文又全軍敗衄，不敢正眼覷我，正宜亟救永平，爲我左右羽翼之蔽。』燕王遂還師。將至北平，忽報馬報到，朝廷另遣大將來代耿都督；燕王大驚。未幾又報來代的是李景隆。燕王大喜曰：『原來是這個膏粱豎子！從未習見兵陣，授兵士五十萬，是自坑也！兵法有五敗，彼皆蹈之。』諸將請問其故，燕王曰：『軍紀不明，威令不行，一也；北平嚴寒，南卒柔脆，不能犯霜冒雪，二也；士無贏糧，馬無宿草，不量險易而深入，三也；寡謀而驕，色厲而餒，知勇俱無，四也；剛愎自用，不聽忠直，耑喜佞諛，部曲離心，五也。知我在此，必不敢至。我當親救永平，誘之使來，然後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擒之如探囊取物耳。』諸將皆頓首稱善。于是燕王命道衍輔世子高熾守城，誠令勿戰。自將輕騎疾行，一晝夜直達永平。吳高等望見大驚，率衆迎敵。燕王命軍士大呼耿大將軍三十萬雄兵，殺得片甲不存，何況你等小卒，尙

沒有十分之一？一面揮軍掩去；吳高與耿獻部下兵士，皆不敢接戰，爭先奔竄，被燕兵斬級數千，敗回遼東。燕王曰：『我乘此可取大寧衛。』諸將請曰：『北平兵少，恐不能久持，且還師何如？』燕王曰：『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窺也。兵雖少，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有道衍在，我何慮焉！』于是從劉家口抄出松亭關後，徑趨大寧。——時朝廷正疑寧王，已削其護衛，聞燕王至，遂迎入城。鎮守松亭都指揮房寬，亦率諸將前來附降。

却說李景隆聞燕王遠出，心中大喜，即下令全軍直搗北平。不日已至蘆溝橋，更無一卒駐守。景隆曰：『不守此橋，我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薄城下，築九壘以攻之；又結九營于鄭壩村，以阨燕王之歸路。日令諸將辱罵挑戰。道衍親督軍士，憑城堅守。

有前軍都督瞿能，長子鶯兒，次子鵬兒，督勇士百人，攻破張掖門。燕軍駭竄；能招呼後隊，無一人敢至，只得勒騎以待。景隆因功不由己，便生妬嫉之心，急發令箭，飭諭瞿能曰：『不得孤軍深入，須俟明日大軍協力登城；違者軍法從事。』燕世子又

率猛將狗兒奮勇殺出。瞿能仰天大嘆，退向城外。道衍即傳令，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凍結，竟成一座冰城，攻打不得。諸將多怨望，景隆束手無策。

燕王已旋師至于孤山，值北河水大，無舟可渡；王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凍合。』是夜，水果凍合，即揮兵前渡。行至天明，遇見王師前哨都督陳暉，率騎士三千截住，大罵：『逆賊！不知梟首在即，尙想回返巢穴麼？』高煦更不答話，挺鎗飛馬，直取陳暉。交手不數合，燕王鞭梢一指，大軍掩上，陳暉如何敵得，大敗奔走，部下死傷殆盡。燕王親率衆將，直追至鄭壩村，下令張玉朱能李彬徐忠房寬丘福丁勝高煦各攻一營，自率鐵騎直搗中營。王師因陳都督已敗，先自股栗；燕兵多新收塞外敢死之士，乘勝而來，銳氣百倍，奮呼衝殺，片時間九營皆破，王師四散。燕兵鼓行而前，道衍早在城頭望見，亟命馬雲龐來興冀英柳升等，從沙河永定諸門殺出接應。那時王師自己的敗殘人馬，奔來衝動了陣脚，營伍先亂，被燕軍兩面夾攻，腹背受敵，如何抵敵。景隆一想，走爲上著，就策馬先逃。九營軍士不見了元帥纛旂，個個慌張，俱棄了輜重，披

驍賊，勢如山倒。燕兵乘勝追殺，斬首不計其數。景隆連夜逃回德州。

燕王收兵入北平府，道衍率諸文武叩首稱賀，燕王曰：『正未也。彼雖敗衄，部下將士尙多，以我之衆，還不抵十之一二；若至來春，養成兵勢，便不易破。我今乘此嚴寒，先率輕騎攻取大同地方，彼必發兵來救，我即斂師而返；彼出我入，使之疲于奔命；南卒柔弱，死傷必多，然後乘其疲弊而擊之，使他片甲不返。』道衍曰：『此真神算！趁此士心奮勵，大王宜速起行。』

時建文二年春正月，燕王率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守將楊宗舉城降附；又攻蔚州，指揮王忠李遠皆來迎降；遂進攻大同府。李景隆果領兵來救，方至宣府，而燕王由居庸關返於北平，王師凍餒死于道路者，三停之一，兵心怨苦，日以離散。景隆羞憤之極，乃約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合軍六十萬，三路並進，會于白溝河。早有哨探兵士，飛報燕王。王遣大將張玉丘福爲先鋒，星夜往白溝，占住地勢，自率大兵隨後進發。

當晚，燕王宿在營中，將佩劍挂于帳前，忽清嘯一聲，營壁間弓弦皆鳴，若相和應。

者。又帳外所植鎗刀，皆噴出火光，大如圓毬，錚錚夾擊，寒風颯然；士卒毛髮直豎。燕王謂其子高煦曰：『此勝兆也。』下令軍士秣馬蓐食，列陣以待。

王師前鋒都督平安瞿能，率精兵三萬，先至。燕王親自出馬，大呼曰：『平安豎子！爾曾隨我出塞，知我用兵，尙敢來取死耶？』平安大罵：『逆賊胡說！』舞動大刀，直取燕王。張玉大喝：『匹夫，休得無禮！』手舉長矛，劈面相迎。

二將鬪有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燕陣上丘福出馬助戰，瞿能就舞槊迎住。燕王令驍騎華聚，番騎谷允，兩將齊出；王師陣內瞿兒鵬兒二員小將，大喝：『叛奴！認得我父子麼？』截往華聚谷允捉對兒廝殺。內官狗兒舞手中爪稜鎚，縱坐下豹花馬，飛出陣前；王師陣上指揮何清輪動雙刀迎敵；交馬不數合，被狗兒一鎚打中右臂，死于馬下。燕王見勝了一將，便揮軍冲殺過來；平安奮起雄威，反殺入燕陣內。——兩軍互相混戰。天色已暝，景隆大兵亦至，各自鳴金收軍。

明旦整兵復戰，平安橫刀出馬，大喝：『逆賊！誰敢前來試我寶刀？』燕陣上朱能

大怒，罵道：『小卒，敢胡言！』就挺鎗迎敵。戰了數合，朱能馬蹶仆地，飛身躍起。平安曰：『斬汝不爲好漢；快換馬來！』陳亨新附燕王，要建功勞；平安見他鎗法空疎，故買個破綻，誘他直刺進來，將身一側，鎗落了空，陳亨連人和馬攔入，被平安手起刀落，砍爲兩段。燕將見折了陳亨，皆有懼色。王曰：『折將亦偶耳！俟其氣少怠，保爲諸公破之。』就親自挺鎗索戰。

瞿能見燕王出馬，輪動鐵槩大喝道：『燕賊快快下馬受縛，免汝作無頭之鬼！』燕王大怒，咬碎鋼牙，來戰瞿能，——有五十回合。雕兒手拈鐵胎弓，搭起鸞翎箭，弓弦响處，正中盔上鳳翅，那枝箭挂在翅上不掉。燕王這驚不小，便從帶橫路上拍馬而走，前阻高隄，瞿能已自追及，劈頭一槩打下。不料自己戰馬後蹄忽然仆倒，能如飛躍起，而燕王已一縱登隄，揮鞭逸去。徐忠見燕王受驚，馳馬來救，被陳暉側首飛出，舉刀照頂門便劈；忠卽回架時，刀從鎗桿而下，砍去兩指，血流袍袖，棄鎗而逃。燕將丘福火真唐雲三騎馬如飛殺出接應，平安與鷲兒鷓兒同聲疾呼，向前截住。瞿能遂翻身殺入

燕陣，所向披靡，莫敢撓鋒。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又各揮部下奮勇衝擊。——合戰逾時，燕軍將潰矣，忽東北上數萬騎兵殺到，皆勁弓長箭，疾若風雨。王師正當酣戰，怎敵得這枝生力軍？被他連斬了越雋侯金通淵，都指揮滕聚二將。又值北風大作，刮起塵沙，蔽天飛至：燕兵在上風，看得見王師；王師在下風，却看不見燕兵，昏昧之中，自相混鬪。瞿能與鷲兒先已陷入燕軍，無路殺出，皆身受大創而死。平安與雕兒等皆已中矢，各不相顧，只自捨命血戰。燕王失聲道：『南朝好將士！』亟令後軍各持束草，乘風縱火而來，勢若燎原，王師登時駭散。郭英平安等，引軍西走；李景隆陳暉等，又潰而南奔。燕兵只向南追，直至德州，斬首十餘萬，橫尸百餘里。委棄器械糧草，積疊如山。李景隆止剩數騎，逃向徐州而去。

原來燕王先曾向韃靼借兵，有趙姓知天文者，說燕王是個真命，所以率師進關，徑趨陣前，剛剛湊着機會。——是故王師之敗，雖曰人事，亦有天意存焉。

其時濟南府有參政鐵公名鉉者，聞李景隆全軍覆沒，料燕王必來攻城，先募得義勇

三千，與參軍高巍，儒生高成寧等，酌酒同盟，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忽報有一小將軍名瞿雕兒，與王師相失，匹馬單鎗，來投麾下。鐵公卽命傳進，詢其來由，方知爲瞿能之子，父兄皆沒于王事，深爲太息。又連接探報，燕兵將至界上。雕兒稟道：『乞兵一千，願爲明公先斬來將。』鐵公令選壯士三百，隨雕兒出城。向南行數里，燕王第三子高煦，領兵先到。見有人迎敵，遂勒馬橫鎗，喝道：『百萬雄兵，殺得乾淨；你今還敢來送命？』雕兒大罵道：『燕賊！殺我的父兄，不共戴天。』挺手中畫戟，直冲過來。高煦一認，猜是瞿雕兒，將鎗遮住畫戟，說：『我有好言贈汝：李景隆部下上將千員，難總不如你？而今都做無頭之鬼了。你年紀尙小，若能棄暗來投，我當在父王前保奏，將來建立勳業，拜爵封侯，豈不富貴？』說未畢，雕兒大罵：『反賊！敢出胡言？』劈心刺去。高煦閃過，就勢挾住畫戟；雕兒便把高煦長矛掣住。兩邊用力一拖，都滾下雕鞍，那戰馬都如飛跑去了。高煦反奪了畫戟，雕兒却奪了長鎗，兩人步戰二十餘台。部下有番將薛祿，挺刀出陣幫助，雕兒大喝道：『好漢子不怕相幫。』高煦亦喝道：

『我與你一個對一個，不要人幫；大家騎馬來戰，分個勝負。』雕兒喝道：『便饒你。暗算的不是好漢。』于是兩人各回本陣，換了馬，從復交戰，大戰有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天色已晚，燕王大軍到來，各自回營去。高煦見燕王說瞿鵬兒如此英勇，這人要先除了他。燕王道：『既然了不得，須活擒爲妙。』

明晨，燕王諭諸將道：『我聞鉄鉉忠義之士，宜先禮而後兵，且觀其動靜何如。』諸將皆曰：『足見主公度量。』遂修書一函，差人送至城門，投遞門卒轉送與鉄公。看書內之意，大抵說朝有奸臣，將危社稷，予遵祖訓，以清君側，用是勒兵待命，被李景隆耿炳文統兵百萬，強逼至此。今公爲柱石，惟望鑒予法周公輔成王意，開關講好，共樹宏勛。如或不知天意，不順人心，唯有敝甲鈍兵，以聽鈞命等語。鉄公冷笑謂高巍與高成寧曰：『燕王這廝，敢來恫疑虛喝？不用睬他。』高巍曰：『書固不屑答他；但燕賊自謂法周公輔成王，何不作周公輔成王論一篇以折之？——此伐謀之道，亦誅心之法也。』鉄公曰：『善。』高成寧卽屬草。略曰：

昔者成王幼冲，周公負扆攝政；及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至誠上格于天，大風拔木，成王啓金縢，感泣而迎之。今皇上聰朋睿知，既非幼冲之年；大王英武剛強，又遠在封藩之域。徒以太祖賓天，頓生覬覦之心，以致中外猜疑；君臣之義不明，則骨肉之恩滅矣。若大王能自知其過，而幡然省悔，將倡謀者解送闕下，削去護衛，請質所愛子孫，拱手聽命，夫如是而朝廷有不感格者乎？乃慮不及此，傳檄遠近，大興甲兵，侵掠疆土，顧以清君側爲名，——是則效漢劉濞之倡七國，誅晁錯之故轍也。而謂法周公以輔成王，雖執途人而問之，誰其信哉！竊料大王之勇士，不過十萬，所據地方，不過數郡，將士殆亦疲矣。夫以大王之視君臣爲仇敵，叔姪爲陌路，安保十萬異姓之人烏合一時，而能效死盡忠者乎？一有蹉跌，噬臍奚及？倘以愚言爲忠告，速請解甲散兵，上表請罪，以慰太祖在天之靈。——雖不能媲美于

周公，而亦不至若劉濩之貽笑于萬世。煩請殿下裁之。

鐵公看畢，贊曰：『此誅心筆也。』亦令人送至營門傳進。燕王覽之，恚甚曰：『彼惡敢當我哉！』即令諸將向城下挑戰。鐵公乃率義士三千，出城列作三才陣勢，請燕王打話。燕兵見鐵公匹馬立于陣前，皆爭先觀看相貌。燕王見鐵公手無軍器，亦去了鋼鎗出來，開言道：『久聞參政能文能武，朝廷不用于將相，而棄于下僚，深爲可惜。』鐵公舉手道：『臣事君以忠，豈分別官職之大小？殿下身爲帝胄，職在藩封，爲朝廷之血脈，社稷之根本，卽有外侮，尤當首捍；爾乃躬自興戎，不識尊旨何在？』燕王曰：『我正所以衛社稷也。齊秦黃子澄輩一班小人，計欲搖動根本，必先翦落宗枝；諸昆弟皆已身受荼毒，朕則何能堪此！』鐵公曰：『殿下差矣！秦晉蜀王，何以獨不加罪？則是諸王之削爵奪地，皆其自取。漢時七國謀反，以誅晁錯爲名，殿下歸罪于齊黃二人，何以異是？』燕王曰：『天鑒予心，罪人斯得，我法周公以輔成王。』鐵公答曰：『殿下之言，可謂欺天。聖上之誠勵將士曰：慎毋使朕有殺叔父名。——親愛之義，至此已

極。乃殿下因有恩旨，反自挺身于行陣之間，殺戮天朝將士，自謂莫可誰何；是則司馬之心，行路人皆知之矣。』燕王曰：『汝出言無狀，將謂我佩劍不利耶？』鐵公曰：『忠臣不怕死。殿下與皇上義則君臣，親則骨肉，不顧天倫，舉刃相向，何況卑末；若大王之劍有靈，決先斬反賊首級。』燕王罵：『直恁無禮！』遂揮兵掩殺過來。鐵公軍則三千，皆用一弩十矢，梆聲响處，弩矢齊發，士馬皆被傷殘，只得退回。次日燕王指揮諸將攻城，鐵公嚴守。……三月不能拔。

道衍進曰：『水攻爲上。諸山溪澗甚溜，可用土石堰之以灌城，城必墮壞，省却多少費力。』燕王大喜，立命築堰。不兩日，水勢漲溢，漸及城垣，城中百姓大懼。鐵公謂咸甯曰：『我當乘此機會，以殲燕賊。』乃附耳密授數語。又于夜半潛令軍人以鐵板闢于城門之上，闌板邊鑿兩孔，大索貫其中，用活扣扣定；索頭一抽，則鐵板隨下。又挑壯士伏于外濠，俟燕王入城，卽拉此吊橋，以絕後之援兵。一面令軍民人等，晝夜哭曰：『我百姓何辜，皆爲魚鱉？』卽有巡兵告知燕王，率領將士來看。見青衿數百，在

城上大呼曰：『請大王暫緩攻城，我等衆百姓來迎接大王入城也。』燕王曰：『鐵鉉降否？』青衿對曰：『衆百姓降了，怕他走到那裏去。』燕王乃令撤堰水。水甫消去，早有青衿二三百，率領百姓無數，皆執香前詣營門，俯伏在地。燕王令爲首的入營問話，高成寧同了兩個老青衿進營，叩畢起立。燕王曰：『是鐵鉉使你來詐降麼？』成寧曰：『能使臣一人，不能使百姓。』營外衆百姓齊叫曰：『大王是高皇帝之子，誰可得天下，誰不可得天下？做官的吃了俸祿，各爲着一邊；我們小民，怎肯捨着性命，遭權殺戮之慘？因此合城齊心，都約會來降的。適才出城時候，聞得鐵參政縊死了，——這個還不知真假。』燕王曰：『我惱奸臣不服，本欲屠城；今爾百姓說來甚是有理，悉寬赦了。』衆百姓請曰：『小民愚蠢，不識大王安天下之義，見了雄兵，心中都懷着鬼胎，求大王按住六軍，我等各具盪漿，迎駕入城。』燕王深信不疑，下令退軍，揮衆百姓先去。王乃乘駿馬，張紫蓋，率勁騎數人渡橋。見城門大開，兩行百姓，齊齊跪下，山呼萬歲。燕王大喜，策馬入城。一聲震動，敢是鐵板下得太急了，剛剛打得馬額子，燕王和

馬同倒于地，大驚躍起，飛跨從騎而逃。城外挽橋壯士，又急切挽不動，燕王竟從橋上馳去。到了營中，喘息甫定，大發雷霆，勅令軍士架起雲梯衝車，盡力攻打，破城之日，不分老幼男女，悉行屠戮。兩日之間，已被飛礮擊壞數處。鐵公乃書高皇帝神牌，懸在各城塔外邊，燕王視之，只得束手。而兵士亦皆倦苦力疲。公乃令長子福安與瞿鵬兒，督率壯士，於黑夜突擊燕營，斬殺數千，大勝一陣。燕王益憤，計無所出。

忽西北角上塵埃張天，乃是盛庸與平安二將，打聽得燕王圍困濟南，收集逃散之兵，共有七萬，星夜來救。燕王卽令撤圍，向前迎敵。鐵公道：『是必有救兵來了。』遂率領諸將，殺出城來。燕兵前後受敵，大敗虧輸。鐵公與盛庸合兵追逐，復了德州，兵勢大震。

燕王逃至河間，方屯駐了人馬，亟召道衍計議。道衍曰：『今平安盛庸集于西路，大王且捨之，速攻滄州。滄州土城潰圯日久，守將徐凱素無謀勇，一鼓而下，則兵威復震矣。』燕王便由天津至直沽，一日夜行三百餘里，已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燕將張

王率勇士從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生擒徐凱，餘衆悉降，燕王命盡坑殺之。復率將士鼓行而南，臨清館陶諸處，皆望風而解；遂掠濟甯。

鐵公聞之，謂盛庸曰：『燕賊欲循河而向淮陰，直赴金陵耳。我與公率兵躡其後，則餉道不通，彼必還戰，戰則破之甚易也。』早有探隊報知燕王，王曰：『盛庸何足爲慮？所慮者是鐵鉉。』亟率兵從舊路而行，正與王師相遇于東昌。鐵公素知燕王善用奇兵，擊人之背，乃以陣後設置火礮藥弩毒箭等物，于地中布沙以掩之，令人密伺燕王到，卽發機。部署已定，乃擺列三才陣勢以待：左右兩翼分開，中間凹進，若心字形。燕王見之笑曰：『彼欲誘我攻陣，以兩翼之兵圍困人耳。此等陣法，只好哄小兒。公等看我破之。』張玉進曰：『大王以正兵衝其前，臣以奇兵擊其後，把他這個心字陣便碎作兩半』。王曰：『正合我意。再令朱能王騏周長谷允領番騎攻其左右，則四分五裂，豈僅兩半哉！』燕王乃自率精騎，直搗中堅，鐵公揮軍圍之。張玉督勇士從陣後冲殺過來，地中火礮弩箭齊發，連人與馬，盡打得稀爛。——可憐張玉是燕王第一員愛將，却不

知做了個替死的鬼。——燕王正戰時，聞陣背後地雷大震，知已中計，急欲殺出，被鐵公在高處以旂招展，燕王殺向東，旂便向東展，軍士亦向東圍。但因帝命毋殺叔父，鐵公要活擒之，以解京師，是以諸將不敢加刃。正遇着瞿鵬兒，直近身，手抽出鋼鞭，向肩胛打下，燕王亟用寶刀招架，恰與鋼鞭鏗的一聲，接個正着，心甚危急。幸朱能谷允二將殺到，雙戰雕兒，燕王方得了性命；又虧高煦率領薛祿華聚鉄甲三千，奮力進擊，直透重圍，翼蔽燕王而出。——全軍大潰，不啻星散雲飛，土崩瓦解。

第十七回

黑風吹折盛帥旂

紫雲護救燕王命

建文三年春三月，平安盛庸合兵追逐，斬殺燕兵數萬，燕王晝夜逃回北平；復了德州，真定諸處，王師大震，報捷至京。帝臨朝謂羣臣曰：「耿炳文，老將也，而摧鋒；李景隆，善用兵也，而敗衄；盛庸素未知名，鐵鉉又是文儒，乃能連敗燕兵；——知人固

未易也。』僉都御史景清對曰：『誠如聖諭。臣請以北伐之事，耑任鐵鉉，燕藩不足慮也。』帝又詢之諸大臣，多舉盛庸。乃兩從其議，授鐵鉉爲兵部尙書，耑守濟南，扼住中路。封盛庸爲歷城侯，平燕大將軍，總理北伐，從東路進兵；副將軍吳傑平安截其西路，爲遙應之勢，共搗北平。

燕王聞了這個信息，心中憤鬱，卽召道衍責之曰：『當日是你倡言用兵；今者債敗至此，尙有何說？』道衍曰：『我會說過，師行必尅，但費兩日，——兩日者昌字也。——從此勢如破竹矣。』燕王又命金忠卜之，曰：『進則得天位，退則失士心。』于是諸將吏皆願效死。

燕王遂命丘福譚淵爲前鋒，朱能張輔爲二隊，自統了大兵合後，南向進發，與王師相遇于夾河。燕王列陣于東北，盛庸列陣于西南。王見盛庸陣勢整齊，不能遽破，乃令諸將挑戰。譚淵出馬罵道：『殺不盡的敗將，快把頭來獻納！』王師陣上一將出馬，有似執皂旂張使者模樣。——此將姓張，從無名字，人呼爲張皂旂，亦稱爲皂旂張；每至

攻城陷陣，常皂旂當先，以此得名。他的飛叉兩股，擲去殺人，百發百中；舞動起來，任是千軍萬馬，近他不得。向爲魏國公之部屬，差來助戰的。——燕王素知其勇，一見皂旂出陣，便大驚曰：「此人是幾時到的？又添我患矣！」譚淵曰：「大王不要長他志氣，看小將擒之。」就挺鎗出馬，直取皂旂。戰勾二十回合，但見飛叉愈緊，鎗法漸慢。譚淵霍地回走，早被皂旂一叉擲去，正中頸子，直透咽喉，死于馬下。淵部驍將董中峯大怒，舞刀來戰。莊得大叫曰：「張將軍看我斬此賊。」皂旂卽撥馬回陣，讓莊得與燕將交鋒。不十合，斬中峯爲兩段，燕軍大駭。朱能張輔縱馬齊出，莊得力戰兩將，全無懼怯。燕王贊道：「南朝有這樣好將，待我送他杖雕翎箭兒。」挽弓廳的一箭，正中面頰。莊得負痛跑回，馬蹄忽蹶仆地，被朱能趕上一鎗搠死。——大家鳴金收兵回營。

燕王謂將士曰：「要敗南師，先執皂旂。爾等與皂旂交戰，務須佯敗，誘之穿營而走，若是別人，不敢來追，皂旂胆大包身，必然追入。我伏絆馬索擒之，不怕他鑽下地去。若有後應之人，俟其殺入營中，四面亂射，不怕他飛上天去。」布置已定。詰旦，

朱能出馬，大罵皂旂：『我今生擒汝來，剗取你的心肝，以祭譚將軍。』皂旂性極焦躁，飛出陣來，舞叉直奔朱能。朱能略戰數合，即向左營側首而走；皂旂不捨，放馬追入。朱能回身再戰兩合，從後營逃去。皂旂再趕時，伏兵大喊一聲，幾條絆馬索亂扯起來，人馬並倒。皂旂一跳而起，輪動飛叉，立殺數人。衆軍士撓鉤鎗刃，四面蜂擁攢刺，渾如雨點一般，皂旂便有三頭六臂，怎能抵擋？身負重傷，流血滿地而死。死後猶執皂旂，挺然直立，燕軍莫不胆寒。

時盛庸聞燕營吶喊，問誰能往救皂旂將軍？驍將楚智應聲而出，帶領壯士百人殺向燕營。遙見皂旂揚起，只道被圍在內，大呼殺入，叫張將軍，却全不動彈，方知已死。隨後返身殺出，燕軍四面圍來，萬弩齊發。楚智與將士百人，皆被射死。盛庸即忙揮兵冲殺過去，燕王親自當先率兵大戰，——自辰至未，不分勝負。

可煞作怪！忽東北上黑風大起，山谷震動，沙霧漲天，瓦礫夾擊；王師營在下風，被打得頭臉盡傷。盛元帥大旂頓然一折兩段，那上半截旂桿，竟刮到九霄雲內，直舂下

來，聲若山崩，地土裂開數丈，陷入好些人馬。燕兵乘風縱殺，皆用的火鎗藥弩；王師眼都眯了，只辦得拋却鎗刀，棄了甲冑，亂竄逃命。被燕軍直追至滹沱河，斬殺不可勝數。盛庸連夜奔回德州。燕王大勝，諸將皆稱賀。

道衍進曰：『吳傑平安，尙未知盛庸敗走，可令人報之，賺他出兵來救。只須如此如此，必中我計。』燕王曰：『正合朕意。』遂令軍人雜于逃難百姓之內，奔入真定，報云燕師雖勝，苦無糧草，今在各村堡擄掠，殺害我等良民。吳傑信以爲然，卽點起軍馬，飛馳前往，意欲掩其不備。及到藁城，早服見燕軍列陣以待，吳傑大驚。平安曰：『雖然誤聽傳言，今日且與他決個死戰。』吳傑曰：『燕逆端好陷陣，待我排個陣勢，伏兵誘他，強如陣上爭持。』就暗傳號令，結下個四象方陣。燕王一看，笑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戰，我以精兵破其一隅，則其餘自潰。』隨命薛祿率領番騎攻其前，自率驍騎擊其後。吳傑伏下斬馬足的軍士，却在陣前；伏的弓弩手，反在陣後，偏偏不湊巧；薛祿殺進陣去，被那伏兵砍倒戰馬，生擒了薛祿；燕王殺進陣時，被弓弩手圍住亂射，

矢集于羸旂者有如蝟刺，而燕王左右格殺，卒未嘗中一箭。——平安暗自驚訝。可又作怪，刮喇喇狂風大作，發屋拔樹，空中瓦石亂飛，如前日打盛庸軍無異。燕將朱能丘福馬雲房寬翼英等，逞着風威，併力殺進，王師大敗。薛祿被擒在陣，乘飛沙昏暗，掙斷繩索，奪了馬匹軍器，助着燕王，從中殺出。吳傑平安勢不能支，只得奪路而走，奔回真定，閉城堅守。

且說燕王連夜進兵，攻打真定。道衍曰：『真定城堅難破，不若攻取大名府，彼四面無援，必然自困。』燕王遂引兵南行。吳傑平安手加額曰：『我事濟矣。』卽發兵斷北平餉道，掠取糧草，燕軍之運餉者不敢進。而燕王頓兵大名，軍中乏糧，皆有怨意。燕王怒謂道衍曰：『此乃爾之妙計。』道衍曰：『大王未之思耳。彼截我餉，我亦截彼餉；以彼餉爲我餉，是則我有餉而彼無餉也。』燕王喜曰：『好個和尚！』乃遣大將李遠、丘福、薛祿，率輕騎六千，至濟甯穀亭，殺散守糧軍士，盡行劫之。又遣劉江、張武，率兵潛往徐沛地方，放火燒了數千糧艘。

飛報入京，朝中大震。帝亟謀之廷臣，文淵閣博士方孝孺對曰：『臣聞燕逆三子，最寵是高煦，每每傾陷世子。向有內監黃儼者爲高煦之心腹，反在世子高熾左右伺察動靜。臣請預書于世子，許以王燕，令歸朝廷；再齎些財寶，以啖黃儼，令其報與燕王，世子已經內附，則燕王必班師，而父子兄弟，舉刃相加矣。』帝立命孝孺屬草，遣錦衣衛千戶張安使燕。先去投見黃儼，以明珠十粒，黃金十錠送上曰：『當今所賜也。』儼曰：『臣無寸勞，何故厚賚？且目今正在用兵，易起嫌疑，亦不敢受。』安曰：『夜闌更靜，鬼神不知，何有嫌疑？朝廷之意，不過要汝報一信耳。此信一報，有利于公監，有功于國家，終身富貴，受用不盡。惟君裁之。』儼聽說有利于己，就問道：『是何信？咱做得來無有不做。』安曰：『明日有封書送與世子，卽煩差個使者，星夜送到軍前，報知燕王就是了。』儼曰：『咱曉得了，這是做得來的。如此小事，難道朝廷差咱不得，要賜金珠與咱麼？』張安請他收了，悄然別去。于次日黎明，去謁世子，將御書呈上。世子手中接書，心內猜疑，料是反間之計，乃對安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此書須

送到父王軍前，卽煩天使一行。』遂喚心腹衛士數員，押着張安星夜馳去。黃儼所差之人，已先到了半日，報燕王曰：『朝廷有書與世子，世子反矣。』燕王以問高煦，煦曰：『世子向者結交太孫，今有書至，造反無疑。』燕王俯首沉思，而衛士送張安適至，并璽書一函，尙未啓封也。燕王拆視云：

皇帝密諭燕世子高熾曰：爾父棣爲孝康皇帝同產之弟，朕乃爾熾同太祖之兄也。高皇帝計慮久遠，遺詔不許奔喪，爾父棣已至淮安，怫然而返，遂萌不軌之念，——不特藐朕冲齡，并視祖訓爲弁髦矣。迨至勾軍練士，叛跡丕彰，朕止削其護衛，逮其官屬，冀其翻然悔悟，庶可以全親親之誼；乃竟悍然不顧，擅執天子命臣而戮之，興師造反，攻陷城池，荼毒黎庶。爾父謂朝有奸臣，舉兵以清君側；夫爾父之所謂奸臣，乃朕之忠臣也。若欲爾父謂之曰忠，則必舉社稷面奉之，斯爲忠矣。朕之訓將士也，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爾父則反藉朕言，自

謂莫可誰何，挺身行營，殺害將士，屠滅六師。本廟告之高廟，再行天討；姑念爾熾素性惇和，乘彝不泯，尤能幹父之蠱，爰命世襲藩封，爲屏爲翰，以衛朝廷，如帶如礪，永及苗裔；并赦爾父子不問。朕豈肯爵其子而殺其父，俾爾熾受賣父之名哉！高皇帝在天之靈，其鑒予心。欽哉毋忽！

燕王看畢，大怒曰：「嗟乎！幾殺吾子。」遂拔劍砍斷袍襟誓曰：「吾當臨江一決，誓不反顧矣。」遂部署諸將，命李遠朱能爲先鋒，由館陶渡河，進攻東阿汶上沛縣。正遇王師三千，運餉北上，燕將番騎指揮款台，領十二騎奮呼殺入曰：「燕王大軍到了。」將卒皆驚走，糧餉盡爲燕兵所得。——威聲益震，州縣望風而降。燕王徑趨宿州。

時平安探知燕兵南下，聚集馬步三萬，從後躡來。燕王乃親率精銳八千，持三日糧，星夜走至淝河，先命朱能丘福各領一千，伏于淝水岸旁林木中；又命王真劉江各率騎士三百，束草于囊，若卷帛狀，載之馬上，前去迎敵，——「只要輸，不要贏，誘至淝

水相近，將束囊沿路拋擲，彼士卒必來爭取，你二人看伏兵齊發，回身復戰，務要殺他片甲不返。』王真劉江領令而行。早有平安前部丁良朱彬，率軍先至，見燕兵甚少，吶喊殺進；王真劉江二將，佯作驚狀，且戰且走。看看誘至肥水，燕軍便拋了束囊，丟了旂鎗，落荒奔逃；王師俱各爭先搶拾。忽聞金鼓齊鳴，丘福朱能統兵左右殺出，王真劉江回馬奮戰，以一當十；丁良朱彬皆沒于陣，王師被殲無遺。

次日平安兵到，與燕軍兩陣對圓，有新來番將火耳灰者，大喊道：『看小將立擒燕賊獻于麾下。』遂舞動鐵蒺藜出馬。——原來火耳灰者官居番騎指揮，爲河北總兵官趙清的前部，吳傑特地借來助戰的。——燕王見了，喝采道：『我若得此番將，便是王者無敵。』王真道：『待小將生擒他來。』挺鎗飛出。交手不十合，但見王真腦漿直注，頭盔粉碎，兩腳掛于蹬間，被戰馬拖去。火耳灰者竟沖過陣，直取燕王。那邊快，這邊更快，胡騎指揮童信，暗放一箭，早中馬眼，那馬直立起來，把火耳灰者掀翻于地，被燕兵生擒去了。火耳灰者部下番奴帖木兒，飛馬舞刀，陷陣來救。童信又發一矢，正

中肩甲，亦被生擒。平安見折了二將，斂兵而退，回至宿州屯札。一面約會淮北總兵何福，一面申奏朝廷，求京軍出助。

時朝中徐魏公輝祖先已慮及燕兵日近，平安孤軍不能支持，請于建文帝挑選京軍二萬，渡江而來。何福得了平安羽檄，亦已統兵星夜來會。燕王聞報，籌度一番，便問火耳灰者何在？軍士如飛解至，乃親釋其縛曰：『汝肯順我否？順則朕當倚汝爲心膂，不順則當與帖木耳同送還平安部下。汝係英雄，朕豈肯加害哉？』火耳灰者見燕王大有度量，倒身下拜道：『願聽指使。』于是燕王拜爲宿衛左將軍，又賜以酒曰：『目下徐輝祖將次到淮，汝可引五千精兵向前截住，不要放他過來。待我破了何福平安，那時別有命令。』火耳灰者率兵自去。燕王又諭將士曰：『我兵深入，利在速戰；而平安結連河福，爲持久之計，必先斷其糧餉，然後可勝。』卽命譚清李遠領馬兵五千，直哨淮河，掩擊轉餉兵士，并燒載糧舟楫。乃親督鐵騎二千，精兵三萬，星夜退至小河，結營于河北岸，令鐵騎守定橋梁，背水列陣，以待何福。平安大軍到時，見燕兵已經渡河，就列

陣于河東南。燕王策馬立于陣前，大呼曰：『何總兵，汝何苦受平安豎子之愚，統兵來此！』話猶未絕，何福舞刀驟馬，大喝：『燕賊！我來取汝祭刀。』燕陣上老將陳文應聲喝道：『潑賊！有我在此。』挺鎗敵住。戰及數合，福即敗走。陳文驟馬追來，手中鎗只離着後心尺許，何福一閃，霍地扭過身來，手起刀落，斬陳文于馬下。伊弟陳武大怒，舉手中鎗飛出陣來。平安道：『何將軍看我擒他。』就舞稍接住，大戰二十餘合。武亦佯敗，用回馬鎗翻身刺入。平安眼明手快閃過，接住鎗桿，猛力一拖，陳武倒落馬下，再加一稍，了却性命。燕陣上李彬使飛馬直取平安，何福又舞刀接住。燕王回顧衆將，令速助陣，却不道平安已舉稍飛到，燕王吃一大驚，措手不及，轉身從斜刺裏落荒而走。平安縱馬追上，舉稍直刺，剛及那馬後股，把燕王掀翻在地；忽有紫雲從地湧出，罩住燕王，雲內一神人執鞭擋住。燕將朱能王騏童信皆飛馬追來，大呼：『平安豎子，勿傷我主！拿你碎尸萬段。』平安急回馬敵住王騏，朱能與童信已將燕王救回。王師陣上都督陳暉，乘此機會，即揮大軍冲殺過去，个个勇氣百倍，李彬王騏皆敗陣而逃。

朱能等保着燕王，疾忙渡河先走；諸將士被王師圍住，隨從不及，大敗虧輸，止辦得各自逃命；又被王師逼將上來，爭橋不得渡者，大半溺于水中。平安何福等奪橋而北，直殺得燕王走投無路。幸大將張武與二子高煦，領八千生力軍來救，平安方才收兵回營。燕王慰勞了諸將，下令堅壁固守。王師每日挑戰，裸體辱罵，高煦忿極，進曰：『兒願出陣，立斬平安。』燕王曰：『兒雖勇，平安不可輕敵。我只待譚清李遠劫餉兵回，則彼救死不暇，又焉用戰。』忽報火耳灰者已被徐魏公殺敗逃回；燕王正在午膳，不覺失箸于地。

第十八回

陳都督占讖附燕王

王羽士感夢迎聖駕

徐輝祖破了火耳灰者，統軍前來，平安何福陳暉等衆將接着，言：『燕王聞禁軍一出，胆已喪矣。』魏公曰：『不然。彼已深入，利在速戰；我堅壁待之，糧盡必潰。』

——廉頗之拒秦；司馬懿之拒蜀，皆是此意。獨是朝中一班文臣，不諳軍旅，只道我既請于天子出師，而又不肯交戰，其間必有多少猜疑，（況且燕王與我爲妻舅親，）倘羅讒構，百死莫贖。我唯盡力交鋒，完我臣節。——勝負固未可定也。」何福曰：「魏公忠亮，四海咸知，又爲聖主信任，何慮之有？」平安曰：「那白面書生，閑時掉舌，臨難縮頭，是他長技。魏公之見是也。末將無能，敢不爲公前驅。」

明晨會戰，魏公親自出馬。燕王令驍將李斌迎敵，與魏公交手，十餘合斬于馬下。都指揮韓貴接戰，不三合，魏公奮其神威，大喝一聲，揮爲兩段。魏公指揮三軍，捲殺過來，燕兵大敗。高煦率兵來救，與王師且戰且走。天色已晚，魏公收兵退回。

燕王奔走五十餘里，安下營寨，會集諸將計議，皆曰：「懸軍深入，糧餉無多，目今暑雨鬱蒸，不特轉運艱難，而且恐生疾疫；自宜旋師，再圖後舉。」燕王曰：「我師一動，後有平安何福，前有盛庸吳傑，卽欲生還，可得乎？」乃下令曰：「欲旋師者左，不欲旋師者右。」諸將多趨于左。王怒曰：「公等自爲之。」朱能拔劍起曰：「當日

大王命金忠卜數，言六馬渡江，在大雨之年；今正應此兆，豈可退耶？如有再言旋師者，先斬以徇。』於是諸將復趨於右。燕王大喜，即命秣馬造飯，五更發兵前進。

先鋒朱能距魏公營五里，駐下軍馬，礮响三聲，王師大驚。魏公出營看時，見燕軍大隊俱到，已經列陣。魏公想道：『怪不得燕王屢勝，原來是百折不回的。』疾忙披掛上馬，出營搦戰。燕王料將士無他敵手，親自出陣，舉手問道：『魏公別來無恙？』魏公答道：『有恙就反了。』舞刀直取燕王，燕王挺鎗劈面相迎。——兩人大戰有八十餘合，不分勝負。只聽得魏公營內忽然鳴金，不知何故。魏公大喝道：『且消停，拚個你死我活。』燕王因連日交戰，也覺倦乏，亦厲聲道：『好漢子不要帮手，少間再戰。』魏公回營，見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齎有勅旨，是召魏公班師的。魏公接旨，問出自上意否？陳禮部曰：『朝議以淮南現有梅駙馬重兵屯扎；倒是京師軍薄，不可無老臣良將，爲之宿衛，是以召公。并命我二人在此參贊軍務。』魏公撫膺太息曰：『大事去矣！』遂請平何二將軍語之以故。二將大驚曰：『我軍已三日無糧，採蕪而食，魏

公一去，恐有瓦解之勢，奈何？彭寺丞道：『各位將軍，何不公上一表，保留魏公？毋使後悔。』魏公曰：『不可。我昨已料及於此。』遂囑平何二將軍，盡忠報効朝廷。二將皆泣下曰：『誓以馬革裹尸，不但不敢負聖恩，亦不肯有負明公也。』魏公卽于是夕二更班師，命軍士啣枚疾走，天明已走百里。

燕王正在披掛上馬，營門軍士報道：『徐魏公已拔寨矣。』燕王心中大疑，料必乘我之後。有謀者報云：『魏公奉旨召還。』燕王以手加額曰：『天助我也。』又報譚李二將軍皆已回來，燕王問截餉何如？李遠對曰：『淮河餉舟，悉已燒完。譚將軍殺散運糧軍士，盡奪其糧餉。不意陳暉徐眞等統三萬兵來，衆寡不敵，又被奪去。』燕王曰：『彼若得餉，就不可破。』卽命高煦率兵與平安搦戰，自率朱榮劉江等領了輕騎八千，星馳而去。陳暉不料燕軍又到，倉皇迎戰。燕王暗發一矢，正中陳暉面門，翻身落馬。朱榮劉江奮勇爭先，殺傷萬餘人，王師潰敗，糧餉盡被燕人劫去。到得敗兵馳報，平安已赴救不及。燕王還兵，就從營後殺來。平安正要迎敵，高煦朱能丘福等望見，統率精騎

夾擊，直搗中堅，橫貫王師，陣中裂斷爲二，部伍大亂。何福率兵來援，又被李遠譚清截住混殺。燕兵既得糧草，勇氣百倍；王師飢困數日，無力戀戰，多棄甲投降。平安知勢不可爲，遂于馬上自刎。何福孤掌難鳴，急收敗殘軍馬，星夜走回靈璧舊壘。燕王率兵追上，四面圍住。壘中亦久乏糧，將士宰馬而食，軍心離渙，不能固守。福下令，于明日聽放號礮，盡力殺出，就糧于淮南。不期燕王于是旦放礮攻營，何福部下誤認爲號礮，開門突出，燕軍一擁殺進，早已截住寨口。王師進退無路，皆墮入濠塹之中。都指揮宋垣，參將馬溥等，皆戰死；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亦同死于難；唯有何福單騎遁去。燕王此時已無返顧之虞，遂下淮南。

有駙馬都尉梅殷，先奉帝命，在淮安募兵十萬屯駐。燕王遣人假道，梅殷不許，割使者耳鼻遣還。燕王怒曰：『我今渡江要緊，姑放着他。』隨轉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前來迎降，燕王大喜，由此得渡淮河，徑趨揚州。

巡方御史王彬，正在城中與都指揮崇剛繕甲練兵，同心守禦，召募得力士火千斤爲

大將。不意守備王禮與其弟王宗，羽黨徐政張勝等，詐傳力士之母暴病，呼其子歸。于夜半入公署潛放火，王御史倉忙出堂，竟爲賊擒。崇剛適來救火，亦被拿獲。王禮等卽向燕營獻納。彬與剛大呼罵賊，同時被戮。

燕王入城，招撫軍士，下令渡江。諸將稟曰：『江北船隻，彼皆遣人燒盡，如何可渡？』燕王命取高郵泰州小船二十，令華聚狗兒巡哨至浦子口，以窺動靜。正值都督僉事陳瑄，兵部侍郎陳植同奉帝命，統領舟師，前來拒敵。行次龍潭，忽有燕子數百，集於橋上。瑄久有附燕之意，對天默禱：燕王當爲天子，羣燕飛向江南；若燕王當敗，羣燕飛向江北。說也可怪，燕子悉向金陵飛去。于是下令曰：『燕王以一旅之師，破朝廷百萬之衆，此則天意，非由人力。今已臨江，一木豈支大廈，徒使無辜盡遭屠戮。爾等意下何如？』衆將及軍士齊聲願降。陳植奮然立起，斥瑄背君降賊，狗斃不食，遂爲麾下所殺。陳瑄取了首級，具舟前迎。忽見有哨船數十旂吶喊，乘着順風，隨流衝上。陳瑄令將士大聲說是迎燕王的。華聚問有何爲信？瑄將陳侍郎首級，懸于竿上以示燕兵。

曰：『此督師兵部侍郎某之首級也。』華聚令人報知燕王，燕王乘小舸飛至。瑄迎上大艦，叩首稱賀。王曰：『識天命者唯公一人。』瑄進言曰：『京口密邇金陵，尙有數萬雄兵屯集，須預爲圖之。』燕王曰：『公言是也。』郡指揮吳玉進曰：『京口守將童俊，與臣至交，願往招之，請大王泊舟以待。』燕王大喜，卽遣吳玉前往。翌日，報命降表已至。王乃祭江誓師，揚帆直向金陵：旌旗蔽日，金鼓震天。防守采石磯軍士，悉來迎降。

建文帝知事不可爲，乃命兵部尙書茹常，都督王佐，及李景隆，往見燕王，願平分天下，割南北以爲界。燕王笑曰：『公等欲作說客耶？我始無罪，以奸臣離間，削爲庶人；今者救死不暇，曷用地爲？但得奸臣之首，卽解甲謁孝陵，永奉北藩。天地神明，鑒予斯言。』茹常等還奏帝。又令谷王穗安王權，同見燕王，再申割地之議。燕王曰：『試謂斯言誠耶？』谷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乃設宴與二王痛飲。臨別，執手曰：『爲我語諸弟妹：頽宗廟神靈，相見有日。』二王回後，帝與羣臣皆束手無策。俄

報燕師進逼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已開門迎入。魏國公徐輝祖率家丁巷戰，收歟。

帝亟還宮，羣臣從者五十餘人。帝召劉皇后曰：『汝先死，朕卽來，泉路相會。』后遂拜別了帝，獨進椒房，令宮人從外縱火自焚而死。帝亦欲自殺，諸臣咸來抱持，拉住龍衣痛哭。少監王越跪奏曰：『昔高皇帝升天時，曾言劉某進一秘篋，到國有大難，方可啓發，——今藏在奉先殿左。』帝亟命取看，是個朱紅篋，有玉璽封記，鎖皆灌鐵。程濟立爲槌破，見內藏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畢備。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行，餘從御溝而出，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劉先生早知今日矣！』程濟卽親爲帝剃髮。吳王教授楊應能，監察御史葉希賢，（改名應賢）皆薙去髮鬚，以應度牒之數。帝顧諸臣曰：『卿等各散，勿以朕爲念。』御史曾鳳詔叩頭流血，必欲隨駕；羣臣齊奏，皆願從行。濟曰：『諸大臣素有名望，亦且人多，難掩耳目，恐有蹉跌，斷乎不可。』帝乃止留小臣數人。將東宮交于兵部侍郎廖平，揮令速走。諸臣皆大慟而去。帝乃與程濟等遵照篋內遺言，分路出宮。正是：

君王變作如來相；

臣子充爲行脚僧。

先一夕，有神樂觀道士昇，夢見劉伯溫便服坐于西房。昇曰：『不意師相亦在圍城之內！今者朝廷危急，何不進一奇策，以救天子之難？』伯溫曰：『正爲救難而來。汝可掉一小舟，泊于鬼門，渡一僧人到此，我有話說。』昇曰：『我今無處逃命，何暇去渡僧人？』伯溫曰：『此僧卽當今天子，其跟隨者皆忠臣也；將來女英雄出世，尙有建文皇帝二十餘年位號。汝可速往救之，日後自然富貴。』忽空中有神厲聲道：『奉高皇帝御旨：命王昇到鬼門左側，迎接太孫帝駕。』昇大驚而覺，渾身流汗，細思此夢神異。卽便掉舟前去鬼門探望，果有一僧倉皇而出。道士向前叩頭，稱萬歲，臣在此候駕。帝恐是燕王之計，躊躇不應。道士曰：『昨日夢高皇帝及誠意伯劉公，命臣來接；請速登舟到觀，遲則恐人知覺。』帝恍然大悟，朱篋內所書，會于神樂觀也。遂乘舟至太平門，昇引進觀之西房。俄而楊應能，葉應賢皆至，共十一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呼，

切勿用君臣禮數。』諸臣皆泣諾，環坐于地。道士進夜膳畢，帝詢其所夢，王昇具說伯溫之語，且曰：『據夢中言，誠意伯之英靈，亦護駕在此，陛下終登大寶也。』帝謂程濟曰：『當年燕師未起，汝已知之；今者道士所夢，汝可爲我卜之。』程濟焚香佈誓，請帝對天虔禱，諸臣俱隨帝向空禮拜。程濟卜得坤卦，奏帝曰：『卦得甚奇甚奧。』諸臣亟叩之，濟曰：『坤卦純陰，主女子乘陽起兵，當在中州。初爻履霜：是陰之始凝。——至于墜冰，則陰象太盛，恐不止一女子已也。二爻直方，大是女子，而有正大忠義之概，——象曰，地道光也：是其橫行無敵，坤德煥發之候。三爻含章可貞，是內含章美，貞且久也。——象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是豪傑之士，知其光大而從之，爲此女之羽翼。然曰，无成有終，似乎无所成也，而又有終；有所終也，而卒无成。故四爻曰括囊，无咎无譽：此言其不從者，括囊以處，無榮無辱也。五爻之黃裳元吉，是他當陽之候；裳爲女子之衣，以陰居尊，而有中順之德，則其推戴故主之義矣。然而上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究竟陰陽兩傷，而非混一之象：燕固不能滅彼，彼亦不能滅燕：歸於渙

然冰釋。——其所以然，則非臣之所能詳察也。」楊應能曰：『卦兆如此，似可復興。何不渡江而入中原，以俟機會？』程濟曰：『不可。象辭曰，利牝馬之貞，指彼而言；君子有攸往，指此而言。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說君子大師當之。中原在東北，不可往也。今且向西南，權作括囊之人。若果有女英雄出世，那時相機而行，亦未爲遲。』衆皆稱善。帝遂決意南行，議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應賢，俱稱比邱；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僧；編修趙天泰，時衣葛，卽稱衣葛翁；欽天監正王之臣，號老補鍋，卽以此作生業；鎮撫牛景先，號東湖樵夫；賓輔史彬，待詔浦洽，爲吳越東道主。分撥已畢，帝曰：『我先往滇南何如？』史彬曰：『西平侯之心，未知果能効忠於陛下否？亦不可不慮及也。』時天已微明，葉應賢曰：『此處不宜久留，且出了禁門，再議去向。』史彬曰：『須得舟楫才好。』遂與牛景先同步至中河橋，適有一人搖着小艇，唱吳歌而來，——乃彬家遣到都門以偵吉凶者。二人大喜，急返觀中迎帝，並諸人登

舟而去。——時建文四年夏六月也。

第十九回

女元帥起義勤王

衆義士齊心殺賊

建文四年六月朔，月君返至山東，燕王已下江南。濟上一帶地方，皆經兵燹，城市荒涼，禾黍蕭條，不勝感慨。卽同鮑師先到董家莊上，曼師迎道：『好游好游！你的仇家，竟自輕輕便便過去了。』月君道：『我若在此，何難擒之？』鮑師道：『他有他的時，我有我的運，而今方合着機會哩。』董彥呆道：『昨有下路人來說：萬歲爺徵召勤王兵入衛京師，南北阻隔，詔書竟不能到這裏。而今竟無一人敢赴國難者。』月君曰：『如此，我便勤王。從來起義師，原不必有詔書。明日與君等插盟，倡起豪傑，竟下江南。我看卸石寨好個形勝地方，可先取來，安頓諸公家口，免生反顧之慮何如？』彥呆道：『這個寨內，多有莽漢子在某部下，皆可一呼而集。其山岡上有大寺一座，名寶華寺，向

爲少陵僧居住，教習鎗棒，今已空着，就可藉此創立營寨，最爲便利。『月君道：『這了。但舉大事，全以忠義兩字爲主，使天下之人，咸知我等眞爲國家之難，不是私有所圖，以僥倖富貴。』武王曰：『予有臣三千唯一心。庶可以倡之於始，而收之於終，不作烏合之衆，聚而勿散，方是大丈夫的事業。』彥杲等大聲應道：『某等素有義氣，向來爲盜，尙不肯苟且，何況勤王？願奉聖后爲主，悉聽指揮，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避。』

鮑師道：『還有件緊要的：大軍未發，糧草先行，馬匹車輛軍器等項，皆不可少，須預爲酌定。』彥杲道：『君計我等與賓鴻部下，有馬三百餘匹，車八百多輛，米糧五千餘石，兵器人人自有。』月君道：『車馬俱勾。兵糧雖少，我有白金數萬，可以接濟。』即在三日內立壇設誓，發兵起行。』於是彥杲等各將家眷遷至卸石寨。先在莊上豎起一桿九龍雲緞鵝黃色勤王義旗；又左右兩桿金黃旗：一書招納忠義，一書延攬英雄。又製造一桿銷金五鳳錦鑲邊絳紅號帶，素綾心子，元帥旂號，泥金寫上「太陰仙主大元帥」七個字，并大纛：與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五采旂幟，——皆一一整備。一面殺牛宰

馬，邀集了衆好漢義士。於第三日清晨，放炮三聲，大開莊門。各項旌旗旆旒，劍戟矛盾，擺列得整整齊齊。董彥呆、賓鴻等敦請月君陞座，伐鼓三通，齊來謁參。爭見得：

震帔霓裳，

端的凌虛仙子；

雷鴻電激，

居然討逆元戎。

衆將士正在那裏吹波瀾，擊刁斗，候大元帥發令，忽見有一官長，領着二三十人來投軍。月君卽命傳進，那人昂然而入，隨着兩個彪形少年。向上行個憲網禮，與董賓諸豪，便分賓主兩行坐下。月君道：『第一日就得豪傑，大事可成；請各道姓名來由。』那人道：『職姓周，名縉，係永清縣典史。兩年來燕賊抗拒王師，某曾獻策於當事，多不見用。後各州縣皆降，職遂棄官在山左，看看機會。不意燕賊直逼神京，乃臣子死義之日，職雖小吏，頗有忠心，前領家僮等斬木爲兵，欲赴國難，於路結納此二少年：一

位是瞿都督第三子名雕兒，其父兄皆已馬革裹屍。』彥杲接口道：『可就是殺入張掖門瞿將軍麼？』縉曰：『然也。』又指那一少年曰：『此位是張皇旂的長子。張將軍陣亡，植立不朴，燕人猶謂未死，倒戈而奔。他與其父的武藝差方不多，故營中稱爲小皇旂。兩人不但爲國，亦且爲有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日在青州經過，聞元帥起義勤王，特來投身麾下，願隨鞭鐙。元帥大名，震動中州，足可寒燕賊之膽；區區等請効前驅。』月君獎諭道：『燕南淮北，大小臣工，如君立心報國者，能有幾人！宜乎兩位將家子相從而來也。只今牲醴既備，告祭天地，可隨我登壇盟誓。』誓表略曰：

建文四年夏六月朔，越有七日，臣唐姁等，誓告于皇天后土之靈曰：孽藩燕棣，反叛朝廷，進逼京師，將篡社稷；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臣等曾奉上帝，勅掌殺伐，玄女親傳道術，與義士董彥杲等，矢志戮力，共抒殉國之丹忱；抹馬厲兵，首倡勤王之義舉。雖蹈鼎鑊以奚辭，縱捐肝腦而靡悔。有渝斯盟，明神殛之。

主盟太陰仙主大元帥唐姁；

南海尊者曼陀尼；西池仙師鮑蓮仙；

同盟參贊軍政周縉；左將軍董彥杲；

右將軍賓鴻；前將軍瞿鵬兒；

後將軍董彥嵩；督糧將軍董彥果；

先鋒將軍張皂旂；左哨將軍董燾；

右哨將軍董燾。

其餘將校，尙有二十三人，各登姓名。

忽報有女將投軍，回他明日進見，他就打進莊來，特請將令。月君亟命放進。看那女將隨着三四個婦女，向着月君施禮。月君道：「女將軍來得正好。表尙未焚，且將名字添上，少間講話罷。」那婦人道：「小將名滿釋奴。」於是月君等皆對天拜誓，將校亦皆跪拜。焚表已畢，卽排筵宴。月君命照表次序就座，令素英寒簧與滿釋奴另坐一邊；月君曼尼鮑姑，皆南向坐。各豪傑開心剖膈，盡量痛飲。月君問滿釋奴情由，答道：「

小將的丈夫是番將火耳灰者，近日已降於燕。小將細思：既做建文皇帝的官，如何又降別人？不肯依他，要到濟南投鐵兵部，恐女流不便。聞得元帥起義，日夜趕來的。月君問：『汝胸前所挂何囊？』答道：『鐵彈五十枚。——小將彈弓，百發百中。』月君取而視之，僅如龍眼核大，係是生鐵鑄的。又有一鐵，圍如龍眼大，月君問這個何用？答道：『以此圈懸於百步之外，小將彈子打去，要在此中穿過。月君隨令試之，三彈皆過圈中，衆皆喝采。當晚筵散。』

次日，整頓器械，糧草完備。彥杲隨稟月君：『後院牆垣皆已打開，設立將壇了。』月君道：『極是。可傳集衆軍士，在莊左右，各支帳房宿歇。』

到得黎明，月君升臺，點將及兵士，共二千七百九十七名，馬三百八十三匹。卽宣諭道：『汝等聽者！古來陣法之善，莫如諸葛之八卦，李靖之六花；皆從尙父之太極圖陣內化出。我亦變得一陣，名爲五行，又名七星陣。——其法卽前後左右中五軍：中央爲土，東方爲木，西方爲金，前爲南爲火，後爲北爲水，——爲五行之正派，乃正兵也。

；南之前有先鋒一營，北之後有護軍一營，左右各有二哨，——爲五行之餘炁，卽爲奇兵。行則爲律，止則爲營，列則爲陣，本於一貫，至簡至易。若兵馬數多，則大營之中，又可多分爲五屯，亦按東西南北中方位，自數百人起，至於數十萬，皆可隨其多寡用之。如行動之時，先鋒先行，次則前軍，再則左軍，三則中軍，四右軍，五則後軍；一軍之中，亦按前左中右後而行。二哨人馬，各在先鋒之左右，哨探敵人伏兵。若有警報，則與先鋒合兵，一面飛報接應；護軍在後，以防背後意外之寇；——此行則爲律也。如止息安營，及屯守結寨，卽照五方之位，團團圍圍，立五個大營，連先鋒兩軍共結七營。——所以又名七星陣。倘有敵人夜劫，如入先鋒之寨，則前軍與左右應之；如劫護軍之寨，則後軍與左軍應之；如劫左軍，前中後三軍應之，劫右軍亦如之；——此止則爲營之道也。其列則爲陣者：卽照安營之法，但把軍士列門，每營仍依五方之位；內有道路，外無陣門，圓如太極，圍若連環，有混元一炁之象，又可引而伸之，變作率然陣勢。敵人或左邊殺入，是攻我之脅也，則前軍爲首以應之，後軍爲尾以應之，中軍右

軍爲身，相引合而圍之，——如長蛇之盤旋環繞，通身靈活，觸處可以援應。其先鋒護軍左右哨，却在重圍之外，以遏敵之救應，以絕敵之衝逸。若不經訓練，則陣勢分合變化，未能熟諳。今看我令旂招展，演習一回，便知進退。』乃令諸軍列開陣勢，命一軍殺入。月君在將台上，以黃旂左右招引。左邊殺入者前軍爲首；右軍中軍爲身，後軍爲尾；右邊殺入者，後軍爲首，左軍中軍爲身，前軍爲尾，合而圍之。若敵人多而勇猛，則先鋒護軍左右哨亦引作長蛇，首尾銜結，盤繞而重圍之；其前軍後軍，有先鋒護軍以庇之，敵人不敢逕攻。或侵先鋒，或擊護軍，照以劫寨之法以應之。——諸將莫不心服。月君隨於袖中取出軍政一摺，令周縉宣示。共計一十三條：

聞鼓不進，聞金不退者，斬；行走亂其隊伍者，斬；

安營之後，無故行動者，斬；臨陣之時，退後者，斬；

交兵之際，不陷敵陣者，斬；敵人拋棄財物拾取者，斬；

攻城已有先登不繼進者，斬；前軍被圍不救援者，斬；

漏洩軍機者，斬；軍中煽惑流言者，斬；

殺良民者，斬；劫奪子女財物者，斬；

壞人房舍墳墓者，斬。

諸將聽宣已畢。月君下令曰：『我法至簡至嚴，犯者不宥。其外罪輕者，悉與記過，以功准折；若記過兩次無功者，軍法細打。』衆將士皆躬身齊應道：『謹遵約束。』月君隨取劍丸拋起，在合抱大樹根前一轉，如天崩地裂，平截倒於地，曰：『以此開刀。』就掣在手中，向西一指，片刻間空中飛下兩個大箱。卽命彥杲打開，皆是白金，每錠十兩，軍人各賞一錠。月君又傳令道：『五軍旂號衣服，各用方位顏色：前軍純赤，中軍鵝黃，後軍黑，左軍青，右軍白，先鋒用紫，左右哨用綠，護軍衣茜紅，督餉用金黃，——惟頭上巾幘，十軍皆用絳紅。前後左右將軍，各領馬軍五十，步兵四百五十。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十隊爲一軍；每隊有將校領之，五隊有偏將領之，大將總督一軍。先鋒領馬軍五十，步兵一百五十，偏將一員，將校四員；左右哨將軍，各領奇名二十四名

。護軍所領，依前鋒之數；督餉所領，依大軍之數。各兵士所用軍器，前已分付董賓二將軍，總與將主一律；用鎗者合營皆鎗，用刀戟者合營皆刀戟。不但壯觀軍威，且可辨別部屬。今日夜半，當大雨，四日方止；六月十三日黎明，方可起行。我用縮地法，三日內便到淮上也。」隨下將臺而散。其夜果大雨，至十三日方晴。

軍士旂號衣服，皆已製備；五更祭纛，黎明放砲，發兵。月君中軍自有神兵三百，皆金甲黃袍，形狀奇怪，衆軍觀之，莫不踴躍。十五日晚，先鋒已至桃源。左右哨探得有梅駙馬招募十萬軍兵，屯札淮安，稟請元帥將令作何進止。月君問周縉：「汝可知道梅駙馬是怎樣的人？」答道：「駙馬名殷，尙的富國公主。高皇帝臨崩，曾以誓書遺詔授之，託付幼主。前日燕王統兵南下，遣人假道進香，駙馬曰：『進香皇考有禁，』割其使者耳鼻遺還。所以燕王從泗州遶道渡淮去的。」月君曰：「若然，是貴戚之忠臣。汝可前往進謁，具述願爲駙馬前部，渡江勤王之意；看他允否？」……周縉回來稟復道：「駙馬云：兵係新募，未知紀律；帝命鎮守淮安，未奉調遣，不敢輕動。且燕王兵將甚

銳，汝等烏合之衆，不異驅羊鬪虎，心雖忠義，無濟於國；宜速回去，慎勿生亂。」月君道：「懦夫耳！」遂命掣兵由泗州從燕師南下之路而行。

那泗州守將周景初，是已降燕的，聞有勤王兵經由城外，遂點集馬步三千，出城迎殺，正值左將軍董彥杲，排開陣勢，景初欺其兵少，一擁殺將過來。不知彥杲部下皆挑選精勇鬻馬，用的軍器，皆是長矛，大呼奮殺，無不以一當十。而右將軍賓鴻已到，舞動大刀，橫殺過去。景初挺鎗來敵，剛只一合，被賓鴻連盔帶腦及肩，削去半邊。主將已死，全軍大潰，勢如山倒。景初之弟飛揚，率一千爲後應，反遭敗兵衝得四分五裂，飛揚奪路而走。彥杲攔住，大喝：「死賊囚！」蛇矛到處，正中前心，直透後骨，竟做了穿心國的死鬼。賓鴻部下的大刀手，與彥杲部下的長矛手，合力掩擊，直追至城濠邊。敗兵爭搶浮橋，大喝一聲，橋梁中折，盡皆落水，只得遶濠而走，俱被董賓二將殺得罄盡。回至大路，見各軍皆已到營駐下。月君大喜，贊二將軍曰：「真山東豪傑也！」計點軍士，一個不少，止有三四十名帶傷，發在護軍營內調養，挑撥精銳補伍。卽傳將

令，三更造飯，四更起行，明日要渡淮河。

那時淮之南岸，燕王留精兵四千，并大將房寬，番將款台屯守，船隻盡收過去，以防北來人馬。燕兵望見北岸有一軍，遠遠到來，報知將主。房寬道：『此必勤王兵也。』

『隨諭款台：『來軍身無鎧甲，營少旂幟，係是嘯聚之兵；汝可領一千軍，前去截殺，

我當隨後接應。』款台渡得河來，先鋒小皂旂已到。款台橫槊躍馬，喝問道：『何方草寇？來此送死！』張先鋒執着皂旂，揚示道：『沒有驢耳的，不聞得皂旂張將軍麼？』款

台道：『張皂旂爲我大兵所殺，汝這賊人，尙要假這賊怪名字！』小皂旂大怒，挺槍直取

款台，款台舞槊來迎。戰有五十回合，小皂旂從刺斜裏佯敗而走，賺得款台追來，拔取

兩箭在手，先搭一枝射去；款台聞得弓弦响，側身忙躲，箭翎從耳邊擦過，不提防又一

枝來，恰中左眼，貫腦而死。原來小皂旂善放連珠箭，神鬼莫測的。時房寬纔渡南岸，

見款台落馬，吃了一驚，大揮軍士，掩殺將來，把董翥董騫圍在核心。小皂旂殺入重圍

，奮力死戰，不能透出。方在危急之際，瞿鵬兒董彥杲二軍齊到，把燕軍冲做兩段。鵬

兒一枝畫戟，如電掣風飛，纏住房寬：走又走不脫，敵又敵不住，心中慌亂，轉眼間戟鋒貫入咽喉。可憐房寬降燕，本欲偷生，誰道死於非命！賓鴻滿釋奴二軍又到，合力攻殺。燕兵後阻淮河，欲逃無路，被勤王兵將士裹住，如砍瓜切菜，殺個盡興，也有溺水而死者，剩不得數人逃去。彥杲等方收住軍馬，并拿獲船中水手十多人，解至中軍。月君命賜之酒食，問以京師消息，回稟道：『聞說建文皇帝與劉皇后闔宮自焚，燕王自做皇帝了。』鮑師袖中卜一卦道：『燕藩卽位是真；建文未死，已隱向東南方去。』月君道：『若皇帝已崩，我徑取北平，再定中原，後伐江南，以圖混一。若行在有信，當先取中原，迎駕復位，而後渡江問罪，則人心嚮應，勢如瓦解矣。煩師太太一到金陵，訪個確音，再行商議。』鮑師去後，月君查點軍士，死亡者二十七名，帶傷者五十九人。分付董彥杲錄其名姓，以俟優卹。遂掣兵回卸石寨。

第二十回

太陰主尊賢創業

御陽子建策開基

洛陽布衣呂律，字師貞，號御陽子，有經天緯地之才，內聖外王之學。家無恆產，極褐不完，蔬食不充，而意氣揚揚自得。常曰：『王景略劉道沖幾填溝壑，而逢時遘會，身爲霸者師；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與？』因賦捫虱吟以見志，有『平生百鍊胸中氣，捫虱軍前蓋世無』之句。而又性好元關，恬潔凝靜；當其漠然內守，有如處女；及至臨機應變，則神鬼莫能測。傲睨物表，與世多忤，故常爲人擲揄，叱曰狂徒。每與二三朋友，杯酒談兵，指筵前所建之旂，『當有女貞人來訪，我便是樹立奇勳之候。』——久而寂然，人多不信。惟一門生，姓沈，名珂，字宁聞者，錢塘人氏，心悅誠服，嘗私語人曰：『吾師，命世才也。』朝夕依依不去。師貞謂之曰：『前歲唐勳來訪，一去杳然，我曾向各處寺觀追尋，並無蹤跡；看此生不是個孟浪的，因何而有黎兵之幻耶？至今心上委決不下。』沈珂曰：『我師何不卜之？』師貞曰：『然也。』乃整衣冠，焚香默祝，筮得家人卦，拍案大叫曰：『此子卽是女真人，改作男裝遊戲，我已爲所紿。雖然，是亦枉顧茅廬』

之意也。今者燕兵南下，地空虛，正好乘機創業，我須前往說之。」即呼二子屬其婦曰：「此皆童穉無知，所幸宗祧不斬，汝須教育成人，勿復念我，——從此永訣矣。」遂與沈珂飄然而行，竟到蒲臺縣。下了客店，先問個信兒，都說這位神仙不知何處去了。

城南有座玄女娘娘道院，見有個老人家出來，開了門，背着身，向內徑走，師貞悄悄隨後步入。進了重櫺星屏門，是個庭院，有兩大磁缸蓮花，一紅一白，覺得清芬襲人。那時柳烟頭未梳，獨立在欄畔看花，口吟唐詩二句云：『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猛抬頭見一人站在前面，正要發作，依稀認得形容，就是月君在嵩山訪過的，知道有因，便問：『你是何人？也不在門上通報，大胆走到這裏。』師貞見是個美人，却像會會過面的，一時想不起來。向前作揖道：『學生特來請見。姓唐的女真人有件天大的事，門上決難通報，且不見有司關的，所以不會通報，幸勿見罪。』霍地想着當時唐勳來訪，這個美人，與他俊僕無二，便道：『女真人是神仙，我亦是半神仙；那時女扮男裝，隨着唐相公到我家裏，豈不是你？學生千里遠來，且喜尋着了。』柳烟未及對，老僕已

在裏面出來，便分付道：『這位呂相公，是見過主母的，今從河南到此，須要待飯。我進去就來。』老僕隨請師貞到客座坐下。耐心等了一會，見柳烟道家妝飾，又同個蒼黑的女道姑出來。師貞各奉一揖，隨道：『不便久坐。請教女真人所在，即要星夜趕去。』柳烟道：『且住！相公既是半仙，知道當日相訪情由，爲何隔着幾年纔來呢？』師貞道：『今日適當其會，早來亦屬無益。』那女道姑向着柳烟道：『我看這位先生，昂藏古怪，要見我主母，是要賣弄他才學，只怕五鹿岳岳充宗折角哩。』師貞吃了一驚，便道：『學成卿相業，貨與帝皇家。』柳烟道：『可不是賣弄呢？』師貞道：『非也。如漢高必有子房，先主必有孔明，高皇帝亦必有青田。學生豈賣弄些些才學者哉？』柳烟道：『若然，先生來遲了。女真人早已起義勤王，這個時候，差不多殺入金陵，那裏要什麼子房青田，方成大事呢？』師貞聽了，如飛趨出。柳烟大笑，命老僕堅留不住。

回到寓所，又卜一卦，看女真人渡江與否。得師之上六，以意斷曰：『兵已還矣。

』沈珂隨問：『爻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似乎勤王有功，褒錫寵命之意；吾師言兵還

，何也？』師貞曰：『出師之卦遇終爻，故知師事畢而返也。若爻辭所云，我當應之。』遂投青州大路上等候，正遇先鋒及左右二哨兵馬回來。師貞雜於稠人中觀之，見軍馬雖少，行伍嚴整，有十萬雄師氣象，暗暗贊服。中軍已到，兩行排列金甲神人二十四對，正中間白馬上斜坐着一位方口長耳，劍眉豹眼，雪白團圓女頭陀，齊眉剪髮，額周圍勒個金腦箍，身披烈火袈裟，手橫着狼牙鹿耳棒，光着一雙大脚，脚踝骨上勒的兩個金圈。後一匹鐵驪馬上端坐着個賽嫦娥，道家結束的女元帥，頭上青絲挽疊如雲，帶一片紫鳳翠花冠，身穿的素綾織錦衫，外罩着鵝黃鶴氅，項挂一串珊瑚數珠，腰束着鸚鵡赤玉雙扣連環帶，脚穿踏雲軟底麕皮鞋，手執短柄臨風塵尾拂。師貞不覺失聲道：『真天神也！』月君已自瞧見，佯爲不聞。番女滿釋奴純用番國裝束，看者并猜是神人。

軍馬過完，師貞方欲回寓，忽側首一人迎着一揖，問道：『尊兄何方到此？』師貞聽是下路聲音，卽轉問道：『尊兄何亦在此？』覺得大家心契，遂相邀同寓一店，沽酒而談。那人道：『賤姓胡，名先，原任沛縣縣丞。燕兵入境，我向徐州求救，到得回縣

時，城已打破，太尹亦已殉難；我收尸葬後，就到准上。聞知他門義師已戰勝凱旋，就隨了他轉來，有個從軍報國的意思。』師貞便接住道：『若然，則我與君大有同心。』就將女元帥先會枉過茅廬，及今遠來相訪，并將來數應開國中原的話，細細說將起來，當作下酒之物。——不覺的直到天明。胡先大喜道：『我尙未知二位的大名。』沈珂應道：『這是我師洛陽呂某。』又將自己姓名說了。三人就一路同行前去。

月君回到卸石寨，見寶華寺是座古刹，大殿有九丈餘高，內進七層，寬亦七架，共七七四十九間；殿後東西各有方丈，周迴屋宇又多，可以棲止。——但無會集將士，商議軍情之處。隨令董彥杲在寺旁空地，搭起演武廳來。先設青油幕於露臺上公坐，衆將齊來參謁。月君諭道：『從來圖王致霸，全在收羅賢士，所以湯武得伊呂而王，漢高得三傑而霸，光武有二十八員名將，唐太宗有一十八位學士，皆出類拔萃之材。古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千金易得，一將難求；周公旦結納賢士，至於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之。聖人且然，况其下乎？今者開創伊始，第一件是求賢爲輔，共成大

業。前者兩桿延攬英傑，招納忠義黃旗，應建立在山寨左右；不拘文武之士，有來投謁者，立即傳報，以便召見。『彥杲等皆聲諾遵命。』

至次日，就報有個河南姓呂的，同着兩個下路人來晉謁。滿釋奴轉稟過了，傳令請坐。呂師貞前行，胡先沈珂隨後。將近墀下，師貞向上長揖，胡先沈珂皆行庭參禮。月君命三人在東首，諸將在西首，各席地而坐。隨問呂師貞先生，記得唐思安否？答道：『別後數日，候駕不至，即占一數，方知是神仙遊戲；今日之來，正踐前言耳。』月君道：『既辱遠臨，願聞長策。』師貞道：『目今第一要着，是正名二字：名者，君臣之大倫也。後來異姓篡逆，人皆稱爲亂臣；若同宗反叛，則不能盡知爲賊子。燕藩者，亂臣賊子之尤也，而人咸曰是亦高皇之子，則君臣之大義滅絕矣。建文聖主，爲燕藩之姪，私親也，其爲燕藩之君，大義也。懿文太子與建文太孫，皆高皇帝之所置也；燕藩削去建文年號，與懿文諡號，是叛二帝，即叛高皇。無父無君，其罪滔天莫數。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今大元帥欲伸大義於天下，必先遵奉建文年號，使人咸知有帝。』

然後興師問罪，則討賊之名正，而四海忠義之士，莫不來歸矣。』月君曰：『是固然矣。但武侯未出茅廬，三分霸業，瞭然於胸中，今燕之巢穴在此，帝闕在南，二者先何所定？請試言之。』師貞曰：『一要看帝之存亡，二要看燕逆之遷都與否。北平塞外，有俺答之患，彼必回顧巢穴；縱不能一旦遷都，大抵自鎮於北，而令其子留守金陵，以防建文之復位。今若行在有信，宜先取南都，迎復故主，燕藩雖踞北斗，可以下尺一之詔，擊首於闕下。若聖駕已崩，則先取北平，平分天下，然後渡江南伐，未爲遲也。總之，取南須要待時；目下先取青州，次拔登萊，再定濟南，絕其要路，則是一定之着。』董彥杲道：『登萊邊海凋瘵，取之何用？莫若於定濟南之後，便取開封，豈不成虎踞中原之勢。』月君曰：『呂先生之言是也。登州總兵張信，爲燕心腹，是我肘腋之寇，豈可不預爲除之？』胡先問曰：『前日義師南指，燕城喪胆，何以臨淮不渡？』師貞曰：『元帥之不渡，蓋有道焉。義師不滿三千，京城之大，百有餘里，圍其城郭，不盈十堵；況且遠隔長江，兵餉不繼，是非善策。』胡先嘆服。月君欲用呂師貞爲軍師，恐衆

心未服，乃問曰：『古來用兵者，孰得孰失？先生其一敷陳之。』師貞曰：『善用兵者，有軍師名將之別；折衝擗俎，軍師之職也；知勇兼備，名將之任也。不但爲六軍之師，直可以爲帝王之師者，方稱得軍師二字；若名將，則專主軍旅而已。尙父爲軍師之祖，繼之者子房，孔明，與青田也。二公之才略相埒，品節相似；赤松子與五丈原；易地皆然。青田末路受譖見疑，稍昧知幾。武侯躬行討賊，將士敬之如神，愛之若父；留侯一椎擊秦，萬乘喪膽，四海驚心；皆青田所未逮也。次則管仲父作內政而寄軍令，出自創始，真霸才也。而且尊周室，攘夷狄，所持者正，勳烈爛然；王景略可謂流亞，獨是屈身於氏羌，名號不正，猶賴識得小晉爲正朔，識者諒之。李藥師才智有餘，學術稍遜，然而規模弘毅，有帝師之氣象焉。孫武子兵法十三篇，名將之宗也。後如韓淮陰，周公瑾，郭汾陽，岳武穆，韓蘄王，皆名將之尤者。淮陰用兵，疾若雷霆，幻如神鬼，千古無二，獨不識得漢高爲何如主耳！公瑾有絕倫之才，無容人之度，三十登壇，臨大事而不惑，亦所罕有。武穆不師古而師心，圓機活潑之中，具有變化縱橫之妙；令簡而樂

從，寬而莫犯，反覺三略六韜爲繁碎矣。韓蘄王智信仁勇，嚴略亞於武穆，獨能傳令名於昏主之朝，是所優耳。汾陽馭下以仁，士卒效死如歸，未免刑法稍疎，或至收績；然至公無我，休休之度，諸公莫敢望焉。次則樂毅，李廣，李光弼，曹彬，徐魏公，亦名將。莒卽墨之不下，毅以婦人之仁失之；七十戰而迷道，廣以小忿失之；光弼優於紀律，短於應變；彬有儒將之風，不能膺危險之任；魏公用智而盛，作氣以嚴，濟之以光明俊偉，較諸子爲愈焉。其有似軍師而非軍師者，如范蠡之用柔近於污，陳平之用智過於貪，龐統臨機失之執，道冲運籌失之泛，齊丘之畫策，則失之忍矣，——是皆謂之謀臣則可。又有附於名將，而不可稱爲名將者，如禳苴之未建大功，孫臏之止報私仇，田單之幸爾復國，鄧艾之行險僥倖，謝玄之草木得勝，狄青之殲滅小醜，皆非真名將也。更有吳起之劣，鄧禹之庸，衛霍之驕，張浚之迂，亦享大名，其爲舛矣。其有有才略而未用，或始用之而終棄之，或雖用之而又制之，不得展其施爲者，概置勿論。一諸將士聽這篇侃侃鑿鑿的話，莫不悚然。月君已知將士心服，問道：「如呂律可做得你們軍

師否？」董彥杲等齊聲應道：「真軍師也！願聽指揮。」月君又問呂律，你同來二位，才略何如？師貞道：「胡先是中途偶遇，看來智慮精詳；沈珂是小可弟子，剛直不撓，亦通兵法。」月君即拜呂律爲軍師，命胡先監理軍餉，沈珂參贊軍政；以周縉總理卸石寨政事，董彥杲提督卸石寨軍事。——并一切將員，皆頒給兵符印信。

過有月餘，中秋節到，月君於清晨，駕臨演武廳，呂軍師同諸將士齊集祝賀畢，董彥杲前稟道：「山寨內人家老幼男婦，聞知太陰仙主聖誕，共來叩賀，現在外廂伺候。」月君即令傳進，差不多有數千名口，七上八落的跪在地下，磕頭禮拜。月君周覽一回，總是村儂，默呼神人到盤槐洞運取銀箱。霎時狂風響處，馬靈從空而降，銀箱四個，齊齊擺在廳前，衆皆大驚。月君諭令董彥杲，打開一箱，皆是十兩大錠，每人各與一錠；衆百姓齊呼聖后萬歲，聲震山谷。隨陸續放令出去。落後有百來個婦女，都是無兒無女的寡婦，說願隨聖后出家，月君即令留在寨中，分授職事。又諭馬靈，不必再回山洞，聽候軍師調遣，打探軍機消息。處置已畢，方欲退散，忽彩雲一朵，從南飛下，却是

鮑師。月君降階而迎，曼師從廳後趨出，笑道：『老鮑來得好！我一人沒興，正待着你與月君祝誕哩。』月君謙謝過，然後問及金陵之事。鮑師將建文皇帝披緇削髮，從鬼門出宮；并神樂觀道士王昇，先夢劉青田，說中原有女主出世，建文尙得復位，遂前去迎接，至觀一宿，有史彬等數人扈從，同下吳門。……各情由備述一遍。軍師顧謂諸將佐道：『我等是順天行道矣。』將士莫不踴躍。鮑師又述燕主改元永樂，族滅忠臣，不可勝數；妻女有發教坊者，子孫有下詔獄者，正在搜拿，尙無底止。呂軍師勃然進言道：『燕賊獲罪於天矣。大元帥爲神人之主，宜亟救之，以延忠臣之宗祧，以全烈媛之名節。』月君道：『我正有此意。非鮑曼二仙師親往，不能濟也。』鮑師曰：『我向寓於神樂觀，王昇頗有忠義之心，此事可圖。』曼師曰：『不必多講，就此行程。』遂攜手凌雲而去。

第二十一回

燕王殺千百忠臣

教坊發幾多烈女

當燕王初入金川門時，部下有上將百員，雄兵十萬，正所謂噤啞而山巒崩頽，咤叱則風雷渙散；乃有一官員，鬚髮倒豎，攔住馬首，厲聲大罵曰：『汝這反賊，敢大膽犯闕耶！』奮拳前擊，幾乎把燕王擗下馬來。衆軍士刀斧齊上，頭已落地，但見脖子內一道白氣冲天，並無點血；一個沒頭的死屍，挺立在前。燕王大驚，訊是何官，有認識者對曰：『鐵面御史連楹。』燕王引馬避之而進。就有一位俯伏道左，三呼萬歲的，是兵部尙書茹瑞，第二人是吏部侍郎蹇義，……其餘共有百員。當世知名，正史所載者是：

戶部尙書王純

工部尙書鄭賜

戶部侍郎夏原吉

禮部侍郎黃福

兵部侍郎劉儁

刑部侍郎劉季篪

工部侍郎古朴

翰林學士董倫

侍講王景

脩撰李貫

脩撰胡靖

編脩楊榮

編脩楊溥

編脩吳溥

吏科都給事胡濙

兵科都給事金幼孜

吏部郎中方貫

禮部儀制司郎中宋禮

御史尹昌隆

吳府審理楊士奇

待詔解縉

桐城令胡儼

時正大內炎勢冲天，燕王問是誰放的火？以上迎降諸臣，咸奏是建文燒宮自焚。遂擁護燕王，徑詣奉天殿登基卽位。先下令清宮三日，殺戮妃嬪閹寺人等幾盡。然後視朝，命廷臣公舉，素有品望，爲士民信服者，草登基詔書，布告天下。羣臣正因文淵閣博士方孝儒，獨自披斬衰麻衣，號於闕下，憾其所爲，就共薦於燕王。早有衛士伍雲，擒縛至陛。燕王卽命解釋，降榻慰之曰：『朕法周公以輔成王，先生毋自苦！』孝儒張目叱曰：『成王安在？』王曰：『伊自焚死，非朕之過。』曰：『曷不立成王之子？』燕王又從容謝之曰：『國賴長君，且係朕之家事，先生可以勿與。』令左右給筆札，請方先生草詔。孝儒大書「燕賊反」三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燕王大怒曰：『汝不念及九族乎？』孝儒厲聲曰：『便是十族，你也逃不得「燕賊反」三個字。』以手指着燕王，

聲愈烈而罵愈毒。燕王反笑曰：『看你能罵否？』令衛士以利刃剗公之口吻，直至兩耳根盡處。立肇公之家屬，而妻氏、鄭夫人與二女，皆先縊死，遂夷公之九族；既盡，又屠公之門生朋友廖鏞、林嘉猷等，湊成十族，計八百七十有三人，然後磔裂孝孺，并燔其祖宗墳墓。公之弟孝友臨刑見公，含淚一顧，乃口占一詩云：

阿兄何必淚漣漣？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忠魂依舊到家山。

却說這個登基詔書，凡屬在廷諸臣，皆係進士出身，原是人人做得來的。燕王只因自己反叛，僭號登基，所以要求一位端方有望的名臣，借重他的筆墨，以掩天下人之耳目。素聞得大理寺卿胡閏，文章品節，與方孝孺相埒；詢之羣臣，又奏彼亦倔強，須以天威臨之。燕王笑曰：『焉得有第二個方孝孺，不怕夷十族的？』即遣中使召閏至陛。公身衣衰絰，哭聲震天，大罵曰：『我豈從反賊草詔耶？』燕王恚甚，命武士以金瓜擊落其齒；齒盡擊去，罵猶不絕。乃亂捶殺之，以灰蠶水浸脫其皮，剝下來搯之以草，仍舊縫

作人形，懸於武功坊示衆；抄提全家及親黨二百十有七人，盡行屠滅。——唯公一幼子，傳福，將死繫獄，夫人王氏臨刑，有週歲女孩，自懷中墮地，爲劊子手提去，沒入功臣之家。於是燕王又命羣臣公舉一人草詔，且下令曰：『凡恃有才望，不屬草者，方胡爲榜樣。』羣臣奏曰：『監察御史高翔，名重海內，可以屬草。』燕王姑令召之。有頃，翔亦喪服至，背立厲聲大罵曰：『我腕可斷，首可碎，反賊之詔不可草。』燕王大怒，拔劍揮公爲兩段；夷公之宗族，又發公之祖先丘墓，暴骨縱火焚燒，揚其灰於溷廁。不得已，乃命翰林院修撰胡靖草詔。初，靖與編修王良比鄰而居，曾約同殉國難。良方服毒時，聞靖呼其僕曰：『外已大亂，爾等可看豬，毋使逸出。』使人皆不應，乃自呼豬與之食。良歎曰：『一豬不捨，寧捨命乎？』於是人稱曰呼豬狀元，以所草之詔，亦稱爲呼豬狀元之詔。而詔書內稱述天命，褒揚聖德，十分阿諛。燕王大喜，卽遣官分頒各省。有僉都御史司中，刑部尙書暴昭聞之，不約而同，赴闕痛罵。武士執之以獻，司公咬碎鋼牙，指者燕王罵曰：『汝乃大明之反賊，焉敢稱爲詔書？這帝位是汝篡的麼？』燕

王喝令衛士，將公牙齒箝盡，又以鐵帚刷掃，腐肉糜爛，至斷筋露骨而死。暴公大呼曰：『我爲高皇帝之臣，汝爲高皇帝之賊，我今日與司中同死去見高皇。』以手指兩斑文武曰：『不與這等狗彘不食之徒同生也！』燕王又羞又忿，怒目如炬，喝令以尖刀刺入喉中，剜公之喉，又斷公之手足，而公毒罵益甚；復斷其脰，緘劉死屍。——二公並夷三族。又有監察御史五人，齊約詣闕，放聲大哭，痛罵燕王反賊：一巨公名敬，剕死赤族。一董公名鏞，腰斬；女發教坊；屠死姻黨二百三十餘人。一謝公名昇，死於拷掠；妻韓夫人，與四女皆發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錦衣衛獄。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棄市。又禮部尙書陳迪，工部尙書侯泰，皆奉命督理軍儲在外，俄聞京都失守，燕王頒下登基詔書，二公地方各別，恰好先後至京，訪問帝之所在，爲羽林軍執見燕王，叱迪曰：『汝曾劾朕者耶？今天命在予，更有何說？』公罵曰：『太祖高皇帝，卽天也，汝乃逆天之賊。我曾受高皇顧命，特來討賊。』侯泰亦同聲辱罵。忽午門衛士執數人至前曰：『是二人之子弟，在外號哭。』燕王冷笑曰：『我有法處汝。』令割迪公之子

鳳山耳鼻，納入公口曰：『好吃否？』公曰：『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好。』唾而大罵。燕王卽令武士曳公至闕下，與四子同磔，夷及三族。侯公子弟並斬，抄滅全家；妻曾夫人發下教坊。陳迪公死後，衣帶中有詩云：

三受天皇願會新，山河帶礪此絲綸。

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

燕王又聞禮部侍郎黃觀徵兵江上，而其家屬住在京師，遂先收公之妻翁夫人與二女，發配象奴。公之夫人多知慧，卽脫釵釧，佯喚象奴去質酒餚，便攜其二女與婢妾輩，共赴淮清橋水中而死。又發提騎去拿黃侍郎時，而公已先一日具朝服東向再拜，自投於羅刹磯下矣。緹騎祇得公蛛絲棕帽以獻，燕王命束草象公之形戴之棕帽，細細剉碎，以當凌遲，并籍其家，連及姻黨百餘人，譴配邊戍。

時有逢迎小人，密告建文尙在，戶部侍郎卓敬，副都御史茅大方等，同謀復位。燕王立發官校鎖拿解京，親自詢問，叱卓公問：『爾當日密奏建文宴徙朕於南昌，今朕受

天之命，得膺大寶，爾尙敢爲逆麼？速供同謀諸人來！」敬與大方厲聲齊應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普天皆同心也。」燕王令下法司，道衍從旁慫恿曰：「速殺之，毋庸再鞫！」卽將二公駢斬於市。大方三子同時受戮，妻張夫人發教坊司；兩孫添生歸生尙在童穉，皆囚於獄。卓公以爲首論，夷三族。又連及戶部侍郎盧迥，給事中陳繼之，皆責問不屈，含笑受刃而死。茅公於燕師南下時，曾有詩遺於淮南守將梅殷，當時爭誦之，今錄於此：

幽燕消息近如何？聞得將軍志不磨。

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

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

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

副都御史練子寧，變易微服，追尋乘輿，路由臨安，爲指揮劉傑擒獻闕下。子甯見燕王，睜目裂眦，惡聲辱罵。燕王令斷其舌，子甯手探舌血，大書於地曰：「反臣道子

。一燕王忿極而顫，立命寸磔，屠公之九族；又族親家之親，被抄沒譎戍死者，不啻千餘人。又僉都御史周璿，與禮科給事戴德彝，以扈從不及，追訪行在，爲兵校盤獲，械至京師。燕王素識璿，冷笑而叱曰：『汝曾爲燕山衛經歷，奏朕謀反，今日不怕碎屍萬段麼？』公亦冷笑而對曰：『汝前日謀反未行，就是我一入敢言，今者謀反已成，天下後世，也沒有一人不罵你反賊的。』燕王咬牙切齒，喝令亂棒打死，搜拿家屬亂黨，時先已遠遁，公妻王夫人，又早吞金自斃，止獲一小奚奴，名曰蠻兒，——實公之少子也。蠻兒自幼聰穎，而且有膂力，謬稱鬻身于周氏，因繫於獄。德彝臨刑曰：『我生不能討賊，死有餘憾。』公已無妻氏，祇有寡嫂項夫人家居，料必有赤族之禍，乃藏德彝二子於山中，令家人盡行逃匿；并燒族譜，獨自留家。及校尉至，一無所得。械項氏入都，受盡炮烙，慘毒之形，至于遍身焦爛，竟無一言而死。監察御史魏冕，與大理寺丞鄒瑾，在建文時，憾徐增壽與燕潛通密信，倡率廷臣，共殿於朝，又力請於帝誅之。及燕兵入金川，二公皆自殺；至是拿問家屬，盡滅其族，死者九百餘人。同邑御史鄒朴，徵

兵於廣德州，冀圖興復；而太常卿黃子澄走至昇門，欲潛往日本國借兵，與二公善，亦不食死。時兵部尚書齊泰，同監察御史林英，均被捕獲；齊黃並腰斬，屠九族，妻女及妹悉發教坊。林英先自經死，妻宋夫人繫於獄亦自斃。而有合家從容殉國者：如工部侍郎張安國，與妻賈夫人，乘舟入太湖，命榜人鑿沈於中流，曰：『舍却此水，無我葬身之處。』又修撰王叔英，與其夫人金氏，同縊於吳門之元妙觀銀杏樹下；有二女年方及笄，俱赴井死。公衣襟上有數語云：「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又監察御史曾鳳詔，當建文皇帝祝髮時，請從出亡；帝以名重，難掩耳目，勉麾之去。回家屬其子公望曰：『汝圖報國。』卽自殺，妻李夫人亦縊死。兵部郎中譚翼，朝衣朝冠，坐於小閣，令家人從下舉火自焚；妻鄒夫人，子謹，皆自盡。又子身殉國者：衡府紀善周是修，入國學拜孔子畢，然後自經。晉府長史龍鐔，服毒而死；其冠中有自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王；別父與兄，忍慟肝腸。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再有兵科給事龔泰，奉命巡城，刑科給事葉福，協守金川門，見李

景隆迎入燕王，大罵內應外合的逆賊。二公均觸石死于城下。又有訛聞帝駕已崩而殉節者：太常少卿廖昇，聞報痛哭，與家人訣曰：『我既不能救國家之難，分宜一死，以隨聖主。』遂仰吭而死。又編修王良，亟沐浴衣冠，北向叩首，三呼聖主，從容飲鴆而卒。外有殉國於途路者，如兪都御史程本立，出爲江西副使，已行兩日，而聞國變，卽縊死於邸舍。刑部主事徐子權，已告假出都，行至半途矣，痛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魄返故港」之句，隨自經於郵亭。又中書舍人何申，奉使在外，於荆門道左，適逢燕王詔使經臨，不勝慘傷，拊心嘔血而卒。又戶科給事韓永，久在林下，燕王有命復其官，永笑曰：『我乃王蠋，何以官爲？』卽自殺。再有通政司參政鄭居貞，吏部侍郎毛大亨，禮部侍郎黃魁，皆殉節於家。又賓州牧蔡運，東平州吏目鄭華等，各盡節於官署。其誓死不屈者甚衆，史皆失之。後人有詩曰：

椒房一舉火，鳳駕已無音。

五百同讎士，三千殉國心。

金門血肉爛，玉殿鬼神侵。

更惜堅貞女，香名萬古忱。

尙有外郡官員，起兵勤王討賊者，蘇州府守姚善，敦請高士錢芹爲行軍祭酒，進士俞貞木爲行軍司馬，率鄉勇數千，已至丹陽。時燕王募公首級，爵三品，賞千金，竟有千戶陳斌許忠等，潛搆奸謀，以富貴聳動其衆；隨於夜半，鼓噪倡亂。公披衣出帳安慰，悞爲賊所執；俞貞木率百人赴救，亦被擒，唯錢芹微服脫去。許忠等搜尋不獲，遂將公與貞木解至闕下，燕王叱公曰：『若一郡守，竟敢舉兵抗朕麼？』姚公善髮盡衝冠，厲聲應曰：『我生不能斬汝之首，死當爲厲鬼，戮汝之魂。』燕王震怒，命斷其舌，剗其心，抽其筋，碎副而死，并屠戮全家。俞貞木亦以死殉。時錢芹返在金陵，潛收公與貞木之骸骨，不知所之。姚公友有黃鉞，曾爲給事中，誓同許國；聞公殉難，迺登寥川橋，酌酒慟哭，西向再拜曰：『我忍獨生，背君負友乎？』遂躍入水。時家人俱已竄伏；公友楊福，日夜泣於橋側，撈屍不得。越數日，公屍忽自出，端立水中；福以禮葬之，棄家

逃去。又樂平縣尹張彥方，興起義師，與燕兵戰敗，自刎；燕王令曝屍於瞭樓，大暑經旬，肌容潤澤如生，無一蠅蚋來集。——父老竊屍葬之，燕王按戶抄捉，多自盡於彥方墓前，乃止。袁州太守楊任，暗募勇士，謀求舊君，以圖大舉，未發而事洩，被同僚擒至京師，磔於市曹；子禮益梟斬，并夷全族；親戚莊毅衍等百餘家，皆戍邊徼。徽州府太守陳彥回，松江府同知周繼瑜，各募義勇，合兵進討，被燕將朱能丘福等生擒以去，皆陵遲處死，抄洗全家；陳公之妻屠氏，發入教坊。蕪州鎮撫司曾濬，起兵討燕，爲部下所殺，獻首於燕。又有寧波府太守王璉，募兵勤王，渡江至臨安，爲守將邀截混戰，不克而遁。

燕王見人心不服，乃謀於道衍曰：『京中大勢雖定，其奈草野與兵反亂者甚多，恐爲患不小，須豫以制之，計將安出？』道衍卽取筆在硯上疾書百來個「殺」字，說：『草野怕他怎麼？只這建文的人，拿一個殺一個，凡其子若孫，皆永遠禁錮；則無倡首之人，更有何患？』燕王深善其言，嚴行各省郡縣，凡在建文時做過官者，每月朔日，按名

查點，不許離家出外，子孫亦不許應舉出仕。又先經挂官遞去者，內外官員，計五百四十餘人；飭令所在有司，搜拿家口，并懸賞格，召人首告，有藏匿者以謀叛逆，知情不舉者一體坐罪。有戶部侍郎郭任，設建文帝位於家，朔望朝賀曰：『君在，臣未敢死也。』爲有司偵知，奏燕王，立發緹騎拿解，與長子經對面受刑；少子金山保拷掠下獄；三女皆發教坊。又大理寺丞劉端，刑部郎中王高，早同棄官訪求乘輿所在，爲人出首被獲。燕王曰：『汝等潛逃，意欲何爲？』端與高齊應曰：『存其身以討賊。』燕王令割下二人鼻子，笑曰：『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高齊罵曰：『我猶有面目，卽死可見高皇帝，汝反賊有何面目見人耶？』燕王慚忿之極，令割其舌，剜其眼而殺之；并將二公妻子發配邊塞。誠意伯劉公之長子名璟，次名璿，挂冠家居；燕王罪以逃叛，逮至京師。璟抗言曰：『造反者是殿下，怎說我等逃叛？』燕王怒曰：『若不看汝父元勳之面，立行斬首，且下錦衣衛獄定罪。』弟兄相謂曰：『我與汝豈可向逆賊案下對簿求生耶？』於是爭欲自殺，苦無金刃。璿曰：『汝爲長子，才智超羣，可以繼武先人之遺烈，且有

老母，宜延性命；弟無能，唯有殉國也。」是夜辮髮自經而死。宗人府經歷宋徵，在建文時，已謝官歸里。因嘗上疏，請削有罪宗藩屬籍，以防禍釁，爲怨家舉出，械至闕下。

燕王實問：「汝疏也有用否？」徵對曰：「今汝已反，我言已驗；千古流傳，怎說無用？」

燕王令碎副之，并燬之，滅其宗族。遼府長史程通，曾上防禦燕兵諸策，爲衛士紀繼首告，械通拷死，全家皆戍遼陽。寧國府知府范希淹，傳聞建文駕崩，遂素服不治事，悲痛竟日，解組而去；亦被人訐告到官，解至京師。燕王殺之，并抄其家。北平僉事湯宗，曾奏廉使陳瑛爲燕心膂，建文帝因譎瑛廣西。燕王卽位，召瑛，爲副都御史，逮宗至，下獄論死。候補知府葉仲惠，私修建文帝實錄，斥靖難師爲逆黨；如監察御史王度與鄭公智常有孝孺往來書札，及誓死社稷之盟，坐罪邊戍。而二公大罵無父無君之賊，皆梟首於市，並至赤族。刑部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朗吟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其弟僉事子義、棄兄之子與己之子，逃於西川，蜀獻王憐而匿之，得免於難。太常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名重於世。燕王初欲召用之，公曰：「亂

賊慎毋污我！」遂被害，全家受戮。公之鄉人教授劉政，聞盧公殉節，亦不食而卒。又鎮撫司牛景先，素交於方盧二公，後從帝出亡，無處緝拿，乃執景先之妻妾，俱發教坊。燕王又憾貴戚中多不附己者，先召徐魏公輝祖，公不受詔；徐妃親至其第，亦閉門不納。遂捕下廷尉，必欲殺之；究以妃言，止於削公爵，終其身謹守臣節。常曰：「我未殉國，有遺恨也。」梅駙馬名殷，尙太祖之女長公主，與魏公同受顧命。建文帝令守淮安，已募得新卒數萬，燕王倩公主嚙指血作書，召令還朝。陳瑛密告駙馬私匿女秀才劉氏，行巫蠱詛咒之術；未幾有都督譚琛，指揮趙曦，刺死梅駙馬於笮橋之下，公主痛哭不止。王令法司勘問，二人直對曰：「此奉上密旨，非我等敢于行刺。」燕王羞赧無措，立令武士以金瑣剔落二人之牙，尋復斬首。——惜哉！梅駙馬之死也。始而拒燕王之進香，可不謂凜然大義？當燕兵渡淮之時，鼓行而躡其後，成敗尙未可定；即使沒於疆場，不亦榮乎？

有國子監博士黃彥清，與其友典史金蘭，向在梅駙馬軍中，以私諡建文帝，并追崇

劉皇后徽號，亦提來勘問。彥清爲首，論絞；又連及從子貴池，同金蘭，皆下詔獄。又駙馬都尉耿璿，尙孝康帝之長公主，其父都督炳文討燕之日，璿與其弟藏同在行間，並皆處絞。——自此而天下人民，莫不震慄，凡登碁詔書所至，無敢抗者。唯有浙江臬司王良，獨不受詔，奮然罵曰：『反賊敢稱詔耶？』立執燕使，斬於轅門；而諸文武官弁等，皆義起鼓噪。良知同僚盡是賊臣，乃入署謂夫人曰：『我欲殉國，汝將焉往？』夫人應曰：『我何難？君止一幼子，未知所託。』一妾名霜筠者，毅然應曰：『小婢不才，願爲相公撫孤。』夫人卽以幼子交付妾手，自投於池水溺死。公乃縱妾出走，南向再拜，置薪戶外，抱印闔室自焚而死。又閩中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各官員悉去接詔，大慟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集其弟子伍性原呂賢會廷瑞鄒君默陳繼宗林珪，設建文帝位於明倫堂，痛哭如喪考妣。郡守等大怒，執送南都。思賢與六生皆慷慨就刑，——人稱爲七君子。四川都司斷事方法，聞燕詔至，曰：『綱常滅矣！』不出迎詔。諸司表賀登極，亦不肯署名；爲燕使執去。舟下長江，乘間躍入波中，葬於魚腹。又指揮

張安自使燕歸，見國勢日蹙，遂隱於樂清，採樵爲業，人莫知其姓氏。一日負柴入城，適聞燕使齎詔赴縣，呼天號呼曰：『國篡君亡，我豈肯偷生於此世？』卽棄柴奔還，投死於石崖之側。臨海縣之東鄉，有樵夫者，竟不知爲何許人，燕詔至日，皆紛紛傳語曰：『新天子登極。』樵夫愕然曰：『舊天子哩？』或應曰：『已燒宮自焚。』樵夫掩面大哭，抱石投湖而死。又崑山人姓龔名翊者，爲金川門卒，見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關迎入燕王，大哭而去；已聞燕詔至縣，又痛哭數日，嘔血而斃。尤奇者燕山衛卒儲福，當靖難兵起，逃歸縉雲山中。三年而燕詔至，語其妻范氏曰：『吾雖一介小卒，義不願爲叛逆之民。』撫膺大慟，絕粒而卒。范氏方在韶年，姿容明潔，有當道謀欲娶之，范誓死守貞。

第二十二回

鐵兵部焦魄能誅衛士

景文曲朽皮猶搏燕王

燕王登極，詔書頒到濟南府，又特齋一勅，召鐵鉉還朝。——這是恐鐵公興兵，要來收羅他。百姓却訛傳了勤王詔書，在鐵公亦未知京都的信，遂諭文武官員，且出郭迎去，看是如何。到了黃華亭，見齋詔官是燕府長史周鐸，心中已是了然，鐵公厲聲問道：『是建文皇帝詔書麼？』周鐸亦厲聲答道：『你們想是沒有耳朵的！建文已闔宮燒死，是當今永樂萬歲爺登基的明詔，尚不跪接，還敢說白道黑麼？』衆官員着了急，一齊跪倒。鐵公大怒，喝令左右與我拿下燕賊使。軍士吆喝一聲，早把周鐸綁住，隨從人等，皆已打得星散。鐵公指着周鐸道：『你這狗賊！向爲燕逆的心腹，當日潛居帝京，窺探動靜，是你結納權貴，謀欲傾太孫，立庶孽，是你；陰謗魏公徐輝祖，暗害長史葛誠，又是你；今尙敢齎逆詔來此！』遂掣軍士手中大刀，將周鐸揮之爲兩段。鐵公問衆文武官員：『我今起義討賊，爾等誰敢從者？』皆鞠躬唯唯，戰慄不能言。鐵公回至府城，暨起義旂，召募豪傑；并將周鐸首級，懸在旂端，以徇於衆。半月之間，無一人應募者。且住。鐵公向有義士三千，何不就此興兵，還要召募呢？要知道鐵公向因王師交戰

，盛庸平安等軍餉，皆取給於濟南，倉庫久矣空乏；又是個真正清官，囊無私蓄，日惟蔬菜羹，那裏養得起這班義士，因此漸漸散了。不說別的，就是瞿鵬兒也自投了卸石寨去。這番詔書到來，都知道燕王已做了皇帝，誰肯自己備了口糧鞍馬，棄了父子兄弟，捨着性命，去換一個義字？各官員縱當面勉強應承，今見鐵公孤掌難鳴，誰肯丟了現在的爵位，拚了夷滅九族，去博一個忠字？鐵公見此光景，不勝太息，謂二子福安曰：『那些官員百姓，原不能概責以忠義。我今欲挺身赴闕，死於社稷，汝等能從否？』福安曰：『兒聞守土之臣，死於封疆；况帝駕已崩，救衛不及。同一死耳，大人何必遠至都下？』鐵公曰：『是非兒曹所知。死於封疆者，謂城存則身存，城亡則身亡，此外臣之義宜然爾；我受帝恩，爲大司馬，自當與社稷存亡。且此土未嘗失守，封疆現在，烏得死於此耶？』二子慨然對曰：『幾乎錯認了大義所在。古人云：忠臣死忠，孝子死孝，兒等願隨階下。』有蒼頭二人毅然前稟曰：『奴輩亦願從主死。』於是鐵公即日起行。有舊參軍高巍，送至二十里以外，拜別之後，即自殺於郵亭。鐵公歎曰：『帶大濟南，僅有此君忠義

！』揮淚而去。星夜馳至浦口！覓一漁舟渡江。進了西門，轉向正南，大街上正遇着都御史景清大轎，喝殿前來。鐵公方欲駐馬問訊，而景公在轎中見了，佯若不相認者，反掉轉頭去。鐵公亦不顧，徑到正陽門，大罵燕王背祖滅宗，弑君篡國的逆賊，鐵鉉生不能斬汝之首，死當殛汝之魂，還我建文皇帝來。說了這句，泪如泉注，擗踊痛哭；兩子二僕，亦齊聲大慟。羽林衛士，即時擒下，飛報燕王，燕王陸殿，文武咸集，衛士掖鐵公至陛。燕王尙欲降了鐵公，以慰四海士民之望，亟令釋縛曰：『卿之忠義，朕所素知。』鐵公背立罵曰：『反賊逼死我君，焉知忠義？速求東宮奉立爲帝，庶可免高皇之殛。』燕王曰：『朕爲太祖之子，受天之命，而有天下，理所當然，汝竟不知天道麼？』公又罵曰：『天道卽是人倫，人倫首君父，君父之命，卽天命也；你受誰之命，而擅居此大位？千秋萬載之下，逃不得國賊二字。』燕王變色，說：『朕與建文總是一家。汝既盡心於故主，甯獨不可盡心於朕？苟能北面而立，卽以揆席相待；若無知，方孝孺便是榜樣。』鐵公曰：『我與孝孺，豈若在廷狗彘，屈首

爲篡逆之臣哉。一痛罵不已。燕王大怒，令割公之耳鼻，以火炙之，納公口中，叱曰：『此味甘否？』公厲聲曰：『忠臣血肉，流芳千古，有何不甘？』寸磔至死，猶喃喃罵不絕口。燕王痛忿已極，令舉大鑊至，熬油數斛，投公屍於其中，頃刻如煤炭。呼衛士導之朝上，而屍輾轉向外，終不向內；數十人各用鐵棒四面夾持之，屍纔面北。王笑且詈曰：『爾今亦朝向我耶？』語未畢，公屍歛然躍起，滾油濺沸數丈，直濺龍衣，諸內侍手皆糜爛，棄棒而走。——公屍仍然反背如故。有頃，侍衛二十餘人，咸吐鮮血，斃於殿上。羣臣莫不畏怖，共請埋之。燕王叱退，令將焦屍投入糞窖，收公二子繫獄，兩蒼頭皆腰斬。又命提騎遠公妻楊氏夫人，并二女，發教坊司，滅公之族。一夕，雷霆大作，環繞於糞窖者數匝，化爲一泓清水。——至今名曰鐵公潭，有詩贊曰：

社稷先云覆，封疆尙爾存。

義師頻進戰，燕孽幾亡魂。

枯骨猶能躍，焦軀誰敢翻？

一泓清冽水，英氣至今尊。

却說景公路遇鐵公，回到私第。疾忙托病告假，意欲夤夜請來，商議大事；不意是日已遭慘死，乃大慟曰：『天喪吾君社稷矣！』設了鐵公靈位，灑酒祭奠，痛哭數次。

——原來兩公素日神交，彼此極其敬慕。祇因隔絕千有餘里，鐵公亦未知景公別有作用也。當燕王造謀伊始，朝廷曾遣景公任北平布政。偵探消息，景公一見燕王，決其必反，返與之深相交結，俟其一有舉動，即便擒之。無奈朝中小人，多謗公與燕交通，建文帝初雖不信，然十夫撓錐，衆口鑠金，曾參大孝，不免疑其母，即以左僉都御史召公還朝。景公謁帝奏云：『臣能制燕藩之命，不知何以召回？』帝慰公曰：『社稷方倚卿爲重，豈可久居於外？燕爲朕叔父，天倫至戚矣。豈可以兵刃相加？朕當以德化之。』景公嘿然而退。迨燕王既反，王師屢敗，鐵公倡義起兵，兩次告捷。景公密奏，今日能敵燕王者，唯鉉一人，請專以北伐之事畀之。而朝中多畏鐵公，恐成了大功，爲帝所柄。

用，又極力於暗中謀沮；建文帝祇命鐵公扼住濟南中路，燕王遂由大名繞出館陶，徑趨徐泗而下金陵。登極之後，卽召景公，公撫膺曰：『我不能存社稷，誓必與燕賊俱死，以報我君。』乃詭自歸附，入見燕王。王大喜曰：『我故人也。』陞公爲左都御史。『自是恆伏利劍於衣衽中，委蛇從事，覷個方便。竊窺多有疑公者，所以與鐵公絕不交接，以杜人之耳目。在景公正喜鐵公之來，爲生死之計。若己一刺燕王，此身必遭屠戮；今有鐵公，則雖身死而社稷可復也。大英雄之處事，一柱足以撐天，而忽傾折，能不感傷悲慟乎？——未幾中秋節近，聞賜羣臣讌集，公喜曰：『好機會！我當獻酒於賊，逆而刺之。』先一夕，欽天監密奏文曲星犯帝座甚迫，其色赤，其人當衣緋，宜爲嚴察。——燕王初不疑爲景清也。詰旦，內束獐狓，外罩袞龍，又令心腹侍衛百人，列於殿上，方行視朝，遍察百官，惟有景清獨衣緋袍，心甚訝之。公見燕王色動，知爲所猜，待不得會宴了，遂奮躍而前，掣出袖中匕首，直刺燕王。燕王大呼殺賊，左右衛士蜂擁齊上，扯衣的扯衣，拖手的拖手，抱腰脚的抱腰脚，奪匕首的奪匕首，卽時拿下。清知志不得遂，

補立謾罵。王令以刃抉去公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燕王之面。王大慚大怒，立命將公剝皮搗草，以索繫於長安門，碎副骨肉，投之溷側；既而夷公之九族，又株連鄉里，——因親及故，屠戮數百家，名曰瓜蔓，稍好些村社，盡作丘墟。越日，燕王過長安門，顧所繫之皮，宛似人形，笑而詬曰：『汝猶能刺朕耶？』言未畢，公之朽皮，頓然躍起，繩亦掙斷，奮趨數步，直薄燕王。王太驚，左右以金瓜亂捶之，亟還宮，即令武士燒公之皮，化爲灰燼；凡舉火數人，莫不口吐鮮血，立仆於地。燕王痛恨之極，復又波及故舊朋友；而公最寡交，止有青州教諭劉固與公莫逆，時居京師，遂連坐之，并其弟劉國，母袁氏，一家五口，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

劉固之子名超，年方十五，生有神力，仰天一呼，繩索盡斷；削子手中的大砍刀，早奪過來，左揮右擊，斬馘十餘人；衆皆披靡。監斬官即呼兵士，四面圍住。忽人叢中突出一道姑，袖中飛出一劍，將監斬官砍作兩段。劉超見有助他的，又奪一刀在手，縱橫旋轉，刀光奮躍，如飛霜激電，但見人頭滾滾墜地。那道姑的飛劍，颼颼風響，騰空

而下，如鷹擊兔，血肉狼藉，頓殺百人，餘皆四散逃走。道姑收了神劍，同劉超竟奔江口；路上迎着幾個汎兵，盡行砍殺。見江邊有個空漁舟，道姑便呼超同跳下船，盪起槳來，頃刻抵於北岸。劉超拜伏在地道：『承道姑活命之恩，獨是我一家受戮，今投何處去好？』道姑說：『有個去處，既可建立功業，又可以報冤雪恨。』超又拜伏了。道姑就教超作縮地法，如飛而去。

明日，燕王視朝，應天府府尹，將法場上事情，逐一奏聞。燕王大駭，命兵部行文各省，畫影圖形，緝拿劉超，與無名道姑，二人。朝罷回宮，猛見景清仗劍而來，王亟跳下步輦，向內急走，絆了檻一交，跌倒在地。宮女們疾忙扶起，徐妃詢知緣由，便奏道：『陛下何不學唐太宗，用猛將把守宮門呢？』燕王道：『不怕外廷笑話？』既而倒在御榻，又見景清掣劍照頂門砍下。燕王閃過，跳將起來，渾身冷汗。乃秉燭而坐，拔劍在手，而景清已在背後，燕王大喝：『景清能爲厲耶？朕有命在天。』大踏步轉身砍去，景清却又在前，即便翻身迎他，而清或左或右，隨其所向，面面盤旋；燕王使盡氣

力，輪劍擊刺，直到天明。——從此白晝現形，凡燕王止息之處，清亦在焉，舞刀試劍，直逼將來，陰風颯颯，毛髮皆豎；把兩三個所幸妃嬪，活嚇死。又見鐵鉉帶赤巾帕頭，衣絳紅袞袍，指揮猛士數十，殺進宮來。燕王大叫左右，似夢非夢，霍然而醒，心甚着急，告於徐妃。妃奏曰：『人言景清鐵鉉，皆係上界列宿，英靈特異；以妾愚見，陛下贈其官爵，賜以祭典，則氣平而精靈散矣。』燕王欲依徐妃所奏，又不肯以膽怯示人，乃密諭胡濙金幼孜等，公具一疏，言景清鐵鉉，雖心在建文，然忠烈可嘉，請特旌之，以風在位。燕王批示曰：『建文時之奸黨，均宜夷族；而鐵鉉則係外吏，景清是朕素交，據欽天監奏，皆上應列宿，姑頒格外旌典，並以原銜加贈宮保，各賜祭一壇。命蹇義茹瑄代朕行禮。』自此以後，方得宮中寧謐。

燕王之世子高熾，素性仁厚，向以父親殺戮過慘，幾次要諫，又怕性子利害，惹出事來，不敢啓齒。今見褒獎了景鐵二公，略有悔悟之心，遂乘間奏曰：『當日離間宗族之奸臣，不過數人，皆已族誅。至於遞去官員，並殉難之妻女，似可原有；若搜拿緊急

，恐人心震駭，激出事端，未免有煩睿慮。孩兒淺見若此，願父王察之。」燕王曰：「此輩頗有節義，朕原欲用之，乃竟罵朕爲反賊，是自取誅戮，非朕必欲殺之也。今依吾兒所奏，凡遞去官員，與殉難之妻友，悉免逮解，止禁錮其子孫，不許出仕。」世子又奏曰：「前日泗州與臨淮，被勤王賊寇，殺死大將三員，官兵四千有餘。以孩兒之見，當亟加天討，父王置之不問，何也？」王笑曰：「非汝所知。此乃烏合之衆，急之則聚，緩之則散；散而縛之，一捕快之力耳。若急之，則必挺而走險，嘯聚益衆。相傳建文未死，人心惶惑，倘有搖動，安能保得中原耶？我已密勅青州守將，與登州總兵，伺其消息，聚則討之，散則擒之矣。」世子曰：「足見聖算周詳。」忽太常寺密本奏云：奏發教坊司罪人妻女若干，於昨晚忽然不見，門戶緊閉如故，事出異常等語。王默然良久，以奏摺付與世子詳察，世子奏曰：「據孩兒看來，此必有妖人，以邪術攝去；恐卽且劫取劉超之道姑，亦未可定。」王曰：「是也。彼能飛劍斬人，妖術無疑。」世子又奏曰：「泗陵守監來時，兒曾問及賊寇情形。據云中軍有女將，號太陰元帥，有金

甲神人護持。由此言之，劫法場之道姑，卽此賊寇矣。『燕王曰：『報來文書云，係響馬作亂，並未言及女將情由。俟朕臨朝訊之。』忽又刑部密奏云：獄中牆垣不動，門戶不啓，罪囚逃去無存。燕王大怒，令將提牢司獄官吏勘問。世子又婉奏曰：『此亦教坊司一轍，非防範不嚴之故。大約妖黨必與青州響馬合成一局，不可不早加剪滅也。』燕王正在籌畫，兵部又一密本奏進云：據青州都指揮使高鳳飛報，益都卸石寨中，盤踞響馬數千，奉一女將爲主，豎起黃旂，招軍買馬，日盛一日。亟請進剿，以除禍根。王謂世子曰：『汝之見識良是。』遂飛頒密勅與高鳳，并登州總兵，令會兵合剿。

第二十三回

鮑道姥賣花入教坊

曼陀尼懸珠照幽獄

前回在法場救取劉超者爲誰？乃是一位劍仙，叫做聶隱娘也，到卸石寨去，輔佐月

君的。路過皇都，適見劉超怨氣冲天，滿腔忠義，所以拔刀相助。

且說鮑曼二師來到金陵，隨向神樂觀去會王昇。昇驚問道：『鮑道長可是不會回去？怎來得這樣快？』鮑師道：『太陰聖后，又差這位曼道兄來，路上遇着了，要同在此幹些機密事。』王昇道：『不敢請問，是何勾當？』鮑師應道：『太陰聖后聞得燕王殺戮忠臣，把妻女發入教坊，甚爲可慘，要設法救他幾個，暫借這裏擔擱兩日。諒道兄忠於建文的，必不相拒。』王昇道：『難，難！如今忠臣義士，差不多殺完了。唯獄中有幾個忠孝子孫，重重鎖鑰，都帶着九條鐵鍊；你就是飛得進去，他也不能勾出來。那教坊有幾位貞節的夫人小姐，都是窄襪弓鞋，行動要人扶持，就是放他去，他也不能勾走的。昨日有個道姑，在法場上救了劉教官的兒子，一者他有飛劍的神術，二者劉超有萬夫不當之勇；殺傷許多兵士，京城內驚天動地。——這不是當要的事。』鮑師也不知茹隱娘，遂將機就機應道：『這也是太陰聖后差來救去的。只要問僻靜房屋，自有救法，管教神不知鬼不覺的。』王昇心上一想，劉青田所託的夢，件件都應；又疑救去劉超，就

是鮑姑，將來富貴榮華，斷然不錯。就應承道：『我房後尙有一個夾道，三間空屋，可以安歇數人。如今二位就在我房內下榻，小道暫移別處，日間鎖着門；我自應答人的話。』鮑姑道：『這極妙。到事完之日再會罷。』王昇別了自去。曼師謂鮑師道：『我的性急，不耐煩與女人做事。教坊司是你去，獄中是我去，何如？』鮑師道：『我也正是此意。』當下二師各自分頭行事。

原來教坊共有四司，雖然門戶各分，總在一座大門內出入；每日賣刷牙梳子針線花粉的，不論男女老少，闖來闖去，從無禁忌。鮑師裝做了賣花粉的老嫗，闖到各司。見這些忠孝妻女，分散四司，都另住一房，悲悲切切，雙淚橫流，像要尋條死路的光景；也有病在床上，痛苦呻吟，覓死不能勾的。鮑師觸目傷心，十分不忍。亟回觀中書符寫咒，至二更以後，飛入教坊。先到鐵兵部的楊夫人住房門首，運動神光，照見兩小姐，因母親坐在床沿，相對垂淚，孤燈半明不滅的，外房有個老漢老媽，悉悉蘇蘇，未經睡穩。鮑姑遙向他臉上畫道符兒，昏昏然斫寐去了，方在門上彈了兩彈，叫聲開門。兩小

姐想道：『他們恐我母子尋死，又來敲門了，不要保他！』鮑師又低聲叫道：『我是遠來寄信的，求小姐開開門。』楊夫人病雖沈重，心却清明，聽見「遠來」二字，有些奇怪，遂叫小姐開門進來。小姐把燈剔一剔，開了門時，見是個道姑。楊夫人道：『可是閻王差你來的？我相公定在黃泉路上等我，你會看見麼？』鮑姑看夫人是要死的，就朗聲答道：『我是南海大士差來的。你家鐵相公是上界武曲星，已經升天；而今夫人也是要升天的。但兩位小姐，還有大貴的日子，所以特來救他。』兩小姐含淚應道：『我姊妹二人，只因母親尚在，暫活幾日；待母親去時，總要同去的，說什麼大貴！不知你是人是鬼，休來戲弄！』鮑姑又轉口道：『我奉大士的命，不獨救取兩位小姐，還有康安公子，現在獄中受苦，也要同救去的。將來建文復位，尚可報這大仇哩。』夫人聽說的公子名字對準，不由不信，遂問：『你也是女流，有何救法呢？』鮑師道：『南海大士，與我靈符三十道，把合教坊的夫人小姐，并獄中的各位忠臣子孫，都要救去的。』就在袖子內取出兩道靈符，說『一符放在髮內，我看得見人，人看不見我；一符繫在膝磕子上

，可以日行千里，不費毫釐氣力。——有個救不來的麼？」隨把一符塞在小姐髮內，暗念神咒，連影兒也不見了。楊夫人道：「也罷！我自尋你父親去，你兩個休得短見。聞得前日救去劉公子，也是個道姑，必定有些來歷。若得把你哥哥救出，自然有個好日子。」鮑師卽權辭應道：「那劫法場的道姑就是我，別無第二個。」楊夫人就教兩小姐，拜了道姑，問：「幾時可行？」鮑姑道：「教坊中數位，要一齊走的。我一夜一處勸他，尙要等數日。小姐但請調養貴體。」言訖，忽然不見。

次日，鮑師又向教坊別探。夜闌時，到謝御史夫人住處，夫人正坐在床上，抱了十來歲的小姐，在那裏啼哭，說：「我兒！你姊妹三個，先去了，我爲母的，只待你同到黃泉路上，尋你父親，一家兒好相見哩。」鮑師想：這個門是敲不開的。不免徑自進去，站向床前，朗朗的說道：「南海大士，令送仙丹在此，救小姐的病。」謝夫人嚇了一跳，便道：「我母子今夜該畢命，鬼也來了。咳！正是早一日好一日。」鮑師道：「夫人休苦！看我手內的靈丹，可是個鬼呢。」夫人道：「是鬼不是鬼，我也不怕，只是我

母子要同死的。你好不曉事！難道這個所在，是有志氣女人活着的麼？」鮑師道：「夫人未知貧道的來意：救好了小姐的病，還要連夫人并獄中的公子，總救出去，一家母子團圓。到建文皇帝復位之日，御史相公尙有追贈，公子拜了官爵，夫人別封誥。若說救活在教坊司，倒是坑陷夫人了，那有此理？」夫人聽說公子在獄，心上愈加悲酸，吞聲問道：「你如何知我家事？」答道：「我是觀世音的弟子，恁是吉凶生死都曉得。」夫人問道：「那建文皇帝真個還復位麼？」答道：「近日山東有位女真人，興起義師，大敗燕王兵，只在來年迎立舊君，——多少忠臣怨氣皆洩了。」夫人見他說話明爽，不是鬼怪，遂下床來謝道：「我是女流，縱能救我，也不能勾出去，若還再被拿住，不如不走爲妙。」鮑姑就將靈符的話，細細說了。把手巾丹藥，遞與夫人道：「明晨以薑湯調服，小姐病可立愈。稍等幾日，我來接取各坊的夫人小姐們，一齊隱形而去。」說畢，拔開門門，走向房簷，騰身半空而去；夫人始信爲真仙，靜心等候。

從此各忠臣家眷處，鮑師一一隨機應變，都說得信服了。

乃密諭王昇道：『今夜四更，月上時候，你可開觀門等着；救的夫人小姐，都到要此。』王昇允諾。有頃，鮑師飛入教坊，衆人剛剛睡覺，就送了個魘禁的咒，都像死一般睡去了。然後到各房去看這些夫人小姐，皆在籠束等候。除鐵兵部的夫人，與牛景先的妻妾，黃子澄的妻女及妹，并郭侍郎的一位小姐，數不該救出，先已死了；現在四位夫人，六位小姐，鮑師各與安置靈符，引出大院子內。院門是落鎖的，鮑師喝聲：『開！』鎖即脫落，就一時出去。鮑師又喝聲：『鎖！』那大院門竟像有人關鎖好了。領着各眷屬竟走，一路上的狗跟着亂吠。——可笑仙家隱形之法，瞞不得狗眼，鮑師以咒禁之，寂然無聲。見柵門口有巡更 鑼，鮑師遙向他吹口氣，便一個個體軟筋麻，渾如醉倒。將到觀門，王昇出來迎接，見鮑師問道：『沒曾救得麼？』鮑師道：『都在此。』王昇想莫要是鬼魂？且掩了門，隨到臥房。鮑師教將靈符去了，整整齊齊，共是十位，王昇大駭。鮑師向着衆夫人道：『這位是住持王道兄，當日建文皇帝，是他救去的。如今有此一番，觀中不可住，也要同行的，夫人們不妨相見。』王昇心中正要隨去以應夢

中富貴的話，便恭恭敬敬，向上作揖；各小姐都背立，只四位夫人還禮。鮑師向王昇道：『你救建文皇帝的船隻，如今要取來救夫人小姐了。明日這個時候下船，放到水關口，黎明便可渡江。』隨向臥榻裏取出碎銀五十兩遞給道：『這是前路的盤費。』王昇道：『盤費該我備，也要不得這許多。』鮑師道：『自有用處，你且收着。再有一根青竹送你；你臨起身時，將來蓋在被內。——這是壺公授費長房的替死法，豈不去得乾淨？』王昇心喜，自去暗暗收拾行裝。

夫人們正要拜謝鮑師，忽然一聲風響，曼尼落在庭中，便道：『道兄事早完了，我還有一日；然只怕倒是我先回去哩。』鮑師對着衆夫人道：『這位仙師，是往獄中救公子的。』張夫人道：『兩位仙師請上受賤妾們一拜。』禮畢，引到後房坐定，鮑師問曼師：『是怎樣救了獄中諸公子？』曼師道：『我還未問你是怎樣救這些夫人。』鮑師遂細述一遍。曼師大笑道：『這是我容易了。我生平不會與女人做事，道兄實有幹材。』鮑師道：『休得謬贊！且把獄中如何救取公子，說來，夫人們也好寬心。』曼師道：『我第

一夜先去探探，見這些公子，個個身盤鉄鍊，手有鐐子，脚有鐐子，逼立直押在柙床上，——就是鼠子來挖眼珠子，只得由他動不得一動兒的；也沒有一點燈，黑魘魘地，竟是阿鼻地獄。我就回到無門洞天，取了那五顆夜明珠來，乘他合眼時，各處挂着一顆，并託個好夢與他。將近五更，有一個說道：「那懸挂明珠照我們的，定是個大慈大悲菩薩；我纔得一夢，是要救人出獄的話，不知可有這樣造化？」我便應聲體：「有造化，大家出獄，騎天馬，騎天馬，走到青州卸石下。列位公子休害怕，我是南海大士差來救拔你們的。」即教他誦句寶號，那鐐鑕鎖鍊，登時盡脫。共有九個，都跪在地上，哀哀說道：「若菩薩不救我等，情願就死，把個冤魂帶出去，強似沈于牢獄。總是求死不得，所以活着。我們父母想在黃泉路上，眼睜睜的盼望呢！」我說：「若不是救拔你們，到這裏做甚麼？獨是京城嚴固，關了九門，千軍萬馬也殺不出，須要學我的道法，便可遁去。你們日裏照舊鎖鑕，二更以後，我來傳授；盡心演習，只消九日功成，若有學不會的，也是各人的命。」從此每夜去教導，今已第七日了。我用個你們仙家壺中天的法

兒，——這樣小法術，只好在這個地方用着哩。」鮑姥道：「胡說！此乃壺公的妙法：只隔堵牆，就在裏面斲殺，外面也聽不見。不知被你幾時盜去的？如今救出公子來，將功折罪罷。」

二仙師正好笑謔，王昇早進來說：「船已在後門口，就此下去甚便。」衆夫人們出教坊時，只走得個身子，一些行李沒有，心下遲疑；鮑姥寬慰道：「一切應用物件，都已備下，不消慮得。」夫人們見鮑姥洵鑒衷曲，不勝欣感，就一齊下船。王昇棹出水關，天已黎明，急急轉到江口；鮑師就呼陣順風，輕輕渡到北岸。袖中取一帳付與王昇道：「雇車雇騾，以及置買被褥梳眠等物，只要吃虧，不要便宜。」王昇問是何故？鮑師道：「與彼爭價，就攪鬧工夫。我在二十里以外蜡神廟等着，務於午刻必到，慎勿有悞！」王昇去後，鮑師各給了夫人們隱形靈符，作起神行法，倏忽已到了古廟；等不多時，王昇押着車輛來了。夫人們相扶相攜，上了車兒，卽向大路進發。

却說月君在卸石寨中，日與軍師及諸將佐操演兵馬，練習陣法，并令製造盔甲槍刃

旂幟等物，預備出師。遠近豪傑，聞風來歸者，已有十餘人，總委周縉先登冊籍，然後引見，量材擢用。設有女將來投，則係滿釋奴接待。一切大小諸事，各有掌司。——雖小小山寨，綱矩嚴束，勝似管子治國。一日，忽報有位道姑來謁，叫做聶隱娘。月君知是劍仙，疾忙請進，自起迎之。隱娘趨上露臺，打個稽首，說：『小仙特來效半臂之力。』隨命跟着二位少年，向上叩首。……聶隱娘就將劉超的始末，并法場上救的緣由，備說了。月君道：『如此英勇，真虎兒也！』於是軍中號爲劉虎兒。

又一日，赳然有陣大風，從東南來，刮得山谷震動。曼師與九位公子，皆跨着天馬，從空而下；那馬到地，現却原形，悉係青竹。這九位公子是：一，爲誠意伯劉青田之長子，名璟；一，是鐵兵部的次子，名康安；一，僉都御史周諱璿之子，小名蠻兒；一，謝御史諱昇之公子，乳名小咬住；一，郭侍郎諱任之少子，號金山保；一，大理寺卿胡公諱閏之子，名傳福；一，博士黃彥清之猶子，小名貴池；一，茅都御史大方公之長孫，乳名添生；——原只有得八位，其第九個，乃是典史金蘭。月君見諸公子皆錦衣跣

足，篷頭垢面，令沐浴衣冠，而後行禮。

當夜二更，飛報鮑師也到了，月君亟起相迎，見二輛大車，載着十來個婦女。鮑師逐一引進，說這位是侯尚書之曾夫人，次是茅都御史之張夫人，次謝御史之韓夫人并小姐，次陳太守彥回之夫人屠氏，次鐵兵部之兩位小姐：長名鍊娘，次名柔娘，次郭公任之二女，次董御史鏞之少女，都向月君拜謝。其鐵公子認着姊妹，謝咬住認着母親，韓夫人金山保認着兩個姐姐，茅添生認着祖母張夫人，自然哀慟傷感。——皆不必敘。

及詰旦，月君大設筵宴，與諸夫人等洗塵。傳令軍師暨一班舊文武，共陪諸公子，並新來各位義士，暢飲一宵。來日霜降，彙集演武廳，候孤冢點將與師，進討逆賊。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帥延攬英雄

諸少年比試武藝

建文四年秋九月，越有九日庚申，霜降，月君赴演武場祭旗纛，考校新舊文武諸將士。那些乘夫人小姐，死裏得生，到了山窠，見了多少女將，也就不避人了，隨着鮑姑素英寒簧，同到耳房內觀看。見月君素綾披風，鵝黃衫子，翠葉雲冠，鮫絲鸞帶，略似道家裝束，端坐在沈香九盤龍交椅上；左首曼陀尼，右首品隱娘，皆帶斜坐着；廳前站着兩員女將：滿釋奴與柳烟兒。塔下兩行死着武士健卒，隊隊的五方旗幟，燦爛鮮明，盡是雀蛇龍虎，林林的十八樣軍器，閃爍精華，半是戈矛劍戟。各將軍皆鎧甲兜鍪，或帶束髮金冠，穿繡花戰襖；衆謀士皆袍服儒冠，或披鶴氅衣，綸巾羽扇。——整整齊齊，都到演武場內，向上參謁。滿釋奴朗聲傳說：聖后有令，各文武免禮。舊將士都站在西邊，新將士都站在東邊，聽候將令。忽門上傳鼓，有探子飛報軍情緊急。月君傳令喚進，那探子喘吁吁的跪稟道：『探得燕王密勅青州高指揮，與茹太守起兵，掃蕩卸石寨，定于今日霜降，點集將士，殺向前來了。』月君令賞銀兩，再去探聽。隨傳令與董彥杲周縉道：『我立的五軍，原要每軍是五員大將。前者起義，不過數人，是以一軍祇有

一將，今日各營都要增入。可令新到豪傑，善武者來試武藝，善文者前陳方略。』彥杲宣令畢，東邊隊內早有一儒生，修軀勁骨，白皙微髭，雙眸四射，有若春星芒燄，昂然直到簷下，打一恭道：『小可是濟南高咸甯，向者參贊鐵大司馬，燕逆兵臨之日，妄言法周公旦以輔成王，小可遂作周公輔成王論以折之，逆賊氣沮，不知所對，堰水來灌我城子。小可又獻計於鐵公，誘令燕逆入城，先懸鐵板於門闕，從上壓下；不意僅碎其馬首，未能成功，至今憤恨。平生熟習周孔經書，與孫吳韜略，頗識興亡治亂之機；今投元帥，敢獻蕝蕝，幸采葑菲。』月君問道：『孤今前討燕逆，先生試陳方略。』咸寧曰：『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隨機應變，臨期自有應敵之方。但論全局大勢：先取青州，以輕騎直擣北平，定鼎于燕，然後南伐，——此反客爲主之妙着也。』西班一武將向前躬身稟道：『職乃燕山百戶倪諒，當日燕藩未反之先，曾密奏于建文帝，帝止誅其官校數人，以致養成大禍。今彼擅自登基，人心未服，誠如高儒生之言，直取北平爲根本，不易之論也。』御陽晉言道：『直擣北平之論，似是而難行；晉之王濬，直取石頭』

威，此勢之更甚也；魏之鄧艾，直襲成都府，時之使然也；魏延欲從子午谷直取咸陽，孫武侯不許，時與勢皆有所不可也。北平爲遼金元之舊都，城郭堅峻，勝於金陵，我懸軍於千里之外，中間皆是賊黨，豈能輸運兵糈？則我之餉道先絕，而堅城難下；若再以一旅之師，乘我之後，豈不進退無據？——此勢不可也。北平東接承平，西鄰保定，燕王於此二郡，皆屯重兵，以爲肘腋，張家喜峯諸口，密爾胡元諸種部落，歲歲侵擾，又爲門庭之寇；無論不能拔取北平，縱得之，燕王反據濟南，則我四面受敵，雖有良平，不能善後。——此時不可也。當日高皇帝封藩，以燕王知勇兼備，故使獨當北面，折衝塞外。若我據其故巢，則反爲彼禦侮，又安保他不輸情獻幣，連結諸部落，以爲我患乎？月君道：『兩先生意見不同，且到臨期，孤家自有調度。』只見東班內一少年疾趨至前，深深打一恭道：『小子鐵康安，當日隨先父守濟南時，與儒生高成寧同參帷幄；又與大將瞿鵬兒同搗燕軍，再戰再捷。目今兩人皆投麾下，小子又爲元帥救拔，共聚於此，正義士報仇之日，燕逆敗亡之秋也；願爲執鞭，以效前驅。』月君道：『令先尊忠
]

蓋天地，義貫日月，汝有大志，足紹家聲。賜名鐵鼎，字曰定九，如何？」鐵公子道：「康安兩字，原是乳名；蒙元帥更易，顧名思義，昂勉甚大，敢不祇遵。但先君諱鉉，字鼎石，小子心有未安。」月君道：「諱不可犯，字則無妨。」²³燕逆聞先公之名，尚有膽寒，孤家正欲取鼎字以爲汝名，卽如先尊公尙在，使燕逆聞之奪魄耳。」高成寧贊道：「元帥期君以定九州，庶完兵部公未了之志，不妨以字行天下。」康安乃再拜受名而退。時劉超手提偃月刀，鞠躬稟道：「甲冑在身，幸元帥恕其無禮。近日小子新鑄此刀，略試醜技。」遂前趨一步，後退一步，左右各一轉，開了四門，輪動起來：風聲颯颯，真如電掣霜飛，但見刀光，不見人影。賓鴻大加喝采。舞罷放刀於地。周蠻兒在人叢中跳出，執刀在手曰：「我也舞一舞。」雖然輪動有法，覺得氣力不勝，臉紅頸赤，勉強完了。月君問：「賓鴻！你是有名的賓大刀，比劉超的孰輕孰重？」賓鴻提起來一試，說：「劉將軍的刀多重數斤。」月君大喜道：「真虎兒也！」命賜金盔一頂，玉帶一束，紅錦戰袍一領。小皂旂見月君贊賞劉超，就在班次內走出，大聲說道：「小將能射連

珠箭，百發百中；前在淮北，連發二矢，射殺了燕陣上有名的番將。今請在聖后面前小試一試。』月君隨命滿釋奴取出那個龍眼大的銅圈，懸在百步之外，發令道：『將軍射過此圈，即授先鋒大將之職。』小阜旂隨擊鵬弓在手，拈取兩矢，接連迅發，悉透圈中過去；兩行將士，莫不喝采。月君贊道：『呂溫侯一矢而穿戟眼，不及將軍多矣。』即命取先鋒金印賜之。又一新到的少年將軍，姓楚，狹而方頤，虎頭鷹目，——躬身向前，大聲嚷道：『步射何足爲奇？小將能馬上射之。』遂飛跨錦鞍，馳驟兩遍，翻身背射，一箭剛剛在圈中穿過，衆將士也齊聲喝采。月君命至堦前，賜酒三杯，詢其履歷。稟道：『小將名由基。先父楚智，爲皂旂將軍，陷入燕陣，匹馬單槍，殺進重圍去救；後無援兵，與皂旂同時戰死。』月君問：『汝知皂旂將軍有子與否？』由基答應不知。月君道：『適纔射連珠箭者，即皂旂將軍之子也。』二人相視，執手涕泣，認爲弟兄。月君道：『楚將軍不愧由基名字，亦授爲先鋒將軍之職。』命刻銀印賜之。西班牙新士內齊齊走出五員，向上聲喏：一人黑麻弔眼，姓彭名岑，爲北平都指揮彭二之子。——燕王在宮中

發兵時，彭二斬關入端禮門，格鬪而死。一人青臉狼軀，姓卜名克，——其父都督卜萬，威名震於北寨，進兵遵化，被燕王用反間計，爲部下奸賊陳亨所殺。一人虎形無項，鼻若波斯，姓莊名次躄。——其父莊德，雙戰燕將，爲燕王暗射中頰，馬蹶陣亡。一人豹眼短鬚，姓馬名千里，乃薊州都指揮使馬宣之子。——部將毛遂，偷降於燕，宣走居庸關，力戰被執，罵賊受害。一人五短身材，縮腮如猴，姓孫，名翦。——其父孫泰，與燕兵裹搶血戰，奮力陷陣，重創身亡。月君遂名試其武藝，孫翦與馬千里鎗法皆精；彭岑善使雙鞭，莊次躄慣用雙劍；卜克好使渾鐵槊；——長鎗大刀，並皆嫻熟，膂力更勝。月君諭道：『汝等先人，皆馬革裹屍，爲國家忠義之士；須各善承先志，戮力同心，爲君父報仇雪恥。』五將肅然應命。又一壯年將軍，出班前稟道：『小將姓張，名倫，官居世職指揮。原在保定左衛，因燕兵勢大，力不能敵，計欲領衆回南，入衛朝廷。不意燕逆渡江，乘輿顛覆。小將聞得元帥大興義師，遂復率衆北來，徑投麾下。雖文不知孔孟，武不諳孫吳，但耿耿忠心，惟知報國。願秉元帥指揮。』又一弱冠書生，白面

方類，身如玉立，目似流星，從容揖稟道：『小子張彤，先父諱彥方，爲樂平知縣，曾糾義師南下，不幸敗亡；燕逆將先父屍身暴在譙樓，半月面色如生，英魂猶在；小子誓爲先父爭氣，至死靡悔。』又有四少年：一姓張名汝翼，爲北平布政司張昺之子；一姓葛名纘，爲燕府長史葛誠之子；一姓盧名龍，爲燕府指揮使盧振之子；一姓謝名勇，爲北平都指揮謝貴之子。張昺與謝貴並爲燕王賺入宮中，與盧振葛誠同遭殺害，汝翼遂與謝勇投奔武安侯郭英。英屢戰敗績，染病而亡；又走向濟南，要投鐵兵部。——時鐵公已經詣闕殉難。適遇葛纘盧龍，也到濟南，四人遂插盟共誓，結爲弟兄，圖報大仇；聞卸石寨建起義旂，以此齊來投見。——都是與燕王不共戴天的。又有東平州死節吏目鄭華之弟桓，蕭縣全家殉難知縣鄭恕之弟鄭莊，——二人原是同族昆弟。——聞得義士歸附卸石寨者甚多，先後奔來，不期而會的。——或精於文事，或嫻於吏治，或長於武藝兵略，月君各加慰藉。唯劉璟在東班肅然拱立，月君召至前曰：『子爲青田先生之後，家學有傳，何其恬然不發一語？孤家曾聞高皇帝云：阿璟凝重，可謂知人則哲。』劉

環進對曰：『先人輔高皇而得天下，後人不能輔嗣君而失天下，更有何言？縱使能讀父書，不免有趙括之赧顏耳。』月君大獎道：『君子哉若人！』再有獄中救來的黃貴池，識見疏通；胡傳福，氣局弘毅；——均有經濟之才。小咬住金山保年未舞象，而性好武；茅添生年方舞勺，而善屬文：——月君並贊道：『真哲人有後。』

忽一小校疾趨前來稟說：『南山有白額猛虎，傷了獵戶，大吼而來，將到此地。』衆將士各舉兵器，要往逐之。瞿鵬兒厲聲止住道：『不須列位。小將未試武藝，且去與他賭關一場，算作考武。』遂大踏步徒手奔出。正逢猛虎已進演武場，鵬兒大喝一聲，奮拳向前，那虎見有人搶來，便迎面一撲，鵬兒向右側一跳躲過，猛虎撲了個空，前兩爪搭在地下，鵬兒乘勢揪住了猛虎鬚子，左腳踏住前膊，右手蹇鐵箝的兩指，用力向虎眼一挖，——格擦一響，把兩個眼珠子摳出。猛虎負痛，掙扎不得，前爪在地亂爬，爬成一個小窩；鵬兒愈加用勁，按入窩內，又將兩指摳了猛虎鼻子，向上一扯，兩個鼻孔，雙雙盡裂。猛虎前半身動彈不得，只把後股兩爪亂爬沙土，又鏃了個窩兒。被鵬兒雙

手按住虎項，放下左脚踏地，將右腳用力在虎肋上亂踢，踢得肋骨斷折，僵臥不動。將士看着，莫不吐舌。然後放鬆雙手，直起腰來，略覺微喘。就一手舉起死虎，走向月君前放下。月君道：『瞿將軍真天神也！』命賜美酒一壺，鵬兒立飲而盡；又賜龍馬一副，雁翎倭銀鎖子甲一副，鵬兒大喜叩謝。

董彥杲向前稟道：『小將有兩個弟兄：一名雷一震，一名朱飛虎，各使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近在河北放鬻馬回來，願求考試錄用。』二將遂上前叩見。

二將不待命令，並取金蘸斧，飛身上馬，在演武場中分爲左右，各舞一回。軍士皆眼花撩亂，贊歎不迭。

考校已畢，滿釋奴大聲問道：『衆位將軍，還有射銅圈的麼？』塔下無人答應。釋奴隨向錦囊採取鐵丸在手，連發三彈，端端正正在圈中飛過。將士齊聲和讚，釋奴方收了圈子。

月君下令道：『孤家五行陣法，可用大將五五二十五員；今每營止有一員，應先補

三十五員之數。前營中軍大將瞿鵬兒，以彭岑孫翦爲左右將軍；董彥杲仍主左軍，以朱飛虎雷一震爲左右將軍；賓鴻仍主右軍，阿蠻兒盧鵬爲左右將軍；董彥嵩主後營中軍，以莊次驕馬千里充左右將軍，劉超卜克任中軍左右將軍；先鋒二員：小阜旂楚由基；合後二員：張倫倪諒；左右哨，小將軍董翥董騫。軍師呂律兼行元帥事，統率諸軍，高咸寧鐵鼎爲左右監軍；張汝翼張彤爲左右參軍；周縉沈珂爲左右軍政司；胡先金蘭爲左右會計；胡傳福掌文牘，黃貴池掌書紀，劉璟總督軍餉，葛纘謝勇爲副。董彥杲署卸石寨將軍，鄞桓鄭莊爲左右知寨。』諸軍見月君因材器使，設官分授，悉合機宜，莫不踴躍心服。

呂軍師進前稟道：『目下燕賊暗發青州兵馬來攻，某只略施小計，立取賊將首級，獻之麾下，青郡亦唾手可得。』月君問計安在？軍師舉手言無片句，直教稷下書生，同建擎大事業；番中女將，獨標振地功勳。……

女
偶
外
史
卷
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6293B

三
一
〇

柳亞子藏書

No.